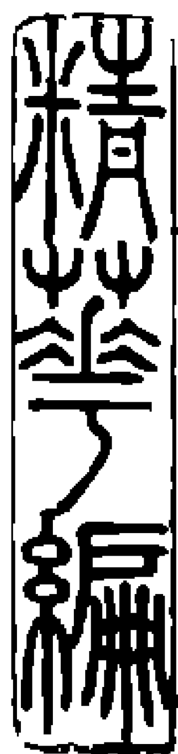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一六〇册上
史部傳記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六〇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 册 主 編　張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六〇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上册

下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六〇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上册

四先生年譜

〔清〕毛念恃　編

李瀋陽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延平四先生年譜》，清毛念恃編訂。

毛念恃，號敕五，清武進（今屬江蘇常州市）人。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任延平訓導，尋掌教授事。在任時，「郡當兵革之餘，科名少輟。念恃鼓舞作新，文風以振」（《福建通志·名宦》）。著有《四書想》、《尚書想》、《孝經注》等。延平四先生係宋代四位理學家楊時、羅從彦、李侗、朱熹。因四人均爲福建南劍州（今南平市）人。而南劍州元代改稱延平路，明初又改爲延平府，故後人稱之爲「延平四賢」、「延平四先生」。而毛氏曾任延平訓導、教授，故將其四人年譜輯成一書以明師承淵源，作入道之基。

楊時，字中立，宋南劍州將樂（今屬福建三明市）人，世稱龜山先生，生於北宋仁宗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卒於南宋高宗紹興五年（一一三五）。熙寧九年（一〇七六）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卒謚「文靖」。楊時師從二程，載道而南，一傳而爲羅從彦，再傳而爲李侗，三傳而爲朱熹，是閩中理學之開創者。著有《三經義辨》、《論語解》、《經説》、《語録》、《二程粹言》等。

羅從彦，字仲素，宋南劍州劍浦（今屬福建南平市）人，世稱豫章先生，生於北宋神宗熙寧五年，卒於南宋高宗紹興五年。以累舉恩授惠州博羅縣主簿，淳祐間追謚曰「文質」。羅從彦初從吴國華遊，後從學於楊時，又至洛陽問學於程頤，上承龜山之學，下啓朱熹，是理學發展史上承先啓後的重要人物。著有《遵堯録》、《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説》、《語孟解》、《豫章要語》、《臺衡録》、《春秋指歸》等。

李侗，字願中，宋南劍州劍浦人，世稱延平先生，生於北宋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卒於南宋孝宗隆興三年（一一六三），謚曰「文靖」。李侗初從

羅從彥學，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居家四十餘年，教授門徒，對朱熹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重大影響。有《延平答問》及《語録》行世。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雲穀老人、滄州病叟、逆翁，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人，生於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卒於寧宗慶元六年（一二〇〇）。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點江西刑獄公事、秘閣修撰等職。後由趙汝愚推薦陞任焕章閣待制、侍講。嘉定二年（一二〇九）追謚曰「文」，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從祀孔廟。朱熹師從李侗，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著有《楚辭集注》、《詩集傳》等。

毛念恃《合刻延平四先生年譜序》云：「欲集四先生之言爲一書，而非一時所可鳩功，乃先輯四先生之年譜爲一書，庶來此地者，一展斯卷，而知新安素臣上禘尼山，近宗伊洛。」於康熙五年刊行（以下簡稱「康熙本」）。這就是《延平四先生年譜》的初刻本。

是譜首載毛念恃《合刻延平四先生年譜序》，正文由四譜組成：《宋儒楊龜山先生年譜》、《豫章羅先生年譜》、《延平李先生年譜》、《紫陽朱先生年譜》。每一譜前，均有毛氏所撰「引」，其中楊譜前載《敕建道南祠記》、宋少師謚文靖龜山先生像及林興祖題詞、陳經邦贊詞、四賢裔子孫，羅譜前載《豫章羅先生事實》，李譜前載《宋史·李延平先生傳》。

《四先生年譜》中，《楊時年譜》，最早有宋黄去疾編，成於宋咸淳年間，然較簡略，毛念恃進行訂補，使之詳備，「欲求益者，即此非小補云」（毛念恃《文靖楊龜山先生年譜引》）。羅從彥「舊無年譜」（毛念恃《文質羅豫章先生年譜引》），《豫章羅先生文集》附有年譜一卷，不足二千字，舊題元曹道振編，而據曹跋，則稱爲吴紹宗所編。毛念恃在此基礎上有所增訂，多在原按之下，又加按語，如紹興二年羅從彥任惠州博羅縣主簿，原按語提及是任博羅尉，毛念恃按語對此作以疏解。《李侗年譜》，乃毛念恃「摘

取《宋史》本傳論次之，依文公《行狀》、《答問》之歲月，擇其言尤精要者編爲《年譜》，庶閩學之源流，開卷即悟也」（毛念恃《文公朱紫陽先生年譜引》）。《朱熹年譜》，據文獻記載最早爲門人李方子編纂的《朱文公年譜》三卷，此後元、明間多有學人編纂，毛念恃間校舊本，增損一二言，以便使人展卷了然。

是譜之目的在於發揚閩學，考察四先生學術淵源及出處進退之道，因之敘事側重記載學術活動、仕歷及後人崇祀等，所謂「四先生翊道之功得以昭然於千百世」（蕭亮《合刻四先生年譜序》）。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延平後裔李子騰暉欲重鋟行世，因困於貲，已丐前巡使姜弁言，而竟不果，余聞而滋懼焉」。於是張坦「正其訛錯，鳩工授梓」（張坦《重刻四先生年譜序》），並於乾隆十年刊行，這就是《延平四先生年譜》的乾隆本（以下簡稱「乾隆本」）。

與康熙本相比，乾隆本主要在兩個方面做了調整：一是對四先生年譜的內容有所刪補，如刪去《楊時年譜》前所載《敕建道南祠記》、宋少師謚文靖龜山先生像及林興祖題詞、陳經邦贊詞、四賢裔子孫，補入康熙四十五年條；《羅從彥年譜》補入萬曆十四年入祀條；《李延平年譜》後補入元至正二十八年、明萬曆四十二年和清康熙四十五年條。二是對原文內容進行重新考訂，如《楊時年譜》中元符二年條下載「追調官京師」，「追」，康熙本作「企」；《朱熹年譜》中光宗紹熙三年條下載「除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廣南西路經略」，康熙本作「廣西經略」。另外在譜前增加了兩篇序，康熙丁未年（一六六七）蕭亮《合刻四先生年譜序》和乾隆十年張坦《重刻四先生年譜序》。

此次校點，即以乾隆本爲底本，以康熙本爲校本。校點過程中，承儒藏研究中心多方提攜，特致謝忱。

校點者　李審陽

合刻延平四先生年譜序

自龜山先生受業於中原而程夫子有「道南」之目，嗣後龜山爲東南之岱宗，豫章、延平爲見知之臯、禹，紫陽爲再代之日月，人莫不曰此「道南」之言爲之兆也。而余曰：是非偶然。夫天道無私，豈其靳道於人，而授之必以其漸，始於西北而繼及於東南，固勢也，理也。中天以來，堯爲允執之主而道盛於太行蒲版，歷傳於夏殷而道行於河洛土中。維周之東，至聖生於魯，則道之遠被無復阻於海隅。子游所以倡文學於吴會，甌越、八閩之地，三代以上帝王之德澤未加，越千百餘年而始挺生真儒，遲之又久，天蓋甚重之矣。而地靈之孕秀，非無故也。則居斯地者，遠宗洙泗，近企高山，心焉仰止，何能已已。予也生於言偃左右之鄉，栖遲於劍水四賢之地，每思四先生授受之精意，私心景行無已，顧欲集四先生之言爲一書，而非一時所可鳩功，乃先輯四先生之年譜爲一書，庶來此地者，一展斯卷而知新安素臣上禘尼山，近宗伊洛，其間歷三四傳而幾幾難得其人，此道之不絕如線者，非易易也。則凡有志於希聖、希賢者，即以此譜爲入道之基，可乎？

時康熙丙午歲仲秋上浣之吉晉陵後學毛念恃謹題。

合刻四先生年譜序

紱麟之後，孟氏出焉，聖賢相續，道脉以傳。厥後千百餘歲，翊道者寥寥其人，而異端競起，聖學之不絶如綫。至龜山楊先生載道而南，卓乎振萬古道統，開一時聾聵，而人始知去邪就正。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傳而朱紫陽，皆一堂授受，親承心學，而能以道脉爲己任者也。所以六經之旨炳如日星，輝煌世教，黼黻皇猷，豈特澤被八閩已哉。予也生於西蜀之鄙，景仰道範已非一日，迨丁酉春委質入閩，過劍水，見四先生之祠巋然，偕靈光同不朽，拜瞻其下，竊幸典型之不遠也。勑五毛社臺講學於三溪、九峰之間，海内人士翕然從之，是尤得四先生授受之微者。因手輯《四先生年譜》以示後學，讀之無不對簡篇而起敬，接淵源於同堂，則尼山道統、伊洛學脉，傳之千百世如新，而足以黼黻皇猷，輝煌世教者，固皆四先生之力也。而四先生翊道之功得以昭然於千百世者，又皆我勑翁之力也。余於簿書之暇，拜讀譜牒，敢謂仕優而學哉？亦仰止之有同心云爾。

時康熙丁未花朝臨邛蕭亮拜題。

重刻四先生年譜序

古之人負文采風流之望，而其桑梓之居、宦遊之歷，即一邱一壑，下及亭臺花木之細微，雖人經千載，蹟非舊然，而後來者慨慕留連，每踵事增華，愛護培持而不忍恝，況其爲仔肩道統者乎？

遡自周衰道微，天生夫子，以素王立教，垂統萬世。夫子既没，降而戰國，功利夸詐之習入人深，雖賢智之士，鮮能自拔，遂至曲學争鳴，異端蠭起。孟子繼前聖而開來學，辭而闢之，豁如也。下及漢儒，通經而不窮理，支分派衍，各自爲師，故雖董子《天人》、韓子《原道》，亦見其大而未析其精。迄於宋代，篤産真儒，程子遠紹心傳，講學伊洛，一時學者憬然向風，惟龜山楊子獨得指歸，故於其别也，忻然有「道南」之目。自是果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爲朱考亭，浸昌浸熾，遂集諸儒大成。蓋以閩學源流，一脉相嬗，毫無歧派，其授受爲獨真也。故天下學者，如泰山北斗，莫不仰閩中四先生，至擬其里居爲小鄒魯。

余自束髮從學，即心焉嚮往之。今聿承命分符兹土，向之私心景仰者，竟得親至其地，故於視事之二日，即謁其祠，瞻其像，購求其遺書，而延平先生後裔騰暉以《四先生年譜》進。《譜》爲毛君勑五所輯，余受而讀之，其中遠稽近考，不特於四先生行己立朝大節概見一斑，且如聆其道脉相承、一堂授受之所自，觀感興起，誠大有造於學人

也。余欲廣其傳，而閱年既久，板廢無存。乾隆七載，延平後裔李子騰暉欲重鋟行世，因困於貲，已丐前巡使姜弁言而竟不果，余聞而滋懼焉。夫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前人既殷勤纂集於先，而後來者一任毀棄汩没而弗之繼，使仔肩道統諸大儒反不若文采風流之彦，動慨慕而仰遺徽，此固賢裔之大不安，而亦觀察斯土者之不得辭也。爰是正其訛錯，鳩工授梓，庶適副平生景仰之懷，而於毛君勤懇表章之志，其亦可以不隳矣夫。

時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仲冬上澣分巡延建邵使者滏陽後學張坦易菴氏謹題。

文靖楊龜山先生年譜引

孔孟之道，於今炳如日星矣。其所以炳如日星者，宋程、朱諸先生爲之也。程修道於北，朱修道於南，而使南北同風，後先輝暎者，則龜山先生一人之功也。先生之道，豈一言可盡。吾尤異先生者，先生二十四歲即登第，而潛心理學，不急急於仕進，則少年爲學者，舍先生其誰法與？先生既成名六年，執弟子禮於潁昌。成名十三年，再執弟子禮於洛水。富貴功名毫不介其意，則壯年爲學者，舍先生其誰法與？先生七十歲猶由縣令權教授事，七十二方見天子，論時事，起爲祭酒，排安石之學，遂不見容於朝，即奉身以退。行年八十三，講道不輟，以終其身，則老而好學者，舍先生其誰法與？欲法先生，須熟玩先生年譜，方知先生之初勤終惕如是也，士可以自勉矣。余寓延津日久，將合延平四先生之集爲《道南録》，而先生年譜已失其板，❶今先簡授之梓，欲求益者，即此非小補云。

時康熙二年癸卯歲仲春朔日晉陵後學毛念恃勑五氏謹題。

❶「已失其板」至「即此非小補云」，康熙本作「獨載其全，以道南之自始也。有心斯道者讀之，不無小補云」。

宋儒龜山楊先生年譜

雲礽

晉陵後學毛念恃敕五訂　男　章采仝校

章業

滏陽後學張垣安士重梓　男　玢　校字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先生生於南劍西鏞州龍池團。鏞州即今將樂縣。

先生諱時，字中立，龜山其號也。楊氏之先，降於江水，邑於窮桑，故曰窮桑氏。徙於雲陽，又曰雲陽氏。遷於高陽，改曰高陽氏。其後世居於弘農，復號曰弘農楊氏。先生五世祖榮，字子江，登進士第，任南劍之西鏞州司户。及解官，居州之北郭外，後遷蛟湖，再遷池湖。先生之祖明，遷龍湖。父殖，母陳氏，夢星而孕。先是，晉義熙中，有長星墜地，在縣北門忽成一穴，占者謂五百年後當生大賢，邑人因名其地曰德星坊。至是先生應期以生，故先正有詩云：「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墜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孰識龜山是降靈。」可謂善言先生者矣。

至和元年，甲午。

嘉祐元年，丙申。

五年，庚子，先生甫八歲，穎異，善屬文，人稱曰「神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四年，丁未，先生十五歲，潛心經史，遊邵武，學有聲。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歲，預鄉薦。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

太學生歸鄉，講學於鏞州含雲寺。

是年有感懷詩曰：「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心同。窗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七年，甲寅，先生二十二歲，仍講學於含雲寺，作《禮記解義》。

八年，乙卯，先生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九年，丙辰，先生二十四歲，登狀元徐鐸榜進士。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五歲，授汀州司户參軍，以疾不赴任，著《列子解》。

元豐元年，戊午，先生二十六歲，居鄉。

二年，己未，先生二十七歲，居鄉。

三年，庚申，先生二十八歲，赴調。

是年有《别西齋諸友》及《離家作别》詩。

四年，辛酉，先生二十九歲，授徐州司法，以師禮見明道程先生於潁昌。

時河南明道先生與弟伊川先生皆講孔孟絶學於河洛，先生自京師至潁，以書請見，曰：「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竊慕古人之學，誦其詩，❶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陋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❷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耳。周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於當時，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柴之愚，由之喭，

❶「詩」，康熙本作「書」。

❷「所至遠近雖不同，其」八字，康熙本無。

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小補哉！ 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間有一節一藝可稱於世者，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 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 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❶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 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 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 嗚呼！ 師道廢久矣。 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 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 比以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 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時明道之門，皆西北士，最後先生與建安游定夫酢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說，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獨以大賓敬先生。 後辭歸，明道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謝顯道亦在門，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嘗言「楊君聰明」。

❶「且三代而上」至「豈不以此歟」一百二十一字，康熙本無。

元符間，伊川先生歸自毗陵，見學人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五年，壬戌，先生三十歲，居鄉。　二月十二日巳時，長子迪生。

是年有《寄明道先生問〈春秋〉書》，有《歲暮書事》詩。

六年，癸亥，先生三十一歲，赴徐州司法任。

有《與明道先生子二十三郎書》，有《與明道論〈春秋〉書》、《與林志寧書》。

八月，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二歲，官徐州。

八年，乙丑，先生三十三歲，官徐州。　三月十八日子時，次子迥生。　六月晦日，聞明道先生之訃，設位慟哭於寢門，作《哀詞》。

詞云：「予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封。駕異端而並逐兮，駢交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真遺。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鋤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履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羈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蓄溟渤而載華嶽兮，曾涓塵之弗施。嗟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棲棲。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于晝夜兮，夫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何傷。想德音之未遠兮，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何存何亡。日月逝兮，形魄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七月，

以繼母喪，解官居制。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三十四歲，在制。

有《與吴國華書》，論王氏之學。吴復書，先生再貽書與之曰：「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孟子鄙之曰：『鴂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毁仲尼者，其門人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理義，而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謂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别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爲聖賢之用心，恐不如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概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矣，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説》。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有大戾乎！且王氏奉

佛，至捨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獎勸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别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群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勢利，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也。」❶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五歲。十月，從吉。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六歲，赴調虔州司法。

秋七月，還自京師，作《求仁齋記》。

其略曰：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常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七歲，赴虔州任。

先生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能決者，皆立斷惟允。與郡將議事，

❶「卑」下，康熙本有「之」字。

守正不屈。是年有《作鄒堯叟哀詞》，有《送虔守楚大夫》詩，有《謝太守啓》，有《感懷寄鄉友》詩。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八歲，官虔州。十月，戊子，先生父殖卒，解官居制。

有《代太守賀蘇左丞啓》、《代賀正表》、《賀坤咸節表》、《代運使賀收河湟表》、《代太守薦楊行先表》。

六年，辛未，先生三十九歲，在制，作《父殖行述》。

七年，壬申，❶先生四十歲，在制。夏四月，作《楊道君洞記》。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一歲。正月，從吉赴調。四月，至京，用舉者，遷瀛州防禦推官，復授知潭州瀏陽縣事。

五月，以師禮見伊川程先生於洛。

先生出京，遂西往見伊川先生。伊川寓長壽寺拜表院，先生見之，留側者凡十日。時御史游公酢知河清縣，先生欲自洛往見之。伊川謂先生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遂往謁游公，復同游公自河清返洛，再見伊川於拜表院，又五日而後去。先生初與游公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尺餘。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四十二歲，赴瀏陽任。

時章惇拜相，游公定夫守太學博士。先生貽書與之曰：「京師非養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又有《歸雁》、《感事》二詩寄定夫。定夫得書，即乞出爲齊州僉判。是

❶「申」，原作「甲」，今據康熙本改。

年有《與順昌令俞仲寬書》，有《寄仲寬之子彥修論學書》、《上毛憲書》，論三代以來風聲氣習、興衰治亂與夫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又有《寄翁好德書》，其略曰：「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節。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亦同歸於仁而已。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在彼，雖孔子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其去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又有《過豐城》詩及《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三詩。

二年，乙亥，先生四十三歲，官瀏陽。

有《上程漕書》、《上提舉議差役僱錢書》、《寄湘鄉令張世賢》詩、《縣齋書事》詩、《假山》詩。蔡安禮以宏詞見勉，先生寄詩，有「吏部文章世所珍，空慙無補費精神」之句。《和潭倅張朝請行縣書事》詩，《又用前韻和早梅花》詩、《檢田》詩。又有《龍圖謝公孝思堂記》。

三年，丙子，先生四十四歲，官瀏陽。

五

月十八日戊時，二子適生。

是歲有《與伊川先生論〈西銘〉書》，其略曰：「《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伊川答以「理一分殊」之說。先生又與以書，其略曰：「前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而無惑

也。」又寄伊川先生所著《史論》。是年，於縣圃作飛鶡亭。又即縣宇西北墉之隅創閣名曰「歸鴻」，蓋取昔人「目送歸鴻」之義。有《石刻圖記》，又有《瀏陽五詠》，并《荷花》詩、《縣齋書事》詩、《寄湘鄉令張世賢》詩及《偶成》詩。

四年，丁丑，先生四十五歲，寓瀏陽。

在任遇滿，值穀價湧貴，自備金，馳書於州牧，乞米三千石，賑濟饑民，民賴以全活者什之二三。張公舜民帥潭，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時胡師文爲湖南漕，與張公不協，惡先生與張善，欲擠陷之百端，卒無所得，乃對移常寧令。未行間，偶歲大旱，方賑濟，乃劾以不催積欠。先生已替，罷，坐且拘留，令催足近一年，乃得解。張公奏雪，改作差替。或以書唁先生，答曰：「部使者以財賦爲急，縣令以字民爲寬，各行其職爾，無足憾者。」有《寄長沙簿孫遠昭》詩。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四十六歲，歸自瀏陽。

正月十八日辰時，長子迪生孫雲。

七月，著《周易解義》。八月，啓行，如京師。九月，過建陽，遊武夷山。是月十六日午刻，到山前，買舟遊山，至鷄窠巖而還。有《遊武夷》詩。是夜宿山前。

十月十五日，自錢塘附詹司業安世船入京。

有《謝詹司業送酒》詩，作《蔡奉議墓誌銘》。

二年，己卯，先生四十七歲，授無爲軍判官。

九月，至南京。十一日，至永，見張芸叟。二十二日，至楚州，謁徐仲車先生。十月初三日，至蘇州，謁李思和。初八日，至

杭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桐廬，登桐君山。十一月十七日，到家。

是年，有《出京》詩、《汴上》詩、《陳留》書、到《泗上》三詩、《過金山湘君祠》、《過錢塘江迎潮》、《梭山候潮》、《晚泊圜頭江上》、《登桐君山》、《過七里灘》、《嚴陵釣臺夜雨》、《吉溪早起》、《漢坂舟行》諸詩。先生向自長沙還時，植蘭菊竹於東西軒，追調官京師❶，逾年而歸，蘭菊多衰悴，因感而賦詩者一十七首。

三年，庚辰，先生四十八歲，居鄉，講學於含雲寺，作《勉學歌》示諸生。

歌云：「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躚躚黄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歿，簡編有遺芳。希顔亦顔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歧，倚門誦韓莊。出入方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走名利場。挾策博塞游，異趨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强。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忘。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四月十五日酉時，四子適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四十九歲。漕檄，差權建州建陽縣丞，尋以薦除荆州

❶「追」，康熙本作「企」。

府學教授。

時張公舜民，入長諫垣，薦先生爲教官，除荆州府學教授。已而張帥定武，復辟先生爲定州教官。舉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矜式，而臣衰老，欲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不行。

三月，沙陽陳公淵投書問學。

淵乃忠肅公瑩中之姪，先生愛其識性明敏，遂妻以女。

冬，先生還自建陽。

是年有《與鄒志完書》，略曰：「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悦；未有奸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❶ 聖度虚明，忠言易入，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五十歲，赴荆州教授任。

閏六月，作伯母《俞氏墓誌銘》及《居士余君墓表》。九月啓行，入鄱陽湖。

有《觀打魚》詩、《南康值雨》、《江上夜行》、《過漢江》諸詩。十二月，到任。

有《過石首謁縣官回》詩。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一歲，官荆州，作《書序》，作《孟子序》。是年，胡文定公時爲國學官，先生有答公問學書，其略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惡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

❶「投間」，康熙本無。

日用而不知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耶？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尹也，所謂知道者也。」又有《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江陵令張景常藏書》、《荆州書懷》、《直舍閑書》諸詩。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二歲，官荆州。

又《答文定胡公問學書》，略曰：「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欣慰欣慰。某竊謂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焉。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不知也。」其《答陳瑩中書》略曰：「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奥，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刓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己饑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户者也。

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禹、稷、顔淵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勝其任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户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是年有府學《策問》及《送胡康侯使湖南》詩、《渚官觀梅寄康侯》詩、《向和卿》詩、《荆州作》詩、《直舍大風書事》詩、《天寧節》詩。五月初四日，長子迪卒。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三歲，官荆州。七月，如武昌考試。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四歲，奉敕，差充對讀官，有聲，轉授餘杭縣知縣。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五十五歲，任餘杭縣事。

先生爲政簡易，不事煩苛，遠近悦服。七月初五日，酉時，五子造生。

二年，戊子，先生五十六歲，官餘杭，差出越州考試。回縣，遷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

三月，以八寳恩，轉奉議郎。

講書。

三年，己丑，先生五十七歲，赴南京敦宗院任。三月，至南京交割。四月，

四年，庚寅，先生五十八歲，官南京敦宗院。

三月，磨勘，朝旨轉承議郎。四月，授越州蕭山縣知縣。

政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先生六十歲。四月，赴蕭山任。

先生爲政，以親民爲大務，不事煩苛。臨事剸裁，未嘗見於顔色。邑有湘

湖，久湮塞，先生出金，勸民浚治，溉田數千頃。先是連年苦旱，是歲大熟，邑民感德，爲先生立楊長官祠。

豫章羅先生仲素自延平徒步來學。

同郡羅從彦，字仲素，聞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傳，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從學焉。先生即語以心法之秘，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彦者。從彦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自是四方尊重先生，道學日彰。

三年，癸巳，先生六十一歲，官蕭山。冬，補滿前任。

四年甲午，先生六十二歲。　四月，磨勘，轉朝奉郎。　六月，恩差提點均州明道觀。　十一月，由餘杭縣敕徙居毗陵。在餘杭，著《中庸解義》。在毗陵，作《中庸序》、《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是年，又有《答邵康節論先天圖易學》等書、《問鄒侍郎朝廷時事何如書》、《題蕭山蕭欲仁〈大學〉篇後》。過吴江，有《跋賀方回〈鑑湖集〉》，作《踵息菴記》并詩。

五年，乙未，先生六十三歲，任明道觀，寓毗陵。　三月初八日未時，孫雲生曾孫禮。

七年，丁酉，先生六十五歲，任明道觀，寓毗陵，改除提點成都府國寧觀。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六十六歲，任國寧觀，寓毗陵。　六月，磨勘，轉朝散郎。

宣和元年，己亥。

四年，壬寅，先生七十歲，任國寧觀，寓毗陵，轉婺州權教授，繼權通判。

先是，先生以奉祠滿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是年四月，除監

常州市易務，而先生初不知也。命下，先生自以常著論言市易之非，豈可躬自爲之，欲退闕而未能。

五年，癸卯，先生七十一歲，還毗陵。四月，磨勘，轉朝請郎。退市易闕不赴，會有使高麗者，國王獨存問先生。旨召先生赴都堂審察，先生以疾辭。

是歲，欽差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使封高麗國王，王問曰：「龜山先生今何在？」二人對曰：「見召赴闕。」使臣回，具以奏聞，乃有是命。

六年，甲辰，先生七十二歲，寓毗陵。冬十月，御筆以秘書郎召先生，仍令上殿。

三韓使人將至，傅墨卿慮前言之不信也，遂力薦先生於朝，故特召焉。

七年，乙巳，先生七十三歲，由秘書郎遷著作郎。三月，有《與執政論事劄子》。

先生知世必有變，因上劄子，大略：其一，謂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乎？宜從前詔，一切放免。其二，謂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密，宜少寬之。其三，謂均敷鹽鈔，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其四，謂今欲復轉搬，而糴本取之諸路，諸路漕計不足，則取於民而已，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其五，謂浙江預買錢不時得，郡縣蓋有自取之者。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宜捐其數而實支所買之值。其六，謂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爲銅以輸官。宜下諸路，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其七，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聞燕地多閒田，宜

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其八，謂聞山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山東之兵，無所統制，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爲謀。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其九，乞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爲將帥者。其十，謂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天子爪牙，不宜有間。若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既異，則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七月十二日，上殿，進劄子三道，尋除邇英殿説書。

劄子大要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與夫安民之道，要在知人。乞爲《宣和會計録》，以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損益之。徽宗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説書。八月，賜祭品、譜牒、金盆花。❶十二月，復與執政劄子。

先生聞金人入寇，復與執政劄子，其略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勵，進賢退奸，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義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不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掠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

❶「品」，康熙本作「器」。

又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榷貨所入，歲以千萬計，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之民，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災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鑒。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開謁禁，以延見士大夫爲急，故能有成功。自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得休沐，或繼以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恝然不以軍務爲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可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法也。今有警，則修城池，試挂搭，得無動搖人心乎？兼燕人之在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閭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奸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摇，則禍有不可測者矣。昔唐太宗寘降虜於内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年，卒爲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明驗，不可不鑒也。」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七十四歲，任著

作郎，兼侍經筵。正月上殿，進劄子。

是月二十一日，奏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二十二日上殿以蕃使對。展二十三日上殿，進言：「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需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爲之備。❶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

臣竊謂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爲三路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周世宗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可復用也。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鑒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

❶「尤」，原作「允」，今據康熙本改。

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誅，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爲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裁革殆盡，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遜位。其克己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敘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當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日之事觀之，虜兵在境上，貽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疲民力，甘心臣虜，城下之恥，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責也。乃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爲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陛下與后妃、皇子留居宮中。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横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肝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以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爲國生事二十餘年，朝廷不聞，中外各竭其力，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至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

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軍之轍，不可復蹈也。」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先生具疏辭免，不允。十三日，上殿復進劄子。

「言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勝任。惟陛下留意焉。」虜退，先生上殿，極言和議之非，請命將出師，并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方略。

時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先生上殿，極言不可，其略曰：「臣竊惟河朔爲朝廷重地，三鎮又爲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艱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艛艪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賂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也。河朔郡縣，爪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地與之，[1]貫吾腹中，則一方邊鎮，裂而爲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長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爲之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衆兵躡其後，使之背腹受敵，宜若可爲也。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至榻前，問以

[1] 「地」前，康熙本有一「之」字。

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得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欲專守和議，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又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破大名，長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可也。」虜騎去京，圍閉太原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時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清太學。因召對，先生言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

先生兼任國子祭酒，極詆王安石學術不宜配享。

既任國子，因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聲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

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業以取科第，且經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先生目爲邪説，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先生，乃罷祭酒，因乞罷諫職。

詔改給事中，先生力辭。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先生又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先生陛辭，仍上書，乞爲戰守之備。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七十五歲。

論茶鹽二法爲害，請除之。聞金人有割地之謀，遂上疏，力陳其不可，帝覽其言而壯之。

二年，戊申，先生七十六歲，旨召先生除工部侍郎，先生力辭。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賜對衣、金帶、紫金魚袋，先生上表謝辭。冬十一月，先生還南劍之鏞州。

有旨，令先生乘騎赴用，先生具辭，乞致仕。高宗曰：「卿雖年老，精力未衰，才高德厚，計智明辯，謀爲有聲，朕不允其退。」又具辭，遂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賜對衣、金帶、紫金魚袋，先生上表謝辭。又賜官絹三百疋、白銀三百兩以養餘年。先生辭，惟懇乞恩惠於八閩，山無米，地無租。聖旨即准，永爲優免。至今閩人思之。先生自維揚還南劍之鏞州。

三年，己酉，先生七十七歲，還龜山之故居。

是年，作《樞密曹公墓誌》、《祭陳立道文》。

四年，庚戌，先生七十八歲，居鄉。上章告老，准告，轉朝請大夫，仍龍圖閣直學士，賜紫金魚袋，致仕。

有《謝轉官致仕表》，作《沙縣諫議陳公祠堂記》，有《與李泰發書》。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七十九歲，居鄉。

有《跋了翁書》、《温公解禪偈》、《跋文、富二公帖》、《跋道卿先生帖》、《贈程舍人迎侍入閩》詩。

二年，壬子，先生八十歲，居鄉。

是年，胡文定與宰相薦先生書，其略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清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宜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有《答張子韶謝登第書》、《答胡給事問政事先後緩急書》、《忠毅尚公墓誌銘》、《跋諸公與徐仲車先生書簡》、《送嚴尉》詩。

三年，癸丑，先生八十一歲，居鄉。作《三經義辨》、《日録辨字説》成。

胡文定借先生所著書，及質正《春秋傳》義，文定避地豐城，遣价致書於先生，先生復書曰：「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録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奧閫。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

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説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迭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指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日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旋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矣。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今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胡文定繼以書來布未悉之義，先生又答曰：「秦人以建亥爲正，失夏商周三統之旨，明甚。引其事者，非取之也。姑借古史記事之例，以註四時之不可易耳。以亥爲正，而書冬十月，是時之不易也。以丑爲正，而書十有二月，是月之不易也。周人以建子爲正，而書春，此行夏時之義。孔子任文王之文，以天自處，而以夏時冠月。居周之世，爲魯之臣，而以周正紀事，其指微矣，其義精矣。竊以爲《春秋》改正朔之意無疑也。鄙見如此，有不中理，更希發明，以解蒙陋，幸甚幸甚。」

胡文定又貽書囑編集《二程先生語

録》，先生復書，略曰：「《伊川先生語録》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亡，收拾未聚，若尋訪得五六，亦便下手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脱藁即附去，以求參訂也。」又一幅曰：「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説，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皆不得已也。如《日録》、《字説》，亦少有論著。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審詳脱藁，繕寫附去也。」

尚書廖公剛來問學。

廖公質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蹠一意使剛求之。剛退，謂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即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盍爲我言之。」剛曰：「自早至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至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蹠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謹思之。」

冬十月，建安章才邵來問學。

按：才邵，瀏陽石刻所載云：「初謁先生於龜山之故居，先生年八十一矣，著帽衣袍而出，神清氣和，望之固知其爲仁厚君子也。」才邵因投贄求教，且請納拜，講師弟子禮。先生辭，力請方允。既而叩之曰：「才邵晚進小生，久仰大名，今此爲道而來，敢問孔孟之所傳，學者之所當學。」先生誨以熟讀《論語》。請益，曰：「將論仁處，子細玩味，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須躬行之。」邵又曰：「斯即謂

之仁乎?」先生曰:「此乃求仁之方,仁則未易言也。」邵退而憩龜山僧舍,見牕壁間多題卦名及訓釋爻象,詢之,僧云:「先生與其壻陳公幾叟寓此,講《易》時所題也。」留三宿,凡四見而歸。臨别,先生謂才邵曰:「僕老矣,待盡山林,子方青春,南北靡定,恐不復見。願力學自愛。」才邵愀然爲之動心,對曰:「荷先生至誠發藥,罔敢棄墜。」

既歸,再越月馳書,候先生安否,且問先生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河南先生謂恐是『音』字訛而爲三月。又謂『小人之中庸』脱一『反』字,不知果可增改否?」先生書答曰:「承質所疑,蓋河南之意,以謂聖人胸中無留物,不應忘味至於三月,故疑『音』字之訛。古今文書,訛舛非一,如韓文舊本曰『日我其間』,今本曰『吟哦』,《尚書》監本曰『對天子休命』,今本曰『之休命』,但於理無礙,皆可不必拘泥也。」

章公紹興中爲瀏陽縣令,距先生時六十六年矣,縣遭兵火,遺跡靡存。先生昔所作歸鴻閣,亦已頽廢,惟石刻尚在。章公就廢址復創小閣,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因取胡文定公所作墓誌銘,撮其事之大者刻於石,併其昔日所聞於先生者附焉。

四年,甲寅,先生八十二歲,居鄉。

胡文定公自衡陽寄到《伊川語録》寫本二册,先生答書略曰:「《語録》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册,尤荷留神。然兹事體重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閲《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著論,以明王氏之失。蓋嘗

論之於朝廷，去其王爵，罷其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脱稿，俟款曲，當録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他日又復書，其略曰：「《語録》，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録，以類相從，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删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是年，有《答蕭子莊求作浦城重修文宣王殿記書》、《跋了翁書》、《沈侍郎鄒公奏議序》、《跋温公與劉侍郎帖》、《跋鄒公送子詩》、《祭陳子通文》。

五年，乙卯，先生八十三歲，居鄉。二月，作《浦城縣學重修文宣王殿記》。

記成，復有書與蕭子莊，其略曰：「某昔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鬨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所議。今雖定論，而學者真知其非者寡矣。自屏居投閑，因摭《三經義》有害義理處，是用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録去。」

三月望日，先生與諸友相地於鏞州之南山。四月二十三日，與忠定公李綱論性善之旨。譚論不倦，無異平日。

二十四日，先生卒於正寢。

是日先生晨興，盥漱粥罷，諸子侍側，諭以修身齊家作人體要。語畢，至中庭書室就寢，隨視之，先生已逝矣。先生深造有年，道學純一，名望益尊，四方學者從遊，月無虚日云。

冬十月二十二日，葬先生於鏞州水南之原。土名烏石排。❶ 是年贈左大中大夫，又贈太師、大中大夫，謚文靖。紹興

❶「土」，原作「上」，今據康熙本改。

十二年，追封吳國公。咸淳三年，立龜山書院，御筆賜「龜山書院」額，仍詔郡縣撥田養士，優恤其後，而春秋祭焉。

大明成化元年，敕建本府道南祠祀先生，以羅豫章、李延平配享。❶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裔孫穆、華赴京謝。❷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允學臣沈涵疏，賜御書祠額曰「程氏正宗」。❸

❶「祀先生，以羅豫章、李延平配享」，此十二字康熙本無。

❷「穆華」，康熙本作「士莫」。

❸康熙本無此條。

文質羅豫章先生年譜引

豫章先生之集，舊刻十七卷，其實非全書也。全書止《遵堯録》八卷爾，其事實附録於卷之十四，事亦不甚詳。先生舊無年譜，其見於集端者，至正間曹進士道振所輯也。今欲得先生大概以誌景仰之思，舍此無由。而或載於事實者遺於年譜，或有大指應載於事實而舊本遺之者。念恃不揣，竊先增訂而彙梓之，俾過劍南者，即如見先生嚴毅清苦之概。所謂簞瓢如顔，質問如曾，言志如箴，雍和如仲弓者，亦可髣髴其萬一矣。

晉陵後學毛念恃勑五氏謹題。

豫章羅先生事實

先生諱從彦，字仲素，家世隱士。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吴公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南，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遊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説。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爲編《龜山語録》三卷。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遊龜山之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默堂嘗云：「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人，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曰：『此説甚好，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然先生清介絶俗，里人知之者尚少，惟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遊。愿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

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故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皆願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其愿中之所以心服於先生而善爲形容與。」凡從先生學問者，終日相對端坐，解説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晚年以特奏中下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或曰博羅尉。紹興二年壬子八月上丁，延平郡守周綰命之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焉。蓋先生之道，上得之楊龜山，再上則得之河南程夫子，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紫陽，則先生其繼往開來之人哉。其山居有顔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軒、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又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治。小人相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亂。」先生之言其體用兼該如此。所著《詩》、《春秋》、《語》、《孟》解説釋例，❶今多不傳。其著《遵堯録》八卷，歷言宋之祖宗紹述，綱舉目張，無漢

❶「語」，原作「詩」，據康熙本改。

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迨乎熙寧之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爲痛心疾首，義激由中，言言剴切，書成未奏。公歿之後七十九年，爲寧宗嘉定癸酉，延平郡守劉允濟上其書於朝，乞宣付史館，錫謚號。至理宗淳祐六年，提刑楊棟請謚羅、李兩先生。七年，乃錫謚文質。至正三年，有沙縣知縣曹道振者，輯先生之行實爲《年譜》一卷，事雖不詳，亦可寓景行之一班焉爾。善乎盧陵劉將孫之跋先生遺稿也，其文曰：「《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子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豫章、延平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樸，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尤不易，正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晬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劍山青春，劍水流清，徘徊瞻極，

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是可爲善言道南之學者矣，是可爲善讀豫章先生之集者矣。

豫章羅先生年譜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先生生於劍浦之羅源鄉。劍浦即今南平縣。

按：先生《行實》及羅革《題〈語孟解〉後》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録〉狀》云「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云云。咸淳六年，庚午，馮夢得題先生文集云：「余後七十年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殁於乙卯，蓋六十四歲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一十五歲。凡遇改元，雖無事必書，此論世之義也，後例倣此。李先生譜例亦倣此。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三十歲。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於龜山楊先生之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赴蕭山知縣，延平羅仲素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遊之士肩摩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

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始受學於其門。

按：李延平上先生書：「幸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今二十有四歲矣。」延

平先生歿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十一，以是知是年來受學。晦菴夫子之父朱松，字喬年，以詩聞，從羅仲素先生遊，與延平先生爲同門友，聞龜山先生所傳伊洛之學，則受業之年應與李先生同。

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於毗陵。

按：先生《春秋指歸序》：「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

宣和元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

按：羅漸題龜山《中庸義稿》：「戊戌年五月，余與仲素伯思自京師歸鄉。」又按，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宣字當作重。

按：先生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而譜中不載，茲宣和之自輦下趨郟鄏，爲見河南夫子也。至戊戌爲重和，己亥爲宣和，意先生於重和自都發，而宣和方至郟鄏乎？且先生《濯纓亭和陳默堂韻》有「十載猶緇京洛塵，歸與那復列朝紳」，則先生之往返於洛非一次，不必深辨。

六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

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尤溪尉，治一室，名曰韋齋。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録》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八月上丁，以郡守周綰之命，領

袖諸生，行釋菜禮。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書亦稱「主簿足下」，惟石公轍誌先生釋菜事稱「惠州博羅尉」，當改。

又按：簿、尉之異同不必計，而先生於是年得官博羅，而又延平行釋菜禮，意先生將之官，而郡守特重之以寵其行也。不然，則先生自後終於廣矣，豈得再至延耶？

五年，乙卯，先生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誌》皆云先生卒於官，子敦敘早歿，喪不得歸。數年，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特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葬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於本郡羅源黄濟坑之源。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於道塗」，又與前説不同，要不足爲先生重輕也。

按：先生之子早歿，則先生存歿之詳不甚可證，但存其大概耳。且因宦而卒於道者，即謂歿於官亦可。再考朱文公《記李先生問答》中有云：「昔見延平説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那裏心静，須看得較透。」則先生在廣非止一年，而享年非止六十四也，中不言其爲何官，止云「隨人入廣」，意先生亦非爵命於朝之官，止是淵明聊試爲吏之意，後來請謚，亦未説爲某官應加某爵也。

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從閩學臣熊尚文之請，從祀文廟。❶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允學臣沈涵疏，賜御書祠額曰「奧學清節」。❷

豫章先生年譜終

❶ 此條康熙本無。

❷ 此條康熙本無。

文靖李延平先生年譜引

延平之有李先生，亦猶鄒魯之有孟夫子也。東魯之道立極於吾夫子，而孟子爲之大聲疾呼，乃闢百家而一歸我夫子之聖。閩南之道倡始於楊龜山，而李先生爲之闡微繼渺，乃衍伊洛而大傳於紫陽之賢，則宜家奉圭璋，❶人寶圖書矣。而傳誦寥寥，散見於《問答》之中者，一覽未即得其要領。今其後人臚列成書，可謂盛矣。而舉先生繼往開來之大指，展卷即得之，未必無待也。念恃乃摘取《宋史》本傳論次之，依文公《行狀》、《答問》之歲月，擇其言尤精要者編爲年譜，庶閩學之源流，開卷即悟也。觀先生之勤思大道於早年，諄誨傳人於既耄，則少而不學，老而志怠者，均無以立於天地矣。敬梓之以自勵，亦以勵人云爾。

晉陵後學毛念恃勑五氏謹題。

❶「圭璋」，康熙本作「琬琰」。

宋史李延平先生傳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極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情欲之私，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説而不自知也。」嘗以黄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

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言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任所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推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熹亦稱侗：「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静，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傍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

不容於朝云。

先生《行狀》出於朱夫子之手，《誌銘》爲汪學士應辰作，言皆有道，《宋史》因之而成文。故簡潔精粹，可以起人景仰之思。録此一篇而不及《行狀》者，以朱夫子序先生之家世，而謙不自侈其授受之大。今便於學者取法，則兹傳亦善形容有道矣。

延平李先生年譜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先生生於南劍州之劍浦縣。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六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九歲。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十五歲。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十九歲。

按：《先生行實》云：「先生幼警悟，既冠，遊鄉校有聲。」雖不誌其歲，約在政和初年也。

六年，丙申，先生二十四歲，受學於羅豫章先生之門。有《初見羅先生書》，刻集中。

羅先生致書於陳默堂云：「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鋭，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録其書呈左右。」朱紫陽《行實》云：「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深許焉。」○甚矣，學道之不易也！羅先生之學，得之於龜山，傳伊洛之正，而當年習俗之謬，不知羅先生者多。及先生從之受學，猶相與非笑之。使非先生毅然見道，其不惑於世俗之見者幾希矣。故學貴乎立志不同於流俗也。

先生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誌云「於是不事科舉」。

按：先生生於簪纓之胄，以常情言

之，禄利之溺人久矣，乃年甫逾冠而志於絶學，不復縈心世故，真非常人可及。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二十六歲。

宣和元年，己亥，先生二十七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三十四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三十五歲。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六十一歲，朱文公來受業於先生之門。文公云：「先生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人士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温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年，道誼之契甚篤。」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又曰：「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只道他止是善人，他略不與人説，待問了方與説。」又曰：「李先生少年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起向壁立，看了一壁碑文，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是也。」

按：先生陶鑄朱夫子，自有一段默識心融，兩人獨喻處，然即朱夫子所記之語觀之，其有道之容，千載如見矣。

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六十五歲，子信甫及友直同登王十朋榜進士。

是年有六月二十六日《答朱夫子書》，言涵養存養之事。

二十八年，戊寅，先生六十六歲。朱夫子來見先生於延平，有七月十七日《與朱夫子

書》、《春秋》、《論語》答問七條，有冬至前二日《與朱夫子書》、《春秋》、《論語》答問十一條，有十一月十三日《與朱夫子書》、《答孟子放心夜氣之説》。

二十九年，己卯，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有六月二十二日、長至後三日《與朱夫子》兩書。

三十年，庚辰，先生六十八歲，朱夫子又見先生於延平。朱夫子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得龜山法門。」是年有五月八日《與朱夫子書》三則，七月後《與朱夫子書》八則。

三十一年，辛巳，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有上元日《與朱夫子書》，二月二十四日《與朱夫子書》、《答問》五條，五月二十六日《與朱夫子書》、《答問》二條，中元後一日書，八月七日書、《答問》五條，十月十日書共三則。

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七十歲。春，朱夫子迎謁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

有四月二十二日、六月十一日、七月二十一日、八月九日、十月朔日《與朱夫子書》共十一則。是年孝宗即位，文公以封事質正於先生，先生答曰：「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赦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許便宜從事』之語，蓋皆持兩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振頓綱紀，以大義

斷之，以示天下向背，立爲國是可爾』，此處更可引此。又『許便宜從事』處，更下數語以曉之，如何？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修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爲佳。」

按：先生即不問世故，而紫陽師之，其《答問》理義精微處，紫陽所編，自言言拱璧，而兹與癸未答文公應召之言，皆當世大務，似非儒者所及。乃文公詢之，先生答之，其忠義之意，見於文字之中，無非血忱，知先生之學，該内外、兼體用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七十一歲，以二子更請迎養，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

是年有五月二十三日、六月十四日、七月十三日《與朱夫子書》。時文公將趨召，問所宜言者於先生。先生答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王安石用事以來，人只趨利而不顧義，故主勢孤」。有七月十七日書。朱子首用其説以對。

按：王安石之執拗，今日人人知之矣。當日先生言之，則正學術、定國是之大義也。

是年十月十五日，先生卒於福州。

按《誌》：先生遊武夷而歸，福唐守敷文閣學士汪應辰以書禮來迎，求質所疑。十月，公應聘至福唐，方三日，疾作，卒於府治之館舍。其孫護喪以歸，門人朱紫陽爲《狀》，福守汪應辰爲《誌》。至理宗淳祐六年，提刑楊棟爲請謚於朝。七年，賜謚文靖，去先生歿時，二十有五年矣。

元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以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請，咨中書省奉准，禮部定擬爵號，贈太師，追封越國公。❶

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從閩學臣熊尚文之請，從祀文廟。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允學臣沈涵疏，賜御書祠額曰「静中氣象」。

延平先生年譜終

❶ 此條與以下「明萬曆四十二年」、「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兩條，康熙本無。

文公朱紫陽先生年譜引

稱夫子者必曰「鄹人」，曰「宋人」，非善言大聖者也，夫子固天下之人也。稱文公者必曰「閩人」，曰「歙人」，非善言大賢者也，文公固天下之人也。然謂仲尼不生於昌平，可乎？謂考亭不生於尤溪，可乎？麟紱玉書，駒騰紫氣，天固鍾奇，地亦獻寶。予以爲非偶然者，誠非偶然也。孟子云「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吾儒而景仰文公，亦何所容其讚誦之詞乎？因文而見道，則先生全集不可删也，考亭淵源不可略也。而以年譜窺先生，亦曰：「先生之早達也如彼，先生宦政也如彼。」先生之受道於延平，若不自知其成名也者。先生之通籍五十年，仕宦止九考，立朝止四十日，則不知世間何物足繫人之胸次者。今人盡習先生之言而不能於先生知人論世，可乎？故先梓先生之年譜於延平，謂之閩南之私可也，謂之天下之公可也。間較舊本，增損一二言，以便展卷了然。要之，酌水於河，亦隨人之腹爲量爾。若欲求其所以言先生者，先生固難爲言也，念恃又何敢言之易易也。

晉陵後學毛念恃勑五氏謹題。

紫陽朱先生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三日，先生生於劍州尤溪之鄭氏館。傳言婺源故宅井中有紫氣見。

紹興元年，辛亥。

三年，癸丑，先生四歲，方能言，父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

四年，甲寅，先生五歲，始入小學。

七年，丁巳，先生八歲，通《孝經》，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嘗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九年，己未，先生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甚，以爲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先生十一歲，受學於家庭。時父韋齋爲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家。

十三年，癸亥，先生十四歲，韋齋公卒於建州之水南。初稟學於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少傅劉子羽，築室於其里第之旁，先生遂奉母入遷而居焉。白水劉公，因議以其女妻之。屏山命先生字元晦，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十四年，甲子，先生十五歲。葬韋齋公於崇安縣西塔山。

十七年，丁卯，先生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十八年，戊辰，先生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

二十年，庚午，先生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二十一年，辛未，先生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三年，癸酉，先生二十四歲。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七月，之同安任。是月，長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先生二十五歲，仲子埜生。

二十五年，乙亥，先生二十六歲，於同安建經史閣，立故相蘇公頌祠於學宫。

二十六年，丙子，先生二十七歲。　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

二十七年，丁丑，先生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九歲，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三十歲。　八月，召赴行在，辭。

三十年，庚辰，先生三十一歲。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居舍旁西林院，閲月而後去。

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予祠。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三十四歲。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是歲，《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二年，甲申，先生三十五歲。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會葬，又過延平。

是歲，《困學恐聞》成。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三十六歲。四月，請

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三年，丁亥，先生三十八歲。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於潭州。十二月，至自長沙，除樞密院編修。

四年，戊子，先生三十九歲。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省劄屢趣就職，固辭。是歲，《程氏遺書》成。

五年，己丑，先生四十歲。正月，子在生。

九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六年，庚寅，先生四十一歲。正月，葬祝孺人，《家禮》成。七月，遷韋齋公墓。

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七年，辛卯，先生四十二歲。創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八年，壬辰，先生四十三歲，有旨疾速起發，再辭。

是歲，《論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八朝名臣言行録》成。

九年，癸巳，先生四十四歲。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嶽廟。五月，特旨准與改秩宫觀，辭。

是歲，《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程氏外書》成。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四十五歲，始拜改秩之命。

二年，乙未，先生四十六歲。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録》成。東萊歸，先生送至信州。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静來會於鵞湖寺。七月，成晦菴於蘆峰之雲谷。

三年，丙申，先生四十七歲。二月，如婺源。六月，還。是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逾

二月，再辭，許之，遂予祠。　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四年，丁酉，先生四十八歲。　六月，《論語集註或問》成。　十月，《周易本義》、《詩傳》成。

五年，戊戌，先生四十九歲。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仍令疾速之任。

六年，己亥，先生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　三月，省劄再趣行。　是月晦，赴任，到郡，下教三條，立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三先生祠，及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五賢堂。　六月，奉乞蠲減星子縣税錢。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七年，庚子，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三月，復請祠，不允。　四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歲二千緡，大修荒政，作卧龍菴，祠諸葛武侯。

是年，應詔上封事。

八年，辛丑，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二月，象山陸公來訪。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奏本七事，其四允請白鹿洞賜敕額及監本九經。　閏三月，去郡東歸。　七月，除直秘書閣，辭，不允。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復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尋受職入對。　十一月，奏事延和殿。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

九年，壬寅，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救荒事宜。　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詔行社倉於諸郡，毁秦檜祠。　條奏諸州利病，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十一月，始受

職名，仍力辭新任，請祠。

十年，癸卯，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四月，武夷精舍成。

十一年，甲辰，先生五十五歲，辨浙學之非。

十二年，乙巳，先生五十六歲。崇道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十三年，丙午，先生五十七歲。三月，《易學啓蒙》成。八月，《孝經刊誤》成。

十四年，丁未，先生五十八歲。如蒲，弔陳福公。三月，《小學》書成，差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九歲。正月，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不允，且趣入對。六月，奏事延和殿，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九月，復召，辭。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説書，辭，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己酉，先生六十歲。正月，除秘閣修撰，辭。四月，再辭職名，許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又辭。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是年，序《大學中庸章句》。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❶先生六十一歲。四月，到部，首頒禮教，奏除屬邑上供，罷科祭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奏行經界法。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刻五經四書於郡。

❶「戌」，原作「戍」，今據康熙本改。

二年，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春，與永嘉陳君舉論學踰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三月，聞長子埜之喪，乞祠治喪，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七月，再辭職名，不允。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先生六十三歲。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嘉陳同甫來訪。十二月，除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❶辭。

四年，癸丑，先生六十四歲。正月，再辭。十二月，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五年，甲寅，先生六十五歲。正月，再辭，詔疾速之任。五月，至鎮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改建嶽麓書院。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六月，申乞歸田，不許。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立忠節廟。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九月晦日，至自長沙，次闕外。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宫便殿，辭新除職名，不允。上《孝宗山陵議狀》。辛丑，受詔進講太學，差兼實録院同修撰，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奏乞三年内賀禮並免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閏月，戊午朔，❷晚講。己未，編次講章以進，請修嫡孫承重之服，上廟

❶「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康熙本作「廣西經略」。
❷「午」，原作「子」，今據康熙本改。

桃議。甲子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戊辰，入史院。丙戌，詔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乞追還新舊職名。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是歲，建竹林精舍成。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先生六十六歲。正月，辭舊職名。三月，又辭，不允。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五月，復辭職名，再乞致仕，不允。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宫祠如故。

是歲，《楚詞集註》成。

二年，丙辰，先生六十七歲。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十二月，褫職罷祠。

是歲，始修《禮書》。

三年，丁巳，先生六十八歲，别蔡元定於寒泉精舍。

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先生六十九歲，作《書傳·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篇。十二月，引年乞休。

五年，已未，先生七十歲。四月，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始用野服見客。

六年❶，庚申，先生七十一歲。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甲子，卒於精舍正寢。

有遺子在《書》，與黄榦、范念德《書》。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

冬十一月，壬申，葬先生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❶「六」，原作「五」，今據康熙本改。

嘉泰二年，壬戌，韓侂胄死，追復煥章閣待制。

嘉定二年，己巳，賜謚曰「文」，特贈寶謨閣直學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封徽國公。

念恃按：《輟耕録》有云：「文廟配享，原只有顔、孟二位。熙、豐間，以王安石位配顔子下，繼則易顔、孟居左，而王獨居右，繼又欲顔右而王左之，繼又欲易去宣聖而專祀安石。蓋安石之壻蔡卞主爲此議也，後以優人扮戲譏公冶長而止。」文公建竹林精舍時，添曾、思二位於顔、孟之中，後遂遵設四配，蓋定自考亭也。今按：文廟大典，肇於精舍之創始，則先生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蓋自有先生而吾道始一，吾夫子始尊。回思熙、豐時小人狂惑喪心，敢非聖無法如此，則今日聖道如中天，豈非幸有先生哉！

紫陽先生年譜終

洛學編

〔清〕湯斌 撰

鄭連聰 校點

目録

洛學編卷之四……三八

校點説明

《洛學編》，是清代學者湯斌的著作。湯斌（一六二七—一六八七），字孔伯，别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今商丘市睢縣）人。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進士，改庶吉士，兩年後授國史院檢討。歷任陝西潼關道副使、翰林院侍講、《明史》總裁官、内閣學士、江寧巡撫等職，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湯斌受學於夏峰孫奇逢，治程朱理學，以正心誠意、切於日用爲本。一生爲官清廉，剛正不阿，頗得康熙帝賞識。任職江蘇時，令諸州縣立社學，講《孝經》、《小學》等書，禁浮華，敦實行。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録》及詩文集等。後人合《文集》、《語録》爲一書，名爲《湯子遺書》（或作《湯文正公遺書》）。

洛學之稱，一般指北宋程顥、程頤所創之理學學派，因長期在河南洛陽一帶講學而名。《洛學編》共四卷，分爲二編，記述中州學派自漢迄明的源流演變，收録諸人多爲河南一帶理學名儒，每人述其生平事蹟、師承與學術思想。據《凡例》，此書原爲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不以介紹史實爲主，而以介紹各人理學言論、著作爲主。書前有孫奇逢《序》，後有王廷燦《跋》。

湯斌作《洛學編》，乃奉其師孫奇逢之命。孫奇逢輯成《理學宗傳》一書，又命其門人魏一鼇和湯斌分别編輯《北學編》和《洛學編》，以擴大道學影響。編輯《洛學編》之前，湯斌正在從事經學研究，得到師命，乃「暫輟經書，從事《洛學》」。孫奇逢《序》説：「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絶而復續。」由此可知，孫奇逢命湯斌作《洛學編》之用意，乃在於復興洛學，傳續道統。

《洛學編》成後六十餘年，博陵尹會一爲官河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仿《洛學編》之例，輯成《洛學續編》一卷，置於其後，列爲第五卷。

尹會一《續洛學編序》稱「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熄薪傳，是余之大懼」，可見尹會一之志與孫奇逢及湯斌實一脈而相承。《續編》所載皆爲清朝洛學代表，凡七人。

《洛學編》主要版本有清康熙樹德堂刻本、乾隆元年湯定祥刻本、乾隆三年懷澗堂刻本等，其中懷澗堂本包括《續編》一卷。此書又收入《湯文正公遺書》（道光七年刊本和道光十九年刊本）和《湯文正公全集》（同治九年蘇廷魁等刊本）。本次整理所用底本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樹德堂刻《洛學編》四卷及乾隆三年懷澗堂刻《洛學編續編》一卷。校本採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乾隆元年湯定祥刻本。

校點者　鄭連聰

序❶

癸丑冬，湯子荆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黄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龐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絶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喜絶學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以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虚，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賢以勵後進，如射者之趨的，必括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蓋學以希聖爲詣，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强之使同。迄證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教澤在望，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聵老生，睹此編之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功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叟孫奇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❶ 標題爲校點者所加。

凡例

一、《關學編》首列聖門諸賢。按七十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編斷自兩漢，正編斷自程子。

一、漢初經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緱氏。至戴聖刪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並罷從祀，故不敢與緱氏諸賢同列前編。

一、橫渠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遂僑寓郿縣，則橫渠實中州産也。藍田吕氏，原籍汲郡，因久列關學，俱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考西原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吕氏也，概不敢泛入。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一、此編原爲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勳業烜著，節義凛烈，不敢泛入。即編中諸儒有功績繁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一、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删，懼失實也。

一、平日聞見寡陋，又屏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採通誌數言，殊覺寥寥。至語録文集，兵火之後，訪求爲艱。有家藏善

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

一、昭代崇重理學，名儒輩出。中州嗣續，濂洛定不乏人。因時日尚近，著述多未行世，俟事久論定，另有編輯。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前　編

漢

杜緱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賈逵、鄭衆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次文先生

鍾先生興，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復，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内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于官。

鄭仲師先生

鄭先生衆，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邊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往。衆至，逼令衆拜，衆不爲屈。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乃止。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不從，復遣衆。衆不得已，既行，在道連上書固争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免。後帝見北使來者，得衆争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以清正稱。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

服子慎先生

服先生虔，字子慎，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若干卷，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説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

寬假，以來諫争。」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謝。帝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爲文祝之。其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先生悉計庸得贖所没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令度事從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先生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先生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

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悦，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先生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先生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經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𤯝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争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

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宋

穆伯長先生

先生名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摶，傳其易學。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先生得之，後以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先生，而易學遂大著。宋初，學者方從事聲律，習爲駢儷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先生獨倡爲古文，河南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遂以古文經學名天下。其後歐陽、蘇、曾相繼，文章上接兩漢者，由先生倡之也。性嚴少合，有題其詩于禁中壁間者，真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先生與謂有布衣舊，謂赴夔漕，先生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先生當先致禮，竟不一揖而去，故謂銜之。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稱曰穆參軍云。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丐于所親，得金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先生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而世亦以此知習韓柳文云。

洛學編卷之二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　編

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珦，大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隨所往，果得之，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遂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

二十六舉進士，調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奇之。有税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監司州將未敢發。聞先生至，輒宣言：「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食君之禄，詎忍爲盜？苟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守令莫

敢禁止。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不下數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塗，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人遂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始至，見人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爲，自是邑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

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時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唤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餙辭辯，惟開陳詳説，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又曰：「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初議敗法，攻之者至有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又

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敗，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而除京西提刑，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與之。天方大寒，昉肆虐，衆逃歸。州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一夜馳至。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衆皆感激自効，數日而合。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便養，監洛河竹木務。用薦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石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會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户同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閲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

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焕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言：「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

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藴，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爲學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衆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世之學者捨近趨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至于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

其待先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謚純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于春陵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述王道，黜世俗之論。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吕希哲與伊川鄰齋，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

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再辭，尋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命爲崇政殿説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其一，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從容訪問。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内臣十人，伺上在宫中動息，必使經筵官聞之，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

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故事，暑月輟講。又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朝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預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于啓沃。帝在宮中行潄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官以黄覆之。講畢，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經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頤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

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户曹特給。郊廟霑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而後受命，顧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彦博嘗與吕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多不悦，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以丁大中公

憂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此乃族子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

所欲耳。」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毁朝政。有旨追毁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

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❶校其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狥慾爲深恥。」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愨，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也。蓋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伊川爲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

❶ 上「年」字，明刻《程志》、《宋名臣言行録外集》俱作「生」字。

所。』又問伊川何如，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一日，伊川瞑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後日事矣。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德新，遷衡漳。父古，徙共城，後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名于當世。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生盡受其學，嚴事之。即旅宿，飯必糲，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

既通，慨然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名其居曰「安樂窩」。講學于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喪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樂道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彦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内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

「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人傳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

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吕原明先生

先生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焦千之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千之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方略降顔色。時先生方十餘歲，即從之遊，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既又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遊。始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先生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横渠皆與先生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先生亦未嘗專主一説，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簡徑，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内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説，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虚言，不爲異行。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説書。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禄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處之晏如，静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説，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仲父舜從守

官會稽，❶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又云：「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子好問，資政殿學士。孫本中，字居仁，少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録》各若干卷，行於世。孫祖謙、祖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尹彥明先生

先生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耶！」先生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有省，遂往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謂。」問「主一」，曰「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紹聖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先生歎曰：「吾尚可以干禄

❶「從」，原作「徒」，今據呂本中《童蒙訓》改。

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某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在，未容廢禄仕也。」先生歸白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禄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復應舉。四方學者及伊川門，必令先生詣彦明開誘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没，先生授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大觀中，諫官范致虚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❶乞錮勿用。」先生深自韜隱，而聲聞益盛。

靖康初，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召至京師。梅執禮、吕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乞特擢用。先生度時不可爲，力謝病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先生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四年，劉豫卑辭厚禮聘之，不從，以兵恐之。先生夜爲赴水自沉者，得亡去，徒步奔蜀。至閬，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居，人罕識其面。紹興五年，侍講范冲舉以自代，召赴行在，再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張浚力請召至。七年，授崇政殿説書，勑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没，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焞厠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説。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趨行，既至，召見曰：「朕思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而喜曰：「聖主也，道幾有

❶「繹」，原作「澤」，今據文意及後文改。

行乎！」乃就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除秘書少監。頃之，乞歸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領袖，亦是朝廷氣象。」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朱震疾亟，薦先生自代，趙鼎亦推先生可以繼震。九年，除先生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先生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寓會稽。十二年，卒。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其純至如此。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行世，年七十二。

謝顯道先生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謂之曰：「賢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静坐。」良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事，未深徹，其纇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明道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後卒業伊川所，伊川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與非禮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與伊川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對曰：「蔡人尠習《禮記》，决科之利耳。」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

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

來。』」安國問：「何也？」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浄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欲書，令壞乃已。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惟謝、楊二君長進。」晚益平質，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太學博士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説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迫暮，何從得欵侍説《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起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説《論語》。」舉《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内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德。一部《論語》盡於此。」或問良佐色慾想絶多時，曰：「伊川則不絶，某則斷此二十年。」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心。」所著有《論語説》、《文集》、《語録》行世。謚文肅。

張思叔先生

先生名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

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傳呼道路。先生頗羡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先生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悦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洛中，先生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先生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學者從之漸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先生長於爲文，又善辨事。伊川没一年，先生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説》。

劉質夫先生

先生名絢，字質夫，河南人。髫齔即事兩程先生受學。明道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之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先生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

博士。先生明粹温恭，孝弟樂善，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内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既病，謂李端伯曰：「吾病每眩瞀，但正心端坐，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治《春秋》，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殁，尚以例類質與士大夫，啓手足自盥頮，安然而逝。先生在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先生及端伯有力焉。伊川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謝上蔡云：「向見程先生言《春秋》，須廣見諸家之説，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最多。」

李端伯先生

先生名籲，字端伯，洛陽人。才識穎悟，舉進士。元祐中，爲秘書郎，閎肆開發。

伊川謂其才器可大受，與劉質夫相繼卒，伊川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又云：「明道語録，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説時，不敢改動，或脱忘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吕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時洛陽有孟厚，字敦夫，從伊川學，獨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曰：「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浄，莫更快人意否？」一日，伊川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彦明，厚所願見；如思叔，莫不必見否？」和靖曰：「只不必見思叔之心，便是不必見焞之心也。」後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朱公掞先生

先生名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温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虚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

先生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程先生於洛。服行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涣然。歸，坐卧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即之謙恭，虚己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于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没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于没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静，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邵子文先生❶

先生名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習世務。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蔡確罷相，邢恕自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詣闕，恕召之，先生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先生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貽異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誦確有定策功，爲他日保家計，康遂作書如恕指，蓋以康爲光子，得其言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遂力言確有定策功，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康始悔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先生，不往。會當赴吏部銓，明道謂曰：「吾危子之行也。」先生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子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可忘矣。」惇曰：方興黨獄，故以此諷之，惇悚然。出監永興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先生見范祖禹于咸平，見范純仁于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徽宗即位，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除知泉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窺劍門，先生與蜀帥盧法原合謀防守，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紹興四年

❶ 「子文」，原作「伯温」，今據文例改。

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子文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子文載家使蜀，故免於難。先生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其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劉安世、王巖叟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卒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先生游，及相，始贈秘閣修撰，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建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言盡先生出處云。所著《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近百卷。

程可久先生❶

先生名迥，字可久，寧陵人。避靖康亂，南徙餘姚。登進士，歷知進賢、上饒數縣。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民之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斂害民，鬼神其無知乎！」故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説《詩》、《書》疑義。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上官所未悉者，必再抗辨，不爲苟止。所著有《古易考》、《春秋

❶「可久」，原作「沙隨」（程可久原籍，寧陵東北），今據文例改。

傳》、《文史評》、《經史説》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先生子絢曰：「敬維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人，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一試，而奄棄盛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也。」絢，巴陵尉，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洛學編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　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内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己巳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即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長，嗜學如饑渴，值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書疏義》，避難岨崍，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争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既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

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遂慨然以明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從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太然。歌誦之聲傳户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此。

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釋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奏以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爲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教養、信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爲圖上之。帝甚悦。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

辭，不許。因謝病。帝召其子師可入，謝旨，❶且命舉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請罷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稍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説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强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先生自詣學，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絶，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教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

❶「謝」，《元史》四庫本作「諭」。

「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教，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矣，惟勉自愛。」先生既歸，絶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内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人祀先，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倶爲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爲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公茂先生附牧菴❶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幼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楊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

❶「公茂」，原作「文獻」（姚公茂謚號），今據文例改。

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卧起。時復闔門遇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髮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勉，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閩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舉稍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手録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不合，棄官，攜家蘇門，誅茅爲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宣聖像，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書其間，竟日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鏤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風日清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遡世樂天，若將終身。許平仲聞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

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從子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爲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録》。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

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卷之四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温，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内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既壯，讀宋四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

尋父司教鄢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戍，父乃强先生應河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尋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録《性理

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即秉燭疾書；深探密旨，或通宵忘寢。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璡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思引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往。振先遣餽，則又却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憾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連揖之，中實啣焉。會御史臺有冤獄，振從子山實主之，先生爲辨其冤，三覆三反。臺臣王文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人罪。振又嗾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先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强囚。不服。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日玩誦不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淳等三人願代父死。振有老僕，是日伏厨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既而三覆奏，得宥戍邊，尋放歸田。通政李錫歎曰：「真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日杜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

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耶。」午節餽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論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

裕陵復位，用楊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李賢迎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憮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凝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文坐極刑，先生曰：「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閒，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尋令主《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上留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遣徵獅於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乃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即先生不留，當爲請勅，即家塾主教事，且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

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得命即發，在閣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遇風雨，乏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愠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温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通天。」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説。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説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録》、《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録》粹然一出于正，請刊置太學。」并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先生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天資穎異，讀書静專，坐下足兩磚處皆穿。永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毁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

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争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所著有《四書詳説》、《〈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録》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達曰：「曹月川學行，在吴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録》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縉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輻，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毁過人。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强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郎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爲閻先生所刺也。」

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禄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内學校。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説》、《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場屋數十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貲，死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賻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録》、《河汾詩文》、《司馬法吴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許。良輔乃束修爲贄，跽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清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御史，按秦晉，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有《太極解》、《律吕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

喬先生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部中，出補四川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户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鞫治，一訊即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敕先生督餉。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致仕，卒。所著有

《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凝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户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税，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户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説。十四年三月，陞南户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奥衍，交發互溢。尤明國家

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己，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决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户科給事，奉命清理延綏倉場。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罔法，誥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居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絶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魑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即絶意仕宦，遨覽潛修，受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爲逆瑾所斥者，皆録之。起尚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咸就席問難。輔臣薦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袪道惑，四曰屏雜説以防道害。進講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虚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奬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復賙給衣食不

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悦，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誥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先生衍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誥：「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户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户部尚書。倉場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留都國計，非誥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綏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所著有《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參》、《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謚莊敏，贈太子太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尤爲緊切，真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共解有獨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聞而安之，耳目不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羣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得，獨闢心

霧，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尋宋儒成說。蓋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顧曲儒之訾議也。」

何柏齋先生 附門人周大經道、婁子靖樞、劉次山涇

先生名瑭，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慎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跽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瑭。」瑾大恚。出即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瑾誅，擢修撰。先生直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朝，衣冠不尚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調開州同知。修黄陵岡堤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既遭父喪，值武宗崩，輟講授，哀毁骨立。嘉靖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其十三愆，衆爲愕然。改工、户、禮三部侍郎。

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詔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涇野、儀封王浚川、靈寶許松皐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己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諸書，學者稱柏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祖跣至廢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

先生性潔氣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録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濟東曰：「聞諸先生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閩中林對山曰：「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争相陵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合三説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

門人周道、婁樞、劉涇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辰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時，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軍民帖然。駕南狩，選科道四人扈從，道與焉。途次劾大將軍等，爲璫人所擠。

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授廣宗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

民，上鄉兵議。劉面從，實心啣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貪之略，樞應以「所令勿反，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職，廣宗民肖像祀之。

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師説。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鋭齊名。蜀人爲之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絶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吕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毋慕高虚，毋溺訓詁，一以洙泗爲師。

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録》。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往謁，先生遇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何瑭長揖如前。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録》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以惡米，先生治之。尚書曰：「公謫仙也，何爲此？」對曰：「何勸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逸豫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茶陵，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

詣執政曲救出之。經筵進講，以納諫争、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廖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陞侍讀。明年丁丑，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固留之。值同考會試時，宰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喻問》見志，搆後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録》，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雋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悦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爲助者，恥於黨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蔣冕、汪俊、吕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人，多從渡江涕拜而别。歸田讀書洹上，遠近從學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静之力，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闡道翼經爲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十八年己亥，東宫立，慎選宫僚，召補少詹兼侍讀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虚日。尋轉南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瑋言：「句容朱家巷爲帝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户部，清耗蠹弊。秋，入賀聖節，時值風

霾之變，上疏自劾，温旨慰留。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删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履皭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居洹，❶攷正經史，折衷羣言，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牕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洹詞》及删定《二程遺書》、《中説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詩》。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久失不傳。夫皇羲画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説《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略于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説《關雎》異焉，曰『宫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宫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太王基之，

❶「洹」，原作「恒」，今據文意改。

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于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思，開《小雅》之治，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緑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録《桑中》，衛之淫昭矣。録《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内政泯矣。故三桓始牙，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删《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録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吕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終于《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曰：「唐虞禪，夏后

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己，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侯政佚，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删《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説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末哉，末哉！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己而絜衆。讐者贊其忠信，頑者説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約哉正公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内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朱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沈毅，邃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抉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相臺，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温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强操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曰：「常情聞毁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毁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

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日月。是以切己求要之爲貴。」其論之精如此。然性剛毅，志在衛道闢邪，多詆呰，或未盡得其情云。

王浚川先生

先生名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十三四歲時，即以能賦詩古文名。弘治壬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禎卿、鄠杜王九思以古文倡天下。先生於國朝典章時政機宜尤究心焉。以直忤時，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尋知高淳，晉御史，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先生引使者於庭，焚其書，王劉銜之。及按陝西時，權閹廖鏜出鎮，朘削無度，先生嚴禁裁抑。鏜誣奏，王、劉協力相搆，逮繫詔獄。九卿科道抗章論救，謫贛榆縣丞。歷陞提督四川、山東學政。自御史歷茲，蓋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教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起巡撫四川，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率兵勦除，悉降其衆。績奏，賜璽書褒嘉。晉兵部侍郎，督修

邊功，清查騰驤邊腹，宫府賴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推代。上嘉納之，守備更置推代自先生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職提督十二團營。一日，肅皇帝諭羣臣，欲令太子監國，以便頤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先生奏太子春秋方幼，知識未定，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别，且壅蔽將自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承天，累疏懇留，上皆温旨慰答，即命廷相輔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沿途勞費，具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先生位九列，弟與子猶布衣，所親嘗間以爲請，先生曰：「以吾之竊厚禄而載高位，亦足庇弟子矣。彼學既無成，强冒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集書，老不釋卷，以身心爲體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聚訟，張文忠引先生所著論以證之，大禮尋定。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説。或幾以禪定亂德，乃力辯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剖析甚明。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應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如此。

所著有《溝斷集》、《台使集》、《近海集》、《吴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愼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

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黄之詞藻，皆可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

王蒼谷先生

先生名尚絅，字錦夫，郟縣人。五歲讀《孝經》，七歲就外傅，日記數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應之曰：「讀書寧止爲榮進已耶？」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歷稽勳、驗封兩司。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焰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不堪，甚銜之。不閲月，綵坐瑾黨伏誅。楊文襄公爲尚書，先生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養粹凝虚，脱落瀟洒。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陝西值邊警，文襄起爲總制，見先生，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閲月，奏捷，文襄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終制。適歲大饑，奏救荒十三事。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李佶傲蹇，妄摭論列。先生曰：「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吏部奏李佶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復移檄起先生於家。督促再三，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薛方山曰：「蒼谷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

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爲首稱，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在文章。如耽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氣節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如耽於氣節，則亦一氣節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章非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者，則學問之所得深矣。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到文之之時，豈復有知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即夫子所云好學歟。」

尤西川先生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川江、陳道徵麟、董淑化堯封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登鄉薦，見王文成公《傳習録》，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除署元氏學事，教士端趨向，重躬行，闡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爲課。丁艱，服闋，復除章丘，諭章丘亦如諭元氏也。陞國子學政，徐文貞公時爲祭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爲準。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劉晴川。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

驗於心，洎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犴狴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陞户部浙江司主事，管滸墅鈔關，所榷僅足國課，纖毫不以自污。至奉己澹泊，人所弗堪，先生處之怡如也。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

歸洛三十餘年，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顔色，與之言，終日無隤墮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順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即是同志。但當虚心切己，共求精一耳。」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説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欲向静處收放心者，曰：「放者心也，静須心静，若身静，治其末耳。却恐或爲外道所攝，聖門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説，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就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症。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亹亹矣。」其爲説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已。晚年，有慨於傳文成之學失其真，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喟然曰：「良知無終始，無外内，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道之實地也。且孔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者，其恕

乎！此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爲實際，可謂有功文成矣。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

門人洛陽李士元、謝江陳麟、董堯封能崇師説，新安孟化鯉尤著云。士元字子仁，弱冠時即有志聖賢之學。會西川先生講業洛中，即首爲依歸。初授如臯教諭，常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後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若在如臯時。轉慶陽府通判，督糧靖邊營。尋遷代州知州，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後以絶無餽遺，致怒當道，中傷罷官。時牛生素善黄白術，慮子仁歸無餬口計，願以其術售，答曰：「三十年所學何事？」竟笑而却之。居里日，以尤先生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尤先生泫然曰：「斯道孤矣！」

江字仲川，嘉靖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南陽，卻唐藩餽，聲名赫起，以望擢工科給事。會山陵興工，往督其事，條便宜，裁冗蠹，省帑金數萬計。工竣，例應遷秩，時分宜當國，嫌仲川不附己，止增俸一級。值世宗議進香，仲川獨陳不可，忤旨廷杖。未幾，遷禮科都給事中。尚書趙文華受詔南征，作威福，流毒上下。仲川率同官疏其奸，拂執政意，矯旨再杖，罷爲民。怡然曰：「以直道賈罪，非名教所棄絶。今而後，講學素志，庶可慰矣。」穆宗繼統，召還罪謫諸臣。撫按交薦，仲川杜門日久，與長安諸老不相聞問。同年有作宗伯者，遺之書曰：「道之顯晦雖由命，而通情達志未可盡廢也。」仲川得書不答，後亦無報謝，以故

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惟仲川止復冠帶。所著有《岷陽諫草》、《岷陽詩集》與《滋心語録》行於世。

麟字道徵，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後念家貧親老，乃稍稍屈就之，遂登嘉靖癸丑進士。嘗語人曰：「吾雖以此取科第，然詞章記誦，殊非心得之快也。」筮仕河間推官，謹廉隅，絶餽遺，屬吏無敢干以私。莅任初，夜止小寺，聞哭聲，尋聲履之，得婦人屍，廉知張姓奸逼狀，遂坐之法。民有兄弟争者，積誠感悟，皆泣下請罪，相友愛如初。尋拜禮科給事，甫七日，建言，廷杖削籍。聞尤西川倡道里中，遂執弟子禮。有按部使者及門，輒引分遜避。父母卒，鄉人有以誕辰致賀者，作《永慕詩》以却之。所著有《歸田漫録》行世。

堯封字淑化，嘉靖癸丑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三殿採木，蜀民疲於奔命。淑化極力調停，公事畢而民不告病，世宗每稱御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摻江爲江陵所銜，奪官。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户部侍郎。謚恭敏，贈尚書。子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疏曰：「古人以講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臣鄉曹端、尤時熙、孟化鯉三賢，皆以孝弟忠信爲踐履，以杜門却掃爲闇修，出爲真經濟，處爲真學問。」蓋確論云。

魯惺菴先生

先生名邦彦，字鄭卿，號惺菴，睢州人。七歲失怙，家貧甚。出就外傅，稍知經義，即以聖人爲可學，被服造次，不離儒者。嘉靖己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奉使唐藩，王享以厚幣，辭曰：「天子

親兄弟之國，使某備特節焉。交擯而退君之賜也，無所辱大禮。」勞以筐筥，曰：「受餐館人，已宿飽矣，敢辭。」滿一考，當選備侍從，不且拜曹郎，無還故署者。時嚴嵩柄國，先生素不與通。故事，選郎貴倨用事，諸曹無敢鴈行進者，先生獨與抗禮，以是遲久不遷。先生念母老，遂請終養以歸。杜門却軌，潛心經術。時海内學者多宗陽明，先生獨專主程朱，曰：「從來論學皆主敬，濂溪獨曰主静，一字不同，便成岐路。今師心自用，以聞見爲支離，以踐履爲義外。夷考其行，果聖人之徒也與哉？」隆慶改元，搜訪遺逸，臺省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禄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次請諒闇之内，停罷游讌。三請大臣輪對便殿。四謂言官當崇大體，大臣當略小嫌，勿使吾君輕其人並疑其言。五言内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不宜專以擬票題覆爲事。七請倣程頤奏開延英院之意，儲真材備用。八請躬行節儉，風示海内。九請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并刻《小學》、《困知記》頒布學宫，使人知趨向。十言近日文法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尚。皆鑿鑿可施行。時執政内隙，先生疏偶及之，鄉人留不果上，見者以爲有經世之具。先生經學既深，留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色。辭對朝貴大夫，多危言忠告。人私相語曰：「魯君論太高，宜其不調也。」楊襄毅掌銓，貽書曰：「海内以公出處卜世道。」耿楚侗曰：「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所著有《河圖洛書説》、《大學講》、《中庸解》、《就正録》，皆平正精實，多前人所未發。嘗語人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狷介始，通方

之人不足與議矣。」平生細行必矜，非禮弗履。萬曆二年八月卒，年四十有七。巡按御史疏請從祀大梁總祠，報聞。

孟雲浦先生

先生名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年十六七時，慨然以古道自任。嘗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即安，豈沾沾舉子業哉？」聞尤西川先生倡道洛陽，往師事焉。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真傳，其在於此。」凡西川所言，手自記輯成帙，曰：「西川要語，以貢肄業太學。」與郭青螺、黄慎軒、孟我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萬曆癸酉，中河南鄉試。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庚辰成進士，授南户部主事。時相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外艱。服闋，補户部。江南、山東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全活無算，尤厚賚善士。改驗封主事，丁内艱。前後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内，不妄言笑。起復補稽勳，歷文選。往例，銓法先白政府，然後具疏。先生以用人爲朝廷公典，無先白大臣理。中璫請託，毫不假借。都給事張棟以建言國本謫，先生特疏起之。忤旨削籍，跨蹇出都，行李蕭然，家僮徒步。歸家，設會講學，寒暑弗輟，四方之士，聞風負笈。所著有《尊聞録》、《文集》、《讀易寤言》、《諸儒要録》行世。吕豫石曰：「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懸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門人王以悟自總

丱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

呂新吾先生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離襁褓即不妄言笑，不與群兒嬉戲。初讀書，苦訓詁家言雜亂，乃一切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拓良心詩》，❶立論專主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邑，治尚嚴明。鄰境清濁二漳河隄潰，漂田廬無算。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飭學宮，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説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横，政聲如治襄時。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先生大創幾斃，去之日，追數百里及之，曰：「其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赴京，過大同，其姊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嗣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尚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崢，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參政，分守濟南。先生曰：「學者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糶緩征，全活者以萬計。創冬生院，以恤殘疾。境

❶ 「拓」，《去僞齋文集》卷八作「招」。

内泰山，海内香火雲集。奸民僞爲山神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奸，狂誕頓息。庚寅，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政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餽遺贖羡，盡杜絶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經理晝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爲重。癸巳，擢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説，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異叠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先生不辯，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邑人至今賴之。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囑令致謝，先生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齎書帛至，先生曰：「大臣交結内侍，律有明禁，况素未識面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産，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沙隨夫子云。

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

巢、由拔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憂勤，拾瞿曇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道名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説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争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臨終作《返輓歌》自餞，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清凉，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集》、《閨範》、《實政録》、《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湯斌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讌饗豐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吕夫子也。其《實政録》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繁瑣難行之患。余潼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冷水澆背，真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真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矣。余每過寧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徊留連，不

能去也。

楊晉菴先生附楊述復

先生名東明，字啟昧，號晉菴，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深宮，君臣睽隔。先生具《保安聖躬》一疏，又請立東宮，又請預教太子，並留中。又請崇重《孝經》，論劾樞臣，疏凡數十上。轉刑部。萬曆三十年，河決，大祲，齊梁淮徐間數千里，人相食。先生繪流民圖上之，神宗惻然，傳示兩宮，聖母中宮皇后省覽，遂出帑銀三十萬往賑，全活幾千萬人。巡視京營，因日久法廢，軍耗於占役，馬疲於僱倩，切禁冒濫，營衛改觀。旋掌吏科，乙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光廟御極，起太常少卿，晉大理、光祿卿。始建首善書院，與鄒南皋、馮少墟名賢數十輩，相與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卒，贈刑部尚書。所著有《性理晰疑》、《金臺會語》、《山居功課》、《青瑣藎言》諸書行世。

同時有楊先生淵，字湛加，一字述復，商丘人。❶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復所以正心爲則，與里中孝廉王國禎以道學自勵。初仕興化縣，置祭田數百畝，以祀范文正公。又立講堂，興學課士，如大學士吳甡、大司寇解學龍皆出其門。後知霸州，時内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先生携印抵都，謁司禮監，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一境肅然。致仕後，霸鄉老來問訊者，嘗數十人，涕泣不忍去。

❶「丘」，原避孔子諱作「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徐涵齋先生

先生名養相，字子存，號涵齋，又號近恒，睢州人。少工舉子業，研究經傳，解悟疑謁，爲文雄沛自得，取法先秦兩漢。復潛心性理之學，曰：「爲學不宗濂洛，非學也。」嘉靖己酉登鄉薦，丙辰成進士，筮仕餘姚。時倭寇猖獗，創建南城，民免鋒鏑。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朝夕講習，三年興起甚衆。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阿，忤時相罷歸。遂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日聚生徒，講解經書性理，辨晰幾微，窮極淵奧。遠近從學者，常數百人，駝岡錦水之間，比屋絃誦也。平生事親極孝，父病，侍湯藥，寢食櫛沐俱廢。治喪一遵古禮，不用浮屠，不讌弔客，縉紳家多取法焉。弟養大，進士，早歿，撫其遺孤成立。萬曆丙申卒，年七十六。所著有《四書説略》、《禮經輯覽》、《近恒文集》藏于家。

湯斌曰：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爲事，余少見鄉之前輩，傳先生緒言，蓋得陽明之心傳者也。當令餘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僞學之禁尚嚴，先生獨聚諸生於講院，闡明陽明之學，以此忤當道意，中蜚語罷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能容，蓋數十年所未有也。

王惺所先生

先生名以悟，字惺所，陝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官山西參政。先生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即裹糧求

爲弟子，誠苦備至。既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日休休耳，其氣日充充耳，其心日空空耳。」既成進士，澹泊若寒素。在邢臺，刻復古、諭俗、諭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廠賁粥，雖窮鄉山坡，必躬親嚴稽，民沾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感時事，請罷内市，嚴禁衛，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闕門毆御史者，具疏論遣。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出參山西政，蕭然行李，單車就道。甫三月，即告歸。與張抱初、張春宇、吕豫石諸人，倡明師説於正學書院。嗣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甘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爲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翼道，下者以文人援懸虚要妙之説，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道未見，孔子之何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又與張抱初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説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比丘。」嘗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分校順天鄉試，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張洗心先生 附申子淵

先生名信民，字孚著，澠池人。因讀《易》至「洗心藏密」語有契，遂自號洗心。童時嚮慕月川言動，奉以爲程。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以明經知隴西，士鮮知學，爲建社學，

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任事不避權貴，謫檢校。與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及汝潁、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主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學書院，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孟宇鍵、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静室，養晦其中。崇禎初，撫按交辟，結雒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請爲太學師。所著《日抄理學彙粹》、《剖疑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噱録》、《仰止藁》、《洗心録》行世。

申志深，字子淵，延津人。歲貢，攻苦力學，坐卧一室者四十年，繩牀木几，當手足處皆痕深寸許。著有《時習語録》一卷。子如塤，萬曆乙酉鄉試，能世其學。嘗慕伯玉寡過未能之意，有《望蘧譚》一卷。孫紹芳，拔貢。性孝友，重行誼，閭黨無間言。著《資治説約》數萬言，孫徵君爲序以表著之，萬侍御泰有傳。

賀景瞻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瞻，獲嘉人。少近癡，嗜讀書，無他好，遠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知醴泉縣。俗刁悍，里胥作奸，先生力清諸弊。以外艱歸，服闋，補青浦。青浦冠紳之藪，書牘無虚日。先生誓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膏以飭厨。傳士子，季有考，月有課。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雜糅責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爲文以見志。陞刑部主事，具疏奏

父鳳山先生之冤。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部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宫，力塞漏巵，杜絶請託，爲忌者中以考功法。先生奏辨得旨，公論以明，陞本部郎中。湯道衡以誣逮訊，先生具疏申救，道衡得釋，出爲鎮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忤璫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冢宰趙南星獄辭，劄尾書姜志禮三字。巡撫行提勘，先生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奉旨，誰敢擅提？」巡撫厲色曰：「不行提，必得罪。」先生曰：「固知得罪，然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卿責狀，將何辭對？擇禍莫若正。」巡撫無以難也。丁卯，陞陝西西寧道副使，因璫私人劾奏鐫級，遂拂衣歸。癸酉，起補武德兵備。杜餽遺，絶竿牘。所屬營衛，勵精操練。嚴沙汰，利器械，信賞罰，清占役。以其清汰餘糧銀，爲買馬置火藥。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即先生所備也。御史袁化中與楊、左諸公同死璫禍，先生捐俸葬之。丁繼母憂歸。甲申二月，寇氛横逼，所在納欵。先生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僞官到縣，先生欲詈賊死，姪行素曰：「伯父無官守，可不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先生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僞官要先生入城，先生大怒曰：「賊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一生功力，視此一日。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世受國恩。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况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有願從死者，隨吾入墓，不願者吾亦不强也。」即登樓，取酒與弟姪輩飲。弟姪出，即扃户自盡。妻王氏、妾三人

俱相隨，以次縊於梁間。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人以爲忠憤所感云。先生孝友忠義，本于天性。生平學問，於《春秋》爲多。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强遷就之例，以求合先聖筆削之心。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篡國中外名分，考據詳核，辨駁明切。後之君子有志《春秋》者，不能不取衷也。又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八卦》等集共八十餘卷，議論多出獨見，不依傍前人，亦不存道學名目，真近代豪傑之士云。

呂豫石先生❶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父孔學，有隱德，以孝旌。先生爲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謝餽遺，絕囑託。冢宰某爲給事所彈，公在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鉗耶，不如是，有挂冠神武門去耳。」冢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倚瑺執政，求遷弟某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詎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也。」當熹宗初正位，人心弗定。諸閹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出。先生先請見于慈慶宮門，約省臺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先生與鄒南皋、馮少墟、曹貞予往來講論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瑺祠，公

❶「豫石」，原作「忠節」（呂維祺謚號），今據目錄改。

以書諷諸紳曰：「鬚髯丈夫，豈可效陰狐，令士氣凋喪耶！」甲子推考功郎，魏璫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尚寶卿，轉太常，上保泰防微八事。授南户部侍郎，清覈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庾實不苦竭。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羣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雒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泰宇、李虚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虚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雒。率家人分守北城，縋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吕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艴然。賊遂掖出城門，賊渠曰：「吕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時福藩已被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賊令之降，先生曰：「世寧有屈降吕尚書哉！」北向拜闕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從容就刃而死。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毁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宫。所著有《孝

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

湯斌曰：呂明德先生之《孝經大全》，賀景瞻先生之《春秋歸義》，張湛虚先生之《易經增註》，俱有功聖經，可頒置學宫。

劉湛六先生

先生名理順，字復禮，一字湛六，杞縣人。幼孤，奉母至孝，稍失意，輒啼泣，母悦乃已。事兄如嚴父。弱冠舉於鄉，久之不第，以風教人倫爲己任。恬澹自持，而常病，語人曰：「學貴絶欲。吾生平困於病，然其所得卒亦不出此也。」崇禎甲戌成進士，爲廷試第一人。莊烈愍皇帝喜甚，顧左右曰：「朕今日自擢得一德行耆老。」蓋以先生歷十試，且策語多危論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會典》，先生皆與焉。繼爲經筵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之。太子出學，復選任焉。嘗入侍東朝，一宫僚以體豐滯几間，太子忽笑，衆皆笑。先生挺立端視，丰采隱然，太子笑爲頓止。上聞愈益眷之矣。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内用。中外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戰國分裂，誼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先生深疾之。繼而易吉入閣，先生大痛，即歸草疏曰：「陛下立賢無方，輔臣自處失宜。嗣昌果有嘉謀，即在兵部，儘可入告，豈有政本之地，先忘其親乎？如劉大夏、戴珊故事，以俟服闋入侍未晚。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父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

深啣之。已而館中皆謁賀，先生又不往，復向所親曰：「文弱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於是嗣昌大怒，嗾忌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先生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畀經筵，兼知制誥。其在制誥也，雖撰予不一，率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于宦官恩倖，爲上所寵注者，終不得邀其一語。故每當其視草，競相詡曰：「此劉公語也。」持之以爲榮。是時，闖寇蹂躪中原。先生習知寇形，且以諸將無辦寇志，不過輦金錢集都門，分賄權貴爲蔽隱計。而秉銓司樞職封駁者，亦憑是爲予奪獎劾，感憤隱憂，義形於色。每於衆中論天下大勢，以爲積薪厝火，禍將不救。汴圍急，復議援勦之策，請分屯河北，撫練死士，如李抱真澤潞故事，以圖恢復。當事率以爲狂，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三秦，先生歎曰：「事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師，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都城。先生括所藏，得百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翼日，黎明入朝，欲請上發帑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落，闃班寂然。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謁也？」是時，城中賊騎已充斥矣。還至寓，有門生來謁，請所向。先生曰：「既及吾門，須辨一忠字。」客去，送之如平日儀。歸，杜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内，無愧前賢。」筆勢端勁，無異暇時。寫已，正冠自盡，妻萬氏、妾李氏皆死。甲申，謚文正。

國朝改謚文烈，與祭田，春秋致祭。先生生平學問，以誠爲主，一言一動，必準於禮，造次顛沛，未嘗偶違。親戚子弟無少

長，每見必正容揖讓，即密友，終未見其嬉笑燕惰之色。人有過，必婉曲導之，請改方已。有貧困疾病瀕于死者，設法救濟，保全人骨肉倫理者甚衆。至遇時事有闕，則痛哭流涕，披露肝膈，雖觸嫌犯危弗恤也。卒至國變，從容殉節以死。非誠之所積，而能然乎？所著有文集十二卷行世。

王獲嘉先生

先生名慕祥，字承休，睢州人。原籍獲嘉，故因以爲號云。性至孝，八歲母病，晝夜執爨侍藥餌，經月不懈。母憐其幼，令之睡，乃屏息假寐，母微動輒覺。勵志讀書，以大儒自期。二十四歲始入郡庠。端莊凝重，履繩蹈矩，對妻孥如賓客，以移風易俗爲己任。於北城設壇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風雨寒暑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對神之義。凡存心行事，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纂《釋聖訓》五册，憲使通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軼即嚴訶之。人所行非義，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爲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父顯名爲郡學博，忠節建言削籍。省親至郡，見先生，歎曰：「伊川之流也。」令其諸弟皆從學焉。所著有《艮明山房文集》、《聞見録》諸書，皆根極理道，頗多發明云。

跋

自古聖賢不擇地而生，而未始不依山川之靈氣以聚。昔尼山垂統於洙泗之間，亞聖見知於百里之近，中間顔、曾、子思，遞傳聖學，皆生長於兖州之境，故千古之言學者，莫不以鄒魯爲宗云。洛居天地之中，擅河嶽之勝，賢哲代生，淵源會合，是亦學者之鄒魯也。《洛學編》者，睢州夫子承其師孫徵君鍾元先生之命而作也。徵君本保定容城人，隱居衛輝之蘇門山，體認伊洛之學積三十年，嘗作《理學宗傳》一書，以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於是睢州夫子已通籍矣，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乃益務躬行心得，而會通夫千古傳心之要典。其作《洛學編》也，上書徵君曰：「某近苦經書訓註不一，欲定爲一編，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脱稿。今奉先生命，暫輟經書，從事洛學。」又云：「義例體裁，必求明示稿本。」觀夫子之言，則知是編所係，不後于經書。而徵君與夫子繼往開來之心，先後同揆矣。中州學正，自子貢、子夏而後，源遠流分。唐昌黎韓子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至兩程子出，深探濂溪之心源，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秘，故程子者，儒學之大宗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興元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崤澠，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孟紹述于洛西，魯、呂振興于宋郡。此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

印，針芥不爽。辟如高曾祖禰，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不敢與大宗同抗。然則《洛學編》之本于《理學宗傳》，猶《通書》之本于《太極》，無二道也。夫子傳伊洛之學，發明居敬窮理之旨，辨別空虛頓悟之非，聖賢近裏著己之學，于是益精純而無弊猗歟。盛哉洛學昌明，與嵩高並峻矣。廷燦浙水末學，忝受業睢州之門墻，將録是編以垂諸無窮，而謹識其高山景行之志如此。

康熙壬辰九月望日，受業王廷燦跋於崇川之敬修堂。

續洛學編序

曩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先生，而以《洛學編》屬湯公文正。余監撫豫疆，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國故之義，祑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榷續祔，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庵、張仲誠、張清恪、竇静庵、冉蟫庵諸先生，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紀别精審，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今夫洛，自出書以迄於今，坱圠苞苻，權輿槖籥，繼繼承承，數千百年間，天不變，道亦不變。緣督爲經，造車合轍，後先相望，厥義維均。自《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内，沈潛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呿呿，弗克寘辨，並且懵其里居爵謚，噫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熄薪傳，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徵君《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而憂之，若余之寡昧，爲憂滋甚。有能諗余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兹來許。豈惟余拜嘉，亦學道者所深幸也。

乾隆三年戊午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題於大梁使院。

洛學編卷之五

博陵尹會一元孚輯

續編

大清

孫夏峰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曆庚子舉於鄉。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遂爲輝人。屢徵不仕，世號徵君先生。少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甫踰弱冠，迭丁内外艱。喪葬壹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當天啟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鈎黨之獄。桐城左公光斗、嘉善魏公大中、吴縣周公順昌皆雅善忠節公，亦素重先生。及左、魏被逮，遣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洢投兩家。❶是時，高陽孫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忠節公參贊軍事，其父鹿太公正暨新城張果中與先生同志，争出身營救，先舍兩公子弟於鹿太公庄上。先生作書求救於孫公，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

❶「遣」，原漫漶不清，今據《兼濟堂集》補。

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於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無能哭訴，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輒具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左、魏以贓，各纍千萬，榜追之。先生與鹿正、張果中謀，醵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俱先斃於杖。越一年，周公又以檻車被逮，擬贓五千。先生復爲謀畫，得數百餘金，而周又杖斃矣。是時，逆燄方張，諸公素所交游皆搖手鍵户，噤不敢發聲。獨先生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卒免於禍。三公遺骨，藉以歸里，是以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先生與鹿正、張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先生不得，介所知餽名馬，先生固卻不受。孫公將薦先生於朝，其客茅元儀爲先生言之，先生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先生可大用，俱不赴。歲丙子，兵薄容城，先生率兄若弟及族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而先生獨

領西北隅。雉堞久圮未築，而兵突至。先生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不赴。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衆。先生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糒，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

國朝定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因田廬充采地，僑居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公潛菴出其門。先生講學不立門户，能通朱陸兩家之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氓野老，有就先生相質，先生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讀父書觸手澤，輒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録》諸書行於世。卒時年九十有二，葬輝縣，子孫五世遶膝者三十餘人。

尹會一曰：先生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❶然考其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高明沉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諸公之難，壹似氣節之爲，而卒遠於

❶「疑」，或當爲「一」之訛。

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丘語，閭閻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則先生之養可知矣。

湯潛菴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八九歲時，聽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即習儀節，徵實行，慕祥異之。年十六，就傅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母趙氏駡賊死。先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三衢山中，每中夜讀書，忽有所觸，輒痛哭悲號，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中人咸哀之。亂定，歸里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館選庶吉士，扃户無所造謁。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死事諸臣，似未可概以叛書。」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西按察使副使，備兵潼關。於是王師方下滇蜀，潼關當孔道，征調旁午，民率竄走山谷。先生與帥約，資糧扉屨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溢。帥肅隊，帖然過境。李廷玉者，贛州巨寇也。贛爲四省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潼關擢江西參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寧。後以父老，乞歸里。昕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峰，受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篤實，涵養純粹，褎然推一代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辨論學術甚力。後得先生書，語人

曰：「余書是孟子好辨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牴牾云。」

戊午，詔舉博學宏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嘗於書義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若也。甲子，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蒞任後，正己率屬，問民疾苦。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數月劾其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講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丙寅春，特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青宫。先生聞召即行，吴民送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略具毁淫祠一疏中。疏曰：

「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吴，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宫，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吴中之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闤闠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争相倣傚，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

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豔曲絶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斂足，禮樂明則争訟息，固吴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説，年代久遠，人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絶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户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説，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説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毁。撤其材木，備修學宫、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鋭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

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上嘉納之。

蘇松兩府，賦役繁重，自有明已然，實爲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籲請寬減，另定科則，格於部議，未及准行。至於改徵積欠爲分年，豁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淮、揚、徐諸州縣水灾正供，寬逃丁甦驛困諸事，不憚再三入告。當先生之內召也，上眷注愈隆，先生思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太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先正論諤諤，不顧利害。天下方仰望風采，而忌之者亦衆。旋調工部尚書，丁卯卒。嗚呼！以仁廟之聖，先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期。雖傾軋者百端，而終不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隆元年，賜謚文正，遣官致祭，復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諸書，皆不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訏謨以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耿逸菴先生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壁，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内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牗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衆，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投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君子之道人善，寧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張仲誠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内黄令。爲治重農桑，務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警。註《六諭敷言》，皆户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

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内黄。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龜圃，以教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略》、《圖書秘典》、《學道六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張敬菴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菴，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中書。丁外憂家居，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講明正學。己卯夏，大雨，儀封北關堤决，水淹城。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鵬翮薦赴河工，以勞績屢著，遷山東濟東道。值歲荒，上詔加賑卹，憲檄猶未及下，先生遽動倉穀數萬石，給汶上、陽穀等縣饑民。將挂彈章，先生怡然曰：「爲民鐫官，吾何愧焉！恐山東官吏皆以某爲戒矣。」事亦旋寢，遷江蘇按察使。丁亥，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超擢福建巡撫。至則置社倉，毁淫祠，褒廉吏，糾貪墨，訪猾隷奸胥寘諸法，教化大行。閩故爲理學藪，乃建鰲峰書院，列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諸賢。選士肄業，親勗諸生以明體達用之學。在閩三載，政聲日上，遂移撫江蘇。是時，兩江總督噶禮氣燄赫奕，性更貪横。先生不名一錢，直己守道，凡有興革舉劾，動輒齟齬。因以疾辭，不許。辛卯秋，江南鄉試科場弊發，先生廉，其實具奏。聖祖遣重臣二人鞫之，詞連噶禮。禮力持其事，使者蓄縮不敢問。先生毅然上疏，劾督臣噶禮平日營私壞法，穢迹彰聞，及通同考

官爲奸利，相庇護狀，請即行解任，一併研審。噶禮亦誣先生他事。馳奏，先生遂與噶禮俱奪職，對簿，案歸獄於先生，擬褫職治罪，噶禮得不問。下部議，覆亦如之。聖祖別遣兩重臣覆按，按如初，下部議，覆又如之。聖祖特下詔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兒童婦女所共知也。此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確議具奏。」於是九卿不敢主前議，猶兩持之。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張伯行清廉，天下所共知事以公心處之。朕臨御五十年，諸也。噶禮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朘削半矣。語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朕初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再遣亦爲所懾。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竟無一言？及朕有諭旨，方言其清，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翼日，遂命先生復任，噶禮革職，其餘正法有差。先生之解官也，江南士民如失慈父母，奔走號呼，遮道請留者以數萬計。及命下，歡動若雷，各牓其門曰「聖明天子」，焚香以祝，篆焰凝結衢巷間。先生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濂洛關閩之學，其規模次第，略如在閩時。已而詔遣使者審海案，使者劾先生狂妄自矜，請褫職嚴訊。疏七上，乃許。讞成，擬大辟，封車至京。聖祖曰：「此人朕固當用之。」命署總督倉場侍郎，尋管理錢法，授户部右侍郎，仍兼倉場事。世宗即位，遷禮部尚書。乙巳，以疾卒於位。追贈太子太保，謚清恪。

所著有《困學録》二十四卷、《續困學録》二十四卷、《續集》十卷、《居濟一得》五卷行於世。至於纂言之書，凡數百卷，共五十餘種，皆以朱子爲宗，不稍惑於異説。先生嘗論朱子曰：「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也。蓋當孟子時，邪説詖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害仁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污，皆背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放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蠭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虚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朱子辭而闢之，日有孜孜，心良苦矣。朱子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者也。」其崇信朱子如此。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竇静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静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娱，饔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内難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没無可問，深以爲憾。爰相基

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衆。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作人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迪，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冉蟫菴先生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鋭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説》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云。

洛學編四卷提要 浙江巡撫採進本[1]

國朝湯斌撰。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是書述中州學派，分爲二編。首列漢杜子春、鄭興、鄭衆、服虔，唐韓愈，宋穆修，謂之前編；次列二程子以下十三人，附録二人，元許衡以下三人，附録一人，明薛瑄以下二十人，附録七人，謂之正編。各評其學問行誼，蓋雖以宋儒爲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後耿介作《中州道學編》，乃舉唐以前人悉删之，則純乎門户之私，所見又與斌異矣。

[1] 「提要」二字爲校點者所加。

孔子弟子考（存目，見《曝書亭集》）

〔清〕朱彝尊　撰

儒林宗派

〔清〕萬斯同 撰
李勤合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今爲浙江寧波市鄞州區)人。少從黄宗羲受業,明亡後守節不仕。治經尤精於禮,治史尤詳於明。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詔徵博學鴻儒,力辭得免。次年開局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薦入史局,辭不就,乃延主其家,委以刊削之事。萬氏秉持國亡史不可亡之宏願,以遺民自居,乃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後徐元文罷,繼之者張玉書、陳廷敬、王鴻緒皆延請萬氏,禮敬有加。萬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而《明史稿》五百卷皆由其審定。李光地曾云:「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亭林、萬季野、閻百詩斯真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其受時流推崇如是。《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九有傳。

萬氏著述甚豐,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録》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二卷、《群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等。

《儒林宗派》十六卷,以時代爲經,師承爲緯,將孔子以迄明代諸儒的派系、源流以圖表形式一一述列。卷一周,卷二西漢,卷三東漢,卷四魏、漢、吴、晉,卷五南朝(宋、齊、梁、陳),卷六北朝(北魏、北齊、北周、隋),卷七唐,卷八至卷十二宋,卷十三元,卷十四至十六明。上無師承,後無弟子者,另外著録,老、莊、申、韓等諸子之流亦得附録。周永年以爲,此書取法於宋代章如愚《群書考索》、明代朱睦㮮《授經圖》,爲臚列師承傳授之作。《四庫》館臣亦予以較高評價,謂其持論平允,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之禍,較之《學統》、《宋元學案》諸書,可謂湔除錮

習，無畛域之見。

《儒林宗派》全書完稿前已在坊間流傳，故有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之説。劉坊《萬季野先生行狀》、温睿臨《歷代紀元匯考序》、楊賓《萬季野小傳》、王士禎《香祖筆記》皆記此書爲八卷。而萬斯同曾從孫萬縣前家藏稿本則爲十二卷，後周永年在京城坊間購得十六卷手抄本。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萬縣前用家藏本與周氏抄本對校，付諸梨棗，爲寧波萬氏辨志堂十六卷刊本，前有周永年、李中簡二序，係此書最早的刻本。纂修《四庫全書》時，《儒林宗派》有山東和浙江兩省進呈本子，山東進呈之本即係周永年家藏十六卷抄本，浙江本則爲辨志堂刊本。《四庫》館臣認爲周氏抄本係「其末年完備之定本」，乃用作《四庫》底本。

辨志堂本後有慈谿馮雲豪醉經閣抄本，王梓材復據此抄本補充人名字號里籍，是爲王梓材增注本。王氏增注本後爲其姻親屠用錫古婆羅館所藏，今歸寧波圖書館。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張鈞衡用上海國學扶輪社名義印行此書，爲鉛印本，版心有「張氏適園叢書」字樣。而此書並不見於《張氏適園叢書初集》七種之目，亦不見於《適園叢書》十二集中。此本卷首有周永年、李中簡序，又有《四庫提要》。同年，袁嘉穀提學浙江，徵集兩浙先哲文獻，以文瀾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南海孔廣陶藏抄本，由祝鳳樓、馬敘倫校勘付梓，是爲浙江圖書館刊本，而孔廣陶藏本原即抄自文瀾閣《四庫全書》。此本每卷卷前皆題「欽定四庫全書」字樣，有周永年、李中簡、袁嘉穀之序，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用原版重印時又增入馬敘倫序。

民國二十三年，張壽鏞以王梓材增注本刻入《四明叢書》第三集，此本每卷卷首均題「清鄞萬斯同季野輯，清鄞王梓材臒軒增註」，卷首附有張壽鏞序、《四庫提要》、周永年序、李中簡序、袁嘉穀序，卷終附馬敘倫序，可知此本曾參以浙江圖書館刊本。

《儒林宗派》之流傳主要有兩系統：一爲周永年藏抄本，《四庫全書》本從此出；一爲萬氏家藏稿

本，辨志堂刊本從此出。周氏抄本已不可見，賴《四庫全書》而傳。《四庫全書》中，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今皆有影印。惟文淵閣本《儒林宗派》抄工甚劣，訛誤較多，且卷十四脱漏兩頁（文津閣本不脱）。萬氏、辨志堂刊本曾取周氏抄本對勘，可謂兼得二本之長，印工精緻，洵稱善本。張壽鏞《四明叢書》本以王梓材增注本爲底本，晚出而略勝，惟其增注部分不加區别，已不復原貌。辨志堂刊本流傳稀少，以致此書有「世無刊本」、「世希刊本」之説。此次校點以上海圖書館藏萬氏辨志堂刊本（簡稱「辨志堂本」）爲底本，校以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全書》本」）、宣統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張氏適園叢書》本（簡稱「扶輪社本」）、民國十七年重印浙江圖書館刊本（簡稱「浙江圖書館本」）、民國二十三年《四明叢書》第三集本（簡稱「《四明叢書》本」）。校勘以對校爲主，少數地方校以原書引用書籍，部分地方尚參考了學界相關成果，謹此致謝！

校點者　李勤合

序❶

儒莫盛於漢宋，漢儒傳經而宋儒講學，何也？非經無以見道，漢承微言將絶之餘，存什一於千百，故以傳爲難。自唐以後，九經之文、諸家之説，大備學官，學者窮年矻矻，猶拘於章句訓詁莫能相通。間有一二聰明博洽之才，掇其精華，徒以飾輪轅而藻鞶帨，所謂知本者不存焉。於是志士感之，踐塗文章，單心性道，以求合乎古之大學，而高明、沉潛又各就其資性所偏，標宗旨以誘後進，此學派所由起，與漢人經説異同後先相望者也。明棃洲黄氏著《明儒學案》，論述最詳。今越中萬使君邠初重刻其叔曾祖季野先生所輯《儒林宗派》一編，則專列名氏，或統或散。自漢以來，予觀經師授受，漢降漸微。至宋五子出，厥後始有學派之目。其間不名一經，而亦未嘗講學者，未始非儒也。漢廣川董子，學貫天人，雖傳《公羊春秋》，不可以耑家目之。自後如蜀漢之諸葛忠武，唐之昌黎韓子，宋之范、司馬兩文正，歐陽文忠，元之貴與馬氏，可謂名通。若此諸儒，經生乎？學究乎？宗派之名，可以不立。雖然，宗派起於講學，講學非病，病在轉相師者略文行而求深於理。理有兩端，而無形可質，故莫能相一，則門户之見成，而教術以弊。且吾見夫後來講學諸儒之務以口舌争者，其或斷不必以口舌争者也。今使學者務絶嬴出，俛然

❶ 此題原無，乃整理者所擬。

奉一大儒爲步趨，奇偉之士或難之。不如兼收之，使其自擇，從事之久，俟其自悟，斷斷派别如經師之不可偏廢，而後曠然有以統會於宗，則先生是編之功豈淺尠哉！　乾隆癸巳夏五，吾邱後學李中簡謹序。

序❶

四明萬季野先生《儒林宗派》抄本十六卷，庚寅冬購自都門。先生曾從孫郊初使君方牧臨清，聞之，亟借觀以校其家藏本，乃多四卷，爰録之，而以原本還余，且謀刻焉，復屬爲之序。《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其與民相維繫，蓋與牧之以地、長之以貴同功。沿及後世，治統與道統分，而師儒之教化常在於下，且或私其傳於一鄉一國，而不能及遠。較之古者父師、少師坐於閭門，無地而不建之學，無人而不範於師者迴殊矣。然漢、唐、宋、明以來，草野之講習，朝廷之制作，未有無所師承，而可有立於一時、有功於一世者。第其源流散見載籍，考之爲難。昔宋儒章俊卿著《群書考索》，各經俱載《諸儒傳授圖》。明西亭王孫復廣之爲《授經圖》。先生斯編則搜採更博，且縷析條分，較若列眉。學者誠一一考其世、論其人、溯其德業文章之所自，則數千年間學術之何以醇駁，治法之何以升降，亦可以深明於其故，而人自得師矣。古之三物四術，即不敢遽語其全，而考亭、西山讀書之程，翼之、平仲教學之法，可考而知、循而守也。於以窮經稽史，尊聞行知，人材之成，安在不可比隆於漢、宋哉！斯則先生纂集是書之意也夫。乾隆癸巳春仲，歷城後學周永年謹序。

❶ 此題原無，乃整理者所擬。

儒林宗派卷一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周

至聖孔子

聖門弟子

顏無繇字路，魯人。

顏回子淵，無繇子。

曾點字晳，武城人。

曾參 子輿，點子。
閔損 子騫，魯人。
冉耕 伯牛，魯人。
冉雍 仲弓，魯人。
宰予 子我，魯人。
端木賜 子貢，衛人。
冉求 子有，魯人。
仲由 子路，卞人。
有若 子若，魯人。

孔伋 子思。——孟軻 子輿，鄒人。
曾元——曾西
曾申
樂正子春
公明高——長息
公明宣
單居離
沈猶行
陽膚
吳起

樂正克
公孫丑
萬章
公都子
屋廬連
徐辟
高子
陳臻
桃應
充虞

言偃 子游，吴人。
—言思 偃子。

顓孫師 子張，陳人。
—申詳 師子。

原憲 子思，魯人。

宓不齊 子賤，魯人。

澹臺滅明 子羽，武城。

卜商 子夏，衛人。
—曾申 以下傳《詩》。
—李克
—孟仲子

陳代
彭更
滕更
咸丘蒙

公冶長子長，魯人。
南宮适子容，魯人。
公皙哀季次，齊人。
高柴子羔，衛人。
漆雕開子開，魯人。
司馬耕子牛，宋人。
樊須子遲，齊人。
公西赤子華，魯人。

公羊高
公羊平高子。
根牟子仲子門人。
荀卿牟子門人。
毛亨卿門人。
毛萇亨子。
公羊地平子。
公羊敢地子。
公羊壽敢子。
胡母子都敢門人。
董仲舒子都門人。

巫馬施子期，魯人。

梁鱣叔魚，齊人。

顔幸子柳，魯人。

商瞿子木，魯人。

冉孺子魯，魯人。

曹卹子循，蔡人。

伯虔子析，魯人。

公孫龍子石，衛人。

穀梁赤——荀卿——申公

文子

橋庇子庸。——馯臂子弓。——周醜子家。

孫虞子乘，醜門人。

田何子莊，虞門人。

冉季子產，魯人。
公祖句兹子之，魯人。
秦祖子南，秦人。
漆雕哆子歛，魯人。
顔高子驕，魯人。
漆雕徒父子有，魯人。
壤駟赤子徒，秦人。
商澤子季，魯人。
石作蜀子明，秦人。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子正，陳人。
后處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魯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
奚容箴子晳，衛人。
公堅定子中，魯人。

顔祖字襄，魯人。

鄡單子家，魯人。

句井疆子孟，衛人。

罕父黑子索，魯人。

秦商子丕，魯人。

申党字周，魯人。

顔之僕字叔，魯人。

榮旂子祺，魯人。

縣成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秦人。

鄭國子徒，《家語》作「薛邦」，魯人。

秦非子之，魯人。

施之常子恒，魯人。

顔噲子聲，魯人。

步叔乘子車，齊人。

原亢籍字籍，❶魯人。
樂欬子聲，魯人。
廉潔字庸，衛人。
叔仲會子期，晉人。❷
顏何字冉，❸魯人。
狄黑字皙，衛人。
邦巽子歛，魯人。
孔忠子蔑，孔子兄子。
公西輿如子上，魯人。
公西蒧子上，魯人。
公伯僚子周，魯人。《家語》作「申繚，子周」。
右七十七人見《史記》。
琴牢子張，衛人。

❶「字」，原作「子」，今據扶輪社本改。
❷「晉」，扶輪社本作「魯」。鄭玄云晉人，《孔子家語》云魯人。
❸「冉」，原作「用」，今據扶輪社本、《四明叢書》本改。

陳亢子禽，陳人。

縣亶子象，魯人。

右三人見《家語》。《家語》無公伯僚、秦冉、鄡單，餘悉同。

林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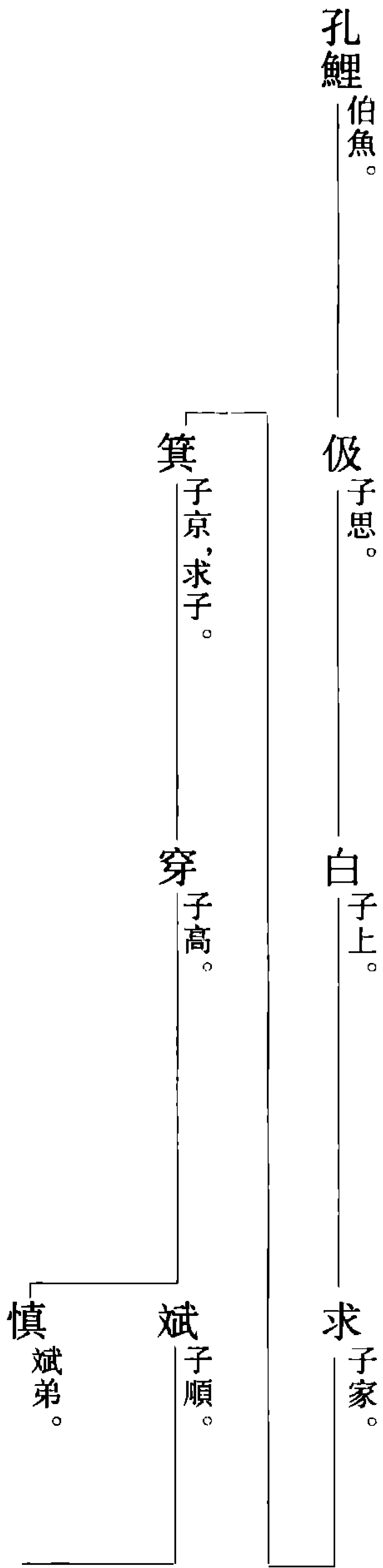
蘧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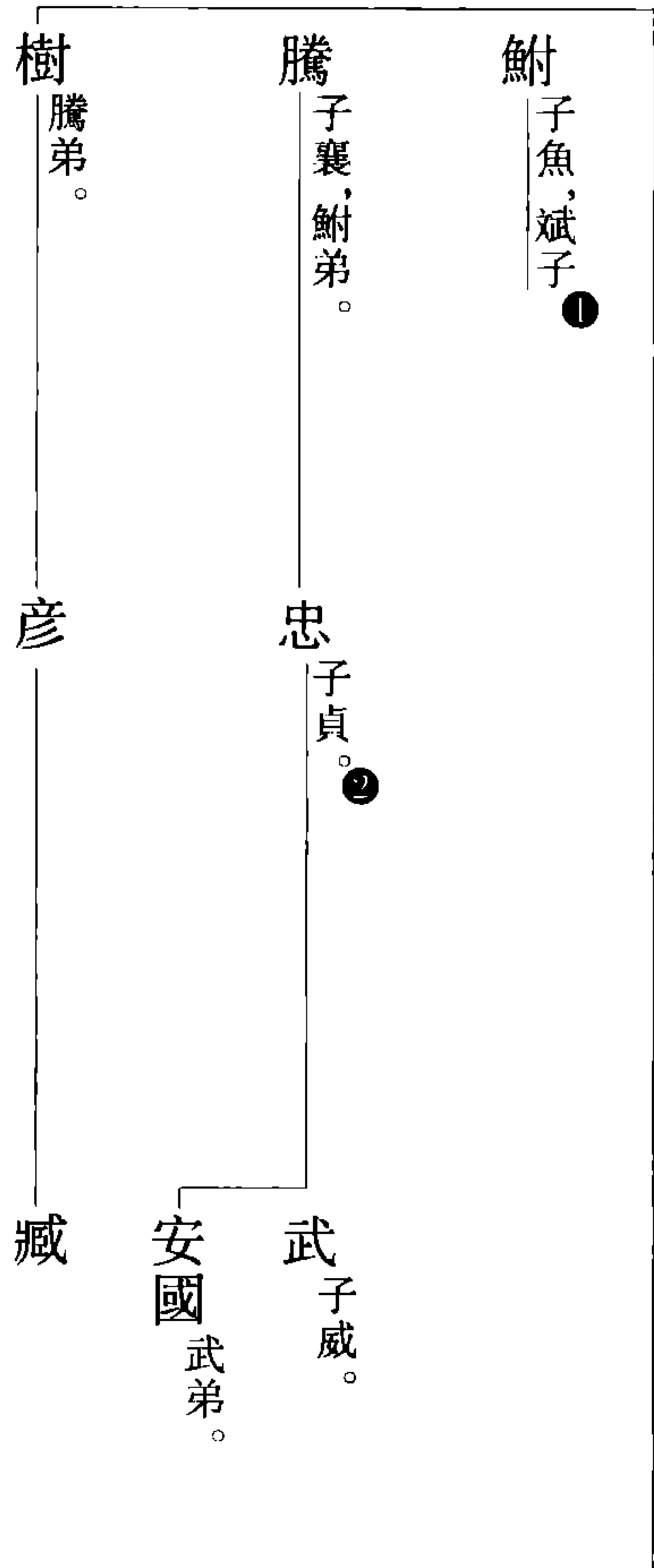
申棖

申堂

右四人見《文翁圖記》。

先聖世系





諸儒博考

季札　萇弘　倚相　程本
子服何　牧皮　公罔之裘　序點
師襄　顏讎由　賓牟賈　伯高
師乙　矯固　成覸　公明儀

❶《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下同)：子慎生鮒。《孔叢子》(清嘉慶宛委別藏本)卷六：子魚，孔鮒字也，子順之子。

❷「孔忠」，原系在「孔鮒」下，今據《史記・孔子世家》改。

田子方　段干木　泄柳　亥唐

顔般　檀弓　縣子　公孫尼子

顔斶　陳良　魯仲連　申屠狄

臯魚　屈原　鄒氏　夾氏

沈子

左丘明——曾申——吴起——吴期起子。

曾申——鐸椒——虞卿——荀卿——張蒼

諸家附録

李耳伯陽，老聃，楚人。　關令尹喜　列禦寇鄭人。　莊周蒙人。

文子　亢倉子　老萊子　告不害

鶡冠子楚人。　楊朱　墨翟宋人。　隨巢子

胡非子　禽滑釐❶墨翟弟子。　鄒衍齊人。　鄒奭齊人。

慎到趙人。　環淵楚人。　接子齊人。　田駢齊人。

公孫龍趙人。　尸佼楚人。　長盧楚人。　吁嬰齊人。

淳于髡齊人。　劇子。　鬼谷子　李悝魏人。

子華子　尹文子　宋鈃子　鄧析鄭人。

申不害京人。　韓非韓人。　許行　孫武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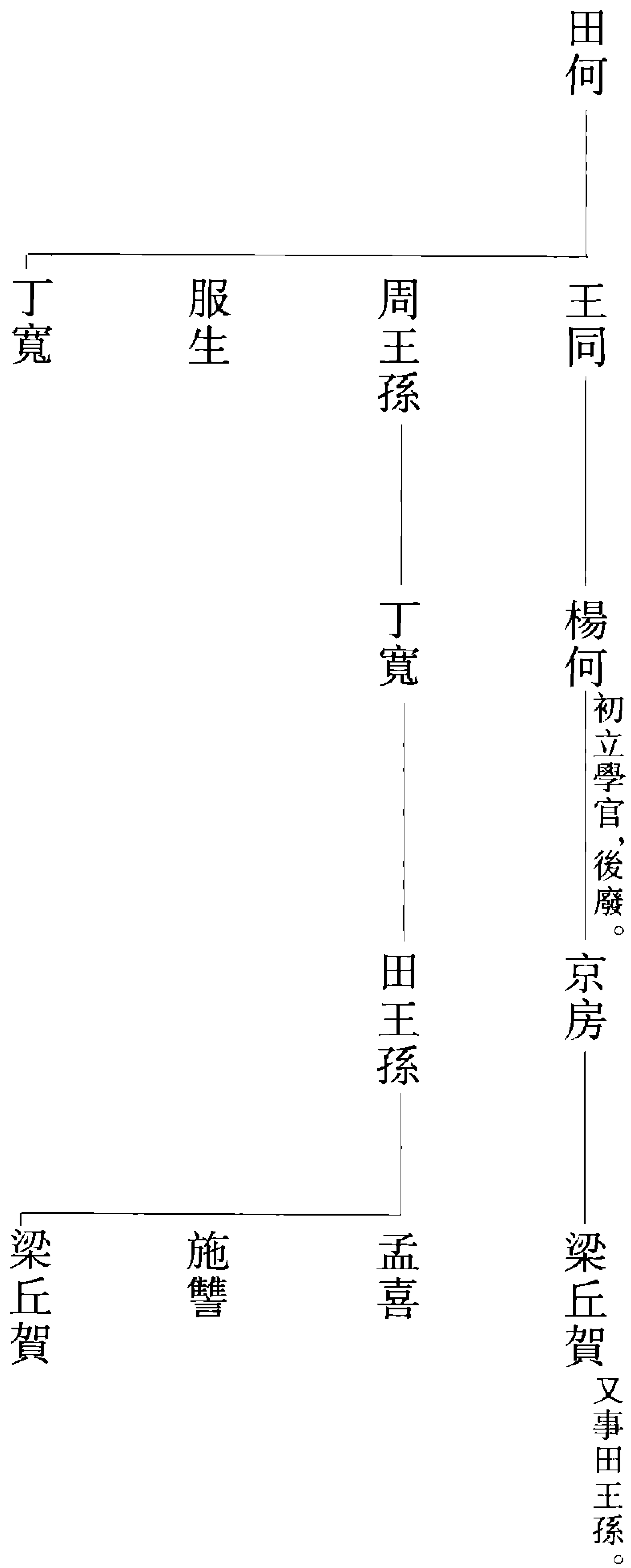
尉繚魏人。　呂不韋

❶「釐」，原作「稽」，今據浙江圖書館本、《四明叢書》本改。

儒林宗派卷二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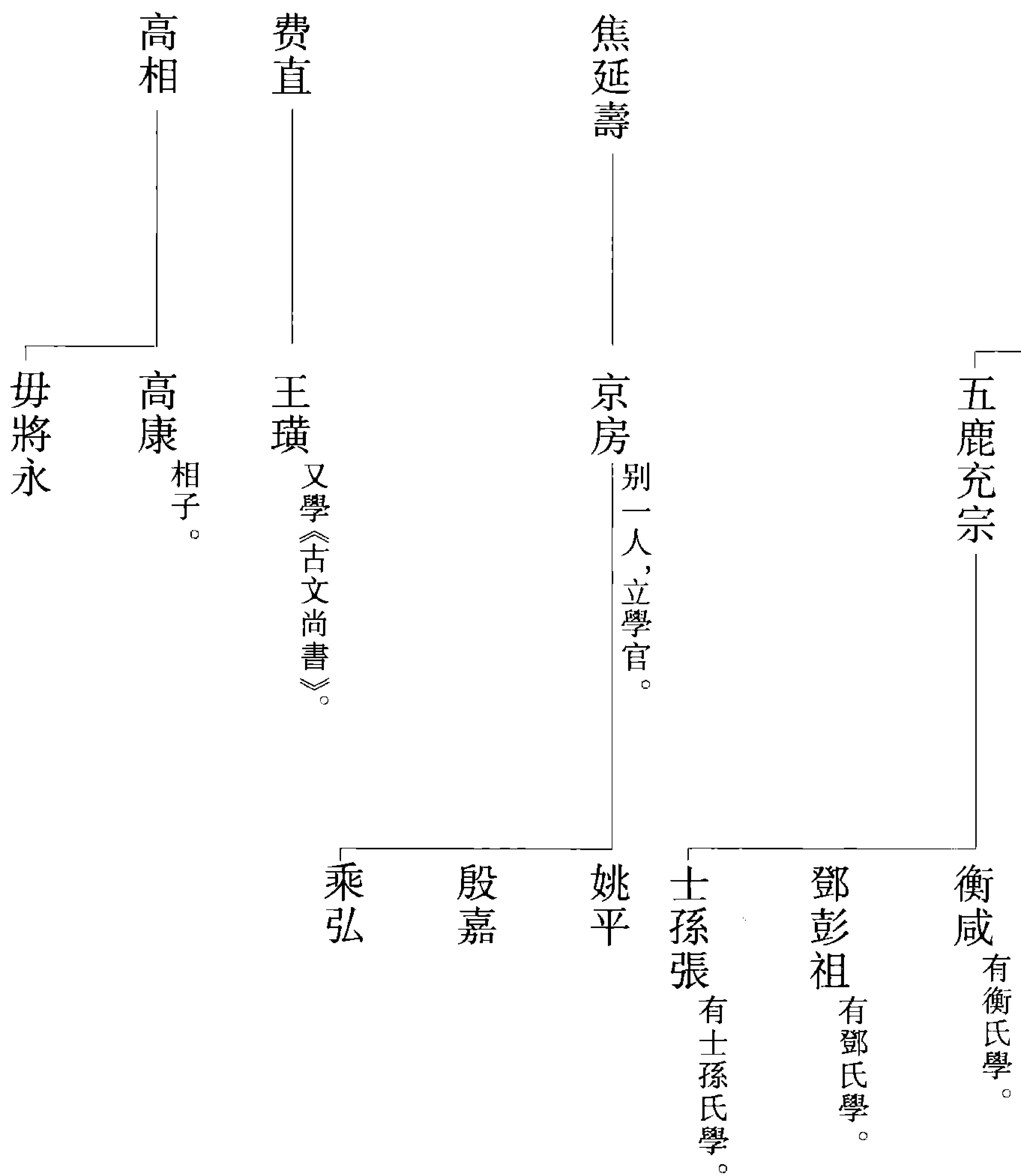
西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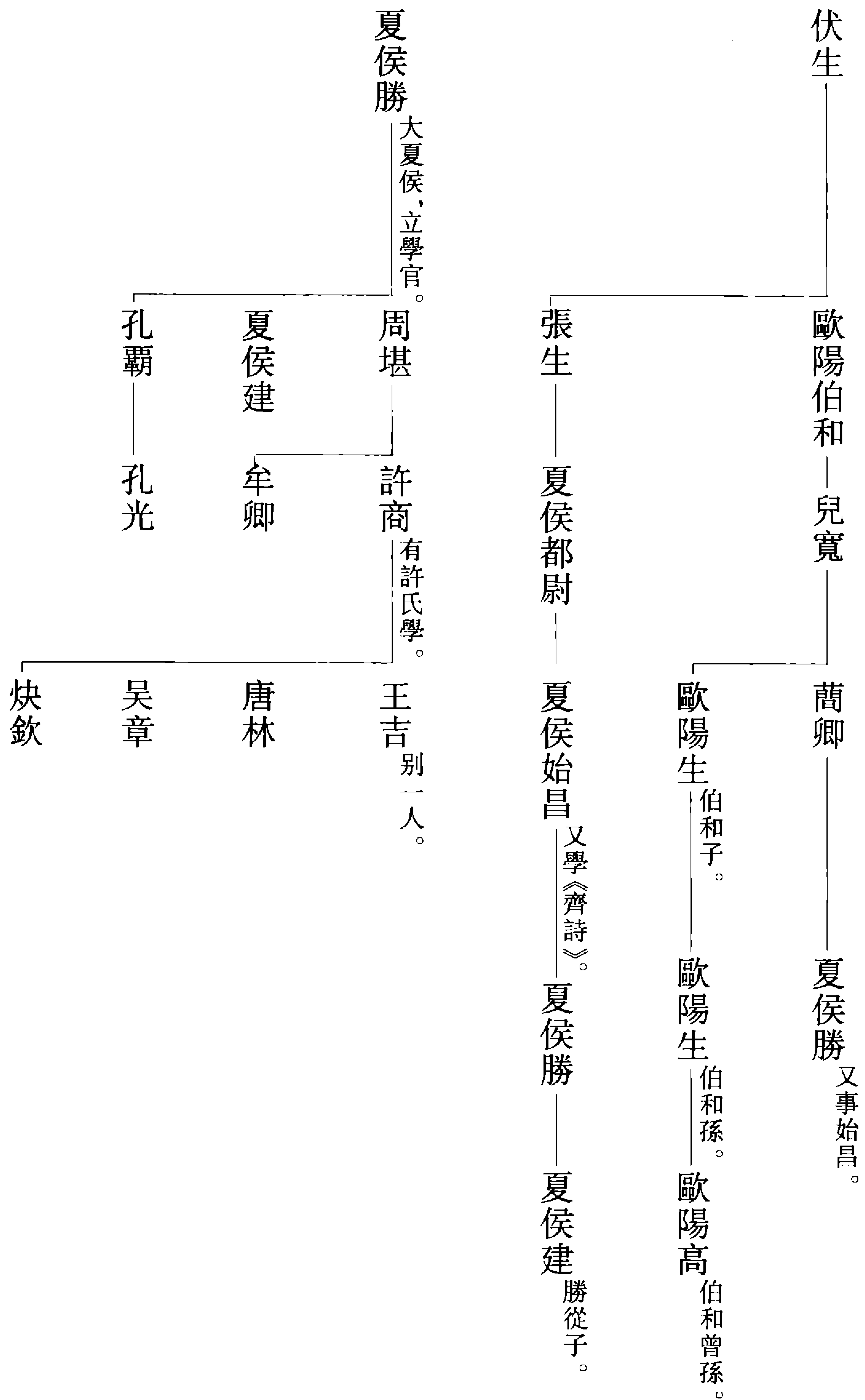
施讐立學官。
- 魯伯
  - 邴丹
  - 毛莫如
- 張禹有張氏學。
  - 戴崇
  - 彭宣有彭氏學。
- 梁丘臨賀子。

孟喜立學官。
- 白光有白氏學。
- 翟牧有翟氏學。
- 蓋寬饒

梁丘賀立學官。
- 梁丘臨
  - 王駿吉子。


五鹿充宗
衡咸 有衡氏學。
鄧彭祖 有鄧氏學。
士孫張 有士孫氏學。
焦延壽
京房 别一人，立學官。
姚平
殷嘉
乘弘
費直
王璜 又學《古文尚書》。
高相
高康 相子。
毋將永

右《易經》。


伏生
歐陽伯和
兒寬
蕑卿
夏侯勝
又事始昌。
歐陽生
伯和子。
歐陽生
伯和孫。
歐陽高
伯和曾孫。
張生
夏侯都尉
夏侯始昌
又學《齊詩》。
夏侯勝
夏侯建
勝從子。
夏侯勝
大夏侯，立學官。
周堪
許商
有許氏學。
王吉
別一人。
唐林
吴章
炔欽
夏侯建
牟卿
孔霸
孔光

夏侯建　小夏侯，立學官。
- 張山拊
  - 張無故　有張氏學。
    - 唐尊
  - 鄭寬中　有鄭氏學。
    - 趙玄
  - 陳恭　有陳氏學。
    - 馮賓
  - 李尋
  - 假倉　有假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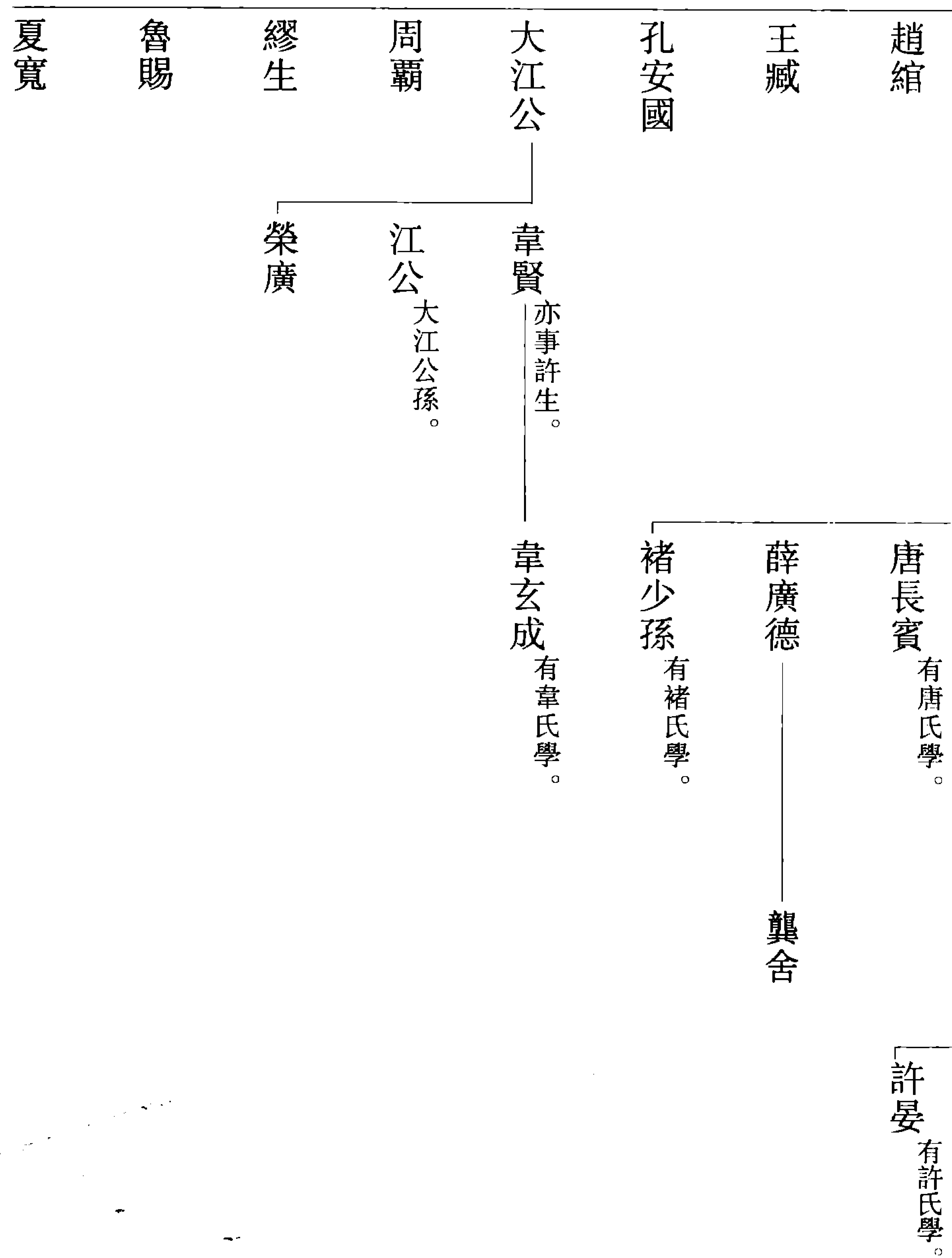
歐陽高　立學官。
- 歐陽生　高子。
  - 歐陽地餘　高孫。
    - 歐陽政　地餘子。
      - 歐陽歙
- 林尊
  - 平當　有平氏學。
    - 朱普

- 陳翁生 有陳氏學。
  - 龔勝
  - 殷崇
- 鮑宣

孔安國 又學《魯詩》。
- 都尉朝 — 庸生 — 胡常 又學《穀梁春秋》。 — 徐敖 又學《毛詩》。
  - 塗惲
  - 王璜 又學《費氏易》。
- 兒寬
- 司馬遷

右《書經》。

申培《魯詩》，立學官。
- 許生 — 王式
  - 張長安 有張氏學。 — 張游卿
    - 王扶


趙綰
王臧
孔安國
大江公
周霸
繆生
魯賜
夏寬
韋賢
亦事許生。
江公
大江公孫。
榮廣
韋玄成
有韋氏學。
唐長賓
有唐氏學。
薛廣德
褚少孫
有褚氏學。
龔舍
許晏
有許氏學。

徐偃

徐公——王式

闕門慶忌

轅固《齊詩》，立學官。——夏侯始昌又學《尚書》。——后倉又學《禮》。

- 匡衡有匡氏學。
  - 滿昌——張邯
    - 皮容
  - 師丹有師氏學。
  - 伏理有伏氏學。
- 蕭望之
- 翼奉有翼氏學。

韓嬰立學官。

- 趙子——蔡誼
  - 食子公有食氏學。——栗豐——張就
  - 王吉——長孫順——髮福
- 賁生

韓商

毛萇——貫長卿——解延年——徐敖——陳俠❶

右《詩經》。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
　　　　　　　　　　　　　　——戴聖
　　　　　　　　　　　　　　——慶普——慶咸
　　　　　　　　　　　　　　　　　　——夏侯敬
　　　　　　　　　　　　　　——聞人通漢
　　　　　　　　　——閭丘卿

戴德大戴，立學官。——徐良有徐氏學。

❶「俠」，原作「侯」，今據扶輪社本、《四明叢書》本改。

戴聖小戴，立學官。
- 橋仁有橋氏學。
- 楊榮有楊氏學。

右《禮記》。

董仲舒
- 嬴公
  - 孟卿 — 疏廣 — 筦路 — 孫寶
  - 眭孟
    - 嚴彭祖
    - 顏安樂
    - 貢禹 — 棠谿惠 — 冥都
- 吕步舒
- 褚大
- 段仲

胡母生與董仲舒同師。 — 公孫弘

嚴彭祖立學官。——王中——公孫文

東門雲

顏安樂立學官。——泠豐——左咸

馬宮

任公

筦路

冥都

右《公羊春秋》。

申培——瑕丘江公又學《魯詩》。——榮廣——蔡千秋——尹更始有尹氏學。——尹咸

- 皓星公
  - 周慶
  - 丁姓 — 申章昌有申章氏學。
    - 翟方進
    - 房鳳有房氏學。
  - 江博士江公孫。
    - 胡常有胡氏學。 — 蕭秉
    - 劉向 — 劉歆

右《穀梁春秋》。

- 賈誼 — 貫公 — 貫長卿 — 張禹別一人。 — 尹更始有尹氏學。
- 尹更始
  - 胡常 — 賈護 — 陳欽
  - 尹咸 — 劉歆
  - 翟方進

右《左氏春秋》。

儒林宗派卷三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東　漢

劉昆　劉軼昆子。　景鸞又傳《齊詩》。

右諸儒傳施氏《易》。

洼丹　夏恭又傳《韓詩》。　袁良

袁安良孫。　袁京安子。　袁敞安子。

袁彭京子。　袁湯京子。　鮭陽鴻

梁竦　任安

右諸儒傳孟氏《易》。

范升　梁恭　吕羌

楊政范升門人。　張興　張魴興子。

右諸儒傳梁丘氏《易》。

戴憑　魏滿　沛王輔

崔瑗　折像　樊英

郤巡英門人。　唐檀又傳《韓詩》、顏氏《春秋》。　楊秉

杜喬　劉寬　郎宗

郎顗宗子。　徐穉　第五元先

鄭玄元先門人。　孫期又傳《古文尚書》。

右諸儒傳京氏《易》。

陳元　鄭衆　馬融

鄭玄　荀爽

右諸儒傳費氏《易》。按，《易》有施、孟、梁丘、京、費、高六家，費、高二家不立學官，高氏無傳人。

歐陽歙　曹曾歙門人。　曹祉曾子。

禮震歙門人。　高獲歙門人。　牟長
牟紆長子。　尹敏　彭閎
皐弘　桓榮　桓郁榮子。
桓焉郁子。　桓麟焉從子。　桓彬麟子。
桓典焉孫。　何湯以下並桓榮門人。　胡憲❶
丁鴻　鮑駿　陳翕以下並丁鴻門人。
劉愷　巴茂　朱倀丁鴻門人。
鮑永　鮑昱永子。　楊寶
楊震寶子，桓郁門人。　楊秉震子。　楊奉震子。
楊賜秉子。　楊敷奉子。　楊彪賜子。
楊衆敷子。　朱寵桓郁門人。　張酺
黃瓊　廖扶　宋登
徐穉　杜喬　張奐
劉寬

右諸儒傳歐陽《尚書》。

❶「胡」，原作「袁」，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宋京　宋意京子。　牟融

賈逵　張馴

右諸儒傳大夏侯《尚書》。

王良

右傳小夏侯《尚書》。

杜林　衛宏林門人。　徐巡林門人。

蓋豫　周防豫門人。　尹敏

賈徽　賈逵徽子。　孔僖

孔季彥僖子。　楊倫　周磐

馬融　張恭祖　鄭玄恭祖門人。

劉祐　孔昱　張楷

孫期

右諸儒傳《古文尚書》。按，《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及古文四家，惟古文不立學官，其後古文盛行，諸家漸廢。

李業　高詡　包咸
魏應　魯恭　魯丕恭弟。
韋彪　陳重　雷義

右諸儒傳《魯詩》。

伏湛　伏黯湛弟。　伏恭黯子。
伏晨湛曾孫。　伏無忌晨子。　任末
景鸞

右諸儒傳《齊詩》。

薛漢　杜撫　澹臺敬伯
韓伯高以上並薛漢門人。　郅惲　召馴
賈徽　夏恭　楊仁
廖扶　李恂　唐檀
公沙穆　馮良杜撫門人。　趙曄杜撫門人。
張匡　杜喬　張恭祖
鄭玄恭祖門人。

右諸儒傳《韓詩》。

謝曼卿　衛宏曼卿門人。　賈徽曼卿門人。
賈逵徽子。　尹敏　鄭衆
馬融　鄭玄
右諸儒傳《毛詩》。按，《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惟《毛詩》不立學官，其後《毛詩》盛行，諸家漸廢。

劉祐　鄭玄
右二人傳《小戴禮》。

曹充　曹褒充子。　董鈞
右諸儒傳慶氏《禮》。按，《儀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惟慶氏不立學官，二戴雖立學官，時無顯者。

李章　丁恭　樓望
承宮　樊儵　鍾興以上並丁恭門人。
郅惲　周澤　甄宇
甄普宇子。　甄承普子。　程曾
顧奉曾門人。　張玄　張霸樊儵門人。
張楷霸子。　孫林　劉固

段著以上並張霸門人。　徐穉　劉祐

右諸儒傳《公羊嚴氏春秋》。

張玄　唐檀　陳重

雷義

右諸儒傳《公羊顏氏春秋》。按，《公羊春秋》有嚴、顏二家，並立學官。

鄭興劉歆門人。　李育　公沙穆

羊弼　何休弼門人。　第五元先

鄭玄元先門人。

右諸儒傳《公羊春秋》。

韓歆　陳元　李封

賈徽劉歆門人。　賈逵　鄭興

鄭衆興子。　鄭安世衆子。　孔奮劉歆門人。

孔奇奮弟。　孔嘉奮子。　尹敏

馬嚴　馬融嚴子。　周磐

棠谿典　延篤　張恭祖

鄭玄恭祖門人。　服虔　潁容

謝該

右諸儒傳《左氏春秋》。

尹敏　賈逵

右二人傳《穀梁春秋》。按，《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惟《公羊》立學官，《左氏》世祖時嘗立，旋罷。後《左氏》盛行，《公羊》、《穀梁》二家漸廢。

賈徽　賈逵

右二人傳《國語》。

杜子春　鄭興　鄭衆興子。

賈徽　賈逵　馬融

張恭祖　鄭玄恭祖門人。

右諸儒傳《周官》。

賈逵　馬融　張恭祖
鄭玄
右諸儒傳《禮記》。
侯霸　包咸　包福咸子。
沛王輔　馬融　何休
鄭玄
右諸儒傳《論語》。
沛王輔　馬融　何休
鄭玄
右諸儒傳《孝經》。
程曾　趙岐
右二人傳《孟子》。
馮衍　桓譚　井丹

班彪
班固彪子。
崔駰
崔瑗駰子。
崔實瑗子。
傅毅
王充班彪門人。
張衡
魯丕
許慎
蔡玄
胡廣
周舉
朱穆
李郃
李固郃子。
樊英
姜肱
蔡邕胡廣門人。
韓說
荀爽
劉淑
魏朗
盧植
趙典
中屠蟠

右諸儒兼通五經。

譙玄通《易》、《春秋》二經。
索盧放通《尚書》。
劉茂通《禮經》。
張純通《禮經》。
劉般
任延通《詩》、《易》、《春秋》三經。
王景
謝夷吾
樂恢
楊由
摯恂馬融師。
吴祐
北海王睦
戴宏
淳于恭

賀純
周㸈
徐防
黃香
楊終
楊統
楊厚統子。
杜真
高鳳
法真
王符
劉珍
范丹馬融門人。
張綱
崔琦
劉梁
劉丕
劉寵丕子。
史弼
應奉
應劭奉子。
邊韶
荀淑
鍾皓
陳實
陳紀實子。
陳諶實子。
陳蕃
李膺
范滂
竇武
蔡衍
檀敷
郭太
庾乘
符融
劉虞
高彪
侯瑾
孔融
仲長統
楊匡
王調以下並李固門人。
趙承
郭亮
董班
杜訪
鄭遂

王成並李固門人。

宋忠

李燮固子。

繆斐

趙商鄭玄門人。

董扶楊厚門人。

右諸儒皆通經學。

儒林宗派卷四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魏

王珔　國淵以下鄭玄門人。　崔琰

王基　公孫平　王朗楊賜門人。

王肅朗子。　孫炎　周生烈

董遇　賈洪　薛夏

隗禧　邯鄲淳　蘇林

樂祥謝該門人。　杜恕　杜寬恕弟。

劉劭　王象　嚴幹

劉仲始　秦靜　高堂隆

任嘏　王袒　王弼

孟康　杜夔　管輅

鄭小同玄孫。　王經　宋鈞

漢

諸葛亮　秦宓　向朗

張裔　杜微任安門人。　杜瓊任安門人。

五梁　許慈　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仁　李譔❶仁子。　譙周

陳術　郤正

吴

士燮　馬普　張昭

❶「譔」，原作「譔」，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張紘　嚴畯　程秉
徵崇　闞澤　薛瑩
虞翻　陸績　王蕃
韋昭　華覈　孟宗
姚信　賀邵

晉

鄭沖　荀顗　范粲
范喬粲子。　傅玄　劉寶
劉智寶弟。　范平　應貞
孔沖　許孜　皇甫謐
摯虞　束皙　庾峻
陳邵　文立譙周門人。　羅憲
杜軫　李密　陳壽
李虔以上俱譙周門人。　劉兆　氾毓
徐苗　霍原　杜預

周處
崔游
伍朝
華嶠
索靖
司馬彪
庾袞
華譚
蔡謨
郭璞
任旭
孔衍
孫晷
龔壯
宋纖

王接
郭琦
張華
唐彬
董景道
虞溥
賀循
郗鑒
戴邈
葛洪
虞喜
王隱
謝沉
孟陋
郭授

王愆期接子。
袁準
裴頠
索紞
王長文
王裒
華恒
荀崧
楊方
杜夷
虞預
江惇
何琦
楊軻
郭瑀

祈嘉[1]　習鑿齒　干寶[2]

孫盛　范甯　范宣

范輯宣子。　戴逵　袁山松

范弘之　劉耽　徐邈

徐廣

附録

劉宣漢。　劉殷漢。　范隆漢。

王延漢。　續咸趙。　韋謏趙。

王歡秦。　聶熊趙。　姜龕後秦。

淳于岐後秦。　郭高後秦。　胡辨後秦。

---

❶「祈」，原作「析」，今據浙江圖書館本改。

❷「干」，原作「于」，今據《晉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卷八十二改。

儒林宗派卷五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南朝 宋齊梁陳

臧燾　徐廣　傅隆

周續之　關康之　雷次宗

何尚之　何承天　裴松之子駰，孫昭明，曾孫子野。

賀道力子損。　孔默之　顧歡

伏曼容　伏暅曼容子。　祖冲之

祖暅冲之之子，子皓。　王儉　陸澄

王摛　何憲　孔逷

劉瓛弟璡。　劉顯瓛子。　蔡仲熊

婁幼瑜　明僧紹　明山賓僧紹子。

司馬憲
吳苞
范述曾
陸璉
賀瑒 損子。
何佟之
徐摛
何胤 尚之孫。
孔僉 何胤門人。
周捨
傅昭
許亨 懋子。
吳均
劉霽
劉之遴
孫詳
王慧興

崔慰祖
徐伯珍
辛普明 關康之門人。
沈峻
賀革 瑒子。
司馬褧
司馬筠
崔靈恩
孔元素 僉從子。
徐勉
庾於陵
蕭子顯
劉昭
劉杳
阮孝緒
蔣顯
沈峻 沈麟士門人。

臧榮緒
沈麟士
諸葛璩 同上。
嚴植之
賀琛 瑒從子。
顧協
卞華
虞僧誕
繆昭
范岫
許懋
殷鈞
劉峻
劉歊
盧廣
太史叔明 沈麟士門人。
沈文阿 峻子。

劉昺
張及
皇侃
劉文紹
鄭灼皇侃門人。
沈德威
張譏
龔孟舒
陸慶
虞荔弟寄。

沈宏
孔子雲以上並沈峻門人。
沈洙
戚衮劉文紹門人。
周弘正
賀德基
顧越
沈不害
杜之偉
顧野王

沈熊
孔子袪
宋懷方
張崖同上。
陸詡
全緩
賀文發
王元規沈文阿門人。
岑之敬
姚察

儒林宗派卷六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縣前校

北朝 魏 北齊 後周 隋

梁越　燕鳳　崔宏
董謐　鄧淵　宋隱
屈遵李先。　盧醜　崔浩
袁式　盧玄子度世，孫淵，曾孫義僖、道將。
高允　張偉　崔綽
梁祚　平恒　陳奇
趙逸兄温。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索敞　李曾子祥、孝伯。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高閭
李彪
崔光
游肇
劉芳
劉懋芳從子。
邢虯
崔休
陽尼
高謙之
張普惠
馮元興
宋世景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宋稚繇曾孫。
李謐
李郁謐弟。
中山王熙
安豐王延明
濟南王彧
房景先
賈思伯
賈思同
李琰之
封軌子偉伯。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辛子馥以上見《魏書》。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鮑長暄
邢峙
劉晝
馮敬德子元熙。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邢邵
魏澹
李公緒
劉禕

陸卬　陽休之　顏之推以上見《北齊書》。

盧延　盧辯　盧光

蘇綽　長孫紹遠　斛斯徵

杜叔毘　姚最察弟。　柳虯❶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蕭大圜　蔡大寶子延壽。

宗希華　蕭欣以上見《周書》。　李德林

牛弘　明克讓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輝

顧彪　魯世達　張冲❷

王孝籍❸　王劭　杜臺卿

辛德源　許善心　宇文弢

楊汪　薛道衡　李文博

---

❶「虯」，原作「蚪」，今據浙江圖書館本、《四明叢書》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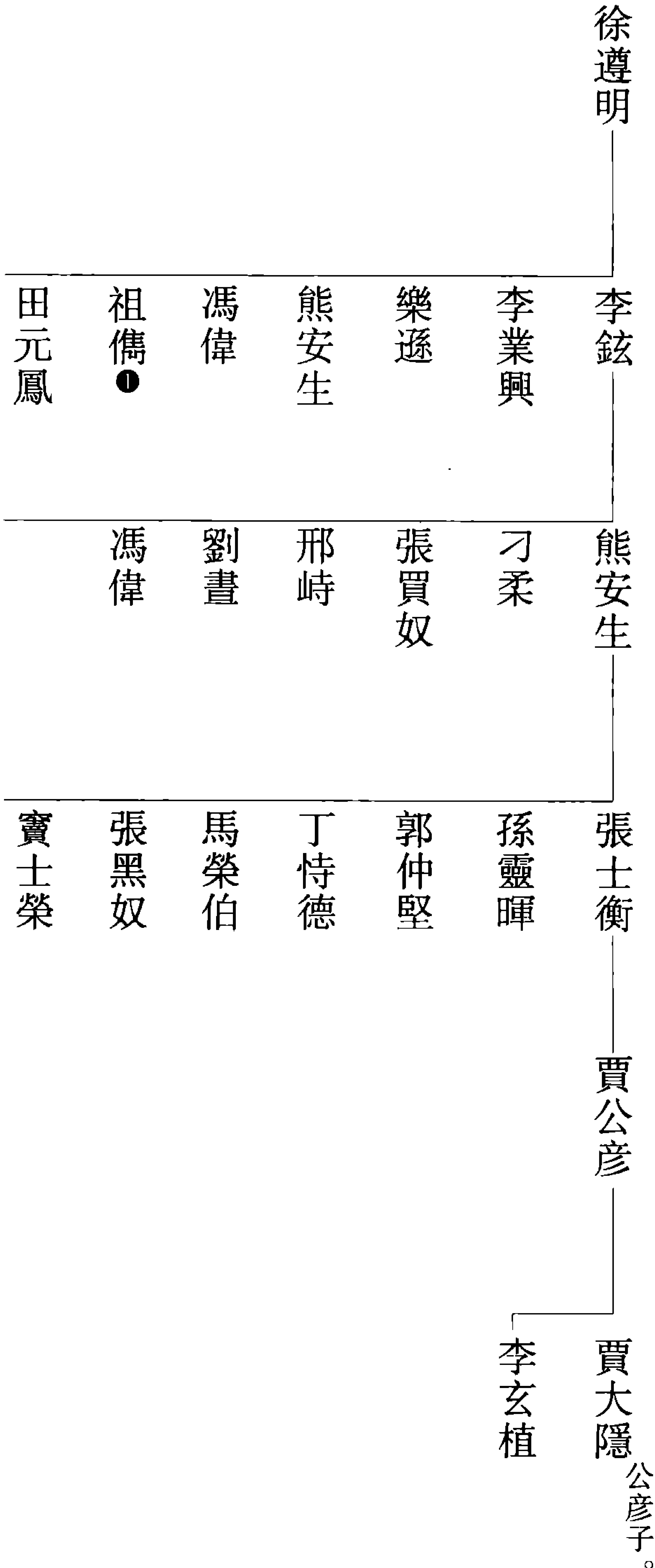
❷「冲」，原作「仲」，今據浙江圖書館本改。

❸「籍」，原作「緒」，今據浙江圖書館本、《四明叢書》本改。

郎茂　房彥謙　宇文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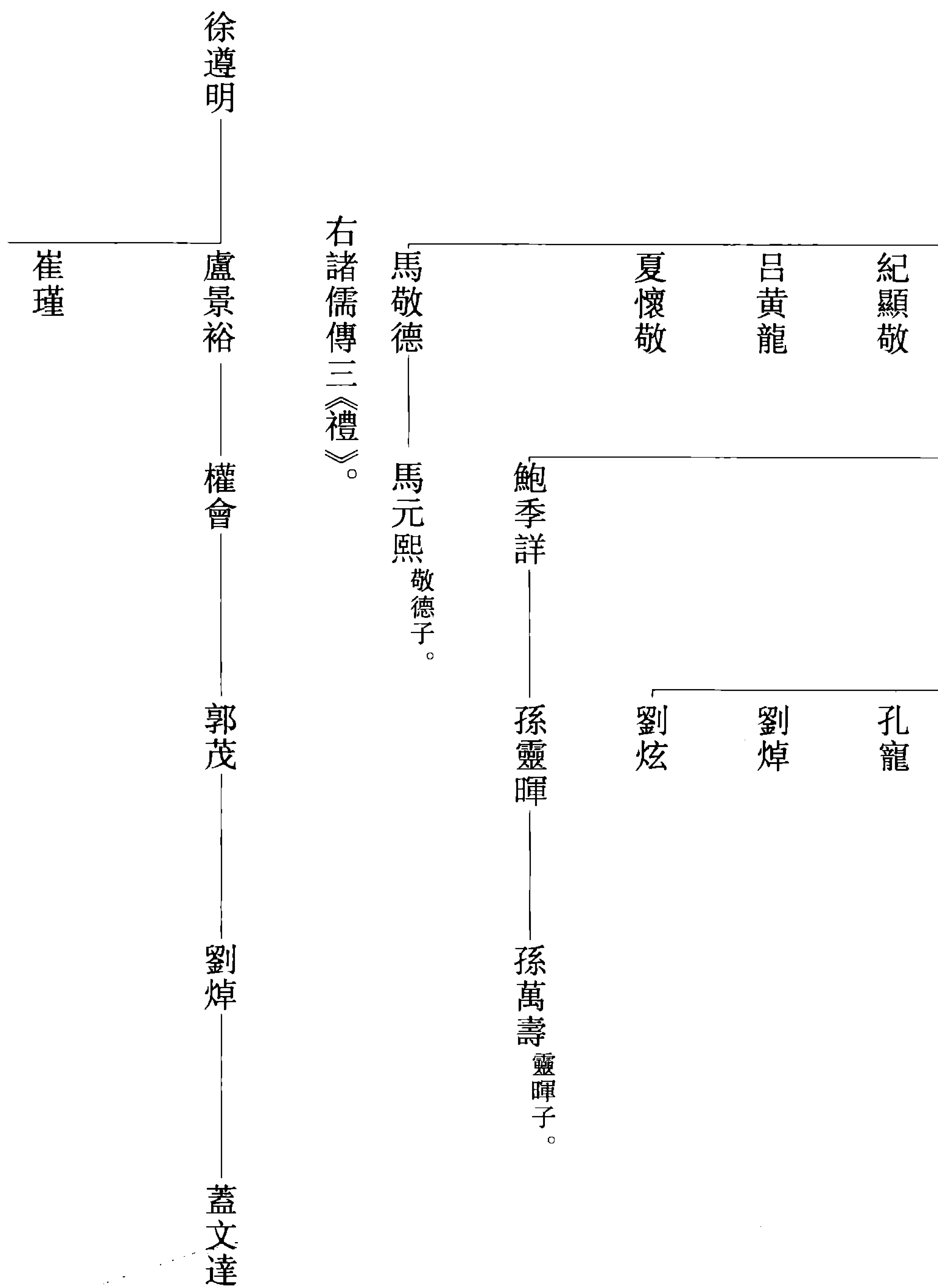
蘇夔以上見《隋書》。　王通

徐氏學派



徐遵明
- 李鉉
  - 熊安生
    - 張士衡
      - 賈公彥
        - 賈大隱公彥子。
        - 李玄植
    - 孫靈暉
    - 郭仲堅
    - 丁恃德
    - 馬榮伯
    - 張黑奴
    - 竇士榮
  - 刁柔
  - 張買奴
  - 邢峙
  - 劉書
  - 馮偉
- 李業興
- 樂遜
- 熊安生
- 馮偉
- 祖儁❶
- 田元鳳

❶「祖」，原作「沮」，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紀顯敬
呂黄龍
夏懷敬
馬敬德
馬元熙敬德子。
鮑季詳
孫靈暉
孫萬壽靈暉子。
孔寵
劉焯
劉炫
右諸儒傳三《禮》。
徐遵明
盧景裕
權會
郭茂
劉焯
蓋文達
崔瑾

樂遜
└ 呂師禮

右諸儒傳鄭氏《易》。

徐遵明
├ 李周仁 ── 李鉉 ── 馮偉
├ 張文敬
├ 權會
└ 李鉉

右諸儒傳鄭氏《古文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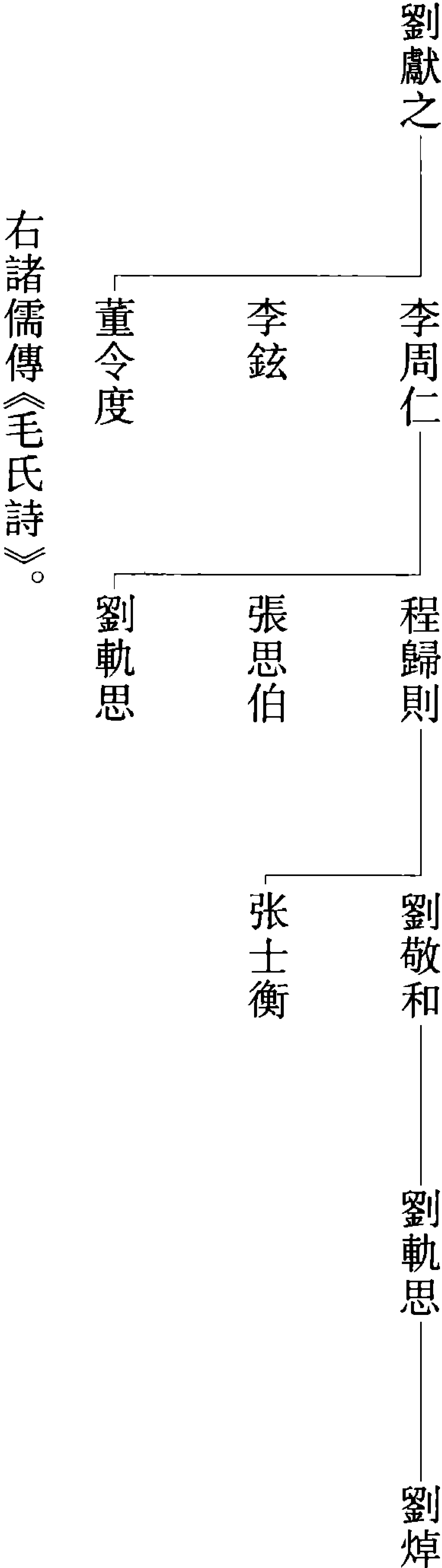
徐遵明
- 馬敬德
  - 劉晝
  - 馬元熙
- 張買奴
- 張雕
  - 張德沖雕子。
- 邢峙
- 張思伯
- 劉晝
- 鮑長暄
- 王元則

右諸儒傳服虔《左氏春秋》。

徐遵明——馬敬德——馬元熙

右傳《毛氏詩》。

劉氏學派



右諸儒傳《毛氏詩》。

儒林宗派卷七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唐

虞世南顧野王門人。
徐文遠沈重門人。
陸德明周弘正門人。
孔穎達子志，孫惠元。
顏思古從父遊秦，弟相時。
姚思廉察子。
魏徵
令狐德棻李百藥、李延壽。
朱子奢顧彪門人。
曹憲魏模、公孫羅、許淹。
王恭司馬才章、王琰。
馬嘉運
褚遂良
歐陽詢子通。
張士衡劉軌思門人。
賈公彥士衡門人，子大隱。
李玄植公彥門人。
張後胤
蓋文達劉焯門人。
蓋文懿
傅奕
呂才
谷那律孫倚相。
蕭德言
王玄度
許叔牙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 子之宏。
崔義玄
邢文偉
蔣欽緒
韋叔夏
路敬淳 弟敬潛。
趙弘智
王元感
彭景直
張齊賢
盧鴻
劉迅 知幾子，兄秩。
蕭穎士
馬懷素
尹知章 孫季良。
孔若思 子至。
蔣乂

秦景通 弟暐，劉訥言。
祝綝 子欽明，郭山惲。
高子貢
唐紹
王義方
李至遠
蘇安恒
宋璟
盧粲
柳冲
韋縚 叔夏子。
吴競
李善 子邕。
褚無量
韋述
王仲丘 盧履冰、康子元。
柳芳 子冕，孫璟。

羅道琮
郎餘令
徐齊聃
徐堅 齊聃子。
王方慶
崔良佐
崔玄暐
王紹宗
武平一
白履忠
劉知幾
元德秀
張九齡
元行冲
殷踐猷 陳貞節、施敬本。
趙冬曦 陸堅、郭欽説。
沈既濟 子傳師。

顏真卿　蘇源明　獨孤及
梁肅　歸崇敬　于休烈
陸贄　陳京　啖助
趙匡　陸質　韋彤
暢當　林蘊　徐岱
韋公肅　蘇弁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鄭餘慶
陽城　李渤　韓愈
李翺　權德輿　殷侑孫盈孫。
鄭覃　高重　杜佑
王起　王彥威　柳公權
柳仲郢　柳璞仲郢子。　鄭肅
劉蕡

儒林宗派卷八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宋

周敦頤茂叔，濂溪，營道，元公。
程顥伯淳，明道，洛陽，純公。
程頤正叔，伊川，顥弟，正公。

程子學派

楊時中立，龜山，將樂，文靖。
張繹思叔，壽安。
羅從彥仲素，豫章，沙縣，文質。
胡寅明仲，致堂，安國子。
李侗愿中，劍浦，延平，文靖。
朱松喬年，韋齋。
朱熹仲晦，考亭，紫陽，建陽，松子。
羅博文宗約，沙縣。

劉絢 質夫，常山。

李籲 端伯，洛陽。

呂大忠 晉伯，藍田。

呂大鈞 和叔。

呂大臨 與叔。

呂希哲 原明，滎陽。

蘇昞 季明，武功。

胡宏 仁仲，五峰。

徐俯 師川，分寧。

張九成 子韶，無垢，橫浦，錢塘。

- 郭忠順 移可，浦城。
- 徐椿年 壽卿，永豐。

周孚先 別見程門。

徐存 誠叟，江山。

- 楊伯起
- 董爲良
- 江介❶ 邦直，德興。

廖剛 用中，順昌。

陳淵 知默，默堂，沙縣，時婿。

劉嘉譽 長樂。

李信甫 侗子。

❶「江」，原作「汪」，今據浙江圖書館本、《四明叢書》本改。

楊國寶 應之。

潘旻 子文，瑞安。

陳經正 貴一，平陽

陳經邦 貴叔，經正弟。

周孚先 伯忱，晉陵。

周恭先 伯溫，孚先弟。

謝良佐 顯道，上蔡。

暢大隱 潛道，洛陽。

鄒柄 別見程門。

柴禹功 江山。

柴禹聲 元振，禹功弟。

陳好 晉江。

許仁 性初，鉅野。

楊迪 時子。

胡安國 康侯，崇安，文定。

曾恬 天隱，晉江。

江泳[1] 常山。

胡寅 明仲，致堂，安國子。

胡寧 和仲，茆堂，寅弟。

吳翌 晦叔。以下胡寅門人。

劉荀 子卿，清江。

[1]「江」，各本均作「汪」，今據《宋元學案》（清道光刻本，下同）卷二十五改。

暢中伯

謝天申 用休。

楊廸 遵道，時子。

鄭轂 致遠，建安。

謝克念 良佐子。

胡宏 仁仲，五峰，寧弟。

曾幾 吉甫，贛縣。

曾漸 鴻甫，南城。

汪應辰 聖錫，玉山，文定。

范如圭 伯達，建陽。

薛徽言 德老，永嘉。

胡襄 季皋，永嘉。

石安民 惠叔，臨桂。

張栻 敬夫，廣漢。以下胡宏門人。

胡實 廣仲。

胡大時 宏子。

胡伯達 宏從子。

趙師孟 醇叟。

楊大異 醴陵。

彪居正 德美，湘鄉。

朱光庭 公掞，偃師。

王岩叟 彦霖。

王蘋 信伯，福清。

李樸 先之，平川。

孟厚 敦夫，潁川。

康棣 彦思，宜興。

林志寧 建安。

胡珵 德輝，晉陵。

劉勉之 致中，白水，崇安。

盧奎 公圭，邵武。

宋之才 廷佐，瑞安，文憲。

廖衙 仲辰，將樂。

林宋卿 朝彦，仙遊。

李郁 光祖，西山，光澤，時婿。

　李呂 濱老，郁從子。

　　李閎祖 守約，光澤，呂子。

劉廷直 安福。

　趙棠

周賁❶ 江山。

周孚 江山。

柴衛 江山。

柴瑾 懷叔，江山。

鄭雍 西安。

陸律 西安。

❶「周賁」以下至「陸律」六人，四明叢書本作「徐存」傳人，置於「江泳」之後，是。「賁」，原作「貴」，今據《宋元學案》卷二十五改。

劉立之 宗禮，河間。

范文甫

林大節

張閎中

馮理 聖先。

李處遜 嘉仲。

劉安節 元承，永嘉。

劉安上 元禮，安節從弟。

蕭顗 子莊，浦城。

張彥清 叔澄，浦城。

李壯祖 處謙，閎祖弟。

黃瑗 用和，浦城。

李相祖 壯祖弟。

王廷秀 穎彥，慈谿。

高閌 抑崇，鄞縣，憲敏。

童大定 持之，奉化。

趙敦臨 庇民，鄞縣。

王師愈 與正，金華。

王瀚 師愈子。

王柏 瀚子。

喻樗 子才，建德。

程迥 沙隨。

高元之 端叔，鄞縣。

鮑若雨 商霖，永嘉。

王居正❶ 剛中。

尤袤 延之，無錫。

董熠 季興，德興。

詹慥 應之，崇安。

向悟❷ 伯源，清江。

胡憲 原仲，籍溪，安國從子。

朱熹 以下胡憲門人。

魏掞之 子實，建陽。

邵景之 秀山，古田。

劉懋❸ 子勉，建陽，勉之孫。

朱震 子發，漢上，邵武。

徐畸❹ 叔範，南夫。

❶「胡珵」以下至「王居正」十六人及其傳人，《四明叢書》本作「楊時」傳人，置於「鄒柄」後。

❷「詹慥」、「向悟」二人，《四明叢書》本作「胡宏」傳人，置於「趙棠」後。

❸「胡憲」以下至「劉懋」五人，《四明叢書》本作「胡安國」傳人，置於「劉廷直」後。

❹「朱震」、「徐畸」二人，《四明叢書》本作「謝良佐」傳人，置於「謝克念」後。

游酢 定夫，建陽。
- 曾開 天游，贛縣。

侯仲良 師聖，孟縣。
- 周憲

馬伸 時中，東平。
- 何兌 太和，邵武。
  - 何鎬 叔京，兌子。

郭忠孝 立之，洛陽。
- 郭雍 忠孝子，白雲。
  - 謝諤 昌國。

周行己 恭叔，永嘉。
- 鄭伯熊 景望，永嘉，文肅。
  - 葉適 正則，水心，永嘉。
  - 陳傅良 止齋。
- 吳表臣 正仲，永嘉。

尹焞 和靖，彥明，洛陽。
- 呂本中 居仁，希哲孫。
  - 林之奇 少穎，拙齋，侯官。
    - 呂祖謙
    - 潘滋 懷安。
  - 李樗 若林，迂齋，閩縣。
- 呂稽中 德元。

右四十二人見《伊洛淵源録》。

賈易明叔，無爲。

范冲華陽。

晏敦復景初，臨川。

許景衡

吴給敦仁。

鄒柄德久，毘陵。

時紫芝

謝佃用休，瑞安。

呂堅中景實。

王時敏德修。

馮忠恕貫道，理子。子。

徐度惇正。

祁寬居之。

虞仲琳餘姚。

高國佐餘姚。

蔡迨

曾季貍裘父，臨川。

汪應辰聖錫，玉山，文定。

周憲可則，永豐。

劉世南景虞，嘉譽子。

呂祖謙伯恭，東萊，婺州，本中孫。

尤袤延之，無錫。

張杰

沈躬行 彬老，永嘉。

陳經郛 經邦弟。

陳經德 經郛弟。

焦定 天授，涪陵。

趙彦道

趙孝孫

羅從彦

袁溉 道潔，荆州。

蔡仍

黄循聖

徐正夫

劉勉之 致中，白水，崇安。

胡憲 原仲，籍溪。

馮時行

張行成 文饒，臨邛。

薛季宣 士龍，永嘉，文憲。

朱熹

吕祖謙

陳傅良 君舉，止齋，瑞安，文節。

蕭楚 子荆，泰和。

胡銓 邦衡，臨川。

胡昌齡 銓從子，廬陵。

李參 籲弟。

范棫 洛陽。

邵溥 洛陽。

練繪 質夫，浦城。

張杲 暘叔。

陳瓘 瑩中，了翁。私淑。

林彖 商卿，仙遊。

陳慕 必正，星子。

陳葵閩縣。

右程子門人。

胡瑗翼之，安定。

胡氏學派

程頤正叔，伊川。

范純仁堯夫，仲淹子。

呂希哲

孫覺莘老，高郵。

朱光庭

錢公輔

錢藻 醇老。

劉彝 執中，閩縣。

鄒棐 克恭，泰寧。

林晟 美中，福清。

游烈 晉老，邵武。

滕甫 元發，東陽。

翁仲通 濟可，崇安。

徐唐守忠，寧化。
徐積仲車，山陽。
歐陽發伯和，修長子。
饒子儀元禮，臨川。
陳舜俞令舉，❶嘉興。
周穎伯堅，江山。
管師復龍泉。
徐中行德臣，臨海。
羅適寧海。
祝常履中，江山。
翁升南仲，慈谿。
江致一得之，休寧。
汪澥仲容，❷涇縣。
陳敏伯修，無錫。
朱臨浦陽。

❶「令」，原作「合」，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❷「容」，原作「溶」，今據浙江圖書館本改。

杜汝霖仁翁，蘭谿。

右胡氏門人。

張氏學派

張載子厚，橫渠，郿縣，明公。

張戩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蘇昞

范育巽之，三水。

种師道彝叔，洛陽，莊愍。

游思雄景叔，武功。

薛昌朝景庸。

潘康仲

邵清彥明，古田。

李復履中。

右張子門人。

附　録

陳摶希夷，圖南。

种放明逸。

穆修伯長，汶陽。

李之才挺之。

蘇舜欽子美，武功。

范諤昌廬江。

劉牧牧之，衢州。

黄晞

陳純臣

邵雍堯夫，康節，洛陽。

邵氏學派

王豫天悅，四川。

邵伯温雍子。

趙鼎元鎮，聞喜，忠簡。

晁説之以道，景迂。

儒林宗派卷九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宋

朱熹仲晦，考亭，建安，文公。

朱子學派

黄榦[1]直卿，勉齋，閩縣，文肅。

何基子恭，北山，金華，文定。

劉子玠[2]君錫，礪子，長樂。

梁康祖寧翁。

王柏會之，魯齋，金華，文憲。

何欽基子。

張潤之伯誠，蘭谿。

金履祥吉甫，蘭溪，文定。

陳天瑞德修，臨海。

周敬孫

許謙益之，白雲，金華，文懿。

孟夢恂長文。

周仁榮本心，臨海。

[1]「榦」，原作「幹」，今據《宋史》卷四百三十《黄榦傳》改。

[2]「子」，原脱，今據《四明叢書》本補。

吳昌裔 季永。

黃師雍 子敬，閩清。

熊剛大 古溪，建陽。

黃振龍 仲玉。

陳如晦 日昭，長樂。

方暹 明甫。

方來 齊英，永嘉。

黃義勇

倪公晦 孟陽，金華。

王佖 剛仲，金華。

金履祥

薛松年

樊方

周敦孫

車若水 清臣，玉峰，黃巖。

楊珏

張䇓

朱致中

聞人詵 桂山，金華。

周潤祖 紫君，臨海。

達兼善

潤祖以下並仁榮門人。

盛象翁 太平。

潘希宗

楊剛中

夾谷之奇

聞人夢吉 應之，詵子。

黄義明

董夢程 德興。

董鼎 季亨，德興。

楊復

鄭鼎新 仲寔，仙遊。

曾守約 惟魯，大庾。

饒魯 伯輿，雙峰，餘干。

趙師恕 季仁。

吴中 中行，樂平。

汪華 榮夫，東山，祁門。

王佖 敬巖，柏從子。

王相

王珹 玉成，成齋，柏從孫。

朱公遷

唐元嘉 德顯，蘭谿。

唐以仁 永康。

宋潒

吴履 德基，蘭谿。

張孟兼

元嘉以下並夢吉門人。

洪初 野谷。

王逢 原夫，樂平。

陳象祖

林學聚

鄭文遹

劉養拙

黄崇義 澗西，樂安。

汪相 魏夫，華族兄。

何英 積中，鄱陽。

程若庸 達原，徽庵，休寧。

程鉅夫 文海，雪樓，文憲。

揭奚斯

吴澄 幼清，草廬，崇仁，文正。

趙孟頫

范奕

吴錫疇

金若洙 子方。

魯士能 平江。

許應寅 平江。

趙良淳❶ 景程，餘干。

史泳 自亨，餘干。

陳大猷 文獻，都昌。

陳澔 可大，大猷子。

羅天西 恭甫，新昌。

❶「良」，原作「履」，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蔡元定 季通，西山，建陽。

蔡淵 伯静，節齋，西山子。

蔡沉 仲默，九峰，西山子。

虞知方 西山子，出後虞氏。

熊剛大 古溪，建陽。

蔡模

蔡抗

劉欽 垕子。

蔡汝揆 君審。

胡志仁 餘干。

萬鎮 子静，平江。

徐僑 崇甫，義烏，文清。

王世傑 唐卿，義烏。

石一鰲 晉卿，義烏。

陳取青 東陽。

陳樵 君采，取青子。

龔應之 處善，義烏。

康植 子厚，義烏。

朱元龍 景雲，義烏。

葉由庚 成父，通齋，義烏。

樓大年 元齡，義烏。

朱中

唐震 景實，會稽，文介。

朱幼學 元龍子。

王炎澤 威仲，南稜，義烏。

黃溍 晉卿，義烏，文獻。

丁廷玉

宋濂 景濂，浦江。

王禕 子充，義烏。

蘇伯衡 平仲，金華。

朱廉 伯清，義烏。

申屠性 諸暨。

傅藻 伯長，義烏。

陳及 時甫。

楊芾

輔廣 漢卿，潛庵，崇德。

輔萬 廣弟。

熊禾 去非，勿軒，建陽。

董槐 定遠。

韓翼甫 詢齋。

胡庭芳 名一桂，雙湖，婺源。

李文 士則，崇安。

虞光祖 善繼。

劉應李 希泌，建陽。

陳普 尚德，石堂，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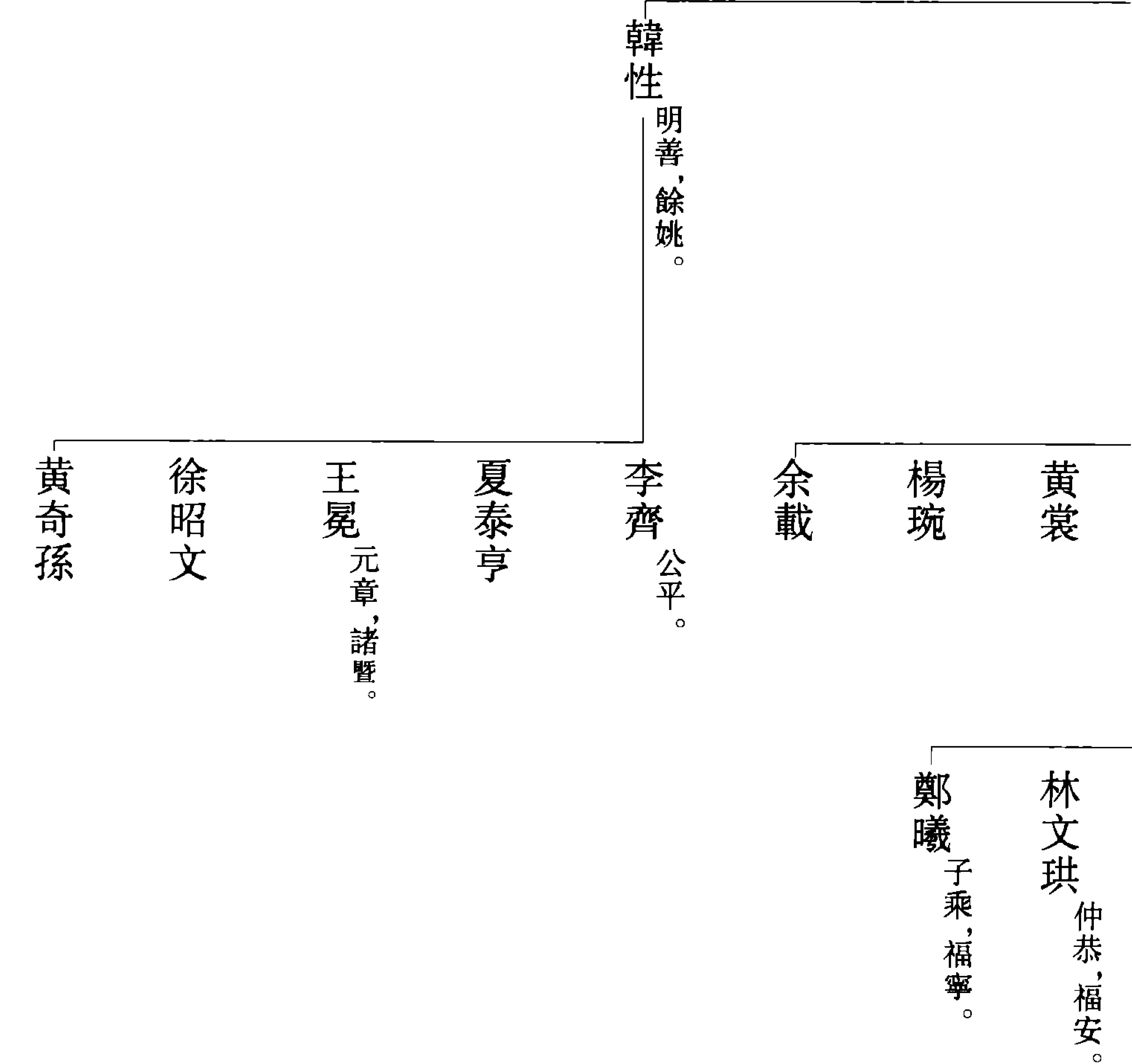
韓信同 伯循，古遺，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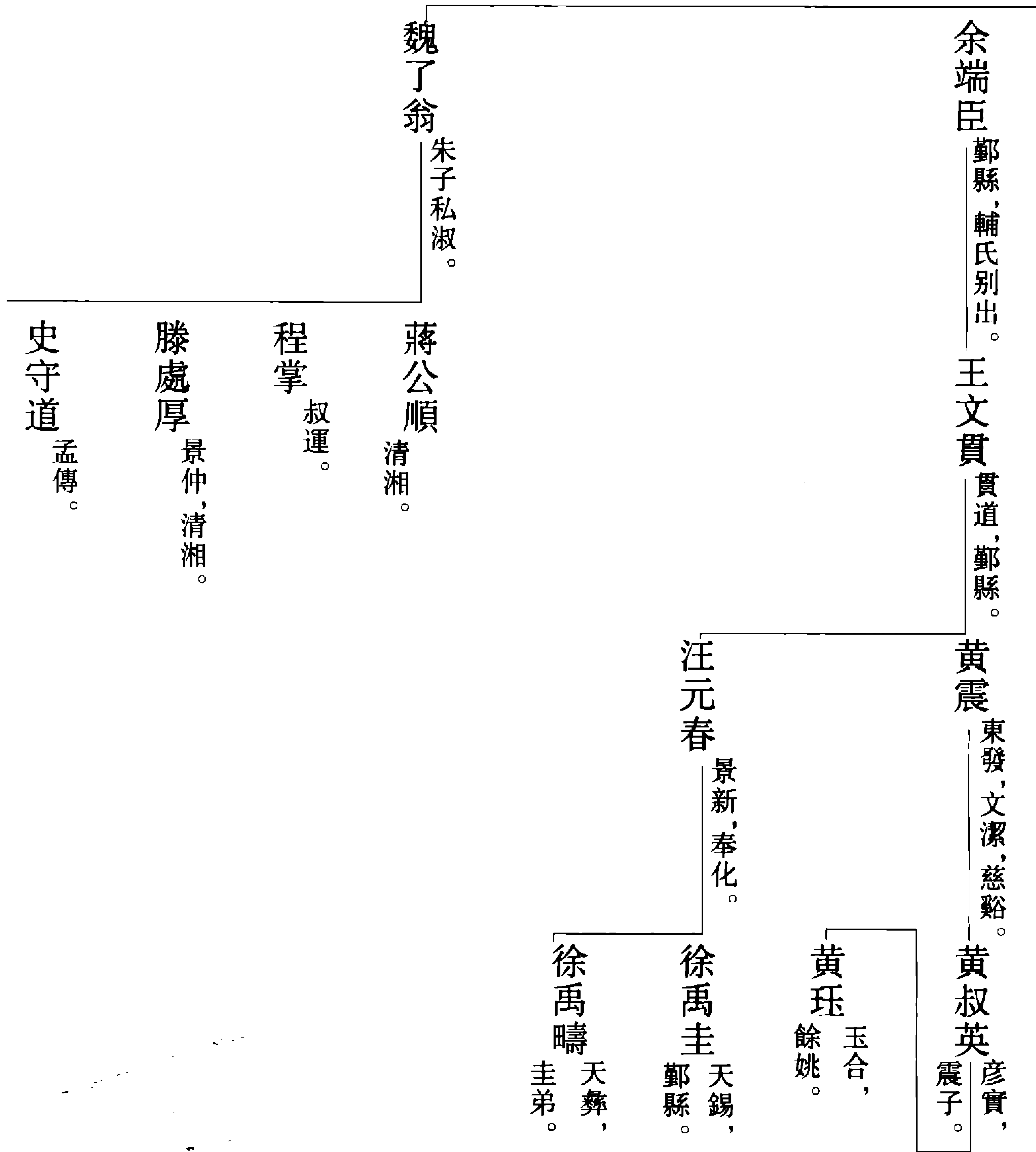
張以寧

金涓

汪祀

蔣允昇


韓性
明善，餘姚。
黃裳
楊琬
余載
李齊
公平。
夏泰亨
王冕
元章，諸暨。
徐昭文
黃奇孫
林文珙
仲恭，福安。
鄭曦
子乘，福寧。


余端臣
鄞縣，輔氏別出。
王文貫
貫道，鄞縣。
黃震
東發，文潔，慈谿。
黃叔英
彥實，震子。
黃珏
玉合，餘姚。
汪元春
景新，奉化。
徐禹圭
天錫，鄞縣。
徐禹疇
天彝，圭弟。
魏了翁
朱子私淑。
蔣公順
清湘。
程掌
叔運。
滕處厚
景仲，清湘。
史守道
孟傳。

牟子才 存叟。

游似 景仁。

吴泳 叔水。

陳埴 器之，潛室，永嘉。

- 童楷 正翁，臨海。
- 翁岩壽 如山，永嘉。
- 翁敏之 功甫，樂清。
- 車安行 正路。

葉味道 知道，永嘉，文修。

王夢松 曼卿，青田。

余學古 青田。

胡長孺 汲仲，永康。

李康 寧之，桐廬。

葉任道 味道弟。

趙景緯 德父，於潛。

繆主一 天德，永嘉。

葉采 味道子，又師蔡淵。

詹體仁 元善，浦城。

真德秀 希元，浦城，文忠。

王埜 子文。

王應麟 伯厚，鄞縣。

戴表元 帥初，剡源，奉化。

袁桷 伯長，清容，鄞縣。

王昌世 昭甫，應麟子。

周天駿

金文剛 子潛。

徐元杰

孔元龍 季凱。

呂良才賢甫。

呂敬伯

江塤叔文，崇安。

詹淵景憲。

馬光祖華父，金華。

劉炎子通。

陳均子固，平陽。

徐幾子與，崇安。

林存 以道，閩縣。

陳淳 安卿，北溪，龍谿。

王昭復

呂大圭 圭叔，南安。

邱葵 吉甫，同安。

蘇思恭 欽甫，晉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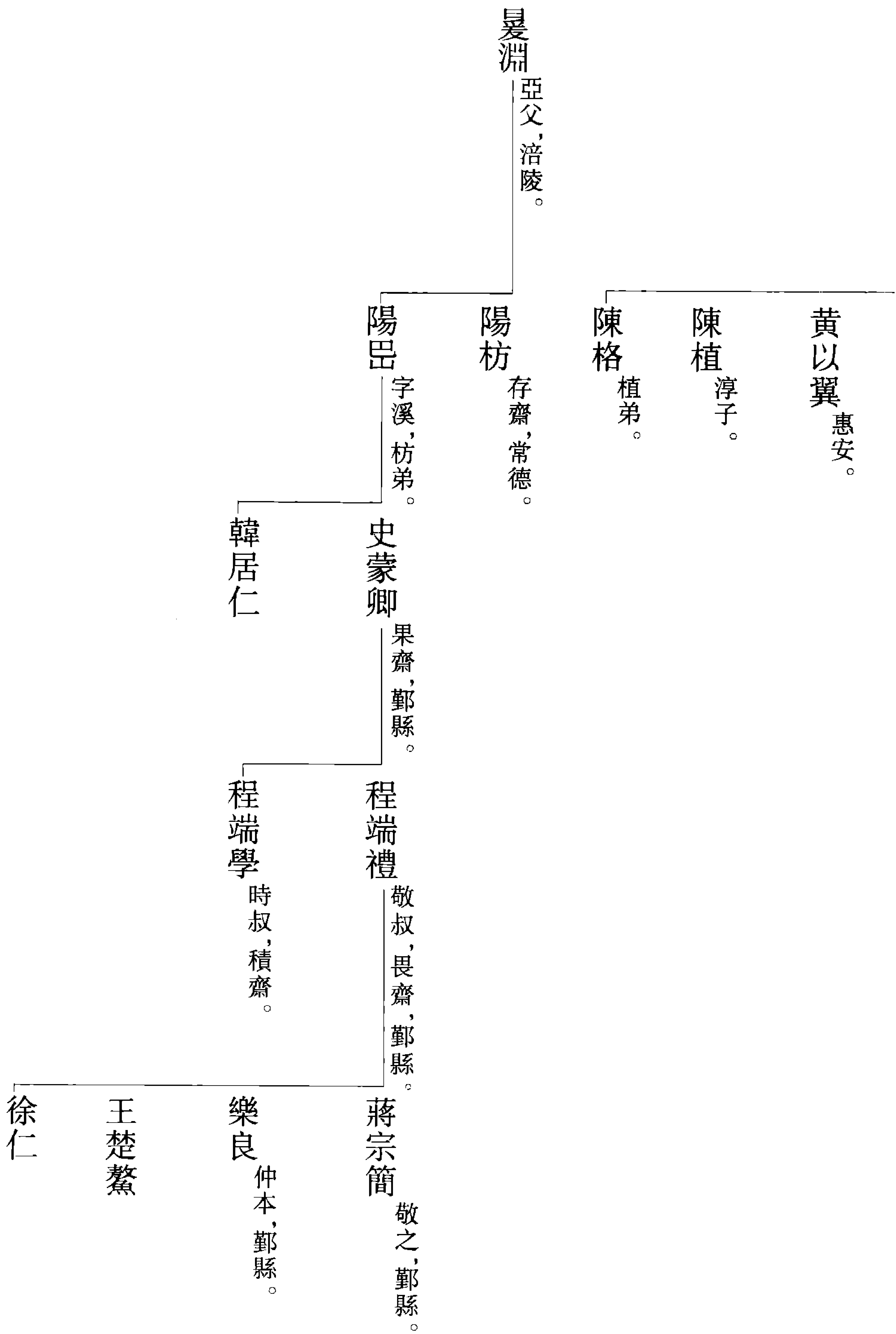
陳沂 伯澡，仙遊。

葉采 仲圭，邵武，又師蔡淵。

黃必昌 京父，晉江。

江與權 惠安。

卓琮 廷瑞，同安。


黃以翼 惠安。
陳植 淳子。
陳格 植弟。
晏淵 亞父，涪陵。
陽枋 存齋，常德。
陽岊 字溪，枋弟。
史蒙卿 果齋，鄞縣。
韓居仁
程端禮 敬叔，畏齋，鄞縣。
程端學 時叔，積齋。
蔣宗簡 敬之，鄞縣。
樂良 仲本，鄞縣。
王楚鰲
徐仁

潘柄 謙之，植弟。

黃績 德遠，莆田，又師陳宓。

林應承 汝大，莆田。

林以辨 子泉，應承孫。

鄭獻翁 帝臣，莆田。

黃仲元 善甫，績子。

潘植 立之，懷安。

程端蒙 正思。

董夢程 萬里，介軒。

沈貴瑤 毅齋，德興。

胡方平 玉齋。

胡一桂 雙湖，婺源。

許月卿 太空，山屋，婺源。

江凱 伯幾。

程榮秀 孟敷。

劉清之 子澄，廬陵。

趙蕃

李師愈 好古，高安。

滕璘 德粹，婺源。— 趙雷 省之，縉雲。— 趙順孫

滕珙 德章，璘弟。— 陳櫟 壽翁，休寧。— 倪士毅 仲弘，休寧。

滕珙 — 梅寬夫 伯夫，縉雲。

董銖 叔重，盤澗，德興。— 程古山 樂平。— 程時登 登庸，樂平。— 操琬 公琰，樂平。

廖德明 — 鄭應博 邵武。

度正 周卿，性善，山陽。— 趙景緯

陳文蔚 才卿，上饒。— 徐元杰

楊復 志仁，信齋，長溪。— 李鑑 汝明，寧德。

歐陽謙之 希遜，廬陵。
　文天祥 宋瑞，文山，廬陵。

陳駿 敏仲，福寧。
　陳成父 玉汝，駿子。

林夔孫
　江萬里

劉爚 晦伯，建陽，文簡。
　劉垕 爚子。
　　劉欽 垕子。
　　劉應李 炳孫。

劉炳 韜仲，爚弟。

劉炯

李方子 公晦，昭武。
　牟子才 存叟。

李文子 公謹，方子弟。

陳孔碩 膚仲，侯官。 — 陳韡 子華，孔碩子，忠肅。

陳孔夙 孔碩兄。

蔡和 — 鄭思永 景修，安漢。

楊方 子直，長汀。 — 邱麟 連城。

朱塾 文公子，受之。 — 朱鑑 子明，塾子。
- 朱浚 深源，文公曾孫。 — 朱彬 文公玄孫。
- 朱沂 泳道，文公曾孫。

朱埜 文公子，文之。

朱在 文公子，敬之。

附録

朱泗文魯，建安，文公八世孫。

朱梃孟齡，文公九世孫，世襲五經博士。

朱燉孔暉，梃子。

朱陞元階，燉子。

朱法兆祖，陞子。

右朱氏建安派。

朱穩伯承，建陽，文公九世孫。

朱鎧孔温，文公十世孫。

朱奎原聚，文公十一世孫。

朱洧原正，文公十二世孫。

朱用圭原信，奎弟。

朱淩原冲。

朱楙伯盛，穩弟。

右朱氏建陽派。

儒林宗派卷十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宋

朱子門人

李燔敬子，弘齋，建昌，文定。
彭龜年子壽，清江，忠肅。
王阮南卿，德安。
黃㽦子畊，分寧。
石墪子重，臨海。
吕祖儉子約，祖謙弟。

張洽元德，清江。
傅伯成景初，晉江，忠簡。
任希夷伯起，邵武，宣獻。
何鎬叔京，邵武。
潘時舉子善，天台。
蔡淵伯靜，節齋，西山子。

黃灝商伯，星子。
項安世平甫，松陽。
王介元石，金華，忠簡。
黃士毅子洪，莆田。
甘節吉父，臨川。
蔡沆冲默，九峰，西山子。

虞知方復之，建陽，蔡元定子。

余大雅正叔，上饒。

李壯祖處謙，閎祖弟。

黃義剛毅然，義勇弟。

楊黼與立，浦城。

陳守師中，莆田，俊卿子。

陳宇允初，俊卿從子。

劉礪用之，砥弟。

劉學雅正之，建陽。

孫自修敬父，宣城。

呂炎德明，建昌。

包約詳道，南城。

趙崇憲履常，餘干，汝愚子。

趙師恕季仁。

趙師淵幾道，師哲從兄。

曹彥純

余大猷方叔，大雅弟。

李相祖時可，壯祖弟。

林鼐太平。

楊驤子昂，黼從弟。❶

陳定師德，守弟。

陳址廉夫，莆田。

劉坪平甫，子翬子。

林學蒙正卿，永福。

孫自任仁父，自修從弟。

呂濤德昭，炎弟。

包揚顯道，約弟。

趙崇度履節，崇憲弟。

趙師哲詠道，黃岩，文公孫婿。

祝穆和父，建安。

曹彥約簡文，都昌，文簡。

李閎祖守約，光澤。

黃義勇去私，臨川。

林鼒鼐弟。

楊道夫仲思，黼從弟。

陳宓師復，定弟。

劉砥履之，長樂，世南子。

劉學古坪子，文公婿。

林學履安卿，學蒙弟。

孫自新

呂渙德遠，濤弟。

包遜敏道，揚弟。

趙師珙共父，天台。

趙師夏致道，師哲弟，文公孫婿。

祝癸穆弟。

❶「弟」，原作「兄」，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曾三聘

曾三異無疑，吉州。

徐寓居父，永嘉。

徐容仁父，寓弟。

應謙之永康。

應茂之謙之弟。

應純之茂之弟。

方耒耕道，莆田。

方禾耒弟。

方壬禾弟。

方士繇伯謨，莆田。

方大壯履之，莆田。

方符子約，大壯從子。

蔡抗仲節，元定孫，文肅。

蔡模沉子，仲覺。

潘友端端叔，金華。

潘友恭恭叔，友端弟。

彭蠡師范，都昌。

彭方季正，都昌。

林用中擇之，古田。

林允中擴之，用中弟。

宋之源深之，雙流。

宋之潤澤之。

宋之汪容之。

朱浣仙遊。

朱涓

朱溉

彭樓子應，宜春。

彭鳳子儀，宜春。

楊長孺伯子，廬陵，萬里子。

楊至至之，晉江，蔡元定婿。

胡泳伯量，建昌。

蔡念誠元思，九江。

張彥清叔澄，浦城。

林武

孫枝吉甫，鄞縣。

沈煥叔晦，定海。

孫應時季和，餘姚。

王遇子合，龍溪。

王過

曹建立之，餘干。

曹晉叔建安。

鞏豐仲至，武義。

周端朝子靖，永嘉，文忠。

楊楫通老，長卿。

曾興宗光宗，寧都。

林恪叔恭，臨海。

廖謙益仲。

錢木之子山，晉陵。

郭友仁德元，山陽。

魏椿元壽，建陽。

鄭可學子上，莆田。

蔡懇行夫，平陽。

龔栗

潘履正

游敬仲連叔，南劍。

劉炎潛夫，邵武。

李煇晦叔，建昌。

汪德輔長孺，鄱陽。

萬人傑正淳，興國。❶

石洪慶子餘，臨漳。

潘履孫坦翁，友恭子。

曾祖道擇之。

李儒用仲秉，平江。

吳必大伯豐，興國。

王力行近思，同安。

楊與立子權，蘭谿。

鄭南升文振，潮陽。

董拱壽仁叔，饒州。

吳壽昌大年，邵武。

劉子寰圻夫，建陽。

陳芝庭秀。

姜大中叔權。

吳獵德夫，醴陵。

龔蓋卿夢錫，常寧。

湯泳叔永，丹陽。

沈僩莊仲，永嘉。

周謨舜弼，建昌。

童伯羽蜚卿，甄寧。

周明作元興，建陽。

劉黻廬陵。

游倪和之，建寧。

林賜聞一。

吳琮仲方。

鄒浩宣城。

黃卓先之。

吳振

❶「興國」，扶輪社本作「大冶」。

吳雄平江。

蕭佐南昌。

傅修子期，進賢。

余宗傑國秀，建昌。

葉文炳晦叔，浦城。

馬去疾

蔡謨

傅誠至叔，仙遊。

葉寅直翁，邵武。

陳枅自修，長樂。

余隅❶占之，古田。

曾逢震誠叟，閩縣。

陳易後之，永春。

鍾震春伯，潭州。

舒高

林憲卿公度，懷安。

張宗説岩夫。

上官謐宇國，邵武。

許文蔚衡文。

林武景文，永嘉。

梁琢文叔，邵武。

馬壬仲次辛，建陽。

林師魯古田。

蔣康國彦禮，古田。

鄭文遹成叔，閩縣。

劉銓子平，建陽。

林子蒙湖南。

李杞良仲，平江。

唐犨

葉湜子是，建安。

龔剡曇伯，福寧。

竇從周文卿，丹陽。

鄭性之信之，侯官。

馮允中作肅，邵武。

鄭昭先景邵，閩縣。

林大春熙之，古田。

許儉幼度，閩清。

程若冲寶石，閩縣。

劉鏡惠安。

❶「隅」，原作「偶」，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蔡和晉江。

呂勝己季克，❶同安。

許升順之，同安。

林湜正夫，福寧。

鄭師孟齊卿，福寧。

高松子合，龍谿。

楊仕訓尹叔，漳浦。

黃學皐習之，龍溪。

宋聞禮叔履，龍谿。

李唐咨堯卿，龍谿。

劉剛中德言，建寧。

林宗臣實夫，龍谿。

葉武子成之，邵武。

饒幹廷老，邵武。

俞文中邵武。

李東子賢，邵武。

程珙仲璧，德興。

吳英茂實，邵武。

張垌景林，德興。

陳秠秀成，星子。

馮椅奇子，都昌。

劉貢炳文，建昌。

熊兆❷世卿，安義。

程永奇次卿，休寧。

李義山嘉魚。

馮倚大冶。

張丰應大冶。

鄒輗平江。

呂涉零陵。

許瑾子瑜，嵊縣。

吳梅卿仙居。

鄒補之公衮，西安。

熊以寧建陽。

歐陽光祖慶嗣，崇安。

邱膺建陽。

陳旦明仲，建陽。

劉淮叔通，建陽。

吳稚和中，建陽。

余元一景思，仙遊。

---

❶「季」，原作「秀」，今據扶輪社本、浙江圖書館本改。

❷「兆」上，《四明叢書》本有「夢」字。

林德遇若時，仙遊。
程實之士華，歙縣。
王瀚師愈子，金華。
金去僞敬直，樂平。
余正夫
黄顯子敬之，永嘉。
徐子顯
郭磊卿子奇，仙居。
黄寅直翁，邵武。
李宗恩伯諫，建安。
胡安之叔器，宜春。
俞壽翁
游開子蒙，建安。
陳範仁復，崇安。
周良貴卿。
劉孟容公度，隆興。

趙善佐佐卿，邵武。
葉賀深西山，龍泉。
陳總龜朝瑞，建陽。
范念德伯崇，建安。
余範彝孫，古田。
包君定定之，永嘉。
李如圭寶之，廬陵。
程洵允夫，婺源。
連嵩卿
杜煒良仲，黄巖。
劉季文
林揆一之。
林謩丕顯，連江。
邵浩
陳公直
劉季章

郭叔雲子從，揭陽。
黎貴臣昭文，醴陵。
李季札季子，婺源。
周介公謹，初姓葉。
許景陽子春，同安。
徐昭然子融，鉛山。
高禾穎叔，晉江。
李孝述繼善，燔從子。
江默德功，崇安。
杜知仁仁仲。
丁仲澄
陳齊仲同安。
戴蒙養伯，永嘉。
馮彦忠
朱飛卿漳州。
林補退思，永嘉。

方誼賓王。
徐文卿斯遠，玉山。
徐彥章
方任若水。
趙希漢南紀，岳陽。
廖晉卿
黃謙南安。
趙蕃昌甫，玉山。
胡大時季隨，宏子。
丁堯復之，崇安。
周元卿
李亢宗子能，南安。
蘇宜久
陳希周
鄭光弼子直。
任忠厚正甫，遂安。
閭邱次孟
元昭
黃立之
黃達子
李伯誠
邱珏玉甫，邵武。
江元益
林叔仲
鄭仲履
馮德英
林仲參
許敬之
劉淳叟
陳寅仲
戴明伯
徐琳元明，括蒼。
杜斿叔高，金華。
魯可幾
徐子顔
郭植廷碩，廬陵。
程次卿
吳伯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粢直翁。
林士謙
林恭甫
符叙舜功。
符初復仲。
符國瑞
葉永卿
黃孝恭令裕，邵武。

林巒泉州。

柯翰國材。

應仁仲

時子雲

張顯父敬之，順昌。

林至德久。

呂喬年

張揚卿

祝汝玉信安。

郭植廷碩，廬陵。

陳士直彥志，閩清。

傅公弼夢良，莆田。

魏應仲

饒克明邵武。

戴邁

黃東仁卿，三山，幹兄。

周叔謹

吳玭仲玭。

嚴世文時亨，新喻。

熊節端操，建陽。

詹淵景憲，崇安。

時子源東陽。

黃仲本邵武。

薛洪持志，永嘉。

陳祖永慶長，會稽。

劉瑾建陽。

傅定敬之，婺州。

吳唐卿南安。

呂侁

諸葛誠之

康炳道

黎季成寧都。

鄧絅衛老，將樂。

宋斌袁州。

潘友文文叔，金華。

黃榦尚質，長溪。

吳昶叔夏，徽州。

王仲傑之才，縉雲。

張彥先志遠，臨淮。

魏恪元作。

蕭長夫福州。

朱魯叔仙遊。

王春卿建安。

趙子明開封。

周椿伯壽。

朱沅叔元。

吳南直之。

郭邦逸逍遥。

周絅

周頤

盧淳

周莊仲

張仁叟

趙師雍然道。

熊兆南康。

林仁實永福。

劉子禮建州。

李德季元。

俞潔己季清。

陳夢良與叔。

李德之

周得之

劉子晉

黃有開

吳仁父

陶安國

傅伯壽景仁，伯成兄。

嚴侶嚴州。

程深父古田。

劉叔通建州。

康淵叔臨。

詹觀尚賓。

董壽昌仁仲。

方克大

汪孚先

劉定夫

劉棟

陳仲亨

林易簡

費漢英[1]南康。

謝璡徽州。

[1]「費」，《四明叢書》本作「賈」。

儒林宗派卷十一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宋

林光朝　謙之，艾軒，莆田，文節。

林氏學派

林亦之　學可，網山，閩縣，文介。

陳藻　元潔，樂軒，福清，文達。

林希逸　肅翁，鬳齋，福清。

林簡　綺伯，亦之子。

陳士楚　英仲，莆田。

劉夙　賓之，莆田。

劉彌正　夙子。

劉克莊　潛夫，後村，彌正子，文定。

劉克遜 無競，克莊弟。

劉克剛 處和，克遜弟。

劉彌邵 壽翁，習靜，彌正弟。

劉岦 孟容，彌邵子。

劉朔 復之，夙弟。

劉起晦 建翁，朔子。

劉起世 起晦弟。

劉希仁 居厚，起世子。

黃芻 季野，莆田。

卓先 進之，莆田。

魏几 天隨，福清。

林阿盌載德，福清。

陳叔盌福清。

傅蒙景初，仙遊。

林用中擇之，古田。

林肅恭之，仙遊。

楊興宗似之，興化。

林恂如莆田。

右林氏門人。

呂祖謙伯恭，東萊，金華，成公。

呂氏學派

呂祖儉子約，大愚。

葉邽 子應，金華。
- 葉霖 邽孫。
  - 葉謹翁 審言，霖子。
- 徐僑

潘景憲 叔度，可庵，金華。

時瀾 婺源。

王介 元石，金華，忠愍。
- 王埜 子文，介子。

樓昉 迂齋，鄞縣。
- 鄭清之 德輿，鄞縣。
- 應䌛
- 趙與懽
- 鄭次申

喬行簡 壽朋，東陽，文惠。

葛洪 容甫，東陽，端獻。

李誠之 茂欽，東陽。

朱塾文公子。

喬夢符世用，東陽。

王瀚

石範宗卿，浦江。

朱質仲文，義烏。

葉秀發茂叔，金華。

杜旟伯高，蘭谿。

鞏豐仲至，武義。

戚如圭

戚如玉

戚如琥少白，金華，貞白。

趙彦秬周錫，東陽。

夏明誠敬仲，金華。

鄭宗强南夫，金華。

潘時德鄜，金華。
汪大亨時升，西山。
汪大明時晦。
汪大度時法，金華。
汪大章得叟。
林磬丕顯，連江。
黄焕德亨，邵武。
黄謙德柄。
汪淳
邢世材邦用。
丁希亮少詹。
石宗昭應之，新昌。
陳孔碩膚仲，侯官。
孫應時季和，餘姚。
陳黼斯士，東陽。

李厚之

王時敏德修，上饒。

吴必大興國。

唐復來復，零陵。
　　樂韶賡敬，零陵。

鄒補之公衮，西安。

詹儀之體仁，遂安。

胡子廉淳安。

許文蔚衡甫，休寧。

徐侃義烏。
林穎叔嘉，福清。
徐倬
右呂氏門人。
張栻敬夫，南軒，宣公，廣漢。
張氏學派
胡大時季隨，宏子。
彭龜年子壽，清江。
范仲黻文叔。
游九思誠之，建陽。
游九言受齋。
周奭允升。
陳平甫

趙善佐佐卿，邵武。

趙方彥直，棠子，衡山，忠肅。

簡克己

蔣復汝行，零陵。

陳琦

吴獵德夫，畏齋，醴陵。

鍾如愚

徐椿年壽卿，永豐。

吴倫子常，零陵。

謝用賓白雲，祁陽。

吴必大興國。

張巽子文，晉江。

舒璘元質，奉化。

馬之純師文，東陽。

黄執矩才用，高要。

呂陟升卿，零陵。
李義山嘉魚。
呂勝己季克，邵武。
曹建立之，餘干。
蘇權元中，仙遊。
周去非永嘉。
王遇子合，龍谿。
潘時德鄜，金華。
鍾炤之彥昭，樂平。
吳儆益恭，休寧。

右張氏門人。

陸九韶子美，梭山，金谿。
陸九齡子壽，復齋，文達。
陸九淵子靜，象山，文安。

陸氏學派

楊簡 敬仲，慈湖，慈谿，文元。

傅夢泉 子淵。

鄧約禮 文範，直齋。

傅子雲 季魯，金谿。

黃裳 元吉，福寧。

錢時 子是，融堂，淳安。

趙彥悈 元道，餘姚。

陳塤 和仲，鄞縣。

趙與𥲅 德淵。

曾熠 定遠。

錢允文 竹間。

呂人龍 首之，淳安。

洪揚祖

陳去華

詹阜民子南。

徐誼子宜，平陽，文忠。

陳剛正己。

彭興宗世昌。

朱桴濟道。

朱泰卿亨道。

李伯敏敏求。

鄒夢遇元祥，樂平。

鄒近仁魯卿。

趙與時德行，臨江。

曹夙叔達。

葉祐之元吉。

張渭渭叔。

張汾清叔。

孫明仲

章節夫仲制，臨川。

游元淳夫，臨川。

沈炳季父，焕弟。

陸持之伯微，九淵子。

周清叟廉夫。

嚴松松平。

嚴滋太伯，临川。

孫應時季和，餘姚。

王子庸

舒益裕父。以下俱樂平。

洪簡子斐。

曹正性之。

方溥成文。

吴塤仲和。

馬樸季文。

馬燮敬叔，樸子。

林夢英 叔虎，福清。

曹建 立之，餘干。

陸濬 深甫，九淵從孫。

張孝直 英甫，臨川。

鄧泳 德載，約禮子。

舒琥 奉化。

舒璘 元質，琥弟，文靖。

舒琪 璘弟。

馬應之 定翁，樸從子。

王琦 表文。

劉伯諶 諶甫，歙縣。

金元發 永之。

鍾宏 子虛，樂平。

王晉老 子康。

李元白 鄞縣。

袁肅 燮子。

舒津 奉化。舒氏續傳。

舒湝 津從弟。

李淯孫 甫山，齊峯。

沈焕 叔晦，定海，端憲。
- 竺大年 耕道，奉化。

袁爕 和叔，鄞縣，正獻。
- 朱元龍 景雲，義烏。
- 袁甫 廣微，爕子，正肅。
  - 洪揚祖
  - 陳宗禮
- 袁韶 彥淳，爕從子。
- 胡謙 牧之，奉化。
- 胡誼 正之，謙弟。

饒延年 伯永，臨川。

鄒斌 俊父，臨川。

曾滂 孟博，臨川。

包約 詳道，南城。

包揚 顯道，約弟。
- 包恢 約子。

包遜 敏道，揚弟。
- 羅必元 亨父，進賢。

趙師雍然道。

趙師點詠道。

高商老

高宗商

羅點春伯，崇仁。

石宗昭應之。

石斗文天民，新昌。

胡珙達材。

諸葛誠之

陳苑立大。陸氏續傳。

祝蕃蕃遠。

李存明遠。

危素太樸，金谿。

涂幾

何琛

舒衍

吴尊光

曾振宗

右陸氏門人。

附録

葉適正則,水心,永嘉,文定。

葉氏學派

陳耆卿壽老,篔窓,臨海。　呂大亨　洪霖

方來齊英,永嘉。　邵持正子文,温州。　王植立之,金華。

王象祖德父,臨海。　沈昌叔阜。　林頤叔正仲,瑞安。

林淵叔懿仲。　陳端己子益。　陳説習之。

高松國楹,福寧。　陳韡　章用中端叟。

湯建達可,樂清。　朱黼　胡時

右葉氏門人。

陳傅良君擧,止齋,瑞安,文節。

陳氏學派

蔡幼學行之，瑞安，文懿。　周南南仲，遂昌。　林頤叔正仲，瑞安。

林居實　孫之宏偉夫。　沈體仁

曹叔遠器遠，瑞安，文肅。　趙汝讜　孟導達甫。

陳昂　滕宬季度。　厲詳

丁希亮少詹。　林居安德叟。　趙汝鐸振文。

孟猷良甫。　高松國楹，福寧。　陳應龍定夫，福寧。

右陳氏門人。

陳亮同甫，龍川，永康，文毅。

陳氏學派

喻偘伯經，義烏。　喻南强伯强，義烏。　吳深子邃，孫思齊，水康。

孫貫冲季。　章椿　章湜

陳頤　錢廓叔因。　方垣

陳檜　郎景明　金潚

凌堅　劉範　胡括

何大猷少嘉。

右陳氏門人。

儒林宗派卷十二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宋

諸儒博考

王昭素　聶崇義　竇儀
邢昺　孫奭　孔維
孔宜　崔頌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　賈同　劉顏
高弁　和峴　劉羲叟

孔道輔　韓琦　范仲淹
歐陽修　劉渙凝之，高安。　劉敞
劉攽　孫復　石介
陳襄　陳烈　鄭穆
周希孟　龔原　王景山
楊適　王致　王説
杜醇　樓郁　章望之
宗咸　阮逸　范鎮
司馬光　李遘　劉恕
林概　王回弟向。　周堯卿
王當　趙君錫　曾鞏
蘇軾　蘇轍　陳師道
孔文仲　孔武仲　孔平仲
張戩　劉安世　吕大防
林石　戴述　趙霄
張煇子充，永嘉。　蔣元中元中，永嘉。　游復執中，建陽。
陳祥道祐之，閩清。　李綱　范浚茂明，蘭谿。

洪興祖
陳鵬飛少南，永嘉。
劉子翬
方愨性夫，桐廬。
楊璿子平，鹽官。
黃中仲庸，平陽。
楊萬里
范成大
袁樞
戴溪少望，永嘉。
李道傳
高登
湯漢
劉軫德興，平陽。
王宗傳景孟，福寧。

程大昌
吳棫才老，建安。
劉珙
林立之淑恭，仙遊。
黃開必先，諸暨。
邵囦萬宗，蘭谿。
周必大
趙汝愚
李燾
唐仲友與政，金華。
李心傳
樓鑰
柴中行
林維屏邦援，福寧。
衛湜

鄭名世元亞，臨川。
王普伯照，閩縣。
徐廷筠季節，❶臨海。
施德操彥執，鹽官。
陳葵叔向，青田。
林勳
王十朋
鄭樵
李衡
傅寅同叔，義烏。
洪适弟遵、邁。
楊泰之
章如愚俊卿，金華。
嚴粲明卿，邵武。
趙端頤養正，臨川。

❶「季」，原作「李」，今據扶輪社本、浙江圖書館本、《四明叢書》本改。

吳柔勝勝之，宣城。

戴良齊太平。

應鏞子和，蘭谿。

劉友益永新。

洪天錫

王與之次點，樂清。

邱富國行可，建安。

方鳳韶父，浦江。

倪淵仲深，烏程。

章樵升道，昌化。

徐次鐸文伯，東陽。

葉時秀發，仁和。

胡三省海寧。

謝枋得

方逢辰弟逢振，君玉。君錫，淳安。

張諒子京，建安。

鄭樸翁宗仁，平陽。

邱漸子木。

高頤元齡，寧德。

尹起莘耕道，遂昌。

陳均平甫，建陽。

家鉉翁

吳瀠子量，永嘉。

汪開之元思，金華。

敖繼翁君善，福州。

儒林宗派卷十三

鄞縣萬斯同輯

元

金履祥吉甫，仁山，蘭谿，文安。

金氏學派

許謙益之，白雲，金華，文懿。

衛富益正節，常德。

唐良驥

范祖幹景先，純孝，金華。

唐懷德思誠，金華。

蘇友龍伯夔，金華。

汪與立師道。

許元存仁，謙子。

邢沂金華。

邢旭景陽，沂子。

郭子昭

葉儀 景翰，金華。
何壽朋 德齡，金華。
吴師道 正傳，蘭谿。
吴沉 濬仲，師道子。
徐原 均善，蘭谿。
金涓 德源。
朱震亨 彦修，丹溪。
戴思恭 原禮，浦江。
張樞 子長，金華。
胡翰 仲申，長山，金華。
王餘慶 叔善。
王毅 剛叔，龍泉。
章溢 三益，龍泉。❶

❶ 卷十三「金履祥」以下至「龍泉」，底本缺頁，今據《四庫全書》本補。

戚崇僧 仲咸，朝陽。

朱同善 裕軒。

張匡敬 金華。❶

馬道貫 德珍。

李唐 東陽。

- 李希明 唐子，濬文。

李序 仲倫。

李裕 公饒。

呂溥 公甫，永康。

胡深 仲淵，龍泉。

葉子奇 世傑，龍泉。

季汶 ❷

徐操

❶「朱同善」、「張匡敬」二人，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全書》本補。

❷「葉子奇」、「季汶」二人，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全書》本補。

呂洙宗魯。

呂權

劉涓德源，青村。

戚仲咸永康。

樓巨卿

趙子漸

汪杞

李彥章

- 蔣玄
- 方麒
- 李亦

- 柳貫 道傳，浦江。
  - 宋濂
    - 方孝孺❶
    - 王紳
  - 戴良 叔能，九靈。
  - 楊璲 元度，餘姚。
  - 鄭濤 仲舒。

右金氏門人。

❶「孺」，原作「儒」，今據《四庫全書》本、《四明叢書》本改。

吴澄 幼清，草廬，崇仁。

吴氏學派

虞集 伯生，道園，崇仁。
元明善 復初。
趙弘毅 晉州。
藍光 仲晦，臨川。
鮑恂 崇德。
解觀 吉水。

王守誠 君寔。
陳旅 衆仲，莆田。
蘇天爵 伯修。
袁涣 徐州。
劉霖 吉安。
吴彤

吴當澄孫。

夏友蘭幼初，樂安。

袁明善誠夫，臨川。

黄極建可，樂安。

李本伯宗，臨川。

李楝本從弟。

朱夏元會，金谿。

黎仲基名載，臨川。

王彰伯達，金谿。

李擴歸德。

陳伯柔

黄哻殷士，金谿。

危素太朴，金谿。

王科子純，樂安。

楊準公平，泰和。

李心原吉水。

皮縉昭德，清江。

黄盅子中，萬載。

潘音聲甫，新昌。

王祁藁城。

右吴氏門人。

趙復江漢，德安。

姚樞公茂，柳城。

竇默漢卿，廣平。

許衡平仲，魯齋，懷慶，文正。

許氏學派

耶律有尚伯强。

韓思永

劉季偉

王梓

姚燧端甫，牧菴，柳城，文公。

高凝

白棟

蘇郁

姚燉

孫安

劉安中

吕域伯充，河内。

徐毅趙城，文清。

劉宣伯宣，潞州。

王遵禮安卿。

李文炳

右許氏門人。

劉因夢吉，静修，容城，文靖。

劉氏學派

烏叔備

安熙 敬仲，真定。

安煦 熙弟，藁城。

李士興 藁城。

杨俊民

蘇天爵

杜肅

郝庸 季常。

李道恒

劉君舉 季賢，南豐。

李天篪 吉水。

右劉氏門人。

諸儒博考

郝經
王恂
韓擇
同恕
鮑彪文虎，龍泉。
馮翼翁子羽，永新。
鄭儀孫翠屏，建安。
黃履翁吉甫，寧德。
胡炳文仲虎，婺源。
王搆
熊朋來
張養浩
范梈
吕思誠

張文謙
郭守敬
侯均
魏新之桐廬。
馬端臨貴與，樂平。
王幼學行卿，望江。
黃鎮成元鎮，邵武。
葉謹翁審言，金華。
程復心子建，婺源。
宇文公諒
劉詵
張起岩
楊載
王思誠

楊奐
楊恭懿
蕭𣝥
史伯璿文璣，平陽。
黃瑞節觀樂，安福。
歐陽侁以大，長樂。
林駉德頌，安福。
胡助履信，古愚，東陽。
汪泰初希賢，黟縣。
孛术魯翀子翬，順陽。
馬祖常
歐陽玄
宋本
許有壬

李好文

牟應龍

馮子振

李恒

梁益

伯顏

杜本

陳剛公潛，平陽。

貢師泰

鄭滁孫

董朴

龍仁夫

陳繹曾

瞻思

何中

章仕堯時雍，平陽。

黄澤

陳孚

楊剛中

陸文圭

李孝光

杜瑛

王偁伯武，婺源。

余闕

儒林宗派卷十四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明

宋濂 景濂，潛溪，浦江，學士，文憲。

宋氏學派

方孝孺 希直，寧海。

王紳 仲縉，褘子，義烏。

樓璉 士連，義烏。

盧原質 寧海。

胡子昭 仲常，大足。

林嘉猷 寧海。❶

❶「寧」，各本均作「臨」，今據李贄《續藏書》卷六（明萬曆三十九年王惟儼刻本）改。

鄭淵仲涵，浦江。

鄭湜仲持。

鄭棠叔美。

鄭楷叔度。

鄭柏叔瑞。

呂燚慎明，永康。

陳子晟仲昭，連江。

右宋氏門人。

鄭公智叔貞，寧海。

劉政仲理，長洲。

王稌叔豐，褘孫，義烏。

王汶允達，稌子。

薛瑄德温，敬軒，河津，文清。

薛氏學派

李昶安邑。

周蕙庭芳，秦州，又師段堅。

薛敬之顯思，思菴，渭南。

呂柟仲木，高陵，文簡。

呂潛時見，愧軒，涇陽。

张節介夫，石谷，涇陽。

李挺正立，咸寧。

楊應詔建安。

周璞福寧。

杜欽德清江。

李錦在中，介庵，咸寧。

李崙世瞻，咸寧。

王爵錫之，秦州。

張鼎大器，咸寧。

朱欽邵武。

常泰寧夏。

荆詡猗氏。

白良輔堯佐，洛陽。

閻禹錫 子與，洛陽。
- 茅陽 常清，仙遊。
- 周琦 廷璽，馬平。
- 陸堅 南寧。
  - 陸嘉鯉 汝龍，堅子，南寧。

胡大器 儒道，休寧。

衛述 蒲州。

孟琳 蒲州。

暢亨 河津。

段堅 可久，蘭州，私淑，文清。
- 王鴻儒 懋學，凝齋，南陽。
- 彭澤 濟物，河州，堅外孫。

張傑 立夫，鳳翔。

右薛氏門人。

吴與弼 子傅，康齋，崇仁。

吴氏學派

胡居仁 叔心，敬齋，餘干。
- 余祐 子積，訒齋，鄱陽。
- 舒冕 廷瞻，武平。
- 徐弘 希齋，貴溪。
- 張方
  - 桂華 子朴，安仁。
- 魏校 子才，莊渠，崑山，恭簡。
  - 歸有光 希甫，震川，崑山。
    - 邱集 子成，崑山。
    - 張應武 茂仁，崑山。
  - 王應電 昭明，崑山。
  - 王敬臣 少湖，長洲。
- 吴希由 莆田。

陳獻章

謝復 一陽，西山，祁門。

鄭伉 孔明，常山。

胡九韶 鳳儀，金谿。

車泰 子謨，金谿。

婁諒 克貞，一齋，上饒。
- 夏尚樸 敦夫，東岩，永豐。

饒烈丕承，臨川。

潘潤德夫，玉齋，永豐。

林烈孔承，東莞。

甯堅永真，邵武。

翟宗魯一東，博羅。

吴文旭景陽，連城。

李士文在中，連江。

童昱道彰，連城。

右吴氏門人。

陳獻章公甫，白沙，新會。

陳氏學派

湛若水元明，甘泉，文簡。

唐樞一庵，歸安。

許孚遠孟仲，敬庵，德清。

馮從吾仲好，少墟，長安。

辛全復元，絳州。

鄒智 汝愚，立齋，合州。

林光 緝熙，東莞。

伍雲 光宇。

陳庸 秉常，南海。

李孔修 子長，抱真，廣州。

謝祐 天錫，南海。

何廷矩 時振，番禺。

丁積 彥誠，寧都。

洪垣 埈之，覺山，婺源。

劉宗周 起東，山陰。

呂懷 汝德，巾石，永豐。

唐伯元 仁卿，曙臺，澄海。

楊時喬 止庵，上饒，端潔。

何遷 益之，吉陽，德安。

方瓘 時素，明谷，婺源。

蔣信 卿寔，道林，常德。

唐相 武陵。

周衝 道通，静庵，宜興。

朱昂 德夫，邵武。

程文德 舜敷，松谿，文恭。

李獻忠 蒼梧。

蔡汝楠 白石，德清。

姜麟仁夫，蘭谿。

梁儲厚齋，順德，文康。

梁景行宗魯，順德。

陳昊元乾善，番禺。

俞溥德洪，信豐。

朱伯驥通山。

甘思忠秉直，蒼梧。

陈暕子覺，增城。

潘子嘉汝亨，六安。

韋商臣希尹，長興。

錢薇海鹽。

臧應奎長興。

胡永成安福。

劉昭文汝簡，南康。

鍾景星叔輝，東莞。

林挺春少和，順德。

鄧球 樂昌。

張璧光 純卿，新會。

郭棐 篤周，南海。

鄭蘭 時馨，春畹，西安。

龐嵩 振卿，南海。

曾汝檀 惟馨，漳平。

陳九敘 漳平。

沈珠 汝淵，江都。

张祐 天祐，廣州。

崔涯 若濟，筆山，太平。

何天禄 桂陽。

馬元吉 明山，沅州。

何世綸 伯起，興業。

潘梧 太操，番禺。

黎釬 以和，增城。

張纓 廷弁，順德。

張絅 廷文，纓弟。

周孚先 克道，潮陽。

鄭汝喬 允升，文昌。

賀欽 克恭，醫閭，義州。
賀士諮 欽子。

張詡 東所，南海。
方重杰 思輿，莆田。
林有年 以永，莆田。

李承箕 世卿，大厓，嘉魚。
葉相 通山。

陳茂烈 時周，莆田。
郭克一 約之，惠安。

鄧德昌
傅明應 國卿，高安。
史桂芳 景寔，惺堂，鄱陽。

右陳氏門人。

章懋德懋，楓山，蘭谿，文懿。

章氏學派

陸震汝亨，蘭谿。
黄傅夢弼，白露，蘭谿。
潘希曾仲魯，金華。
唐龍虞佐，漁石，蘭谿。
章拯以道，朴庵，懋從子。
祝翊珍卿，蘭谿。
應璋德夫，永康。
凌瀚德容，蘭谿。
董遵道卿，蘭谿。
胡東時震，古愚，湯谿。
張大輪用載，東陽。
周任江山。
方太古元素，衢州。

程文德舜敷，松谿，文恭。
周積以善，江山。

右章氏門人。

蔡清介夫，虛齋，晉江，文莊。

蔡氏學派

陳琛思獻，紫峰，晉江。——黃偉孟偉，同安。
易時中嘉會，晉江。——王慎中遵巖，晉江。
蔡潤宗克昌，晉江。
黃明元静，晉江。
黃鉞南安。
蔡烈文繼，龍溪。
王宣晉江。——俞大猷志輔，虛江，晉江。

李世浩碩遠，平利。
周積以善，江山。
張元璽國信，晉江。
蔡祐體順，晉江。
林同直正，晉江。
黃綬晉江。
曾大有子遜，仙遊。
黃芹伯馨，龍岩。
右蔡氏門人。

儒林宗派卷十五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明

王守仁伯安，陽明，餘姚，文成。

王氏學派

鄒守益謙之，安福，文莊。

徐愛曰仁，横山，餘姚。

魏良弼師説，水洲，新建。

鄒善守益子，潁泉。

周怡順之，訥谿，太平。

張棨士儀，本静，涇縣。

鄒德涵汝海，聚所，善子。

鄒德溥汝光，泗山。

鄒德泳善從子。

魏良政師伊。

魏良器師顏，藥湖。

陳九川惟濬，明水，臨川。

舒芬國裳，梓谿，進賢。

南大吉元善，瑞泉，渭南。

李材孟誠，見羅，豐城。

鄧元錫汝極，潛谷，南城。

章時鸞孟泉，青陽。

鄭燭景明，歙縣。

吴珏汝礪，福寧。

王仕重尹卿，晉江。

黄克正世表，泰寧。

蔣時馨德夫。

吕堅定夫，旌德。

廖汝恒衡陽。

馬明衡 子莘，莆田。

蔣信 卿寔，道林，常德。

冀惟乾 元亨，闇齋，武陵。

陸澄 元静，歸安。

蔡宗兖 希淵，山陰。

季本 明德，彭山，會稽。

張緒 甑山，漢陽。

王良臣 汝忠，德興。

周懌 信之，太平。

傅明應 國卿，高安。

廖暹 曰佳，高安。

童自澄 定夫，桐城。

蕭逵 文谷，漢陽。

樊玉衢 黄岡。

史佳芳 景寔，惺堂，鄱陽。

廖性之 道夫，暹子。

- 劉文敏　宜充，兩峯，安福。
  - 王時槐　子植，塘南，安福。
    - 賀沚　汝定，廬陵。
      - 柳向陽　荊門。
    - 劉日升　扶生，廬陵。
    - 聶尚恒　惟貞，新淦。
    - 康時升　衡山。
    - 錢一本
  - 陳嘉謨　世顯，蒙山，廬陵。
  - 賀涇　廬陵。
- 劉邦采　君亮，獅泉，安福。
- 劉曉　伯光，梅源，安福。
- 劉秉鑑　尊都，印山，安福。
- 王臣　公弼，南昌。
- 劉陽　一舒，三五，安福。
  - 李挺　一吾，安福。
    - 李道卿　安福。
  - 劉元卿　調父。
- 黃弘綱　正之，洛村，雩都。
- 何廷仁　性之，善山，雩都。
  - 殷邁　時訓，秋溟，金陵。

歐陽德 崇一，太和，文莊。

黃宗明 誠甫，鄞縣。

黃綰 宗賢，久庵，黃岩。

應良 原忠，天台。

朱節 守忠，白浦，山陰。

聞人詮 邦正，北江，餘姚。

张元冲 叔謙，浮峰，山陰。

孫應奎 文卿，蒙泉，餘姚。

胡直 正甫，廬山，太和。

薛應旂 方山，武進。

何祥 克齋，内江。

貢安國 元略，受軒，宣城。

沈寵 思畏，古林，宣城。

王宗沐 新甫，敬所，臨海。

敖銑 高安。

卓邦清 若泉，福清。

鄒元標 爾瞻，南皋，吉水，忠介。

薛敷教 應旂孫。

顧憲成 叔時，涇陽，無錫，端文。

顧允成 季時，涇凡。

馮應京 大可，慕岡，盱眙。

丁元荐

史孟麟

聶豹文蔚，雙江，永豐，貞襄。

徐階子升，存齋，華亭，文貞。

萬虞愷楓潭，南昌。

宋儀望望之，永豐。

錢德洪洪甫，緒山，餘姚。

徐用檢克賢，魯源，蘭谿。

羅大紘公廓，匡湖，安福。

顧應祥惟賢，箬溪，長興。

查鐸子警，毅齋，涇縣。

戚賢秀夫，南玄，全椒。

蕭彥念渠，涇縣，定肅。

馮恩子仁，南江，華亭。

蕭良榦以寧，拙齋。

朱得之本思，近齋，靖江。

程大賓汝見，心泉，歙縣。

黄省曾勉之，五岳，吴縣。

王守勝以敬，德興。

王道　純甫，武定。

吴林　用茂，歙縣。

穆孔暉　伯潛，玄庵，堂邑。

杜質　惟誠，太平。

王畿　汝中，龍谿，山陰。

周汝登　繼元，海門，嵊縣。

陶望齡　周望，石簣，會稽。

陶奭齡　石梁，望齡弟。

劉塙　静主，冲倩，會稽。

鄧以讚　汝德，定宇，新建。

戚衮　補之，竹坡，宣城。

张元忭　子藎，陽和，山陰。

曾鳳儀　末陽。

楊仕鳴

楊士德　名驥，潮州。

薛俊　尚哲，揭陽。

薛侃 尚謙，中離，揭陽。

林楚 漳浦。

方獻夫 叔賢，❶西樵，南海。

周坦 謙齋，羅浮。

梁焯 日孚，南海。

葉時 允中，歸善。

鄭一初 朝叔，揭陽。

王艮 汝止，心齋，泰州。

徐樾 子直，波石，貴溪。

顏鈞 吉安。

羅汝芳 維德，近溪，南城。

楊起元 復所，歸善。

李東明 勿齋，臨川。

聶良杞 子寔，金谿。

林春 子仁，東城，泰州。

趙貞吉 孟靜，大洲，内江。

范瓘 廷潤，栗齋，山陰。

王棟 隆吉，一庵，泰州。

張後覺 志仁，弘山，茌平。

孟秋 子成，我疆，茌平。

管洲 子行，石屏，餘姚。

❶「叔」，各本均作「希」，今據《明史》卷二百七十六（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改。

柴鳳 後愚，餘姚。

楊珂 汝鳴，餘姚。

徐珊 汝佩，餘姚。

周衝 道通，静庵，宜興。

劉觀時 武陵。

周積 以善，江山。

范引年 半野，餘姚。

夏淳 惟初，復吾，餘姚。

王襞 艮子，宗順，東崖。

韓貞 以中，樂吾，興化。

朱錫 丹徒。

周可宗 子善，太平。

朱恕 光信，泰州。

王岳 邵武。

梅鼎祚 禹金，宣城。

郭忠信 希曾。

游于詩 二南，懷寧。

鄭宗化 尚德，上元。

陳王道 仁甫，廣濟。

陳履祥 祁門。

孫經 阿麟，宣城。

黃驥 德良，餘姚。

黃文煥 吴南，餘姚。

董澐 復宗，蘿石，海寧。
- 董穀 澐子，碩甫。

劉魁 焕吾，晴川，太和。
- 尤時熙 季美，西川，洛陽。
  - 孟化鯉 叔龍，雲浦，新安。

黃直 卓峰，以方，金谿。
- 吴悌 疎山，金谿。
  - 吴仁度 悌子。

盧可久 一松，永康。
- 杜惟熙 見山，東陽。
  - 陳時芳 春洲，東陽
    - 呂一龍 雲君，永康。
    - 陳其蒽
  - 陳正道 誠源，東陽。
- 金萬選

唐愈賢 子充，沅陵。

李珙 侯璧，永康。

王念祖 台文，吉水。

施弘猷 允升，宣城。

汪有源 惟清，太平。

楊遜 子順，寧國。

孫經以下俱陳履祥門人。

程梓養之，永康。

徐霈孔霖，江山。

孫景時成叔，杭州。

陳善思敬，仁和。

王潼本澄，錢塘。

袁慶麟德彰，雩都。

管登弘升，雩都。

童世堅克剛，連城。

周禄以道，廬陵。

王舜鵬萬安。

劉勉和平，廬陵。

王貴道充，清江。

謝魁文杓，興國。

况澄仲源，高安。

應典天彝，永康。

李呈祥時龍，貴池。

柯喬遷之，青陽。

陳傑國英，莆田。
林學道致之，莆田。
郭慶善甫，黄岡。
吴良吉亦梁，黄岡。
程文德松谿，永康。
羅洪先達夫，吉水。
萬表民望，鹿園，鄞縣。
程默子木，休寧。
王釗子懋，柳川，安福。
黄嘉愛懋仁，餘姚。
黄元釜丁山，餘姚。
黄夔子韶，後川，餘姚。
王璣西安。

萬廷言以忠，思默，南昌。
邱原高時讓，漳浦。
李楷邦正，吉水。
郭春渠以受，萬安。
周寀濟甫，安福。
趙弼吉水。
尹轍吉水。
曾于乾泰和。

張瀚 仁和。

路迎 暘叔，汶上。

徐樾 子直，波石，貴溪。

王襞 宗順，東崖，艮子。

董穀 碩甫，澐子，海寧。

歐陽瑜 汝重，泰和。

唐順之 應德，武進，私淑。

張秩 以敬，安福。

胡夷簡 近道，會昌。

樂文解 廷冠，沙縣。

方一鳳 瑞甫，丹山，黄陂。

詹馭 三畏，黄岡。

瞿九思 睿夫，慕川，黄岡。

唐鶴徵 順之子。

孫愼行 鶴徵甥，武進。

吴鍾巒 巒稺，武進。

姜寶 廷實，鳳阿，武進。

姜士昌 寶子。

萬士和履庵，宜興。

楊希淳道南，應天。

潘鳴時徵求，海澄。

吴一沛學時，龍谿。

右王氏門人。

劉宗周起東，念臺，山陰，忠正。

劉氏學派

吴麟徵采玉，磊齋，海鹽，忠節。

葉廷秀潤山，濮州。

王毓蓍玄趾，會稽。

祝淵開美，海寧。

祁彪佳世培，山陰。

何弘仁仲淵，山陰。
傅日炯中黄，諸暨。
劉汋伯繩，宗周子。
陳確乾初，海寧。
章正宸格庵，會稽。
金鉉伯玉，大興。
惲日初仲升，武進。

儒林宗派卷十六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曾姪孫緜前校

明

諸儒博考

梁寅石門，新喻。

朱升允升，楓林，休寧。

汪克寬德輔，祁門。

唐桂芳仲實，歙縣。

徐一夔大章，天台。

趙汸子常，東山，休寧。

趙謙撝謙，考古，餘姚。

陳謨一德，海桑，泰和。

謝應芳子蘭，龜巢，武進。——陳濟伯載，武進。

趙偕賓峯，慈谿。

烏本良性善，春風，慈谿。

烏斯道繼善，本良弟。

桂彥良德偁，慈谿。

魏觀蒲圻。

詹同同文，婺源。

曹端正夫，月川，澠池。

唐豫用之，順德。

李時勉吉水，忠文。

陳敬宗光世，慈谿，文定。

黃潤玉孟清，南山，鄞縣。

劉觀崇觀，吉水。

莊昶 孔暘，定山，江浦。
- 汪循 進之，休寧。
- 邵寶

黃仲昭 未軒，莆田。

羅倫 彝正，一峰，永豐，文毅。
- 胡克和 節之，寧都。
- 賴先 伯啟，歸化。

宋瑞儀 孔時，莆田。

邱濬 仲深，瓊山，文莊。

王恕 宗貫，三原，端毅。
- 王承裕 天宇，平川，恕子，康僖。
- 馬理 伯循，谿田，三原，忠憲。

何喬新 南城。

彭韶 鳳儀，莆田。

楊守陳 維新，鏡川，鄞縣，文懿。

謝鐸 方石，太平。

張元禎 廷祥，東白，南昌。
- 羅僑 惟升，東川，吉水。
- 張銳 抑之，秦州。

陳選 士賢，克庵，臨海。

陳真晟 剩夫，鎮海衛，布衣。
林雍 萬容，龍谿。

陳海雍 清江。
魏富 仲禮，莆田。
丁世平 迂峰，龍溪。

劉閔 子賢，莆田。
汪禔 介夫，檗菴，祁門。
傅淳 伯厚，鄞縣。
倪復 汝新，畏庵，鄞縣。
戴圭 秉誠，鄞縣。
丁璣 玉夫，丹徒。
周瑛 梁石，翠渠，莆田。
鄭衷 世和，龍谿。
施仁 近甫，龍谿。

张吉 克修，古城，餘干。
邵寶 國賢，二泉，無錫，文莊。
余本 子華，四明，鄞縣。
楊廉 方震，月湖，豐城，文恪。
儲瓘 静夫，柴墟，泰州，文懿。
潘府 南山，上虞。

胡鐸 時振，餘姚。

豐熙 白庵，鄞縣。

邵銳 思抑，仁和，康僖。

羅欽順 允升，整庵，泰和，文莊。

　王春復 學樂，晉江。

汪俊 抑之，石潭，弋陽，文莊。

何瑭 粹夫，柏齋，武陟，❶文定。

許誥 廷綸，靈寶，莊敏。

張邦奇 常甫，甬川，鄞縣，文定。

韓邦奇 汝節，苑洛，朝邑，恭簡。

王廷相 子衡，儀封，肅敏。

李中 子庸，谷平，吉水。

　羅洪先 達夫，念庵，吉水，文恭。

　周子恭 欽之，吉水。

　　謝思申 汝功，祁陽。

霍韜 渭先，南海。

崔銑 子鍾，後渠，安陽，文敏。

❶「陟」，原作「涉」，今據《四明叢書》本改。

黃佐才伯，泰泉，香山，文裕。

邵經邦仲德，仁和。

徐問用中，養齋，武進，莊裕。

張岳維喬，净峰，惠安，襄惠。

熊過叔仁，南沙。

任瀚少海，南充。

林峈同安。

薛蕙君采，西原，亳州。

梅守德宣城。

朱睦㮮西亭。

朱載堉

王之士欲立，秦關，藍田。

張基德載，敬塘，吳縣。

來知德矣鮮，梁山。

章潢本清，新建。

盧宁忠獻甫，冠岩。

李价少藩，番禺。

柯維騏奇純，莆田。

黎民懷惟仁，從化。

胡行恭 泰和。

魯邦彥 鄭卿，睢州。

李經綸 大經，南豐。

徐師曾 伯魯，吳江。

冀鍊 益都，端恪。
- 馮子咸 受甫，本庵，益都。

耿定向 楚侗，天臺，黃陂，恭簡。
- 焦竑 弱侯，漪園，上元，文端。
  - 夏廷美 繁昌，田夫。
- 潘士藻❶ 去華，雪松，婺源。
- 祝世禄 無功，鄱陽。
- 王懋 德孺，蕪湖。
- 李渭 湜之，同野，思南。
- 方學漸 達卿，本庵，桐城。

顏鯨 應雷，冲宇，慈谿。

呂坤 叔簡，心吾，寧陵。

徐三重 鴻洲，華亭。

陳大綬 赤石，鄱陽。

曹子汴 白梁，貞予，安邑。

❶「潘」，原作「藩」，今據扶輪社本、浙江圖書館本、《四明叢書》本改。

楊東明 啟修，虞城。

郝敬 仲輿，楚望，京山。

吕維祺 介孺，豫石，新安，忠節。

辛全 復元，絳州。

黄道周 幼玄，石齋，漳浦。

張偉 二無，武進。

何楷 玄子，漳浦。

吴執御 朗公，台州。

李登 士龍，上元。

王一凱 君華，岐石，黄陂。

劉承烈 拙齋，麻城。

黄奇士 守拙，武濱，彦士弟。

張四維 黄安。

耿定理 楚倥，定向弟。

耿定加 叔臺，定理弟。

潘絲 朝賢，婺源。

金鉉伯玉，順天，忠節。

卓爾康去病，仁和。

朱朝瑛康流，海寧。

顧憲成叔時，涇陽，無錫，端文。

顧允成季時，涇凡，憲成弟。

高攀龍存之，景逸，無錫，忠憲。

于孔兼景素，金壇。

薛敷教以身，立臺，武進。

張納陛文石，嘉興。

劉元珍本孺，楚磐，無錫。

葉茂才參之，閒適，無錫。

陳幼學筠堂，無錫。

安希范我素，無錫。

錢一本國端，啟新，武進。

丁元薦長孺，長興。

夏九鼎台卿，樸齋，嘉善。

華允誠汝立，鳳超，無錫。

吳鍾巒巒稺，霞舟，武進。

陳龍正惕龍，幾亭，嘉善。

史孟麟際明，玉池，宜興。

劉永澄靜之，寶應。

劉宗周起東，念臺，山陰。

孫慎行聞斯，淇澳，武進，文介。

吴桂森觀華，無錫。

許世卿伯勳，靜餘，武進。

耿橘庭懷，河間。

歸子慕季思，崑山。

顧憲成以下東林講學諸儒。

程子年譜

〔清〕池生春 諸星杓 撰
姜海軍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程子年譜》十二卷，又稱《二程年譜》、《二程子年譜》，池生春、諸星杓同撰。

池生春（一七九八—一八三六），字籥庭，别號劍芝，雲南楚雄人。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又授編修。歷任陝西主考官、南書房行走、廣西提督學政、國子監司業等職。傳世著述有《入秦日記》、《直廬記》、《池司業遺稿》、《池司業遺集》等。諸星杓，原名林，號恕齋，會稽人。嘉慶己卯（一八一九）中科舉，任慈溪縣教諭。其他生平事跡不詳。

道光初年，池生春在京任職期間，與諸星杓共同研讀濂洛關閩之書，因感慨二程「以上智之資繼往開來，前人表彰備矣」，然「其書雖存，而平生梗概無年譜以綱紀之」，故商定編撰《程子年譜》。程頤曾經爲亡兄程顥作《行狀》。程頤去世後，朱熹鑒於「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於是「取實録、文集等書，次爲《年譜》」，但頗爲簡略，「名爲《年譜》，實猶《行狀》也」。鑒於此，池、諸兩人「偏考北宋史書、文集，補拾舊譜之所遺，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事跡及文詞見於他籍者爲之目，積數年而後成」。這部《程子年譜》由此成爲二程《年譜》之集大成之作。

《程子年譜》全書共十二卷。其中，正文前有《二程子年譜後序》、《商定二程年譜體例書》、《二程子年譜緣起》、《咸豐壬子人日會稽陶際堯謹跋》、《凡例》、《程子年譜目録》、《程子年譜世系圖》、《二程子年譜提綱》諸篇内容。正文部分爲《明道先生年譜》五卷、《伊川先生年譜》七卷。另有《商討二程子年譜小簡》、《講論師友紀略》、《宋儒發明聖學會合先後考》三篇小文，分别介紹了編纂《程子年譜》的相關經歷、師友裏助以及探討二

程與北宋諸儒之關係。此《年譜》内容十分豐富、全面，也頗有特色，如《程氏世系圖》、《二程子年譜提綱》等内容，爲以往二程《年譜》所未有。

《程子年譜》版本系統簡單，稿本、修訂稿本、初刻本今俱存於世。稿本内容簡略，不分卷，今藏於上海圖書館。修訂稿本有諸星杓等人所添加的奏疏、文集、史實等内容多處，全書結構也較稿本作了很多調整。全書爲小楷書寫，分上下卷，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四字。此本今藏於浙江圖書館。今存的修訂稿本已多處嚴重污損，缺頁錯簡處甚多，頗不足觀。初刻本爲修訂稿本的最終定本，味經室於咸豐乙卯年（一八五五）刊刻。除在修訂稿本基礎上修訂完善之外，對部分章節、卷次也作了大幅調整。版式爲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該本版刻清晰，字體雅潔、舒朗，是爲善本。今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均有藏。

此次校點，採用味經室刊本爲底本，參校了修訂稿本及清呂留良《二程全書》刻本，書名仍其舊，爲《程子年譜》。

校點者　姜海軍

二程子年譜後序

道光初年，稷辰與項潛園、諸恕齋同客德州文肅公邸。其時恕齋深向學，方與滇中池籥庭分輯二程子年譜，徧攷北宋史書、文集，補拾舊譜之所遺，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事迹及文詞見於他籍者爲之目，積數年而後成。籥庭於侍直之暇，曾手爲訂定。迨籥庭下世，恕齋南歸，爲慈湖校官，續有所得，幾經增補，一決其去取於潛園，潛園遂爲之定其凡例。稷辰雖嘗見其爲是業，實未嘗能有所是正也。昨歲稷辰以憂歸，恕齋亦居憂，既各葬親，乃以所書定本示於雪廬，屬相參校。今夏曾攜之登龍泉山，始卒讀焉。其別擇之精，旁證之確，收集之廣且贍，非愚者之所能加贊矣。而恕齋舊所屬序之師長如陳蘭鄰、林少穆兩先生，皆許而未作。潛園以既爲例，辭不爲，於是謬以見屬，曰：「業是之初，子實先見之。今書成而子歸，其序言舍子誰任者？」雖重且鉅，弗敢謝也已。

夫自宋至今，講學家多宗河南二賢，以爲最醇，而高明者或偏主純公，沈潛者或專主正公。其實兩賢如日月之並明，水火之交濟，非可執一以論也。顧學可不分，而譜則不容不析。讀譜者備識純公之廣大，而知無時不可爲聖賢；識正公之謹嚴，而知吾道幾微不容眨。統而觀之，孔、孟之矩，具在是矣。近時大崇漢學，而宋學不談，張儀封後莫有刻程子書者。籥庭乃業之以終身，恕齋守此編至垂老而不倦，其不以世尚

爲趨嚮，不甚足多與？惜籥庭有志於學，而中道奄棄，不能偕恕齋以深造於道，而所成者唯此書。噫！過此以往，能業是書者，知更有何人以爲嗣音與？稷辰愧無以贊益其間，而僭爲之序，良不勝慨然憂道之思也。道光戊申歲冬十有一月朔，宗稷辰謹書。

商定二程年譜體例書

承以《二程年譜》屬校，自維學識荒陋，捉筆懷慚，兼苦俗氛，致延累載，負歉良深。竊意譜例，取其徵信，故博採諸書，備註出處，以依文直録爲貴，不容有所增删。然亦難概從原文者，略有數端：如原文本無庸載，只須撮舉其事，則删繁就約，而於書名上添「註見」字以别之。記言之條與記事異，不能依原文直起，則於條首加「先生曰」三字以標之。所採書有史傳、記、集之不同，其稱謂亦各不同，或名或字，或稱子及先生，若照原文，頗形其雜；且輯而成譜，已攙入作譜人語氣，自宜概稱先生以一之。總之，不失本來，以昭信實，仍不妨小變以就體裁也。至末註出處，凡敘述紀聞及他人文集等書名上，宜註明某某，眉目方清。又玩所援引，似尚有可彼可此者，想出自兩書，宜擇其尤而專主之，庶無歧混。名達探討功疎，去取是非，不敢妄議，謹按體例，就鄙見所及，謬加籤注。恐其中錯誤滋多，尚乞高明裁定是荷。道光乙巳人日，梅侶項名達識。

二程子年譜緣起

道光己丑夏，數過簫庭直廬，相與讀濂、洛、關、閩之書。一日，星杓謂簫庭曰：「生乎今之世，尚論古人，則世宜知也。二程子以上智之資，繼往開來，前人表章備矣。惟其出處進退，士大夫視爲盛衰，即一言一行，亦莫非千百世羹牆之所在。今其書雖存，而平生梗概，無年譜以綱紀之，可乎？」簫庭欣然曰：「此予夙志也。昔李方子親炙紫陽，故所輯《朱子年譜》最詳。若度正之《周子年譜》，蒐采不遺餘力，猶多闕略，其時去周子未遠也。以今日上論程子之生平，更非易易。然就吾二人所知，互相訂正，其無可考者則闕焉，寬以歲月之力，與簫聞見漸多，當有所得。」於是徧采群書，與簫庭往復推勘，積四寒暑，稿初具，而簫庭視學粵西，星杓又南下，未遑卒業。癸甲以來，續有聞見，以次增編。方期就正簫庭，共商定本，詎簫庭疾終使院，夙志竟違。因念稿中采輯雖較備於前，體例終未畫一。爰本簫庭所商榷之意，斟定凡例若干，則復因是重加增改，始訂成編。卷雖無多，稿已屢易。追維始事，迄今幾二十年，而益傷是編之成，不克起簫庭於九京而一見之也，爲敘緣起若是。道光丁未歲仲冬，諸星杓謹識。

陶際堯跋❶

明道、伊川兩先生《年譜》，諸恕齋、池篇庭兩君同志編輯，年經月緯，綱舉目張，薈萃微言，旁搜穆行，信不朽之盛業也。篇庭視學粤西，早世，恕齋獨抱遺書，廣諮師友，歷十餘載，始謀付槧人。余受而讀之，竊媿半生汩没俗學，無所發明，猶思收斂身心，深以媮惰無成爲懼，況於高材樸學，溯伊洛、達洙泗者乎？知守先待後，所津逮遠矣。咸豐壬子人日，會稽陶際堯謹跋。

❶ 此標題原無，乃校點者所加。

凡例

一、明道程子事實，尚有《行狀》可據。伊川程子之没，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德美者。然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日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朱子嘗謂：「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因取《實録》、《文集》等書，次爲《年譜》。」且云：「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夫以朱子所不自足者，豈後人敢有補於朱子之萬一？但朱子約舉大要，首尾自成一篇，名爲《年譜》，實猶《行狀》也。今欲取二程子行事，逐年分纂，詳備實難。然及此遺編僅存，不網羅考訂，安知更千百年不散佚殆盡，并此而莫可考乎？故本朱子意，輯爲《年譜》，使後之讀程子者，得所守以尋未墜之緒，得所據以擴未盡之傳。雖知僭妄，亦不敢已。

一、程子書存者，惟《文集》、《易傳》、《經説》、《遺書》、《外書》、《粹言》。《文集》乃程子自著，《易傳》别自成書，《經説》隨文解義，《遺書》門人所記，朱子編次之。《外書》亦門人所記，朱子又取他書程子語，補《遺書》所未備。《粹言》則楊龜山編次師説，變《語録》而文之者也。今據程子書爲根柢，先《文集》，次《遺書》、《外書》，庶幾次第不紊。欲考程子書者，開卷瞭然矣。

一、程子繼絶學於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其入

處固由濂溪指受，而其深造自得，實無愧爲鄒魯正宗。考其著述，如《定性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易傳序》、《春秋傳序》等篇，精義微言，當與四書並讀。故《譜》中悉載全文，其餘若《游鄠山詩序》、《晉城縣令題名記》、《養魚記》之類，亦不苟作，並全載焉。

一、出處關時運之盛衰，言行實儒宗之準的。挈其大要，二者盡之。明道在言職，伊川爲講官，凡論列奏疏，皆純儒實學，真際切於時務，立可施行。茲載明道《論王霸》、《君道》、《請修學校》、《養賢》、《十事》等疏，伊川《經筵三劄子》、《上太皇大后書》，皆格君輔治之大者，其文亦簡要易讀。他如一言一動，隨時著見，無非真儒氣象，悉不敢略。

一、微言奧旨，散見於門人集録，賴朱子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切於日用者，類爲《近思録》。又自程子上溯濂溪，旁羅張、邵及各門人言行事實，纂爲《伊洛淵源録》。今采二《録》及《朱子文集》、《語類》足資疏通證明者，略註於下。至《遺書》中《性説》、《識仁論》，凡語理道之要，不能決知爲何年，則類附於各門人所録之後，亦倣史傳例也。

一、世系爲年譜所不可缺，《程氏世系圖》，《伊川集》中有目無文，乃元人譚善心所考，不知如何。今據歐陽文忠公所作《冀國公碑》及程文簡公所作《世録》補之，迄於程子之孫者，從所及見也。

一、家事宜備載，苦於典籍無徵，非故略也。明道夫人，彭侍郎女，封仁安縣君，先明道一年卒，見《行狀》。伊川不爲妻請

封，遂莫考其氏族，惟《遺書》范彝叟云「只爲正叔太執」，註「一作姨夫」，意與彝叟爲友壻，今范《集》亦不可考。至於子女生卒婚嫁亦不能詳悉，有因文附見者繫之。

一、門人記録有淺深，伊川謂只有李籲得其意。朱子謂：劉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呂與叔亦記得真，惜乎早喪，使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蘇季明記《洛陽議論》，最在諸録之前，雜有横渠語。若上蔡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温純不決之意。龜山無録，其子遵道有録，伊川稱其好學。朱公掞所抄，伊川謂「某在，何必讀是書」。張思叔録，朱子謂其多作文，故有失本意。他若劉元承、唐彦思等録，工拙具在。今各采其精要者編於譜，讀者當自得之。

一、自來年譜並無提綱之例。是譜之編，不難於比屬，而難於大綱，非確有證據以提其要，則事以遠而難稽，文以散而無統。今特書其大事爲之綱，附書其遺文爲之目，庶綱舉目張，便於檢閲。

一、以年繫事，以事繫人，以人繫言，此年譜通例也。有不可繫者，則倣宋胡仔《孔子編年》，必得其人與事與言之，確有符合者，分年編次。凡所采諸書、備註出處，以便檢校。然有不能依原文直録者，概稱「先生曰」以一之，從項梅侶訂定體例也。

一、徵引群書，自周、程、張、邵、朱五子外，於宋史則采李氏燾《續通鑑長編》爲多，於北宋文集則歐陽文忠公、范忠宣公、司馬温公、楊龜山、尹和靖諸老全集，及

王氏存《元豐九域志》、邵氏《聞見録》、吕氏《童蒙訓》、度氏《周子年譜》、《濂溪志》、李氏《道命録》、《黄氏日抄》備資搜討。於明人著述，則唐伯元《程子類語》、趙滂《程朱闕里志》並有《程子年譜》，不知孰創孰因，要皆疎略不備。國朝惟《李文貞公全集》、遜齋《道南講授》疏證特詳。最後得黄梨洲宗羲《宋儒學案》原稿，全謝山祖望《補編》，於程門授受統緒援據尤多，其顯然訛舛處，亦隨註辨正，不敢沿誤苟徇。

一、道光丙戌，星杓與滇南池籥庭定交。己丑，始議輯是譜。往復推勘，務求精核。嘗質蒲城相國王省厓師，謂講是學者，近鮮有聞，今得同志，默而成之，道在是矣。癸巳，籥庭視學粤西，攜副本去。星杓亦南歸，過吴中，謁侯官林少穆先生，籥庭受知師也，以槀就正，深加奬勵，謂探訂之精，足傳正學，許爲作序。時閩縣陳蘭鄰師官秀州，留止郡齋，出藏書資參考，時有是正。籥庭手訂未竟，終於任，項泗舸收其槀以歸。丙申，屬項梅侣訂定體例。戊申，得宗滌甫序其大指，杜尺莊參補遺略。庚戌，訪姚樗寮於雲間，訂正脱訛，且謂先賢必不可少之書，亟勸付梓。辛亥，陶槎仙又爲校定字體。追念數十年來，師友贊成，獲益難數，今則大半成古人，可感也夫，敬誌簡端。闕略之病，知不能無，糾繆拾遺，以俟來哲。

咸豐甲寅仲秋，會稽諸星杓惕生謹識。

二程子年譜提綱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明道先生顥生。

二年癸酉，伊川先生頤生。

慶曆三年癸未，明道居庠序。

六年丙戌，二先生始事周子。

七年丁亥，伊川至醴泉。

皇祐四年壬辰，母侯夫人卒。

嘉祐元年丙申，二先生至京師，始居河南。

伊川至醴泉。

二年丁酉，明道登進士第。伊川上書，不報。遊太學。

三年戊戌，明道任鄠縣主簿。

四年己亥，伊川廷試報罷。

六年辛丑，明道調上元主簿。

七年壬寅，明道攝上元令。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明道罷上元任至磁州。

伊川至京師，呂公著請爲太學正，辭。

二年乙巳，明道移晉城令。

三年丙午九月，呂公著薦伊川，不召。

四年丁未，明道秩滿，改著作佐郎。二先生至漢州。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四月，明道爲農田水利使。八月，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三年庚戌四月，明道罷授京西提點刑獄，辭，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四年辛亥，明道簽判鎮寧軍。

五年壬子，明道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伊川至醴泉。

七年甲寅，明道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

道「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不果用。伊川在洛。

八年乙卯，詔明道修《三經義》，不果。十月，彗見翼、軫間，應詔上書。還朝，差知扶溝縣事，辭，復求監局。

九年丙辰十月，吴充薦明道，不報。

十年丁巳五月，明道以賈昌衡、李南公言改太常丞。

元豐元年戊午，明道知扶溝縣。伊川至扶溝。

二年己未二月，召明道判武學，以李定、何正臣論罷，復舊任。

三年庚申，明道除奉議郎，罷扶溝任，寓潁昌。伊川至關中。

四年辛酉，二先生在潁昌。

五年壬戌，二先生在洛。

六年癸亥，明道監汝州酒税。

七年甲子，明道彭夫人卒。

八年乙丑三月，哲宗即位。明道改承議郎。五月，召爲宗正寺丞。六月丁丑，卒。九月，司馬光、吕公著同薦伊川。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辭，至再召赴闕。以下《伊川年譜》。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二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辭，不許。三月，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再辭，始受命。五月，命同修學制。六月，上疏論輔養君德。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再辭。

二年丁卯八月，罷説書，權管勾西京國子監。十一月，乞歸田里。十二月，乞歸田里。

三年戊辰正月，乞歸田里，皆不報。二月，乞致仕，再，又不報。

四年己巳，判西監。

五年庚午正月，父太中卒於西監。四月，葬伊川塋。

六年辛未，至醴泉，改葬少師羽。

七年壬申三月，除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再辭。五月，管勾崇福宮。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

八年癸酉九月，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

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追毀出身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編管涪州。

元符元年戊寅，在涪。

二年己卯，在涪，序《周易傳》。

三年庚辰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復宣德郎，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追所復官。

冬，居伊川。

崇寧元年壬午五月，入黨籍。

二年癸未四月，追毀出身文字。序《春秋傳》。七月，禁學術。十一月，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五年丙戌，復承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

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卒於家。

程氏世系圖❶

此圖《伊川集》中有目無文，今據歐陽文忠公所作《冀國公碑》及程文簡公所作《世録》補之，迄於二程之孫者，從所及見也。

程伯休父 周大司馬，曰喬伯，封於程。

嬰 程伯之後，仕晉，封忠誠君，宋封成信侯。

昱 仕魏，封安鄉侯，中山之程祖之。

元譚 仕東晉，爲新安太守，賜宅黄墩。

元祚 元譚六世孫，宋山陽内史。

茂 元譚九世孫，梁郢州長史。

詧 茂子，梁祕書少監。

寶惠 詧子，爲本郡儀曹。

靈洗 字元滌，寶惠子，元譚十二世孫。仕陳、梁，謚忠壯。

文季 靈洗子，爲超武將軍，封重安縣公。

嚮 文季子，襲父封。

大辨 靈洗五世孫，爲唐六合令，再徙中山博野。

秀 少師羽之祖。

諲 秀長子。

新 諲子。贈太師。

俶 秀次子。贈少監。

羽 字仲遠，俶子，大辨六世孫。始爲醴泉令，事宋太祖、太宗，累贈太子少師。賜第京師，始居河南。

---

❶ 按：《程子年譜目録》，《程氏世系圖》在《二程子年譜提綱》前。

贊明 新長子。贈太師中書令。

象明 新次子。

希振 羽子。贈虞部員外郎。

元白 贊明子。封冀國公。

遹 終黃陂令，贈開府。

適 右班殿直。

道 贈寺丞。

琳 元白四子。同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

璠 遹次子。累遷比部郎中。

珦 遹長子。始黃陂尉，累遷太中大夫。

琓 遹三子。累遷朝奉。

瑜 道子。累遷殿丞。

嗣先 琳四子。吕公著幕官。

嗣弼 琳次子，賈昌朝壻。

嗣隆 琳長子，龐籍壻。

嗣恭 琳三子，王德用壻。

嗣宗 琳五子。嘉祐初令扶溝。

韓奴 早亡。

顥 明道先生。

應昌 早亡。

天錫 早亡。

頤 伊川先生。

蠻奴 早亡。

顧 璠長子。

頡 璠次子。

頔 琓長子。

顒 琓次子。

預 瑜長子。

顗 瑜次子。

顓 瑜三子。

顥

端輔明道次子。早亡。

端懿明道長子。汝陽縣主簿。

端本明道三子。舉進士第，醴泉令。

曗

易伊川孫。紹興初，分寧令。

昪明道長孫，端懿子。

昂明道孫。

昺

旻

頤

端中伊川長子。舉進士，知六安軍。靖康之難，死其官。

端彥伊川次子。司户參軍。

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伊川孫。

暘端彥子。紹興十年，補將仕郎。

暐伊川孫，尹和靖壻。桐廬令。

按：太中年七十，自撰墓誌，男六人，孫男五人，曾孫六人，今《世系圖》據此。又《明道行狀》註：「一作五子，三早卒。」《文集·程邵公墓誌》明道子名端愨，或其一也。端彥子暘，伊川孫。暐，太中，撰墓誌時尚未生。又太中女：一適奉禮郎席延年，一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女：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正，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皆見太中自撰墓誌。伊川孫暐，見《宋儒學案》；晟，見《元祐黨案表》。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先生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與？」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疑即張子之姑。父珦，見任太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父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曾祖而下，葬河南。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殿丞瑜之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明道行狀》。「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宋太平興國初，少師羽佐太宗，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子孫蕃昌，世族昭著，其

所自來者遠矣」。歐陽修撰《冀國公程元白碑》。按《元白碑銘》：「中山之程，出自靈洗。」靈洗者，梁將軍忠壯公，寶昱之裔孫也。《程朱闕里志》：明方弘静見元祐諸公墨蹟，❶有明道先生「忠壯公裔」四字圖章。凡引書直録原文，皆不加按。間有考訂，則以「按」字别之。

天聖中，洛人程公珦初任黄陂尉，秩滿不能去，遂家焉。以明道元年生先生。《朱子文集》。《元豐九域志》：黄陂屬淮南路黄州齊安郡。按《太中家傳》：「景德三年丙午，公生於京師賜第。開府終於黄陂，公年始冠，遂寓黄陂。後數歲，朝廷録舊臣後，授郊社齋郎，不赴。文簡公爲請於朝，就注黄陂縣尉，任滿不能去」。以明道元年生先生，時公年二十七。朱子文本此。

二年癸酉，二歲。弟頤生。

景祐元年甲戌，三歲。

二年乙亥，四歲。

三年丙子，五歲。

四年丁丑，六歲。

寶元元年戊寅，七歲。

二年己卯，八歲。

康定元年庚辰，九歲。

慶曆元年辛巳，十歲。

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劉立之《敘述》。

二年壬午，十一歲。

三年癸未，十二歲。

先生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明道行狀》。按《太中家傳》、《彭侍郎行狀》：太中罷廬陵尉，調潤州觀察支使，彭公知常州。常、潤隣郡。先生居庠序，彭公謝客到學，許妻以女，當在寓丹陽時。

❶「弘」，原避乾隆諱作「宏」，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四年甲申，十三歲。

五年乙酉，十四歲。

六年丙戌，十五歲。始事周子。

太中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茂叔，年甚少，年三十。不爲守所知」。太中「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太中家傳》。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濂溪事狀》。呂氏《童蒙訓》云：「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爲守所不禮。二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二程皆師事茂叔。」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道行狀》。先生「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劉立之《敘述》。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遺書》呂與叔《東見録》。李安溪云：「周、程授受第一義。」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遺書》謝顯道記。先生曰：「觀天地生物氣象。」註：「周茂叔看。」《遺書》卷六。先生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先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張橫浦語。按：此與周子意思同。又游定夫懷先生詩：「記得程門秋草綠，❶至今遐想每馳情。」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上蔡語録》。黄東發云：「《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荀子

❶「秋」，四庫本《游廌山集》作「窗」。

云：「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先生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外書》朱公掞録。

二程「十四五時，便鋭然欲學聖人」。《張子語録》。吕氏《童蒙訓》云：「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爲己任，學者靡然從之，時謂之二程。」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期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朱子語類》。仲尼、顔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❶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朱子文集》。

七年丁亥，十六歲。

八年戊子，十七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八歲。

二年庚寅，十九歲。

三年辛卯，二十歲。

四年壬辰，二十一歲。母侯夫人卒。

夫人從太中官嶺外，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以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即先生；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

❶「功用」，原作「用功」，據四庫本《晦庵集》乙正。

都官郎中李正臣。《上谷郡君》、《太中家傳》。按：太中自龔州代還，當在此時。

五年癸巳，二十二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三歲。

二年乙未，二十四歲。

先生侍太中至鳳州。按：先生之娶雖不可攷，然以周子作《彭推官詩序》推之，彭公以至和二年爲益州轉運使，而先生《行狀》云彭夫人「事舅以孝稱」，而不及姑，時太中正在鳳州，疑彭夫人之歸當在服闋後也。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五歲。至京師。

先生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劉立之《敘述》。張子厚在京師，坐虎皮，説《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❶曰：「吾平日爲諸公説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外書》尹和靖語。先生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遺書》呂與叔《東見録》。呂滎陽公希哲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先生忽歎曰：『不知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説此話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説此等話道理也。」《呂氏家傳》。《伊洛淵源録》：「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首以師禮事伊川，亦從明道先生遊。官侍講，封滎陽郡公。

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户。劉立之《敘述》。《伊洛淵源録》：「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娶先生叔

❶「撤」，原誤作「撒」，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太中家傳》：「公遇伯母劉氏之族子於襄邑，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按：立之稱從先生三十年，則嘉祐初方七歲。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俶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太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太中家傳》。《元豐九域志》：興平、醴泉二縣，屬陝西路京兆府。《家世舊事》云「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遂謀居焉。

二年丁酉，二十六歲。登進士第。

仁宗御殿親試，先生與張子、朱光庭同登第乙科，則呂大鈞與焉。《程朱闕里志》。按：《蘇文忠集》：是年正月，詔歐陽修知貢舉，梅摯、王珪、范鎮、韓絳同權知禮部貢舉。三月八日，殿試進士《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十四日，賜進士章衡第一，蘇軾、蘇轍、曾鞏等並登第。有《南廟試佚道使民賦》、《九敍惟歌論》、《策五道》。見《明道文集》。先生嘗言：「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遺書》謝顯道記。李安溪云：「此是周、程授受之秘，即孔、顏樂處。」按：《周子年譜》：是年在合州。有傅伯成《答周子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賤子聞之，弗勝喜蹈。」《道國志》註「心朋指二程」，則再見周子當在合州。

三年戊戌，二十七歲。任鄠縣主簿。

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

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府境水害，倉猝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鄠縣屬陝西路京兆府。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外內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游酢《書行狀後》。

《答橫渠先生書》：「承教，諭以定性未

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説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内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

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明道文集》。朱子云：「先生此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逼逐他相似，所謂造道之言也。大綱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緊要在『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先生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又云：「《定性書》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劉蕺山云：「此先生發明主静立極之説，最爲詳盡而無遺也。主静之説，本千古祕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先生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按：朱子云「先生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蓋大約言之。

四年己亥，二十八歲。在鄠。

先生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遺書》呂與叔《東見録》。《延平答問》云：「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明道在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在鄠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❶時人不識予心樂，❷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上蔡語録》。《戲題》：「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卻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題淮南寺》：「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

❶「傍」，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望」。

❷「時」，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旁」。

相對愁。」《明道文集》。《延平答問》云：「録示明道二絶句，便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氣味。某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按：延平所云，疑即此詩。

五年庚子，二十九歲。在鄠。

先生《遊鄠山詩序》云：「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古，有扈者尤復秀出，常憾遊賞無便。❶ 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廥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間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❷ 五年二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寺丞興宗。時民産有在山麓者，以罪没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傍山東遊紫閣，❸ 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遍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鳳

❶「憾」，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恨」。
❷「辜」，原誤作「孤」，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❸「傍」，原誤作「並」，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池，觀雲頂、淩霄、羅漢三峰；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淩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峰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横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宫故基而歸。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明道文集》。按：《宋史》：晁无咎，字補之，宗慤之曾孫。嘉祐二年進士。又《蘇文忠集》有《送晁美叔、端彦發運右司詩》。二晁皆先生同年，未知孰是貳車。　時朱公掞主萬年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先生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伊洛淵源録》。

六年辛丑，三十歲。調上元縣主簿。

先生居鄠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税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摇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税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百千矣。《明道行狀》。按《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冬十月，有陝西轉運使彭思永薦河中府進士南宫魯爲試將作監主簿一事，先生避親，疑即彭公也。又按：先生爲令畫法，疑即李仲通均田税，事詳熙寧七年《李寺丞墓誌》。　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先生假公僕掘桑白皮。先生問之曰：

「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説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家世舊事》，下同。《宋史》：謝師直，名景温。嘉祐間爲江東轉運判官。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説《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按：先生説《易》，雖無成書，而散見於《遺書》者，皆可考而知。觀横渠稱先生深明《易》理，及以師直言《易》爲非是，所謂得不傳於遺經者，必有在矣。伊川嘗謂張繹曰：「我之道蓋與明道同。」則欲求先生之言《易》者，即求之伊川《易傳》可也。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云：「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遺書》卷七。朱子云：「明道氣質如此，年至三十，猶不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不可以此自恕。」劉蕺山云：「方未見時不知此心閃在何處，知此可知未發之中。」九月庚戌，孝女生。見《伊川文集》。

七年壬寅，三十一歲。攝上元令。

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

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悉之間，❶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上元屬江南路江寧府。黄百家云：「此即是欲立欲達之體。」三月十八日，先生叔父殿丞瑜卒於京師。見《明道文集》。叔父瑜，字叔寶，父道，贈寺丞。母，長壽縣太君任氏。歷官至殿中丞，終於京師，年四十三。

八年癸卯，三十二歲。

仁宗登遐，三月辛未。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王贄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明道行狀》。朱子《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

❶「悉」，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微」。

記》：「淳熙三年，資政建安劉公守建康，以屬邑上元，先生少日宦遊處也，均田塞隄，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而兵革變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祀致意，願請文以記之。熹謂上元之政，於先生懼未足以稱揚也。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中之所存，又烏得以小大而議之哉？」先生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啚，勑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只魚蝦之類，❶但形狀差異爲爾。《遺書》蘇季明録。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三歲。罷上元任。

至磁州。

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邢恕《敘述》。《元豐九域志》：磁州，屬河北路真定府。按：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嘉祐初，早從伊川學。治平初，初見先生於磁州。觀《敘述》所稱，蓋知尊先生者。惜乎其後極狼狽，伊川所謂「義理不勝利欲之心」也。邢七云：「一日三點檢。」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説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説一般話，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説。」先生曰：「無可説，便不得不説？」《外書·上蔡語録》。八月四日，子端慤生。見《明道文集》。按太中自撰墓誌：孫端

❶「只」，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爲」。

懿，汝陽縣主簿。端輔，早亡。端本，治進士業。皆先生子，無名端愨者。惟先生《行狀》「一作五子，三早卒」，端愨或其一也。時太中知磁州，先生至磁省親也。

二年乙巳，三十四歲。移晉城。

先生居上元，再朞，❶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

❶「朞」，原作「暮」，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晉城屬河東路澤州。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

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家世舊事》。晉城俗樸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户數萬衆,罪人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劉立之《敍述》。先生《晉城縣令題名記》:「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以酷見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

「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

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❶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明道文集》。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某常愧此四字。」《外書・龜山語録》。

三年丙午，三十五歲。在晉城。

先生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没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遺書》呂與叔《東見録》。晉祠之魚極多，先生嘗到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畏，而特不殘及此魚也。《外書》卷十。

四年丁未，三十六歲。秩滿，改著作佐郎。至漢州。

先生叔父珫，年四十五，以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見《伊川文集》。叔父珫，字季聰，太中季弟。幼孤，事母崇國太夫人能竭其力，事伯兄邸嫂如父母。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

❶「令」，原誤作「今」，據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太中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長子峋，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顒，太廟齋郎。女二：長適劉立之，次適王霖。詳《朝奉墓誌》。先生與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先生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先生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伊洛淵源録》。

程子年譜卷二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三十七歲。

五月十四日，子端慤卒。越三日，藏一作「葬」。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先生誌其壙曰：「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温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内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温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静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

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明道文集》。朱子云：「此一節，全用周子《太極圖說》及《通書》中意，蓋理則粹純至善，而氣則雜糅不齊。」

二年己酉，三十八歲。四月，爲農田水利使。八月，以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時遣八人，先生與焉。《綱鑑》。按：八人者：劉彝、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謝卿材、盧秉、曾伉與先生也。八月辛酉，以御史中丞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稾。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

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明道行狀》。《宋史》：吕公著，字晦叔，文靖公子。仕至右僕射。元祐初，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卒，年七十二。贈申國公，謚正獻。 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勵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駡，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稾，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劉立之《敘述》。 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游酢《書行狀後》。《論王霸疏》曰：❶「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説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

❶「論」上，原衍「嘗」字，今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删。

況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

「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

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沛然不疑，則萬世幸甚。」《明道文集》，下同。朱子云：先生「《王霸劄子》説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遺藴矣」。

《論君道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朱子云：先生「進説，只以聖人之説爲必可信，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如説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做去，待他做工夫

❶「滯」，原誤作「帶」，據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有見處，自知得聖人確然恁地。」《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疏》曰：❶「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説，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

「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

「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

❶「疏」，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劄子」。

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

「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❶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❷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❸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

「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

❶「郡」，原重，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❷「於」下，原有「學」字，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删。
❸「與」，原作「於」，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

「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

「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

「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朱子云：先生所論學制，最

爲有本。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憾不生於彼時也。先生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論十事疏》，❶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其言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

「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

❶「疏」，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劄子」。

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産，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

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

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争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説哉？惟聖明裁擇！」黄百家云：「先生所陳治法十事，按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之至誠流露也，此真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云：「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説，❶而不能用也。」《論養賢疏》曰：❷「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

「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

❶ 「功利之説」，據四庫本《居業録》補。

❷ 「疏」，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劄子」。

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官，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户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先生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王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先生言不行。見《宋史》。《宋史》：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乞罷新法。王廣淵，字叔本，魏郡人。温公論其奸邪。

閏十一月，張子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會令往勘苗振獄。先生上疏言：「張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于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治獄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

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明道文集》。《邵氏聞見録》：「知明州苗振，監司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往勘，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先生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遺書》呂與叔《東見録》，下同。先生嘗曰：「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荆公嘗與先生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

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遺書》楊遵道録。荆公置條例司，用先生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先生對語，公子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先生自此與荆公不合。《邵氏聞見録》。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吃飯」之語。熙寧初，先生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吃食，分廳向火。先生爲予言。《外書》王彥輔記。

三年庚戌，三十九歲。罷授京西提點刑獄，

辭，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三月四日，先生與孫覺、呂公著、張戩、李常極論新法。不聽。見《宋史》。《宋史》：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仕至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李常，字公擇，建昌人。仕至御史中丞、兵部尚書。張戩，字天祺，橫渠弟。爲御史。《諫新法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❶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作「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略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

❶「俵」，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借」。

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説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明道文集》，下同。四月十七日，《再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

「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黄東發云：「神宗初，明道疏乞定君志，用正人，次《乞修學校尊師儒》，次《論王霸》，皆根本之論。其要尤纖悉於養士養賢之節目，意者亦念人情之不古，伊欲變化士習，非徒法之能行，故先以君志而後及之歟。有曰『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竊謂譬之於疾，此尤劇證人主所宜力救者也。其乞留張載免按獄事云『朝廷以儒術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其《諫新法二疏》云『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又云『設令僥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尤非朝廷之福』。其議論得大體如此。」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

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劉立之《敘述》。會同天節，四月，神宗生辰。宫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宫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游酢《書行狀後》。時荆公浸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使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先生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明道行狀》。《辭京西提刑奏狀》曰：「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

瀆，輒再陳請。

「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意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

「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瘝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顧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邪説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奬用，何爲肯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明道文集》，下同。

《謝澶州簽判表》曰：「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

「臣性質樸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

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闊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冞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

願狥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按：先生以二年八月辛酉爲御史，三年四月己卯，罷授提刑，癸未改鎮寧軍簽判。立朝九月，閱二百六十三日，章數十上，惜傳世者止十篇。

十一月二十六日，彭侍郎卒於金陵，先生祭文曰：「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憖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

「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

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上欲用温公，召爲樞密，謂先生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先生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邵氏聞見録》。《續通鑑長編》：四年二月，光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吕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乞致仕。」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上謂御史程顥云云。此據伯温《聞見録》。按：三年四月，先生已罷御史，此時不在朝廷。蓋韓琦言光可代己爲樞密，神宗與絳語，而伯温誤屬之先生也。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蕎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四年辛亥，四十歲。簽判鎮寧軍。

先生至鎮寧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

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滅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

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❶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澶州、澶淵軍、鎮寧軍節度，屬河北路。《宋史》：熙寧四年二月，詔增漳河等役，從程昉議。八月，河溢澶州。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續通鑑長編》：四年五月，御史劉摯言：「内臣程昉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所用九萬夫，所至凌侮官吏，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昉前後奏事欺妄要君，乞加貶竄。」安石爲昉力辨，後覺其誕，疎之。九年，昉以憂死。劉涣，字仲章，四年五月，知澶州。十一月，以工部尚書致仕。其後，熙寧十年七月，河大決於澶淵曹村下埽。按：先生治河，不暇入城省親，當是太中以四年乞祠，歸就養矣。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❶「効」，原誤作「劾」，據清呂留良《二程全書》改。

先生少長親閫，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虚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游酢《書行狀後》。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夫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邢恕《敘述》。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遺書》謝顯道記。

澶娘生。見《明道文集》，下同。作《侍郎彭公行狀》。彭公名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先生外舅也。生咸平三年庚子，終熙寧三年庚戌，年七十一。天聖五年進士，歷官南康軍判官、廣州南海、洪州分寧縣，通判睦州、湖州、常州，爲御史，出守宣州，除北路轉運使，進工部郎中，升刑部，出爲益州路轉運使、權領成都府，遷兵部郎中，户部副使，充陝西都轉運使，鎮高陽。治平中，升給事中、知江寧府、權御史中丞。神宗朝，以蔣之奇言大臣陰事扳公，降給事中、知黄州，徙太平州。郊祀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移揚州，遷户部侍郎，致仕，徙居歷陽。疾卒金陵。娶晏，元憲之姪、侍郎容之子。二男：衛、衎。五女：長適胡從，次適李伯英，次即先生室，次適田祐，次適齊域。公終之明年，葬。先生作行狀。詳《文集》。

五年壬子，四十一歲。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

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罷歸。《明道行狀》。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劉立之《敘述》。按：先生講學友，所稱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也。於李仲通，則稱其德性之粹。於孔周翰，則示以聖賢之學。於吕晦叔，則勸以好賢之勿替，歸上之勿疑。於韓持國，則語以性道之無二，克復之爲一。與張天祺，言心不可制縛。與吴師禮，言理須要明辨。他如談王介甫之學錯處，言謝師直之《易》非是，雖異己猶服其忠信。富鄭公謂天下無福。文潞公稱之曰「明道雖先達，尤折節敬禮」。其見於唱和者，有若王安之、張子直、王求甫、陸子履、陳公廙。其見於遊從者，有若范堯夫、范彝叟、范淳夫、謝師宰、王彦霖、王參輔、韓宗道、杜孝錫，皆相與質疑問道者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范祖禹《敘述》。按：先生門人劉立之、吕希哲在嘉祐初爲最早，劉絢與立之同時，李籲稍後於絢。蘇昞，熙寧十年横渠卒後從學。吕大臨與兄大忠、大鈞，皆從横渠。元豐二年，入洛見二先生卒業。謝良佐、游酢，在元豐元年先生知扶溝時從學。楊時以師禮見先生於潁昌，在元豐四年。朱光庭見先生於汝，在元豐六年。侯仲良，華陰先生之孫，年輩後於諸公。他如田述古、周純明、邵伯温，皆在洛得聞緒論，不出熙寧間。而邢恕始見先生於磁州，在治平初，則又先於吕、謝、游、楊。此先生門人之可攷者也。又居洛講學，自熙寧五年壬子至十年丁巳，元

豐三年庚申至七年甲子，前後十餘年。

六年癸丑，四十二歲。居洛。

時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明道行狀》。先生居家，不補久之。《程朱闕里志》。六月七日，周子卒。《濂溪年表》：生於天禧元年丁巳，終於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七。濂溪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倡學於時，辨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嘗自言：「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祁寬《通書後跋》。寬，字居之，和靖門人。是跋題於紹興甲子，蓋和靖没後二年也。周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

篇，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等篇，則可見矣。《朱子文集》。黄百家按：「朱子云：『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而周、孔、孟氏之傳，涣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氏雖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洪，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全謝山《周程學統論》：「明道先生傳在《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録》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哲宗實録》中，乃范學士沖作。局所據恐亦不祇吕芸閣《東見録》一書，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没其自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之所以未盡其藴者，蓋其問學在慶曆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陸世儀云：「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也。明道自言『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即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之旨，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説，亦不善學者矣。」

七年甲寅，四十三歲。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道「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不果用。

先生家居，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明道行狀》。先生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禄仕於筦庫以爲養。居

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邢恕《敘述》。作《李寺丞墓誌銘》曰：「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

「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

「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

「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鵲、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説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絶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

「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税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摇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二」。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

「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

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 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

「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 夫人王氏祔焉。 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 賢慧靖淑，雅有法度。 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 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

「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 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駮其宜；有種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 聖雖可學一作「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 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 德何完兮命何虧？ 秀而不實聖所悲。 孰能使我無愧辭，欲後有考觀銘詩。』」❶《明道文集》。 朱子云：「元氣會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自是難得遇也。」荆公之退也，熙寧七年，安石免，出知江寧府。 陳襄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 其薦明道云：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某，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神宗善之而不能用。《陳古靈集》。《宋史》：陳襄，字述古，侯官人。 有志傳道學者，稱古靈先生。 謚忠文。 先生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 時田明之隨行，先生每過，必曰好語。 一

❶ 「欲後」，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後欲」。

日，明之問之，先生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外書》尹和靖語。《宋儒學案》：田明之，名述古，安邱人。胡安定高弟，隱居講學。温公、康節、二程先生居洛，皆從之游。一日，❶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先生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先生曰：「内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先生和之。《邵氏聞見録》。《宋儒學案》：周純明，字全伯，澶淵人。父長孺，師事康節，早卒。康節撫純明如子，因求昏於伊川，娶殿丞女。卒業伊川，登進士第。《遊月陂》：「月陂隄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罇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静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明道文集》，下同。《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换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和堯夫首尾吟》：「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

❶「一」，原無，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非是愛吟詩。」《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授。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秋日偶成二首》：「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淩虚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顔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上蔡云：「明道擺脱得開，爲他所過者化。」朱子云：「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黄東發云：「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按：《擊壤集》有熙寧七年春日《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又中秋後《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閑步吟》，今並附此。

先生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遺書》呂與叔《東見録》，下同。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先生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

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李安溪云：「觀明道贊堯夫異於橫渠，贊橫渠又異於濂溪，銖兩不差，則知其淵源有自矣。『昔受學於周茂叔』，『吾學有所受』二語，源流何等分明也。」又曰：「堯夫放曠。」《遺書》卷六。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遺書》卷七。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先生曰：「真風流人豪也。」《外書》時紫芝集。

八年乙卯，四十四歲。詔修《三經義》，不果。十月，彗見翼、軫間，應詔上書。還朝，差知扶溝縣事，辭，復求監局。

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六年三月，置經義局。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明道行狀》，下同。十月己未，彗見軫、翼間。己亥，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按：《應詔論朝政奏疏》不見《文集》。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禄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

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叔父璠卒於河南。劉立之《敘述》。見《明道文集》。叔父璠，字仲韞，太中仲弟。年十六，以族兄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户曹掾，除明州司法，知壽州安豐，移公興元府西縣，改洪州豐城，知河南伊闕縣，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知永安縣，兼陵臺令，通判和州，權領郡事，刑蔡之妖尼惠普，置神怪李洞元於法，復通判隰州。熙寧乙卯四月甲申，以疾終於河南，年五十七。官自衛尉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二子：顧、頡。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詳《程郎中墓誌》。

九年丙辰，四十五歲。吴充薦先生，不報。時王安石罷相，以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充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安石所爲，欲有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吕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及先生。見《通鑑》。《宋史》：吴充，字沖卿。熙寧九年九月，代安石爲相。元豐三年四月，卒。王珪，字禹玉，成都人。與蔡確比而沮温公，議復靈武以固位。韓維，字持國，神宗宫邸舊臣。熙寧七年，爲學士，勸帝廣求直言，罷青苗諸害。上命草詔行之，人情大悦。元祐初，拜門下侍郎，以少師致仕。元符初，卒，年八十二。蘇頌，字子容，丹陽人。第進士。知制誥，以駁李定除御史落職。熙寧八年，以集賢院學士爲祕書監。元祐七年，拜右僕射。紹聖四年，少師致仕。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二。張天祺卒。先生嘗許誌其墓，今《文集》無之，疑未作也。《伊洛淵源録》註。先生曰：「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胸

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遺書》吕與叔《東見録》。先生與吴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説，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遺書》李端伯記。《宋儒學案》：吴師禮，字安仲，師仁弟，錢塘人。以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終直祕閣、知宿州。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先生有悔薦之意。先生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外書》、吕氏《童蒙訓》。《宋史》：常秩，字夷甫，汝陰人。隱居不仕，起在諫争，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自熙寧四年爲右正言，進侍講、侍讀。九年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

十年丁巳，四十六歲。在洛。五月庚戌，改太常丞。

春，吕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及先生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先生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云云。《邵氏聞見録》。《宋史》：賈昌衡，字子平，昌朝弟。舉進士。熙寧更法，數言利害，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户部副使，增秩右諫議，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司馬温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寧末，正獻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

人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温公同餞正獻，復有詩與温公云：「二龍閒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❶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温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自河陽乞在京宫祠，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元豐元年九月乙酉。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吕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争臣也，不得不退處。」吕氏《童蒙訓》。胡文忠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别。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别，先生卻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吕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先生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温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按：文忠合前後通論，故概稱元豐中。《和花菴》：「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静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明道文集》，下同。按：司馬温公有《花菴獨坐》詩，先生和其韻。《和諸公梅臺》：「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後一日再和》：「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祇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朱子云：「龜山謂梅臺是説時事。」按：司馬温公有《和君貺宴張氏明叔梅臺》。《顔樂亭銘》：爲孔周翰作。「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顔之生。

❶「此」，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今」。

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顔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顔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王剛仲云：「程子師周子，每令尋顔子樂處，故於此亭因孔顔之裔，而深有感於師友之契，揭聖賢之學以示人。有志斯道者，必將由辭以得其意，則庶幾乎？」按：《蘇詩註》：孔宗翰，字周翰，道輔子，孔子四十八世孫。熙寧十年，守密州，得顔子故居陋巷，有井存焉，作亭其上，命曰「顔樂」。子瞻有詩，司馬君實有頌。五月，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西京北路轉運副使李南公等言程某「博通古今，行誼修潔」，改官八年，未嘗磨勘故也。《續通鑑長編》。康節嘗作《四賢吟》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擊壤集》。《和王安之五首》。《小園》：「閒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白樂天有詩戲盧中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野軒》：「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汙亭》：「强潔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争

事莫侵。」《藥軒》：「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户，清香交送滿檐楹。」《晚暉亭》：「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明道文集》，下同。《范忠宣公集》：王安之，名尚恭，太常少卿致仕。又司馬温公《耆英會序》：尚恭，少潞公一歲，年七十六。按：《擊壤集》，熙寧十年，並有此詩和章。七月癸丑，邵堯夫先生卒。先生作《墓誌銘》曰：「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

『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

「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還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

「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吴適楚，過一作「寓」。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爲」字。多矣。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

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淩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吕本中云：「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藴矣。」堯夫家以墓誌屬先生，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先生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外書》時紫芝集。先生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説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説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先生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伊洛淵源録》。《宋史》：李挺之，名子才，青州人。師事穆伯長。嘗爲共城令，造康節之廬，問曰：「子知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物理之學、性命之學乎？」康節於是始傳其學。

八月丙申，太中葬弟於河南伊川先塋，先生作《程殿丞墓誌銘》、《程郎中墓誌》。見《明道文集》，下同。按：《程殿丞墓誌銘》云：「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

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顥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擬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攷《太中家傳》，自知漢州抗議指新法未便，乞祠得管勾崇福宫，當在熙寧四年。再任遷司農，當在八年。而《墓誌》已稱司農，合觀《程郎中墓誌》云「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云云，則殿丞與郎中同年月日而葬。二年「二」字必係「十」字之訛。《澶娘墓誌銘》同日葬先塋東。

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見《遺書》註。《續通鑑長編》：張子以三月戊午，詔歸館供職。七月乙卯，兼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而歸。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❶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游酢《書行狀後》。先生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遺書》蘇季明録《洛陽議論》，下同。《伊洛淵源録》：季明，名昞，橫渠門人，後師二程。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先生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先生謂：「天下之士，亦有其

❶「趣」，四庫本《游廌山集》作「處」。

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先生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先生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十二月乙亥，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温公，以爲不可，有《論謚書》。見《龜山集》。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子厚，諱載，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不克歸，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

因家焉。先生嘉祐二年進士，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年五十八。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哭子厚先生》：「歎息斯文約其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邱。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明道文集》。按：九年三月朔，子厚弟天祺卒。十年十二月，子厚卒，故云「二年零落去山邱」。橫渠先生作《訂頑》，先生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遺書》呂與叔

《東見録》，下同。横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争端。」改之曰「東銘」、「西銘」。見《外書》時紫芝集。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而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遺書》卷五。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外書》上蔡語録，下同。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先生曰：「子厚卻如此不熟。」伊川謂先生曰：「吾兄弟近日説話太多。」先生曰：「使見吕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外書》晁氏客語。

程子年譜卷四

楚雄池生春禴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七歲。知扶溝縣。

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二年。❶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畿邑田税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

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

❶「二」，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一」。

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悦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扶溝縣屬東京開封府。《扶溝縣志》：先生宰扶溝，伊川奉太中至扶溝，居數月而還。《宋史》：王中正，元豐初提舉畿縣保甲，將兵捕盜，獻民兵五保法，請於村疃及縣以時閲習，悉行其言。劉定之《扶溝縣署先生祠堂記》：余觀神宗，可謂有志之主，以復三代之治爲務，然所用乃安石。當先生知扶溝時，安石抱負籌策已施行矣。而畿甸近邑，盜賊之暴，宦侍之横，若是略莫能弭。逮先生從容處置，不拘常法，不待聲色，而咸得其當。使其得位而施之，功效詎可量耶！致堂胡氏惜漢光武不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古今一轍，可勝歎哉！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見《明道文集》，下同。按：陸子履，名經。《續通鑑長編》：二月戊辰，命州軍長吏禱雨名川靈祠。先生詩中云「我亦奉命來侯疆」，則先生曾奉命至陝禱雨矣。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按：蘇詩，元豐元年有《送孔郎中赴郟郊》，則自密移郟也。先生詩中云「飛雲猶認華山高」，疑指此。

謝顯道習舉業，

已知名，往扶溝見先生受學，志甚篤。先生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知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静坐。」尹和靖語。先生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每進語相契，先生必曰：「更須勉力。」《外書·上蔡語録》，下同。按：上蔡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録，惟某不曾録。」此蓋追憶云。朱子手訂《上蔡語録》三卷，采入《外書》三十七條。嘗云：「某少時妄意於學，頗藉其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攷上蔡以是年從學，故記精要語類繫於此。謝顯道云：「昔先生教誨，只管著他言語。」先生曰：「與賢説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謝顯道云：「吾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延平答問》云：「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静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上蔡確實於日用處便下工夫，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録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謝顯道云：「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云：「先生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先生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或問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先生教人以忠信爲先。賢只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先生嘗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侯子雅言》。顯道云：「吾從洛中學時，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册，先生見之，云是『玩物喪志』。」《遺書》註鄭轂云。顯道初以記聞爲學，自負該博，對先生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先生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先生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胡氏傳家録》。謝顯道嘗與先生切脈，坐間先生云：「切脈最可體仁。」《遺書》謝顯道記，下同。劉蕺山云：「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理無間斷，故無

痿痺，一斷便死了。」先生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子銘之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李安溪云：「太虛喻堯、舜心體。」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宋史》：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吴縣人，仁宗時參知政事。皇祐四年，卒，年六十四，謚文正。胡宿，字武平，常州人，仁宗時樞密副使。治平四年，卒，年七十二，謚文恭。常至潤州，與濂溪遊。《范忠宣公集》：許渤，字仲容，蒲城人。天禧三年進士第，累官至潤州觀察推官。范文正移潤，知其賢，薦於朝。慶曆七年卒，年七十。按《太中家傳》：調潤州觀察支使，當在慶曆三年明道居庠序時。范文正參知政事，先是知潤州，薦許渤。許渤官潤州觀察推官，疑與太中同時。《濂溪志》稱胡文恭常至潤州，與周茂叔遊。或謂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雖屬附會，要之賢人星聚一方，流風餘韻，二程子少時猶及見之。又沈德潛《書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云：有明道題詠，蓋夙所景仰者，因追論以語上蔡，故繫之。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换。先生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定夫來職學事。游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

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楊龜山集》。按龜山《游公墓誌銘》：「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龜山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在元豐四年，定夫與顯道在是年從學，則及門先於龜山矣。全謝山謂游文肅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 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遺書》游定夫録，下同。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遺書》六卷。

二年己未，四十八歲。 二月，詔判武學，以李定、何正臣論罷，復舊任。

二月，先生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 吕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兼包，豈悉記録？ 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 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 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 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 先生竟歸故官。《通鑑》。《宋史》：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受學安石。熙寧三年，召至京。李常問：「君從東南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對曰：「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願勿爲此言。」

定竟往謁安石曰：「定但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勿許。」安石大喜，謂曰：「君見上，盍爲道之。」立薦。對如曩言，於是，言新法者皆不聽，即命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疏定不持生母仇氏服。元豐初，爲御史中丞。何正臣，字君表，新淦人。元豐中，蔡確薦爲御史裏行。按：《續通鑑長編》，二月丁未，詔太常丞程某判武學。十五日甲寅，罷，才八日也。呂公著云云。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劉立之《敘述》。《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明道文集》，下同。按：公廙，名知儉，官殿丞。元豐元年始居洛，二年修禊，所會皆儒學之士。《郊行即事》：「芳原緑野恣行時，春入遥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曰：「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龜山語録》。呂與叔見先生。《伊洛淵源録》：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横渠先生之門。横渠卒，乃入洛見先生。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

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遺書》吕與叔《東見録》，下同。劉蕺山云：「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朱子謂《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録》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黄梨洲云：「與叔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默識心契，豁如也。朱子於程門中最取與叔，以爲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如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云：這段「是吕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説話。蓋横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説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虚。」曰：「人之血氣，固有虚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卻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劉蕺山云：「此無欲學聖之旨。」李安溪云：「《定性書》『廓然大公』而戒夫自私之累，『物來順應』而惡夫用智之鑿，即此章之意。然未直指用力之方，是故學者茫焉。此

揭敬義爲言，無不敬則内直，思無邪則外方，斯二者，傳心之要也。」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宋史》：劉彝，字執中，閩縣人。從學安定，仕至都水丞，知桂州。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聖人用意深處，

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先生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先生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争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夫欲去數矣。其時介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某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夫之意尚亦無必。某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某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夫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夫大怒，遂以死力争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某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某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某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

四。某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某當言職，苦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朱子云：「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箇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爲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恁的狼狽。』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若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的人！』」胡敬齋云：「明道才大德盛，入朝建言三代之治，可運於掌。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明道雖去，神宗猶眷眷懷之，安石亦感公盛意，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按：李安溪《程子遺書纂註》云：「程子自呼名門人記者，以字代之。録中稱伯淳、正叔者，皆同。今概以某字代之。」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某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按：先生自熙寧五年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講學論道爲事，士大夫皆慕化之，即所云於他輩有所不便也。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

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摇，以是拒絶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留下害事。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翦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駮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六月，先生舅華陰侯先生卒。見《明道文集》。

三年庚申，四十九歲。除奉議郎，罷扶溝任，寓潁昌。

二月，作《華陰侯先生墓誌銘》。見《明道文集》。侯先生，名可，字無可，華陰人。二程舅氏也。生景德四年丁未，終元豐二年己未，年七十三。先生以氣節自喜，從孫威敏征儂智高得官，知巴州化成縣，調耀州華原主簿，監慶州折博務，授儀州軍事判官。韓忠獻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渠，召對便殿，熙河未開之時，爲韓忠獻馳諭渭源酋豪，開地八千頃。秦州舊苦蕃酋反覆，繫其親愛，先生謀釋而歸之，戎人感服。平生以勸學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治學舍，興絃誦。二子：孚、淳。三孫，尚幼。以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先生作墓誌銘。六月，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

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明道行狀》。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外書·庭聞稾録》。常見先生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遺書》卷十七。先生爲邑，

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伊川文集》。

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劉立之《敘述》。先生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威亦嚴，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伊洛淵源録》、《侯子雅言》。

先生與弟伊川侍太中，遊壽安山，太中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静坐，蓋亦非好也。」《太中家傳》。

按：太中以熙寧三年議新法未便，乞祠歸，至是十年。

四年辛酉，五十歲。在潁昌。

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謂太中。以清德退居，弟頤正叔一作「正道」。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内，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良厚。韓持國撰《墓誌銘》。《元豐九域志》：潁昌府許昌郡，屬京西路。元豐三年，升府。按《續通鑑長編》：韓維於元豐四年，已稱知潁昌如故。五年八月，詔維再任。六年三月，提舉崇福宫。則持國與二先生周旋，正在此三年中也。

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説妄説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别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

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説，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顔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人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盡得，蓋實是無去處説，此理本無二故也。」《遺書》李端伯傳《師説》，下同。按：伊川稱語録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元豐四年，韓持國守潁昌，與先生語，《師説》備記之。疑端伯在潁從二先生學，吕與叔《東見録》，亦有端伯相聚不久之語。故凡記語理道之要，悉附於此。

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説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爲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

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王彦霖問立德進德先後。先生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則『可與立』者也。」《伊洛淵源録》：王端明彦霖，名巖叟，大名人。本傳不及其學問源流，其《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恐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王彦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强。先生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王彦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爲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説。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劉蕺山云：「此先生極力體貼出自家意思語。」李安溪云：「此條以誠爲主，忠信進德，即是對越上天。天之所以爲天者，誠而已矣。神不在道之外，氣亦不在性道之外。《中庸》言鬼神歸之於誠，則神氣與道之妙合也顯矣。程子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然則事天以存誠爲本，而存誠以居敬爲先。」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劉蕺山云：「『生之謂性』，告子未嘗差，惡亦是性。荀子未嘗差，但先生只是認得箇『人生而靜』者耳。」「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卻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若不能存養，只是説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劉蕺山云：「識此意，方可言勿助、勿忘。」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先生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

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别。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顔、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二先生暇日與韓持國同遊西湖，先生《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詩》：「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内外，卻應分别更迷真。」《明道文集》。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未能忘外樂，綠尊紅芰對西曛。」又見吕氏《童蒙訓》，與此小異。

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潁昌。見《龜山年譜》。按《龜山集》：元豐辛酉，二十九歲。授徐州司法，不赴。自京師

至潁，以書請見明道先生，遂以師禮事焉。略云：「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遊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灑埽於門下，則千萬幸甚！』」時二程兄弟講孔、孟絶學於河洛，及門皆西北士，最後中立與游。定夫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龜山從潁昌及門之後告歸，明年有寄書問《春秋》，又有《寄游定夫》詩：「絳帷侍燕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卻媿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蕭條清潁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想見一時從遊之樂。安溪李遜齋《道南講授》云：「龜山文靖公承道南統緒，當日所得師傳，儘有可考。」胡文忠嘗言：「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再按《龜山傳》：昔程純公嘗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龜山反求，渙然有覺。其後羅豫章、李延平遞相祖述，令學者「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所謂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者。觀此，則龜山之師承純公，俱在三十歲前。羅、李宗派已肇於此時矣。至卒業程明公，又在四十歲後。

先生在潁昌，楊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先生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先生處。志寧乃語定夫及中立，中立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中立，故先生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外書・龜山語録》，下同。先生曰：「必

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❶先生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斸地黃。先生率顯道，顯道以前輩爲辭。先生云：「又何妨？一般是人。」《外書·上蔡語録》。《宋史》：范夷叟，名純禮，文正公三子。仕至尚書右丞。

❶「周官」，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周公」。

程子年譜卷五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明道先生

五年壬戌，五十一歲。在洛。

先生曰：「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遺書》呂與叔《東見録》，下同。《續通鑑長編》：元豐五年九月戊戌，永樂城陷，「舜舉將死，裂衣，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敵。』」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宫事，頗覽書傳。按：九月永樂之役，内侍李舜舉與徐禧、李稷、大將高永能皆敗死。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宋史》：李憲，神宗内侍。元豐四年九月入蘭州，詔趨靈武，而憲不前，高遵裕獨往而敗。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宫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吴，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取西夏。❶《續通鑑長編》：元豐

❶「取」，清呂留良《二程全書》作「伐」。

五年十月戊申朔，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上涕泣悲憤，爲之不食，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説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責在己，❶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繁務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禄、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爲而不已也。今日西事要已，亦不甚難。❷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所有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

❶「責」，清吕留良《二程全書》作「由」。

❷「不」，清吕留良《二程全書》作「有」。

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宋史》：徐禧，字德占，附安石行新法。永樂城陷死之。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楊中立有《寄先生問〈春秋〉》書。見《龜山文集》，下同。《龜山年譜》：元豐壬戌，三十歲，居鄉。《寄明道先生問〈春秋〉書》略云：「《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爲憾。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鄙愚見棄，一一見教。幸甚！」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書當以『君氏』爲正。」冬，劉質夫見先生洛中。《遺書》卷十二。按《伊洛淵源録》：李端伯作《劉博士墓誌銘》云：質夫自齠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

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元豐中，令潞之長子，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遺書》録《師訓》卷十一，在洛中所聞前戊冬及亥八月、九月録先生語，疑丁仁安縣君憂，居河南時也，今並類繫。全謝山謂程門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先生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可謂仁也。」《遺書》録《師訓》，下同。「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劉蕺山云：「分明是太極之理。」「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勝百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天人無間斷。」「克勤小物最難。」「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遺書》戊冬録，下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楊子出處，使人難説，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六年癸亥，五十二歲。監汝州酒税。

先生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税。《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汝州屬京西路。八月，劉質夫見先生於洛。《遺書》卷十三。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亥八月劉質夫録，下同。「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已非矣。」「或

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九月，劉質夫過汝。《遺書》卷十四。絢問：「先生相别，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遺書》亥九月劉質夫録，下同。「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❶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朱公掞來見先生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外書·侯子雅言》。按：伊川《祭朱公掞文》云「自予兄弟倡學之初」，「君時甚少，獨信不疑」，則從學早矣。范内翰稱其少從孫復受《春秋》，又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在忠信，終身力行之。黄梨洲云：「後從二程子於洛，聞格致爲進道之門，誠正爲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及爲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於流俗者也。」攷邵氏《易學解惑》記：伊川同朱公掞訪康節，則熙寧間

❶「焉」，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爲」。

嘗從二先生遊矣。呂與叔《東見録》又記：公掞昨在洛書窗牖一條，伊川稱此意甚好。此云「來汝坐春風中一箇月」，亦猶再見茂叔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公掞嘗記先生語，今不可攷，朱子拾其遺，編入《外書》，兹並類繫。　先生曰：「性静者可以爲學。」《外書》朱公掞録，下同。「學始於不欺闇室。」楊開沅云：「先生處處提倡慎獨，不待蕺山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十一月，作《祭富鄭公文》，云：「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

「嗚呼！　粤稽古昔，得全實難；　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　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　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騫。　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　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　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　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　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　於人之職，可謂無負；　在天之理，亦爲曲全。　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　尚以公之没也，爲有憾焉。

「嗚呼！　世之常態，苟於自便；　終始之節，艱於永肩；　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　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　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

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摭實；祭册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没爲有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屬公禮遇；❶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維尚饗！」《明道文集》。或問先生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伊洛淵源録》。楊中立有《與先生論〈春秋〉書》。見《龜山集》，下同。《龜山年譜》：元豐癸亥，赴徐州司法任，《與先生論〈春秋〉書》，略云：「某欲治《春秋》，❷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其門户。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誦習之餘，每妄有所臆，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録之以質諸左右。」又有《與先生子二十三郎書》，有云：「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元豐九域志》：汝陽屬京西路蔡州。按：先生子長端懿，汝陽主簿，即二十三郎。

七年甲子，五十三歲。彭夫人卒。

先生夫人，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之第三女，「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生五子，三早卒，端懿，其一也。「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四女：嬌兒、澶

❶「屬」，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辱」。

❷「某」下，四庫本《龜山集》有「嘗」字。

娘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公掾子。一擇配未得，其稱賢而未嫁，以母喪哀毁，於明年卒。伊川先生誌其墓，所謂孝女也。《明道行狀》、《伊川文集》。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樞密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邵氏聞見録》，下同。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與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詞者，可以觀矣。先生爲伯温云。《宋史》：李文定公，名迪，字復古，濮州人。相真宗。仁宗慶曆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定。王沂公，名曾，字孝先，咸平五年及第，相真宗。仁宗

實元元年卒，年六十一，封沂國公，謚文正。

八年乙丑，五十四歲。三月，哲宗即位，改承議郎。五月庚子，召爲宗正寺丞。六月丁丑卒。

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遺詔至洛。先生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❶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先生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邵氏聞見録》。《續通鑑長編》：韓康公絳以元豐六年，復爲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子宗師，字傳道，累官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杜孝錫，名純，累擢侍御史，至兵部侍郎。《朱子文集》：「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云：「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謂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

❶「禍」，原作「禍」，據四庫本《邵氏聞見録》改。

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伊洛淵源録》。《宋史》：陳忠肅公名瓘，字瑩中。呂氏《童蒙訓》云：「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朱子《跋責沈文》云：「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胡文定公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先生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胡氏集。《宋史》：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鄒志完，名浩，常州人。子德久，從伊川學。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五月，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憾惜。《明道行狀》，下同。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

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采録。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伊川文集》《門人朋友敘述序》。自孟子没，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蓁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❶能造其藩閾者蓋鮮，況堂奥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

❶「世希」，原誤作「希世」，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劉立之《敘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

「自孟子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朱光庭《敘述》。陸世儀云：「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平生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己出，名不必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不能也。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只在此處看。」

「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

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備，❶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爲通儒全才矣！」邢恕《敘述》。

「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材，於時爲多。」范祖禹《敘述》。高景逸云：「《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遊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

❶ 「備」，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講」。

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❶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游酢《書行狀後》。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涣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吕大臨《哀詞》。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没千有餘歲，更漢

❶ 「愿」，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懦」。

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逮戰國縱横之論，❶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討博取，可謂勤矣。然其支離蔓延，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内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説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而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皆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没，其徒環天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

❶「逮」，四庫本《龜山集》作「追」。

美兮，肆全體而分封。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歧。亘千歲其泯泯兮，❶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兹兮，萬世之師。耡棘蓁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兹。通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生死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楊時《祭文》、《哀詞》，《龜山集》。龜山《與翁好德書》：「《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莫以爲非也。❷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某向嘗作哀辭一篇，謾録去，試一觀之何如耳。」「天生賢傑，必將濟時。胡屯其位，不俾設施。復奪之壽，天豈徒爲。伯淳之亡，理實難推。❸惟君之德，顔氏庶幾。惟君之道，孟軻無疵。嘉言遠識，後學所師。進爲御史，言直身危。退字畿民，如母

❶「亘」，原誤作「一旦」，據四庫本《龜山集》改。
❷「天下」下，四庫本《龜山集》有「泯然」二字。
❸「實」，四庫本《范忠宣集》作「益」。

憐兒。再謫筦庫，恬窶安卑。伯仲孝養，親顔怡怡。或禄或耕，如壎應箎。聖上繼明，政推母儀。選登俊賢，以輔邦基。君首被召，捧詔伸眉。畎畝愛君，心同商伊。如何遘厲，梁壞山頽。緊予不肖，辱君重知。夷吾多罪，鮑叔不疑。君今殁矣，吾道疇依。身縻窮邊，素車莫馳。遥陳薄奠，寓哀以詞。音容永隔，畢世長思。嗚呼哀哉！」范堯夫《祭程宗丞文》。「綵衣方養志，諫省遽翹英。短命嗟顔子，長星喪孔明。臨津失舟楫，支厦闕梁楹。名節同伊水，滔滔萬古清。　天乎喪吾道，命矣歎斯人。後學隳梁木，明時奪國珍。孔懷存愛弟，皓首奈慈親。惟有延陵志，斯文久愈新。　素忝金蘭契，情由道義親。聖時方際遇，英氣忿沈淪。❶琴在無鍾子，斤存失郢人。遥聞歸葬日，清淚滿衣巾。」范堯夫《挽詞三首》。「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温。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禄可舍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内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韓持國撰

---

❶「忿」，四庫本《范忠宣集》作「忽」。

墓誌銘》。「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明道先生墓表序》、《伊川文集》。黄百家云：「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群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於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説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則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有理與無理而已。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即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

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絶天理者也。至於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宗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於先生，而不容於安石之褊拗，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按：富鄭公卒在先生前二年，其言「無福」者，謂不得大用，非謂年壽不永也，黄氏誤解。「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争，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絶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陳恬《贊》。恬，字叔易。「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先生贊》、《朱子文集》。

池籥庭商訂二程年譜手簡

按：彭夫人之歸雖不可考，然以周子作《彭推官詩序》推之，彭公以至和二年爲益州轉運使，而先生行狀云「彭夫人事舅以孝稱，而不及姑」，時太中正在鳳州，疑先生之娶亦在服闋後也。己丑八月八日。

《年譜》一書，年月本難於考據精詳，若體例盡善，即吾二人所得者，亦足以成書，繼有所考，逐漸補入，久之自可以傳信。弟又欲另爲一稿本，自大中祥符四年辛亥起，至大觀元年丁亥止，凡周、邵、張、程五夫子言行事實，及各門人仕宦出處、受學年月，俱按年纂入，倣史傳中表例，庶眉目清晰。積累既多，可分可合也。必俟兄來面商。如蒙過我，祈將程、朱年譜，及《宋名臣言行録》俱帶來。《司馬文正公年譜》若得借觀，更妙。《游景叔碑》，弟無此種。近日校《正蒙》未畢，《龜山集》尚未暇看，俗事分心，流光虚擲，奈何？庚寅十一月二十七日。

承諭數條，蒐羅剔抉，精到之至。鄭白渠一節，《上宰相書》與侯先生誌情事脗合，決爲代侯仲良無疑。惟宰相仍須考訂，若以爲吕大防，則上書應在元祐三年四月以後、紹聖元年三月以前，此六年中，不知的係何年？來示謂「應在紹聖元、二年間」，恐不然也。汲公以元年三月罷知永興軍，此後不復登朝矣。書中所云「閣下嘗尹長安，事在爲相之前」，又云「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是又在宣仁聽斷之時。若泰陵親政，則紹述論興，時事遂變，安能有爲乎？弟意謂須兼攷吕

公著、范純仁、劉摯、蘇頌諸賢，在元祐入相之先，何人曾尹長安否？ 至書「中方外不順，師旅之興」等語，亦有端倪可尋。 祈再將《宋史》暨《忠宣公集》檢查。《殿丞誌》「二年」，「二」字係「十年」之誤，此段考證精確不差，其爲傳刻之誤無疑，得兄摘出，豁然貫通，暢快之至。 伊川著《家世舊事》在元祐年間，此亦近是簡册，至今流傳已尠，吾輩旁搜遠紹，亦不過於此數書中，每見每知所益。 若其不可强通處，只得闕疑，以待隨時隨地觸發耳。 今早濃陰，令人望雲思雪，旋又開霽，暄暖如故，祈善爲調攝，餘容面罄。 庚寅十二月初五日。 按《宋史》：汲公在元豐初，已嘗知秦州，徙永興則在入相之先矣。 初札未細核，故籥庭駁之。 今據史則《代人上宰相書》，宰相仍係汲公，當在元祐三年四月，汲公超拜左僕射時，惜無由起籥庭而辨止也。 己酉閏四月，星杓記。

來示四條，一以《代人上宰相書》指温公，一以明道避親指彭中丞，俱明確可信。 其尤辨證精細，指魯、魚之誤，而釋千古之疑者。 在十八歲上書一條，以「皇」字爲「嘉」字之僞，發前人所未發，可謂目明如炬，心細如髮。 得兄指示，令人暢然意滿，真益友也。 至「師直尹洛」，以元祐二年知蔡州當之，仍恐不然。 洛與蔡州顯然兩地，且細按《家世舊事》所載云：「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尚稱「伯淳」，則尹洛談經應在元祐以前。 伊川蓋述《舊事》而連類追記之耳。 然則「師直尹洛」，當在元豐年間考之，而《家世舊事》之述，可否編入元祐五年宅憂之時？ 祈再詳查指示。 來示偶有抑塞之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 然士之所争，在千古而不在一日，潛見待之，時數仁義，飽乎膏粱。 兄任

重致遠之力，百倍於弟，願益勉之，並時指弟之愚昧而警覺之，蘄相與於有成也。庚寅十二月初七日。

奉到《年譜提綱》一本，暢慰之至，敏則有功，於兄益信。篇中應加按語之處，弟當悉心綴屬，以待訂正。所云不難於比屬，而難於大綱，此至當之言。後人著書好繁，此一大弊，然簡而明，豈易言哉？兄步而弟趨，不敢不竭力也。奉議一節，弟意亦以爲應在元豐三年。手册留下，總於三日後呈閲。明日擬城外一行，餘日在寓，過我爲慰。庚寅十二月初九日。

細翫《提綱》數紙，其中不合體裁者頗多。蓋牽引太中，已不免有窒礙。又雜入文簡諸公仕履，更無眉目。以爲家譜則書闕有間，嫌其挂漏。以爲《年譜》，則主客不分，雜然並舉，終不免著書好繁之失。不得已，或取《太中家傳》年月可稽處注於句下，冠之篇端。《年譜》專載二先生，綱如《春秋》，目如《左氏》，非僭擬也，竊師古也。另録數頁附呈訂正，目中按語亦不宜繁。文省事增，此編書之大要。後人著書，指千證百，究其所證，未必可信，徒多辭説，至義反蕪。率呈臆見，以俟裁示。有須面商，非筆所罄，擬即過我，藉釋群疑。即請文安，寒節珍重。庚寅十二月十一日。

承示安溪《正蒙注》，語意精簡，能發張子之奥義，洵善本也。安宜之書《石經記》，容細看畢奉上。所稱汲郡吕公，似進伯、微仲兩無所屬，恐別有其人，闕疑俟考可也。吴充薦明道以下數條，宜載入，誠如明諭。胃氣作痛，祈於動息節宣之理加意。書《年譜》亦不必太急，總以養身爲要，餘俟面罄。庚寅十二月十五日。《金石粹編》云：汲郡「吕公者，宣公

大防之兄」。「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一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按此，則汲郡吕公確係進伯，籥庭偶未檢耳。已酉閏四月，星杓記。

先後兩奉手書，具見讀書精密，不肯一字放過。《年譜》得兄如此推勘，其爲功於先民不小。弟近日塵事愈擾，讀《年譜》尚未終篇，大約初五、六日，方能摒擋一切，抽兩半日之閒，悉心考訂。並迎吾兄過廣，面質所疑也。現纂國史館列傳，亦爲賓客所擾，或作或輟。奈何！奈何！庚寅十二月十七日。

昨承示手校李遜齋《道南講授》，於程門淵源考訂精詳，頃語祁春浦學士，知《李文貞公集》，陳碩士侍郎自閩刻攜歸，已全部相贈。日來服膺此書，精深博大，紫陽以後一人而已。來示勗以慎交遊，並以醇儒之道自律，深媿薄植，無所成就，然不敢不自勉，以無負愛我者之期望。仍祈始終訓迪，愈賜箴砭。至於道義之交，近時誠不可多得，惟節其長而棄其短，庶規模不至於狹隘耳。秋色澄清，頗有停雲之思，擬於月中奉訪也。辛卯八月望前。

伻來，讀手書，所論處旅貴内外之正，舍此無心亨之道，惟同心可共語。此精義入神之學，利用安身即在於此。兄之自得深矣，惠我亦深矣。昨夜夢中有人問云：「世間何處最險？」應之曰：「平處最險。」又問：「何處最平？」應之曰：「險處最平。」覺而憶之，此語似有意味，可作「生於憂患」注脚，不知先儒有此説否？抑積思之久，閱歷之多而通於夢耶？此亦惟同心可共語也。《程子年譜》清本，弟攜去，容公暇手訂一過，俟兄來粤商定付梓。此別數月善

自愛。癸巳正月二十八日。

癸巳九月十六日，於太平試院奉到手書，所以慰存之者至殷且摯。卻憾明日清風不來嶺外久，欲奉書速駕，因天涯地角，郵遞爲艱。且慮海内士大夫聞風，傾慕者早已延而致之，則雙鯉浮沉，徒勞悵望。本年賈運生試使來粤，復奉賜函，頓解調飢，如聆謦欬。惟是雁墖瓊林，屢困昭諫，在仁人君子固安之有素，而同舟者不能不詠「文章憎命達」之句，而氣爲之不平也。既廑恩少寇府中，賢主嘉賓必非泛泛，此時不但都門館地可有可無，即弟亦不欲勞兄遠行，何也？轉瞬又是春闈，兄之文行，理無終屈，高堂之期望，在此弟之所，旿夕禱祝者亦在此。惟甘旨之需，不可久缺。兹借星使還軺，奉上紋銀百兩。同年中弟亦有菲意，前曾彙寄許玉叔侍御處，因其中小有周折，故稍遲遲。家嚴於本年四月初八日抵桂林，不服水土，又爲家事所牽，已於八月二十八日嚴慈同行，攜三舍弟回滇，一切俱叨平順至在。弟嶺右三載於今，此中山水之奇甲於天下，士生其間，得靈秀之氣，頗不乏明穎者。惟家無藏書，人無教法，求一根柢盤深者，未之見焉。大約童子開筆未久，塾師遽授以庸俗墨卷，臨文不過摹其腔調，以希速售，變化之方，愧勵之法，文告固不可廢，然已末矣。弟讌閒時，進諸生而面訓之，稍有所進，即破格以奬勵之，敏者頗能信從，仍以不能遍及爲憾。《小學》則已風行一時矣，《近思録》現尚不能刊發。此有二焉：一則諸生初聞端緒，先沈潛於四子、六經、《孝經》、《小學》，而後啟其門徑，則有實功而無流弊。間有一二好學之士，已自能購是書而讀之矣。一則考試匆匆，無暇校勘。

《小學》之所以成功者，皆泗舸先生之力也。且現又窘於資力，故不能爲。至場屋弊端逐漸清釐，士論頗以爲嚴。然夙興夜寐，惟求真才，故不畏人之怨。其知我者，則自不怨也。年來公行文字，皆殫心力而爲之，現已不少，然不欲寄，近於好名者之所爲，他日尚求教也。此中有可以惠吾士子、而裨益弟之所不及者，望悉心指示。兄能言之，弟能行之，此正朋友之大義。若但有嘉許，則非弟之所望於兄也。《程子年譜》亦非百冗中所能卒業，蓋一入宦途，則一切無益而不能廢之，虛文故套，又耗去精神大半。天假之緣，異日燕山風雨，重理巾箱，則平生之志慰矣。千里神交，情長紙短，計此信到京，長安太平鼓又已聲滿六街矣。《小學》一部附呈，其中必多舛誤之處，望簽出，他日面訂，尚可重刊也。弟履任以來，搜採通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給匾者已千有餘人，會題者現有一百八十餘人，凡前明、國初之湮没不彰者，俱已表揚，此事差堪告慰也。泐此順候元安，爲道珍攝，不盡欲言。弟生春頓首。乙未九月七日。

講授師友紀略

附知遇師友。以親炙先後爲次，不論名位，僅就管見紀其大略云。

蘭鄰先生姓陳，諱徵芝，閩縣人。性敏嗜學，逾冠，魁戊午榜。壬戌，成進士，即用知縣。選浙江會稽，有儒吏風，民不忍欺。振興斯文，愛才如命。古小學者，尹和靖先生講學地也。選士之秀者月課奬勵，縣試則終日坐堂皇，閲卷得佳士，視如子弟。士風丕振，人謂古靈再世。鑑拔如陶際堯、王藩、屠湘之、宗稷辰，皆不愧師門。星杓辱知最深，屢置冠群。調平湖，延課世弟，習見穆行孝友出於自然。公餘博覽群書，見精校善本必購得之，有心悟輒劄記，一經寓目，終身不忘。居官以勵名節爲先。當丁鄭太孺人憂，有富紳被逮，願出三千金求釋，時公項正絀，左右進説，先生擗踴痛叱曰：「此何時，敢以此言汙我哉？寧被劾，臨變易節，誓不爲也。」卒以交代故典質一空，鬻及書籍不已。其持正類如此。服除，補江西永豐，調彭澤、廬陵，署九江同知，題升雲南騰越廳。兩膺卓薦，引見星杓，館盧文肅公邸。際堯諸同門皆官曹部屬。稷辰爲文壽先生六十。避親，調浙江秀水。癸巳，星杓南下趨謁，留止館舍，再親炙焉。時方輯《程子年譜》，先生出藏書資考訂，時書片紙以決群疑，猶自謂駁而善志。何學之博而德之恭也。歲暮告歸，特蒙厚賜，使供甘旨。會林少穆先生薦，分鴛湖半席，次年仍止郡齋。一日，從容爲星杓言太翁年逾九十，違侍而來者，爲夙累也。三十年浮湛州縣，子視我於宦情何如哉？爾來思親日摯，但得歸侍，歡娛晚景，間尋舊學，吾願

足矣。即日謝病，守堅留不顧，僦居以俟交欵。自是日親提命，益聞所未聞。歸日，太翁尚康彊，期而棄養，哀毁盡禮。終喪未幾，先生亦捐館，年六十有五。吁！近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往往不遑將父，銜恤靡至，抱憾終天。先生雖位不副德，未究底蘊，而孝行清節如此，無愧古人，其學之力歟？配葉孺人，有淑行，先五年卒。子四人：遠謨，庠生。德詮，癸卯舉人，乙巳進士，廣東即用知縣。延諴、延詵。孫十人，皆業儒，先生育才之報方未艾也。星杓從遊最久，又嘗爲其仲季授讀，獲益尤多，述此志感。

王文恪公諱鼎，字定九，省厓其號也，蒲城人。丙辰進士。己卯，典試浙江，得星杓卷，目爲宿學，取中第五。會試謁見，猶口誦示同門。留京十年，公位業日崇，未嘗造請。一日，以親壽乞言謁直園，出池生春撰壽序求正，知有《程子年譜》之輯。極蒙嘉奬，留飲劇談。謂講是學者鮮不爲迂，某三十年不談性理，微子無以發吾之蘊。酒酣燈灺，傾瀉生平，娓娓不倦。席次贈余三言曰：「正己而不求於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及歸寓，則篇庭已待漏趨禁矣。丙申，公爲會試總裁，闈中語同門許乃安、王藩曰：「味青今科必捷，我識其文也。」房官薦呈吴侍郎傑文，已取中，以詩中醻字平仄雙用，誤批失粘被黜。時星杓已選慈谿學職，謁公告歸，索卷閱之，一讀一擊節，幾爲墮淚，云：「有此文，不中，命也。」諄勉再試。竟不果，孤負期許一席之誨，遂成永憾。往事難追，酬知無自，誌此爲之泫然。公立朝大節，國史書之，天下誦之，不具載。

盧文肅公，諱蔭溥，號南石，德州人。

辛丑進士。夙負人倫鑒。甲子，典試浙江，所取皆知名士。庚辰，會試，總裁，得人尤盛，自三元陳繼昌外，留詞館六十餘人，多爲名臣。道光丙戌，宗稷辰、項名達同館門下。名達成進士告歸，公語以舉賢自代，稷辰以星杓告，名達遂薦諸公。丁亥，延課公孫慶綸，禮遇有加。嘗與池生春輯《程子年譜》，公命取架上群書移置館中，悉資采獲。復以《李文貞公》全部相贈，謂國朝名相，理學傳家當推第一。公七袠賜壽，賚予駢蕃，異數稠疊，縉紳榮之。隨扈盛京，慶綸始昏之夕，遽遭母喪，苦凷哀毀，誓不入室。洎公歸成殯，稟請願宿書齋，終喪三年，刻苦自勵，百折不回。公語門人陶際堯曰：「吾孫能持大節，師之教也。」亟稱大君子。自是寢興不離，學問日新。癸巳告歸，慶綸已服闋。公寓書富海帆中丞，薦主緱城講席。乙未，復上春官，公子告在邸，入見卧內，七年知遇，一席晤言，感舊懷今，遂成永別。辛丑，慶綸成進士，入詞林，繩武有人，公其無憾。公之相業，光昭史册，朝野誦之。星杓敬紀賓館相知之雅，以志高仰云。

林文忠公，諱則徐，字少穆，晚號竢邨，侯官人。辛未進士。己卯，典試滇中，鑒識皆一時英俊，成進士者十六人，爲歷科所未有。楚雄池生春，同榜中年最少，性最醇，公攜之偕行。癸巳，生春視學粵西，星杓侍池太夫人過吴，謁公節署，公誠之心見於詞氣。顧謂籥庭少許可，前以書來，獨稱君爲同志，且聞德州公亦亟稱君之賢。今一見，果然佳士。因語及同輯《程子年譜》，深蒙嘉許，謂名山大業必當傳世，異日訂定成書，當序而行之。尋簡寄嘉守，爲分鴛湖半席，使主講授。乙未，北上，復謁公於吴，賜

經籍碑帖卷資，期望甚摯。星杓屢困春官。丙申，選授慈谿學，公猶在吴，勗以師儒之官，正可講學明道，仍堪應試，益勵素學，無墮厥志。會海氛不靖，公馳赴浙東督辦軍事，星杓迎謁舟次，當羽書旁午之秋，首詢曾否應試，諄諄以《程子年譜》爲念，且言籥庭入祠名宦，有弟膺鄉薦，足慰存注。然蒐輯遺文，同志責也，子其有意乎？誦言在耳，孤負初心，已矣，當今無復有斯人矣。公德在生民，功在社稷，史不勝書，無俟贅述。敬誌知遇之感如此，不勝山頽梁壞之悲云。

予友池君籥庭，諱生春，楚雄人。生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髫齔之時。幼通經學，善詩古文辭，補弟子員。顧南雅、宋芷灣兩先生奇其才，招致門下，闢小六有齋居之，造養益邃。一日，得《通書》、《西銘》讀之，默契理要，鋭然以聖賢自期。己卯，林少穆先生典試滇中，甄録皆英萃，尤賞識籥庭，挈之偕行。癸未，成進士，用庶常。丙戌，授編修。好古力學，屏迹當路。星杓留京定交，日夜劘切，講求濂、洛、關、閩之學。久與相處，一毫世俗之見不敢萌於心。竊在盧文肅公東閣，徧觀天下士，如籥庭者不可一二數，生平心契在師友之間。戊子，典試陝甘，還，召對。先帝嘉其器識，特命入南書房瀛臺應制，賦《瓊島初冬七律二首》，援筆立就。寵賚甚厚，期以大用。禁籞宣勤，益昭敬慎。己丑，邀星杓過直廬，商訂《程子年譜》。往復推勘，積四寒暑，稿初具。癸巳，簡任粤西學政，事無鉅細，必躬必親，尤以求真才、勵實學爲先，多所造就。乙未，寓書星杓，謂《程子年譜》非百冗中所能卒業。尋擢國子監司業，仍留學政任。丙申十月，卒於官，年三十九。嗚呼！籥

庭之德，蓋完於天，向使天假之年，成就其所至，自當無愧聖賢。迺自通籍，爲文學侍從、直史館，世所知者，詩賦書翰之超絶耳。其生平志學，不獲盡見於事業。卒之日，賢士大夫相與惜之。星杓每閲遺簡，潸焉出涕，自傷卑賤，不能導揚盛美，使有傳於後，愧負心朋，悵憾何已！粤西大吏奏祠名宦，弟融春登賢書，聞之少穆先生云。

仁和項君梅侣，諱名達，一字潛園。丙子，舉人，考取學正。留京，館盧文肅公邸，課文孫慶綸。丙戌，成進士，即用知縣，以親老不赴，改歸京職，一時名公鉅卿皆見尊禮。謁告歸省文肅，語以薦賢自代。介宗滌甫訪星杓於宛平書館，傾蓋定交，歡若平生，推挽甚力，辭不獲已。丁亥，文肅延課慶綸。梅侣南歸，逾年復入都，館蒲城王文恪公邸。咫尺光儀，時親講論，嘗語及心學於儒釋之界，剖晰精微，實有心得。刻意力行，視塵世軒冕泊如也。晚主紫陽書院，衡文必準聖賢理脈，雖時髦不少假，凡經繩削，無不憚其嚴而服其正。已而謝病，力辭講席。清修精進，雖古名德不逮也。星杓授慈谿學，往還益密，嘗邀遊育王、天童諸山島。先君子，欲刊丹桂籍，乞重訂一過。籥庭下世，《程子年譜》稿寄君，留之累載，爲一一訂定體例，期不失籥庭初意。及繕寫再請校正，而竟徂謝矣。君性行與籥庭相似，而尤心折籥庭。其遺文事實，人其傳之，有子錦標能世其學，可以無憾。語稱今古名輩，皆自夙慧中來，非一世黨習所致，兹於梅侣益信。

滌甫宗君，名稷辰，一字攻恥，愛秦望之勝，又號越峴。世居卧龍山麓。其先公諱霈，己巳，進士，令零陵，有惠政。滌甫少

有志操，應童子試，陳蘭鄰先生極賞之，隨侍之永、向學益勤，以詩古文有聲湖湘間。父卒於官，貧不能歸。主永州、辰州講席，士多嚮化。辛巳，鄉舉後，尚爲僑人。丙戌，會試吾鄉，公車至不能容，創議山會置館，中外翕和，集數千金，事以克成。其勇於爲義，雖仕而有力者不及也。是科同學多登第。星杓留京，心契益親。將之湘，留語項梅侶，薦館盧邸。己丑，復同寓，晨夕樂數，勤見啟誨。與人交，直諒無隱。先君子六十壽，約同人爲詩歌，序以寄祝。其質直醇厚，自池籥庭外無及也。辛卯，奉母來京，襆被入直中書，仍資筆墨以養。嘗録《程子年譜》稿就質，復書謂編類甚斟酌，以其身繫天下，故略其家事，亦見用意之嚴密。及星杓授慈學，爲文贈行，勗以奉親迪士，追踪楊適、杜醇，仁者贈言之義，良友相愛之情，兼得之矣。既而入樞禁，贊機密，束身愈謹，交遊益淡，而書問時至，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丁未後，讀禮家居，又以《程子年譜》定本請正，且乞爲序。滁甫慨然念業是之劬，慮後之無嗣音也，亟序而歸之，力促付梓，並薦講席，少助剞劂。噫！近世道義交固不可得，即求温不增華，寒不改葉，亦難概見，如滁甫之終始不渝，當於古人求之。今且陟諫垣，得時言事，行將力行所學，以垂不朽，吾知果不負越中之望矣。世有知滁甫者，當以予爲知言。

杜尺莊先生，諱煦，系出祁公，爲越中望族。家多藏書，博綜該貫，早負譽望，承筠谿公志，樂善好施無虛日。丁卯，同弟春生登鄉榜。癸巳，子寶辰成進士，從子寶霈暨孫蘅先後選拔，諸孫皆游庠。主持詩社，提唱風雅數十年。吾郡稱耆德碩學，必首推。

與先君子交最契，星杓竊聞謦欬。居恤後，時親几席。終日小齋，手一編以自娱。校《胡稺威先生文集》，自謂三十年猶未精善，且以日力不足，❶笑謂予曰：「書不如此讀，若後世更生，當從頭讀起。」雖一時戲言，抑何學彌篤而心彌下也。嘗執《程子年譜》就正，留閲數月，簽示疑義數十條，往復商定，並以程門講友、門人，閲者不能了了，屬詳注源委。於是重加詮釋，再求質正，閲之暢然稱快。庚戌上元前日，序先君子丹桂籍三編，趨聆教言，傾談永日。聞予將之嘉定，握手惜别，期以後會。豈意半年契闊，遽歸道山，卒年七十一。噫！如先生之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没齒，不可復見，後生小子，將何所則傚？星杓亦煢煢垂老，念世契之無人，能不爲之臨風隕涕而欷歔？

松江姚樗寮先生椿負海内重望，名公鉅卿莫不虚心咨訪，星杓每以不及見爲憾。庚戌夏，邂逅其弟子樞於嚴仙舫觀察署中。素心共數見少穆先生與先生書，有論國朝文録、學録之輯，兼和詩章，知先生所學一本伊洛、考亭。秋仲，訪其廬，得親光霽，雍容樂易，行觴侍坐，星聚一堂，益歎先生充養有道也。因出《程子年譜》求正，先生以爲先賢必不可少之書，許留裁定，期以畢歲。論及《宋元學案》，雖較勝於《明儒學案》之專主陽明，❷然亦有不滿人意處。三代下如范文正公，所謂無文王而興者，故朱子以爲振古人豪，不止爲兩宋名臣第一。鄞王氏梓材以爲睢陽戚正素所傳，蓋止據晏

❶「日力」，或當作「目力」。
❷「陽」，原誤作「揚」，今據文意改。

元獻延主講席一事，未足以賅一生本末，是欲尊范公而適以小之也。睢陽亦誠君子儒，但所成就似猶在善信之間，未足以興起斯文。謝山特立《高平學案》，而底稿無存，鄞王氏補之，惜其於范公學術太略，後人無從窺見用功次第，必以爲公乃天人，不可幾及。若按公《文集》以次填補，使人知體用一貫，外王必本於内聖，於以鼓舞學者，其必有無師而興起者矣。此事他日必有如程、朱、湯、陸其人者，起而正之，庶可爲後生之鵠，執事其有意乎？星杓謂范公振興斯文於濂、洛未起之先，獨以《中庸》授張子，非深契道統，何以能此？其原本仁義，用功次第，集中具有可攷。謝山特以講授之故，尊安定、泰山爲先河，其實安定、泰山皆公所獎成，必如先生所論三代下無文王而興，當推公第一，乃爲至論。星杓末學固陋，何敢妄議前人。然如謝山謂二程未嘗得統於濂溪，不必溝而合之，自是一偏之見，不能違萬世之公也。是年冬，先生訂正《程子年譜》，並寄《思辨録》以資采列，且謂如陳蘭鄰、池籥庭諸君，不可無傳以紀。今悉本先生意附載於後，異日往來淞泖間，得再窺真編，大業，則終幸矣。辛亥九月，諸星杓謹識。

宋儒發明聖學會合先後攷

自古名賢會合，蓋有天意，非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實啟文明之運跡，其無待而興，直接聖學，本仁義發爲功業以振起斯文者，端推范文正公一人。當其延胡安定爲教授，授張橫渠《中庸》，授孫明復《春秋》於濂洛未起之前，可不謂群賢之魁樞與？文正與濂溪父同榜，時許渤、胡宿與文正游，亦與濂溪游，固有世契，非若王君貺之不知濂溪受卻拜也。且胡宿嘗與邵天豥從廬山隱者受《易》，則與邵堯夫亦非不知。方是時，范、韓同朝，爲一時名賢歸重。歐陽、文、富折節下賢，士多歸之。二程子幼時及見韓、范，明道嘗稱范文正公「才氣老成」。及論元豐間西舉，謂前日希文能「以虛聲走敵，今日不知誰能爲希文者」。韓魏公亦知太中，伊川稱「魏公是間氣」，其量不可學，特以二公德尊望重，遠不相接。歐陽知慕堯夫，屬子棐請教，而微不滿於彭公。彭公知明道於童稺中，歐陽知貢舉，得明道、橫渠，而所契乃在蘇、曾，何道德文章之異趣耶？文、富晚與太中爲耆英會，最重二程。司馬温公稍後於文、富，然與文、富皆尊禮堯夫、二程，橫渠亦信服程、邵，而不及見濂溪。范堯夫、彝叟則極心折二程，固其家學所漸與？夫以文正之直接聖學，使與周、邵、張、程會合一時，其樂當不亞洙泗。乃不使之聚於一方，而使千百載後偕韓、歐，司馬同從祀於廟廷，此以知理學名臣之後先輝映，固自有天意存乎其間也！

程子年譜卷一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先生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太中子，明道先生弟。生於黄州黄陂寓舍。《朱子文集》。按《南陽集·程伯純墓誌銘》云：「弟頤正道樂道不仕」，是先生亦字正道。

景祐元年甲戌，二歲。

二年乙亥，三歲。

三年丙子，四歲。

四年丁丑，五歲。

寶元元年戊寅，六歲。

二年己卯，七歲。

康定元年庚辰，八歲。

慶曆元年辛巳，九歲。

二年壬午，十歲。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朱子《伊川年譜》。按：《遺書》卷六：「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朱子本此。

三年癸未，十一歲。

四年甲申，十二歲。

五年乙酉，十三歲。

六年丙戌，十四歲。始事周子。

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先生曰：「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風天

小畜」。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❶《遺書》唐彦思録，下同。按：王拱辰，字君貺，天聖八年進士第一。周子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伯父識，天聖五年進士；惟叔父伯高舉進士，不詳某年。君貺所云「世契」，疑與伯高同榜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吾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説與公。」初平遂聽説話，二年乃覺悟。按：周子以丙戌冬移郴州令，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皇祐己丑初，平卒。此云「嘗見」，疑先生從周子至郴矣。《元豐九域志》：郴州屬荆湖南路。

七年丁亥，十五歲。至醴泉。

先生曰：「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某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嘉祐丙申。再到，則已爲四翁名逢堯。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家世舊事》。

八年戊子，十六歲。

皇祐元年己丑，十七歲。

先生曰：「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遺書》揚遵道録。

二年庚寅，十八歲。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見《伊川文集》。陸世儀云：「伊川《上仁宗書》，大概頗似《治安策》，猶未免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

❶「卻」，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亦」。

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横也。」朱子《伊川年譜》：「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按：是年九月，大饗明堂，太中以覃恩改殿中丞，自龔州代還，歷授知徐州沛縣事，始遷國子博士。而《上仁宗書》中，以稱臣父珦「今爲博士」，「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自建隆至嘉祐二年，計九十八年，疑「皇祐」係「嘉祐」之誤。予友宗滌甫稷辰云：「此必至太學已受學職後所上，朱子文必誤刻，宜改正。」今姑仍繫此以俟考。

三年辛卯，十九歲。

四年壬辰，二十歲。母侯夫人卒。

二月二十八日，侯夫人終於江寧。《上谷郡君家傳》。五月，儂智高攻陷二廣。十月，孫威敏沔奉命出征。見《明道文集》。先生有《聞侯舅應辟南征詩》：「辭華奔競至道離，茫茫學者争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途開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内至，聞從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伊川文集》註：「時年十八。」恐誤。孫沔，字元規，會稽人，謚威敏。先生曰：「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遺書》劉元承編。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贅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遺書》周伯忱録。《宋儒學案》：黄贅隅，名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自號

聱隅子。慶曆中，石徂徠在太學，遺諸生以禮聘，不出。嘉祐元年，韓魏公薦爲太學助教，受命一夕卒。見《澠水燕談》、《聱隅子跋》作蜀人，疑誤。《延平答問》云：「伊川有看《春秋》之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五年癸巳，二十一歲。

至和元年甲午，二十二歲。

季夏，作《養魚記》：「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

「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

「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伊川文集》。朱子云：「先生平日不喜人説文字，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説道理。其他小小記文，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字，不少一字，《如養魚記》、《顏子好學論》之類。」

二年乙未，二十三歲。

嘉祐元年丙申，二十四歲。至京師，始居河南，再至醴泉。

問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朱子文集》。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

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顔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顔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知者，❶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

「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又曰」二字疑衍。「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顔子所好異矣。」《伊川文集》，下同。朱子云：「先生《好學論》説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劉蕺山云：「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按：《好學論》一云十八歲作，一云始冠，但十八歲爲皇祐二年，胡安定尚未爲直講。若二十歲，爲侯夫人卒年，皆不合。當在嘉祐初至京時，胡公以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也。

《四箴》并序：❷「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❶「知」，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至」。

❷「并」，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有」。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按：黄勉齋云：「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故附《好學論》後。

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録》。

先生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外書・龜山語録》。

滎陽公年二十一時，正獻公使入太學，與先生隣齋。先生長滎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年十九。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衆，實自滎陽公發之也。呂氏《童蒙訓》，下同。按《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范祖禹言呂希哲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據此是滎陽公生於寶元二年己卯，少伊川六歲，至嘉祐元

年，年十八。《宋儒學案》：楊應之，名國寶，呂正獻公甥。左司待制，名希純，字子進，希哲之弟。先生嘗識楊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識，絶人遠甚。孫元忠朴嘗對滎陽公譏笑正叔，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説，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滎陽公嘗言，先生自小説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説世人喜説某人，只是説得。先生言，只説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説也？公以爲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呂氏家傳》。太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太中家傳》。先生曰：「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嘉祐初，某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禱於家，因掐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家世舊事》。按：史稱少師治醴泉，有政績。先生《上仁宗書》言：「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❶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溯太平興國元年至嘉祐初，正八十年。

二年丁酉，二十五歲。

《與方元寀手帖》：「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

❶「六」，原誤作「八」，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程氏遺文》。朱子《跋》云：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寀道輔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與方公父子兄弟之間，拳拳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矣」。「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内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據此則先生與方君有數帖，此其一也。又《宋儒學案》：方元寀，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鑿井舍旁，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太中珦。及卒，明道爲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爲《墓道碑》。道輔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云：「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註：參《道南源委》。按：太中自慶曆三年調潤州觀察支使，六年知虔州，興國縣方君峻官潤州，識太中當在此數年間。道輔少與伊川遊，疑亦在明道居庠序，寓丹陽時，明道爲峻作《行狀》未詳何時，《文集》無之，俟攷。是年，先生再見周子於合州。《周子年譜》。傅伯成答書云：「心朋遠寓名方。」《道國志》註：謂二程。

三年戊戌，二十六歲。

四年己亥，二十七歲。舉進士，廷試報罷。

先生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得任子恩，❶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録》。先生曰：「某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某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上谷郡君家傳》。

❶「恩」，原誤作「思」，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按：《家傳》作於元祐五年，係追溯，故稱「先兄」。

五年庚子，二十八歲。

六年辛丑，二十九歲。

七年壬寅，三十歲。

先生叔父殿丞瑜卒於京師。見《明道文集》。

八年癸卯，三十一歲。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三十二歲。至京師。

呂申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見《呂申公家傳》。《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是年四月，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同修起居注，時蓋與先生初相見。又范淳甫奏，稱「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是數此至元豐八年論薦於朝言也。呂原明言：「治平中，見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外書·呂氏家塾記》。

二年乙巳，三十三歲。

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先生《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

「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

「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

「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説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

「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

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

「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群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

濮王安肯當受？

「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悦，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僥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使無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説，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伊川文集》，下同。《彭侍郎行狀》：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先生爲太中上應詔書：「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安危治亂之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

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❶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鋭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説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作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力；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摇，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

❶「體」，原誤作「禮」，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揺；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不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揺，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日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耳。皋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願陛下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

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興天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願陛下「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

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虚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依《榕村講授》節本。

三年丙午，三十四歲。

九月，吕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臣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吕氏雜記》。先生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伊川文集》。

四年丁未，三十五歲。隨侍太中至漢州。

先生爲《太中上神宗論薄葬書》：❶「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

❶ 此篇名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代太中上皇帝書」。

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説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

「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狥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

「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

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於此，❶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

「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❷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

「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

「陛下嗣位方初，群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内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

❶「於」，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如」。

❷「永」，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遠」。

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伊川文集》。按：是年正月丁巳，英宗崩。戊午，神宗即位。先生之父嘗守廣漢，先生與兄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宋史·譙定傳》。《元豐九域志》：漢州屬成都府路。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外書》時紫芝集。

程子年譜卷一終

程子年譜卷二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三十六歲。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禄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 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 豈其欺後世邪？ 然學之之道當如何？

「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説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 仲尼之門，獨稱顔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

「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强之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 況無諸中不能强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奥，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

「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

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

「《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

「《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并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

「《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耶？爲非而可戒耶？

「《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

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❶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産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册。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耶？抑爲之者不得其道耶？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

「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伊川文集》，下同。《爲太中請宇文中允典漢

❶「務」，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故」。

州學書》：「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

「珦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矜式？

「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

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藴，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

「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再書：「近者書其鄙悃，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内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凂聽覽。

「珦之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❶『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

❶「而」，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又」。

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

「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己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

「見諭『日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哽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宋史》：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爲文州曲水令。治平四年，神宗立，上疏論時政，不報。以太子中允致仕，時年三十九。

二年己酉，三十七歲。

明道爲御史，上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明道行狀》。 先生《答橫渠書》：「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説，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

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謝生佛祖禮樂之論，❶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伊川文集》，下同。《再答》：「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問之。

「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

❶「論」，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說」。

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耶？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龜山《跋横渠先生書》：「横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録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横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攷此跋書，於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在伊川先生未歿前二十餘日。朱子云横渠有一簡與先生，問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遺書》李端伯記。

三年庚戌，三十八歲。

《謝傅耆伯壽手謁》：「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見《朱子文集》。朱子云：度正言得此手狀於傅君光家，「乃其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於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艮》遇等説贈之。其後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此狀殆伊川「先生入蜀時手筆也。大夫公集爲日記册，此版起六月，終七月十六日，附載王氏父子、❶呂氏兄弟遷擢。蓋熙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滿，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漫」。「傅君周旋周、程師弟之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按《周子年譜》：傅耆，一字伯成，遂寧人。嘉祐二年至合州，從學周子。及歸，有書《謝所寄姤説》。六年登第，相遇京師，周子有《賀新恩先輩》傅弟手謁。治平四年，傅知嘉州平羌縣，明年有《謝所寄改定同人説》。累官至朝議大夫，知漢州。作《蜀守記》：「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

❶「附」，四庫本《晦庵集》作「内」。

蔣堂、程戡。故謠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況，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悦，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毁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後闕。按《宋史》及《續通鑑長編》：蔣堂，字希魯，宜興人。慶曆初，代楊日嚴知益州，會詔天下建學，因廣文翁石室爲學宫，選屬官以教，士人翕然稱之。日嚴在蜀有能名，堂不喜之，頗變其政。四年，文彥博代堂知益州。田況，字元均，信都人，富鄭公妹壻。皇祐初知益州，逾二年，拊循教誨，蜀人尤愛之。程戡，字勝之，陽翟人。女嫁文彥博子。皇祐四年，知益州。至和初，田況爲副樞密使，程戡參知政事。嘉祐四年，彥博封潞國公。記云「近時」，又稱「潞公」，蓋追敘十數年前事，當是入蜀時作，故繫此。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三峽，使者相强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外書》卷十。

邵康節代書寄先生詩，有「嚴親出守劍門西，色養歡深世表儀」之句。見《擊壤集》。

陳襄領國子監，薦先生。見《陳古靈集》。

四年辛亥，三十九歲。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先生將告歸，一作「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先生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興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先生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先生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先生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先生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遺書》張思叔録，下同。先生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二月，陳經爲成都府轉運使，仍令密體量監司范純仁、謝景初燕飲踰違事，以李元瑜言故也。《范忠宣公行狀》：「公言新法不便，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怒，命其客李元瑜

爲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卒無所得，元瑜以是年六月死。」按此則先生隨侍太中罷漢州，當在是年春，以《家傳》中有「李元瑜爲使者」一節也。先生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綜子。議減役，至三大户亦減一人焉。先生曰：「只聞有三大户，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先生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户，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之意也。」按《韓宗道墓誌》：「熙寧初，知巴州，會叔父康公去相位，擢成都轉運判官兼管農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凡有改爲，蜀人不知其擾。」蓋即先生所論減役事也。《續通鑑長編》：宗道，范純仁姻家。

五年壬子，四十歲。至醴泉。

先生曰：「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從高祖。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名逢堯。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元祐辛未。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緑

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兀於三翁家。」《家世舊事》。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兄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遺書》附《師說》後。《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知汝州富弼許以西京養疾。五年，以司徒使相致仕。李中師知河南府，籍其户，令與富民均出錢。朱子《跋富公與洛尹帖》云：在洛，往還凡十三帖，「李之事公不爲不謹，公之遇李亦不爲不厚。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户，使出泉同於編氓，以媚用事者。小人覬時狗勢，何世無之」。按此則受券者，即李中師也。

六年癸丑，四十一歲。居洛。

韓持國帥許，先生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先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遺書》張思叔録，下同。韓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先生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説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按《續通鑑長編》：韓持國知許州，當在六年二月。知許州，韓絳遷官之後。至七年三月，詔持國知開封矣。

先生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外書》震澤語録。

七年甲寅，四十二歲。

先生同朱公掞訪康節，因以論道。先生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先生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易學辨惑》，下同。朱子云：「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

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先生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康節率同遊天門街看花。先生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康節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先生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邵堯夫謂先生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先生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先生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先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先生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遺書》張思叔録。先生曰：「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牓，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遺書》呂與叔《東見録》。按《宋史》：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第進士，調萬年簿，歷修武、垣曲縣令。神宗召見，除簽判河陽。元祐初，爲左正言，遷司諫，拜侍御史，轉給事中。是公掞在洛，在立朝前，故繫此。

八年乙卯，四十三歲。

先生叔父郎中瑨，卒於河南。見《明道文集》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代呂申公應詔疏》：❶「伏覩今月十三日

❶「申公」，清呂留良《二程全書》作「晦叔」。

詔勑，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

「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

「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

「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爲自得，鋭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狥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内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悦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怫心之言

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怫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爲」。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

「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悦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由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

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

「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虚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實休，鑑後代之虚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別載吕公著疏，是先屬先生代作，既而不用也。

九年丙辰，四十四歲。

張横渠先生弟御史戩卒。先生言：「天祺戩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薛昌朝，字景庸，横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遺書》吕與叔《東見録》，下同。先生曰：「天祺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邵氏聞見録》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十年丁巳，四十五歲。

春三月，張横渠先生應同知太常禮院

召過洛。先生《與橫渠簡》曰：「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朱子語類》。惠氏棟《易漢學》辨兩儀四象：「案《朱子語類》言程子說《易》，『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異。蓋康節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隨他所見去』。又云《伊川易傳》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又云『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不得』。棟謂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之說，漢、唐言《易》者不聞有此，程子非不能理會邵《易》，但以之解《周易》，恐其說之未必然也。」七月，堯夫病且革，先生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堯夫已自爲塋。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云：「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遺書》劉元承編。先生謂堯夫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堯夫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先生曰：「何謂也？」曰：「前面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易學辨惑》。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先生。先生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先生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先生曰：

「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先生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耶？五十三龍耶？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不當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遺書》張思叔録。横渠再移病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而歿。先生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遺書》蘇季明録，下同。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先生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議法既大備，❶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近欲成書，庶有取之者。」先生言：❷「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朱子云：「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先生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謂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❸先生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先

❶ 「議」上，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有「正叔言」三字。
❷ 「先生」，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正叔」。
❸ 「謂」，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爲」。

生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强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按《范忠宣集》：熙寧間，常對上言：「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先生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按：是年二月，常秩卒。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　彭汝礪懇辭臺職。先生言：「報上之效已了耶？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至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宋史》：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二年，進士第一。熙寧九年，爲監察御史。鄧綰舉之，既而以安石不悅，自劾失舉。上怒綰，即日除汝礪。先生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桄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桄，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

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按：是年七月，郭逵以安南失，律貶。先生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宋史》：郭逵，字仲通，以兄遵蔭，仕至太尉。韓王，趙普也。先生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先生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先生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先生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按《宋史》：呂進伯，名大忠，藍田人。比部郎中蕡之長子，皇祐中進士。弟大防，長伊川六歲，則進伯時年五十餘矣，始從橫渠遊。元豐己未，入洛，與弟和叔、與叔見二程問學。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先生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序，固自有先後。」按：朱高安軾校刊《張子全集》，内《送蘇修撰赴闕》詩有「聊驗天心語默間」句，下有《别館中諸公》、《聖心》、《老大》、《有喪》、《土牀》、《芭蕉》、《貝母》、《題解詩後》、《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諸詩，正合十篇之數。雖前有《鞠歌行》、《君子行》二首，是樂府，應不在内。先生言：「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言：

「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按《伊洛淵源録》：和叔，名大鈞，進伯之弟，嘉祐二年進士，於横渠爲同年友。横渠倡道關中，和叔心悦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横渠之教，以禮爲先，和叔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横渠卒，入洛從二程卒業。《論中書》，其講授要旨也。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先生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按《綱目》：横渠自崇文歸，與諸生講學。吕大防薦之，三月，召同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七月罷歸。先生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謂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子厚謂：❶「若終不伏，則將奈何？」先生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遺書》吕與叔《東見録》。按：越獄，即《明道文集》中論子厚按浙東苗振獄事。八月丙申，太中葬弟殿丞瑜，郎中璠於伊川。先生經其役事。見《明道伊川文集》。

程子年譜卷二終

❶「子」，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元豐元年戊午，四十六歲。至扶溝。

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侍行，先生奉太中至扶溝，居數月而還。見《縣志》。又《黄涪翁集》有《寄扶溝程太丞》之「扶亭大丞伯淳父，❶平生執鞭所欣慕」之句。 謝顯道將歸應舉。先生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登第。《遺書》游定夫録，并註。按《上蔡語録》：「余初及第，歲前夢入内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是顯道至元豐八年始登第，此云「是歲」，疑誤。又祁寬記《和靖語》：謝顯道久在太學，❷將還蔡州取解，先生問其故，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先生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疑是元豐七年語，與至扶溝不合，或因久住大學，約始終言之。 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游酢，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

❶「亭」下，原衍「詩」字，據四庫本《山谷集》删。
❷「在」，清吕留良《二程全書》作「住」。

溝，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定夫來職學事。游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楊龜山集》。游酢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外書》游氏本拾遺。先生曰：「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遺書》卷六，疑游定夫録，下同。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故先生云云。先生曰：「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宫内，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也，若已蠱，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理。」《遺書》謝顯道記，下同。《宋史》：李覯，字泰伯，南城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爲太學助教。嘉祐中，爲太學説書。卒。許渤與其子隔一牖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❶ 許渤，見《明道年譜》。先生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

❶「曷嘗有如此聖人」，原作正文，據清吕留良《二程全書》改爲小注。

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二年己未，四十七歲。

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養魚記後》：「吾昔作《養魚記》，於兹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毁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伊川文集》下同。三月，作《禊飲詩序》：「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咏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按尹和靖《書禊帖後》云：❶「陳公廙，予之舅氏也。元豐戊午，卜居於此，❷後一年爲此會。少時嘗至其處，時先生在會中，有此文。」《上富鄭公書》：「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閤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

❶「書」下，四庫本《和靖集》有「伊川先生」四字。
❷「此」，四庫本《和靖集》作「洛」。

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

「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是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

「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啟。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狥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

「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

「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

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蹈」。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答富公小簡》：「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代富公上神宗論永昭陵疏》：❶「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

「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

❶ 此篇名，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稿」。

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帝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説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

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説，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

「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

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

「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按：是年太皇太后崩，明年葬永昭陵。疏中有「年將八十」語，時富公年七十六。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遺書》唐彥思録。呂與叔見先生，與叔學於橫渠，橫渠卒，己未，入洛，見先生。先生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遺書》呂與叔《東見録》，下同。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

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朱子云：「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以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據理卻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宋史》：范育，字巽之，橫渠門人，嘗爲御史，仕至户部侍郎。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

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宋史》：呂大防，字微仲，進伯之弟，封汲公。元祐名臣。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卻濟事。與叔守横渠學甚固，每横渠無説處皆相從，纔有説了，更不肯回。」《遺書》楊遵道録。

三年庚申，四十八歲。至關中。

先生至關中，作《遺金閑志》：❶「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

「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

❶「遺金閑志」，清涂宗瀛本《二程全書》作「雍行録」。

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伊川文集》，下同。《上河東帥書》：❶「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浼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

「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按：是年文潞公判河東永興軍，復判河南。此書疑上潞公所論皆河外事，故繫於入關時。《答人示奏草書》：「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

❶「東」，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南」。

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蓄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按：書中自稱「子弟」，詞氣謙抑，疑亦與潞公諸賢，故類繫此。

先生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騭語先生以釋氏之學。先生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騭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先生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先生未知佛道弘大耳。」先生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佛收。❶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遺書》張思叔録。按《宋史》：趙瞻，字大觀，盩厔人。爲御史，論濮王禮不合，出。熙寧初，又不附安石，以親老乞祠。元祐三年，始爲樞密，蓋追述也。

先生曰：「觀秦中氣豔

❶ 「佛收」，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成佛」。

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説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甫一箇，氣豔大小大。」《遺書》吕與叔《東見録》，下同。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先生曰：「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説，直須要明辨。」《遺書》關中學者記《入關語録》，下同。按《伊洛淵源録》：蘇昞，字季明，武功人。横渠門人，後師二程先生。「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近思録》作明道語，以《入關語録》注有「或云明道語」也。「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

説，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涵養吾一。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朱子云：「先生所以有功於學者，❶最是敬之一字有力。」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

❶「學」上，四庫本《朱子語類》有「後」字。

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虚，虚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朱子云：「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虚。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有主則實，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虚，重在敬字上。言敬自虚静，故邪不得而干之。❶」做官奪人志。先生與明道侍太中遊壽安山。《太中家傳》。按：《續通鑑長編》註：建中靖國元年，邢恕《申實録院狀》云「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則先生是年又至京師矣。

四年辛酉，四十九歲。在潁昌。

先生曰：「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

❶「干」，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奸」。

己。某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遺書》楊遵道録。按《續通鑑長編》：韓持國於元豐三年九月，知汝州，遷資政殿學士。四年四月，知潁州。五年八月再任。六年三月，提舉崇福宮。時二先生寓居潁昌。「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户，皆使親爲之」。「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注：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韓持國維閑居潁，先生嘗自洛中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緑樽紅妓一作「芰」。對西曛。」吕氏《童蒙訓》。先生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遺書》吕與叔《東見録》，下同。按《楊龜山集》：是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有友二人焉，謝顯道及游定夫。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没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潁，然資質渾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潁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

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伊洛淵源録》：劉質夫，名絢，緱氏人，早師二程。《遺書》有元豐壬戌癸亥，師録明道語。李端伯，名籲，緱氏人，質夫外兄弟，師二程，有《端伯傳師説》，爲《遺書》第一卷。林大節，不詳其鄉里。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龜山《與陸思仲書》有云：「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又有《與明道論春秋書》。先生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遺書》李端伯記，下同。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有人勞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五年壬戌，五十歲。在洛。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伊川文集》，下同。《元豐九域志》：龍門在河南縣。

按：史稱潞公尊德樂善，二程以道自重，賓接之如

布衣交。先生《小簡》雖無年月，而潞公自元豐二年復判河南，六年十一月以太師致仕，故繫於居洛之年。《答朱長文書》：「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日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没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説，庶幾有小補也。

「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

「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没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語。」按《宋史》及《吳郡志》：朱長文，字伯原，吳人。年未冠，舉嘉祐進士，以病足不仕，築室樂圃坊，著書閲古。吳人化其賢，士大夫以不到樂圃爲恥。元祐二年，范純禮制置江淮，延掌教事，召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説。又著《琴史》。初，從泰山孫明復學《春秋》，得發微深旨。又元祐元年六月，蘇軾薦劄稱：許州司户參軍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闔門著書」。今答書中論爲文在，知道非汲汲於後世之名，似在未仕時，故繫此。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吕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

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悦人耳目。既務悦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❶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遺書》劉元承編。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按：此與《答朱長文書》同意，故類附焉。《游嵩山詩》：「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見，如何天意異人謀？」《伊川文集》，下同。《元豐九域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謝王佺期寄藥》。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沖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此作「佺期」，傳聞偶異。先生嘗説：「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遺書》劉元承編。按：先生集中祇有《聞侯舅應辟南征》、《游嵩山》、《謝王佺期寄

❶「謂」，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爲」。

藥》三首。王子真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鄭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杯，炷香以待。是日，先生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先生聞其名，謂其爲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先生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静而明也。《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鮮于侁問先生曰：「顔子何以能不改其樂？」先生曰：「顔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先生曰：「使顔子而樂道，不爲顔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外書》卷七。《宋史》：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熙寧四年，轉運副使兼提舉。元豐二年，知揚州。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元祐初，拜諫議大夫。以疾去，知陳州，進待制。卒，年六十九。按：子駿主西京留臺，當在元豐間，故類繫於先生居洛時。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外書》卷七註。《宋史》：鄒浩，字志完，晉陵人，元豐進士。歷揚州、潁昌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元祐中，薦爲太常博士。哲宗親政，除右正言，抗疏

諫立劉后，竄管新州。徽宗立，復官。蔡京用事，竄昭州。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按：浩在潁昌，當在元豐間，故類繫於此。

六年癸亥，五十一歲。

明道監汝州酒稅。《明道行狀》。先生曰：「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外書》卷十，下同。《元豐九域志》：汝州屬京西路北路。井泉之異，全由地脈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汝州舊名。寺中水鹹，寺外即甘。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脈如何。朱公掞在汝。《侯子雅言》。先生曰：「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外書》朱公掞録，下同。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劉質夫過汝。《遺書》目録。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外書》李参録。按：参，端伯之弟，學於伊川。是年，太中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旦爲同甲會，❶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太中家傳》。按《墨客揮犀》：「文潞公居

❶「司馬旦」，原誤作「司馬康」，今據下小字注改。

洛日，❶年七十八，同時有太中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爲同甲會，各賦一詩。潞公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正在元豐六年。

七年甲子，五十二歲。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遺書》卷十七。按：質夫以元祐二年丁卯卒，此云「待劉絢文字到」，則在未仕前可知。司馬温公修《通鑑》，先生一日問：「修至何代？」温公曰：「唐初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温公曰：「皆篡也。」先生曰：「此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温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說。《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按：是年上《資治通鑑》。先生曰：「曹彬

❶ 「居」，四庫本《墨客揮犀》作「住」。

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絶。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涑水紀聞》。《宋史》：曹彬，字國華，靈壽人，謚武惠，爲良將第一。曹翰，大名人，陰狡多智，數貪貨賂，多殺降卒。

八年乙丑，五十三歲。六月，明道先生卒。九月，司馬光、吕公著同薦先生。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辭。至再召，赴闕。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即位。

明道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六月十五。八月，先生作《明道行狀》。見《伊川文集》，下同。九月，《上韓持國資政求譔墓誌書》「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

「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

「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没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

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上孫曼叔侍郎求寫兄墓誌書》：「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

「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没無聞，此尤深可哀也。

「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宋史》孫永，字曼叔，趙州人。元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元祐初，歷拜尚書，改資政殿學士。卒，年六十八，謚康簡。《答楊時慰書》：「頤泣啟。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

「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父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啟楊君法曹。九月二十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九月丙申，司馬温公與吕申公及韓康公，上其行義於朝，奏曰：「臣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❶擢以不次，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傳家集》。時温公諸人既薦，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即行也。《道命録》。《宋史》：蔡確，字持正，泉州人。善伺人意，與時高下，自知制誥、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攘奪其位。哲宗初，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及爲永裕山陵，使不宿於次，又不扈從，御史連劾之。元祐元年，罷，責新州，卒於貶所。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明道於伊川先塋。同日，葬孝女於伊川先塋之東。有《孝女程氏墓誌》。見《伊川文集》，下同。

按：明道長女生於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卒於元豐乙丑二月丙寅，年二十五。即劉立之《敘述》云：「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也。母亡，以哀毁死，伊川誌其墓。」戊子，書《明道先生墓表序》。先生視伯淳壙，顯道嘗侍行，問佛儒之辨。先生指牆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外書》上蔡語録，下同。顯道曾歷舉佛説與吾儒同處，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謝子與先生别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

❶「聖慈特加召」，據四庫本《傳家集》補。

進處。」先生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冬十月，《續通鑑長編》。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先生，顯道在坐，公掞不語。先生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外書》時紫芝集。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録》。先生表辭，不許，再辭。尋召赴闕。見《伊川文集》。

程子年譜卷三終

程子年譜卷四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五十四歲。二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辭不許。三月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再辭，始受命。五月，命同修學制。六月，上疏論輔養君德。八月，差登聞鼓院，再辭。

二月庚午，左正言朱光庭奏乞以程頤爲講官。《續通鑑長編》。❶ 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

❶「續」，原誤作「績」，今據上下文改。

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胡文定集》。先生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續通鑑長編》註：巖叟薦先生，不得其月日，太皇太后嘗諭巖叟云：「卿累薦程頤，已除校書郎，來日待行文字召對。」今附二月二十八日。然則巖叟薦頤，不但此一事也。閏二月十八日，除承奉郎，再授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續通鑑長編》。二十四日，先生《辭免館職狀》言：「蒙恩授宣德郎、校書郎，自昨蒙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辭免，準朝旨，❶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有此除，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伊川文集》。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

❶「準朝」，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奉聖」。

者。頤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静而閲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伊洛淵源録》。詔特許朝見，仍令上殿。《續通鑑長編》。三月十四日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面辭，不許。《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説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❶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對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

❶「俞」，原作「愈」，今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黄，亦與口陳無異。」《伊川文集》，下同。

《論經筵第一劄子》：「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宫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愼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朝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宫之中，爲益豈不甚大？

「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朱子云：「先生嘗進言於朝，以爲人主常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女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至切之言也。」

「元祐大臣不能白用其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痛憾。」❶《第二》：「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第三》：「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

❶「痛憾」，四庫本《晦庵集》作「哀痛」。

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又言：「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朱子云：「劉摯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薛敬軒云：「先生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已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三月二十四日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見《實録》。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三日。有《辭免崇政殿説書表》、《再辭免狀》。見《伊川文集》，下同。《續通鑑長編》：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宣問臣：「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當授以何官職？」「若令在經筵，當令何名目？」❶「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西京教授，曾固辭。及召赴闕，除宣德郎，校書郎，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崇政殿説書，若以新所授官充崇政殿説書，足爲超擢，但恐堅辭不受耳」。此據《元祐實録》司馬光三月二十一日親書劄子。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十二日，戊辰。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三學條制》。見《實録》。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

❶「令」，四庫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作「與」。

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亦數十條。又曰：「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人心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於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朱子云：舊《實録》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謝韓康公啟》：「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密宸扆之光輝。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愊所

懷，敷宣罔既。」《又謝簡》：「頤惶恐再拜啟。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畎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報稱。末由展覿，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按：啓中有「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又「仲夏毒熱」等語，則在受職後五月間也。《答呂進伯簡三》：「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

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按：進伯以元祐初知秦州，與叔時爲太學博士，與簡中「秦人瘡瘵未復」，「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某「備員於此」，「與叔每過從」等語合。予友陶槎仙際堯云：「汾脽，據《漢書》應是汾陰脽上。」《與呂大臨論中書》：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録到者編之。「大臨問：『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

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而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

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物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是。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迷謬，幸甚。

「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絶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説如此。

「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

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

「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

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黄百家云：「此條即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劉蕺山云：「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即是獨中真消息也。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其喜怒哀樂之發於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即微即顯，即隱即見，而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説不明於後世，而聖學晦矣。按：龜山輯《粹言》論中書，最得心傳之妙，可參觀。蘇季明問：「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先生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❶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説静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

❶「時」，原作「前」，今據清呂留良《二程全書》改。

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遺書》劉元承編。李遜齋《道南講授》云：「楊文靖公嘗言：『熙寧以來，士於諸經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蓋聖賢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今竊照《近思録》編目，標出『中』字，庶見伊洛開來學繼往聖者在此，而道南一脈於此轉相授受，講論尤深切著明。故録程門諸公語『中』大略，使尚論淵源所漸者有所考證。所謂李先生論此最詳者，信乎其言之不誣也。」六月，《上太皇太后書》：「臣鄙野之人，❶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

❶「鄙野」，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愚鄙」。

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覘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禀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

留意省覽，不勝幸甚。

「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天下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兹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宫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

「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

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或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此不知本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内，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

「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

「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内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説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

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

「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内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

「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肆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悦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彦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説，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説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説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

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日之間意適則往可也。❶

「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一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

❶ 「日」，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月」。

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説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説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黄東發云：「伊川十八《上仁宗書》，❶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爲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説，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爲急耳。其他《論濮議》、《論溥葬》、《代吕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爲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矣。」陸世儀云：「經筵是人主莫大事，從來視屬具文，惟伊川能克稱其職。《上太皇太后》及《經筵三劄》，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是夸大也。」❷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説，且言人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楊龜山云：「事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禄，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

❶「上」，原誤作「十」，據四庫本《黄氏日抄》改。

❷「是」，四庫本《思辨録輯要》作「自」。

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便人君舉動，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庭聞藁録》。在經筵時，曾説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遺書》唐彥思録。《續通鑑長編》：八月，司馬光請「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祖禹，呂公著之壻。請避嫌，光奏宰相：不當以私嫌廢公議」。遂以祖禹兼侍講。先生在經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户部，問不支俸錢。户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户部自爲出券歷。」又不爲妻求封，范純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説甚長，待別時説。」《遺書》楊遵道録，下同。《續通鑑長編》：八月，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程頤兼權判

登聞鼓，再辭。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説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先生在經筵，嘗質錢使。「自供職後，不曾請俸。」户部初欲折支，執政奏請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久無崇政殿説書，❶故户部只與折支。久之，始與見錢。按：先生不爲妻請封，至今氏族莫考。及檢《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吴立禮劾先生有娶甥女爲妻一語，質之杜尺莊煦，以爲小人含沙射影，醜詆賢者，無所不有。若不明白辨正，則惑滋甚。謹攷程氏，惟太中族兄文簡公琳，以女妻韓忠憲億子縝。縝生於天禧三年，僅長先生十五歲，其女即年長，配必不合。且元祐初，先生《謝韓康公絳簡》云：「某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豈有素與連親而言若此？」韓氏弟兄惟持國維與二先生最善。一日同遊潁昌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言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自稱長者，察其辭氣，必非妻之近屬昆弟，明甚。至太中二壻席延年、李正臣，其子皆先生壻，更不待辨而明。無根之語，獨出於吴立禮。當時蜀黨諸公亦不敢以此誣先生，其又何傷日月乎？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説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争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説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❶「久」上，四庫本《續資治通鑑長編》有「緣」字。

《遺書》謝顯道記。按：劉元承編，先生謂孫覺曰：「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云云。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見無事。」《外書》時紫芝集。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滎陽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耶？」先生默然而去。《伊洛淵源録》。朱子云：按《伊川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行封建也。九月丙辰朔，温公薨，朝廷命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返，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先生。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先生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吕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口詆之云。《外書》時紫芝集，下同。先生主温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先生不答。鄒至完聞之曰：「先生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八規諫語。先生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外書》吕氏記。《爲太中祭司馬温公文》：「嗚

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狥己者私，衆口爲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兹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伊川文集》，下同。十一月冬至，神宗之喪未除，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有《論冬至稱賀劄子》。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外書》卷十。

程子年譜卷四終

程子年譜卷五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二年丁卯，五十五歲。八月，罷説書，權管勾西京國子監。十一月，乞歸田里。十二月，乞歸田里。

先生《又上太皇太后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❶ 見《伊川文集》。 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内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會取勤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説。」是日，先生略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共驚，聖躬别無事否？」上曰：「别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外書》范太史日記，下同。 二月十五日戊戌，先生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云，進説甚多。三月二十六日戊寅，先生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

❶「上」，原誤作「土」，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吕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内云：「此待别有擘畫，未知何所也？」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座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窗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先生又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日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見《伊川文集》。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❶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伊川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公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胡氏《論語詳説》。哲宗亦首肯之。見《伊川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外書》胡氏拾遺。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遺書》鄒德久録。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

❶「講」，原誤作「上」，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聞見録》。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外書》胡氏拾遺。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喜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見《劉諫議語録》。云：「温公聞之亦不悦。」或云：「恐無此事。」按《道命録》辨之甚晰，謂元年春先生未爲講官，二年春則温公已卒。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説：「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書，❶有以開導人主處，必懇懇言之。始初内臣宮嬪皆攜

❶「書」，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處」。

筆在後抄録，後來見説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説不妨。」《遺書》楊遵道録，下同。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時神宗之喪既除，有司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除喪是六月事。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觀畫。」竟不往。《龜山語録》：張茂則，宦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禮盡則已，❶豈有加也？」《遺書》卷十七。　先生在經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先生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嘗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遺書》張思叔録。　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外書·侯子雅言》。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

❶「禮」上，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有「而責之以加禮」六字。

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詆謗。見《龜山語録》、《王公繫年録》、《吕中公家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見《舊實録》。《吕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爲法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文仲，字經父，新踰人。卒於元祐三年。伯温初入仕，先生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外書·聞見録》。按：伯温，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

六月十二日，劉質夫卒，有祭文。見《伊川文集》。按：《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九月，新授京兆府教授劉絢除《春秋》博士，從王巖叟薦也。卒年四十三。質夫自髫齡時已有老成器，結髪即事二程先生。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矣。」《伊洛淵源録》。一作伊川先生語。先生曰：「質夫沛然。」《遺書》卷六。又曰：「明道平和簡

易，惟劉絢庶幾似之。」《侯子雅言》。七月，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先生往見之。先生時在經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先生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先生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先生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遺書》張思叔録。《續通鑑長編》七月壬戌，詔罷韓維門下侍郎。甲子，詔知鄧州，以吕陶言故也。　八月二日，罷説書，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以爲責命，禮當奔走就職，到任訖。見《伊川文集》，下同。十一月初六日，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説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許。十二月十八日，又上《第二狀》，不許。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説與淳夫，爲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啟，幸便爲之。《外書》朱給事與范太史帖。冬，李端伯卒，有祭文。見《伊川文集》。《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吕大防奏黄陂縣令李籲堪館閣之選。《伊洛淵源録》：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伊川稱之，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尹焞嘗言：「某纔十七八歲，元祐二、三年。見蘇季明教授。《續通鑑長編》：蘇眪以元祐元年十月詔除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和靖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和靖疑之，

日去見蘇，乃指和靖見先生。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

三年戊辰，五十六歲。正月，乞歸田里，皆不報。二月，乞致仕至再，又不報。

先生三上奏《乞歸田里》，以爲「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兹苟禄，殊乖進退之義」。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以爲「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己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名。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理害義，以自毁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又不報。見《伊川文集》，下同。《爲太中祭韓康公文》：「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型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没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宏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

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兹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續通鑑長編》：三月，守司徒致仕，康國公韓絳卒，知汝州韓維提舉崇福宮，以營葬兄絳，自請也。《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説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强。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❶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

「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

❶「沮」，原誤作「阻」，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録，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憾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按：書中云「某關西陋儒」、「熙寧中，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逾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沮止，不終厥功」，與明道誌侯先生情事脗合，決爲代侯仲良無疑，惟宰相不知何人。書中有云「閣下嘗尹長安」，又云「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爲己任」，是在宣仁聽斷之時。攷《宋史》：吕汲公在元豐初，嘗自知秦州徙永興軍，在爲相之先。元祐三年，以吕公著告老，汲公超拜左僕射。則《上宰相書》其爲汲公可知，故繫於是年末。

四年己巳，五十七歲。判西京國子監。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吕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吕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敬禮如此。《涪陵記善録》。按《宋史》：潞公以元豐三年判河南，六年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命同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五年二月，復致仕。是尹洛時，伊川猶未仕，及伊川爲判監，潞公猶在朝也，疑尹洛或居洛之誤。今姑繫於判監之年。先生既歸洛中，《寄范公淳夫書》曰：「丞相謂吕申公。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吕氏《童蒙訓》。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晁氏客語。范淳夫嘗與先生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

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外書》時紫芝集。二月，爲《太中祭吕申公文》：「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兹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册公。平日視公，静密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疇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伊川文集》，下同。《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吕公著卒。十一月癸未，《爲太中書家藏太宗寶字後》：「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親書❶惟存十三字，❷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聖心可見矣。

❶「親」，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遺」。
❷「三」，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二」。

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先生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遺書》楊遵道録。朱子云：「先生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閒。」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❶須求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又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遺書》己巳冬所聞。

五年庚午，五十八歲。正月，太中卒於西監。四月，葬伊川塋。

正月十三日，太中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享年八十有五。四月十五日，葬伊川先塋之次，作《太中家傳》、《上谷郡君家傳》。見《伊川文集》。《續通鑑長編》：「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頤素蘊學行，嘗爲講官，窘於襄事，伏望特賜矜憫，優其賻卹。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疋，下所屬，葬日量行應副。」「三月，韓縝言程珦身亡，請以其弟琉特權管西京國子監，

❶「一」，原無，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從之。」先生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外書》卷七。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先生，持身艱苦，塊然一室，❶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先生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先生。《外書》祁寬記和靖語。《宋儒學案》：恭叔，永嘉人。在元豐太學時，新經之説方盛，獨之西京從伊川遊。呂與叔時在同門，恭叔亦師事之。成元祐進士。崇寧中，官太學博士，尋教授齊州。周恭叔説：「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恐有限也。」呂氏《童蒙訓》。焞年二十，熙寧四年生。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朱公掞所抄《雜説》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説》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涪陵記善録》。按：和靖奏狀有「焞師程某之學垂二十年」，則初見當從墓誌銘年二十者近是。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某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近思録》。和靖云：「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外書》時紫

❶「然」，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坐」。

芝集。和靖言：「初見先生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先生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下同。和靖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先生。先生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先生曰：「到這裏，連樂字也著不得。」和靖初見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先生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先生曰：「愛人，仁之事耳。」和靖時侍坐，歸，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先生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先生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外書》呂堅中記尹和靖語。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先生，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先生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靖，以此爲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先生，先生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外書·涪陵記善録》。按：《宋儒學案》：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學者稱敬亭先生。張思叔稱其從

學伊川，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畏友。伊川嘗令與和靖講明。有《伊川答問》及《語録》一卷。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學於温公，稱元城先生，非伊川弟子，疑係安上之誤。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少與從弟安上師事伊川。遊太學，與周行己、許景衡諸君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成元符進士，累官至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元承與景衡始見用。後守饒州，知宣州，皆有政績，伊川稱其有守。政和六年，卒。跡其從學，蓋在元祐間，與周行己同時，不及見明道先生也。手編《語録》一卷，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最是有得者？」先生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𠲜。❶ 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外書》祁寬記和靖語，下同。郭忠孝每見先生，問《論語》，先生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按：郭雍《傳家易序》言，其父忠孝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則從學當在元祐初。此云「子從事於此多少時」，則初見後之語可知，故類繫於和靖初到之後。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先生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吕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遺書》劉元承編，下同。《元豐九域志》：緱氏在偃師縣。原註：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按：質夫卒於元祐二年，和靖從先生在元祐五年，此編所記有五年遭喪事，蓋

❶ 「𠲜」，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𠲜」。

追憶也。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❶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謂仁則不可。」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人多説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

❶「惻」，原作「側」，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按：太平興國五年，少師羽典舉，從孫元白中第。明道爲御史，首薦弟頤暨表叔張載。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人心惟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少。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劉元承、元禮嘗師事先生，說：「『紀侯大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言齊侯焉。」又見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呂氏《童蒙訓》，下同。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先生，嘗見先生說：「義

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按：此條與《遺書》鄒德久本小異。高朝奉，未詳其名，姑類附此。

六年辛未，五十九歲。至醴泉，改葬少師羽。先生至關中。二月癸卯，有《改葬告少監諱俶，少師父。文》。見《伊川文集》，下同。述《家世舊事》：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辛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大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大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安虞部也。一老嫗白曰：「承旨將軍也。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姑，晨夕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問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也。」「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

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幞，其中若敕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强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❶正如所説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宋史》：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慶曆五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大學士兼樞密使。治平四年卒，年六十八。謚文元。按：程文簡公琳，大中祥符四年登第。明道元年，尹開封。景祐元年，爲三司使。四年，參知政事。寶元三年，出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康定元年，遷資政殿學士。慶曆七年，判延州，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

❶「乘」，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登」。

同平章事，留守北京。嘉祐元年，卒於陳州，是爲使相，在賈登庸後也。「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説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先生《記葬用柏棺事》曰：「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以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猶在。又修韓王城圮，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説，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柏脂入地，千年爲茯苓，❶萬年爲琥珀之説。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❷乃知古人已用之矣。

「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汙，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處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

❶「苓」，原誤作「苔」，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❷「脂」，原誤作「柏」，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者，見亦多矣。」《葬説》：「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窑。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外書》時紫芝集。和靖學《易》於先生。見《和靖年譜》。

七年壬申，六十歲。三月，除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再辭。五月，管勾崇福宫。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

「頤入朝，恐不肯静。」簾中納之，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録》。詳《續通鑑長編》。朱子云：初先生在經筵，歸其門下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毁，先生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静。」簾中入其説，故先生不復得召。　四月，先生《辭免判國子監狀》。《再辭免狀》：❶「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　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説之職。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傒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説，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

「而不思夫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

❶「狀」，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表」。

❷「而」，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面」。

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

「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聞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禄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断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伊川文集》。朱子云：「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然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四月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程頤本末，别具論列。

又奏云：「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

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亦無憾矣。」《范太史家傳》。《續通鑑長編》：「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爲皇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不敢復請。」朱子云：「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遊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數年之後，此剛强不足，不免乎兩狗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心也。」《宋史》：賈易，字明叔，無爲人。元祐初爲左司諫。

四月戊午，立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先生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遺書·東見録》註：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四月戊午，太皇太后手書曰：「吾近以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馬軍都虞侯贈太尉孟元孫女，閥閲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爲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宋史》：元，字善長，洺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侯，子在閤門祇侯。五月甲申，

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見《舊實録》。《續通鑑長編》：三月二十二日，吴立禮言。四月十四日，又言。五月，董敦逸言，程某辭免職名表，辭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毁甚之語，怨躁輕妄，不可縷數。至引孔、孟、伊尹以爲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於此，伏乞朝廷，追寢新命。五月，《謝管勾崇福宫狀》。改授管勾崇福宫。見《實録》。先生具奏，以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受職次。見《伊川文集》，下同。《續通鑑長編》：五月，詔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嵩山崇福宫。八月，《申河南府乞尋醫狀》。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外書》時紫芝集。按楊文靖《游察院墓誌》：皇上即位，召爲監察御史，是在元符三年。此云議授正言，未詳何時。元祐六年二月，蘇轍爲尚書右丞，沮先生除官職，而蘇子容拜僕射，故類附於此。

八年癸酉，六十一歲。九月，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

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伊川文集》。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户時，當别相度。」《遺書》楊遵道録。宣仁山陵，太皇太后九月崩。先生往赴，吕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先生，先生固辭。公謂先生曰：「仲尼亦不如是。」先生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

矣。」先生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先生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先生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與？」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言誤也。」《遺書》張思叔録，下同。按蘇文忠《王大年哀詞》：太原王君彭，字大年，故寧武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爲將日有聞，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是否即汲公壻，俟考。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先生辭之。時先生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殿帥苗公問先生曰：❶「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元豐九域志》：永安屬河南府。《宋儒學案》：苗授，字受之，上黨人。少從胡安定學。元祐三年，遷武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七。謚莊敏。子履，時爲閤門祗侯。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

❶「帥」，原誤作「師」，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遺書》附雜録後。苗履見先生，語及一武帥。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先生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外書》上蔡語録。是年五月，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洛。《龜山年譜》。時年已四十一。先生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本傳。李逐齋《道南講授》云：「龜山受業於程純公，在元豐四年。閲十有二年，爲元祐八年，復受業於伊川先生。時龜山授瀏陽縣，出京遂往西洛，見先生於長壽寺拜表院，留側十日，往訪游定夫，復同游返洛，再留數日而去。明年，紹聖改元，章惇拜相。游定夫守太學博士，龜山貽書與之，定夫得書即乞出爲齊州簽判。」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外書》晁氏客語。游定夫問先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先生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和靖與周恭叔以此語問先生。先生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先生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外書》吕堅中記和靖語。問：「佛戒殺生之説如何？」先生曰：「儒者有兩説。一説，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説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耶？一説，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説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

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外書》卷八。按：龜山紹聖元年《與定夫書》有云：「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故類繫此。

程子年譜卷五終

程子年譜卷六

楚雄池生春齋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紹聖元年甲戌，六十二歲。居洛。

楊應之卒，先生有《祭文》云：「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❶何痛如之！」《伊洛淵源録》註：蓋先生交遊，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與先生亦相若云。先生嘗言：「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呂氏《童蒙訓》。三月辛丑晦，朱公掞卒，有《祭文》，云：「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景祐四年生，少先生四歲。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死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獨交朋之情而已？」見《伊川文集》。三月，策進士。侍郎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河南尹焞應舉，乃歎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先生聞

❶「訃」，原誤作「赴」，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伊洛淵源録》。《宋史》：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哲宗親政，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説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而羌戎之患未息。弛利以便民，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是之爲當。聖人亦何取必哉？」策士悟其旨，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一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專中書，亟復青苗、免役，除諸路提舉，以覬相位。及章惇相，復與爲異。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卒，年七十一。按《尹和靖年譜》：發策編在元祐五年，疑考之未詳。　章惇爲相，欲起用邵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先生謂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見《宋史》。《宋史》：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哲宗親政，楊畏倡議起惇，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專以紹述爲名，凡元祐所革政事，一切復之，力引其黨，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復動摇宣仁，自皇太后太妃力争，上乃悟。徽宗立爲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再貶雷州，尋死睦州。窮凶稔惡，流毒海内，子孫訖無顯者。

二年乙亥，六十三歲。在洛。

元豐庚申歲，作《遺金閑志》：「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閲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見《伊川文集》。按：《遺書》註：辛未，與叔卒。今檢《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壬申五月，范純夫奏舉與叔，則辛未尚無恙。又按《蘇文忠集·呂與叔輓詞》註：元祐間，從官薦除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淳甫乞以備勸講，未及用而卒。蓋在壬申五月後也。

先生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❶《遺書》鄒德久録。

---

❶「著書不得已」，原爲正文，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爲小注。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説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吕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遺書》劉元承編。《禮序》：「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

「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❶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

❶「饗」，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作「享」。

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説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顔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性理群書》。龍川陳氏《伊洛禮書補亡序》云：「吾友陳君舉爲予言：季宣士隆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處。伊川嘗言舊修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又《遺禮通考序》曰：❶「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以附諸《禮書補亡》之後。」呂與叔作《横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某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外書》時紫芝集。

❶「遺禮通考序」，四庫本《龍川集》作「書伊洛遺禮後」。

三年丙子，六十四歲。在洛。

先生與韓持國善，約侯，❶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别。《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 韓持國與先生語，歎曰：「今日又暮矣。」先生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先生曰：「不能則去可也。」《遺書》張思叔録。 先生《答楊時論西銘書》：「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别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

❶「約」上，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有「嘗」字。

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伊川文集》。《龜山年譜》：紹聖丙子，官瀏陽有再與先生書，論《西銘》，又寄所著史論。朱子云：「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本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先生《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先生曰：「楊時也未判然。」《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龜山集·答伊川先生第二書》云：「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有所得，始知爲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朱子云：「《龜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於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説，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按《龜山集》此條係崇寧丙戌京師所聞，龜山年五十四，故云年高德盛。

問：「《西銘》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

「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説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説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遺書》劉元承編。李安溪《程子遺書纂》云：程子於明道墓表，既以之接孟子之傳；於横渠則曰自孟子後，只有《原道》一篇，《西銘》則《原道》之宗祖也。又曰：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或疑程子所以尊濂溪者，反横渠之不如。然其所以表章《西銘》，而不及《太極》，原有深指存焉。朱子言之悉矣。其評論語次，雖未聞以孟氏以後之統歸之，然孔顔之樂，乃程子自言授受之要，非其實到仲尼、顔子樂處，則豈能開端指示，而使學者尋之哉？夫得孔顔之心，而不傳孔顔之道，未之有也。濂溪之心得者深，明道、横渠之友教者廣，亦猶顔子潛德於孔子之門，孟子修業於戰國之世，故推尊之論，各有攸當，未可執一以疑其二也。如後世多稱孔孟，然未聞有以是掩顔子者。推是，可以論伊洛淵源之際矣。舊在二先生之門者，明道最愛中立，先生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上蔡語録》。先生曰：「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伊洛淵源録》。李朴先之説：臨離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呂氏《童蒙訓》。《宋儒學案》：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紹聖進士，爲西京國子教授，因受學焉，伊川器許之。以嘗言孟后不當廢，追官。徽宗即位，陳瓘薦，召對。蔡京惡其鯁直，指爲元祐學術。欽宗立，除著作郎，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辭。高宗除祕書監，趣召未至。卒，年六十五。

四年丁丑，六十五歲。二月，追毀出身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編管涪州。

二月，追毁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道命録》。六月乙丑，叔父朝奉琥卒。十月，葬伊川先塋。作《墓誌銘》。見《伊川文集》。某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道命録》。《元豐九域志》：涪州屬夔州路。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録》。謝某顯道。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續通鑑長編》：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先生答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遺書》楊遵道録。《續通鑑長編》：先生素與邢恕善，而恕稚不樂林希，希謀與諫官共攻之。先生編管，蓋希力。希意恕必救，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某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賮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賮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某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某不相

知，豈可受耶？」《伊洛淵源録》。

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外書·聞見録》。

翟霖送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將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龜山語録》。

元符元年戊寅，六十六歲。在涪。

《上謝帥師直書》略云：「某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某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又云：「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誠能行之」，使「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見《伊川文集》，下同。按《宋史》：謝師直以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劉安世論，改知鄆州，歷永興軍。書稱安撫寶文，居大帥之任，指此。《祭四十一郎文》略云：「吾方以罪戾，竄縶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憾，❶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

❶「憾」，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恨」。

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按：四十一郎，疑即明道子端本，舉進士第，令醴泉。《與金堂謝君書》云：「某啟。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某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文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細微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説，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説，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某啟知縣推官。」《元豐九域志》：金堂縣屬梓州路懷安軍。朱子跋云：「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説》，❶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因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譁取世寵已也」。按此跋：謝君，

❶「名」，原誤作「各」，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名湜，字持正，金堂人。黄梨州《學案》云：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全謝山謂湜以所著《春秋》呈正，先生答以更二十年方可作，則當與劉絢同時。又謂其試學官不行，當以布衣終。則未見朱子跋語也。

二年己卯，六十七歲。在涪。序《周易傳》。

正月庚申，《易傳》成而序之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伊川易傳》。朱子云：伊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語不著實。又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爲人處。《易序》：「《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

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

「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

「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有。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

《易》者，果何如哉？ 此學者所當知也。」《伊川易傳序》。 竇克勤云：「周子《太極圖》原本於《易》，程子《易序》又原本於《太極圖》。 熟讀《易序》，見得程子只看得《太極圖》通透，有心解神會之妙，故言言皆拍合耳。」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説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人隨時變易爲何？ 爲從道也。」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外書》呂堅中記尹和靖語。 尹焞言：「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和靖語録》。 龜山《與游定夫書》：「《易傳》後序，顥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 前年在京師，與顥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自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 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 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 與顥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祕藏，未敢出以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譙定少學《易》於郭曩氏。 後至京，聞先生講道於洛，特潔衣往見，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 先生貶涪陵，相與游泳北山之巖。《宋史》、《邵氏宏簡録》。《宋儒學案》：定，字天授，涪陵人。 後以《易》學授劉勉之、胡憲。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 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外書》時紫芝集，下同。 按：《續通鑑長編》：范淳夫以元符元年十月中午，

卒松江。姚樗寮椿云：范淳夫卒於化州，與涪州地不相接，伊川不能經理其終事，此係疑誤，當再詳考。謹按：全謝山《學案補》云：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淳夫先生卒，殯於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據此，則歸葬應在華陽，與涪州接壤，先生爲之經理宜矣。尹焞問范淳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

三年庚辰，六十八歲。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復宣德郎，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正月己卯，帝崩，端王佶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外書》汪端明記。《宋史》：楊畏，字子安，遂寧人。從洛陽，爲御史，傾危反覆，初助呂大防攻劉摯，罷之，極意附蘇轍攻范純仁，復詆轍。太后崩，首謀紹述，薦章惇入相，徙吏部侍郎。又陰附李清臣、安燾，天下言其無恥已極，目爲楊三變，其究爲縉紳極禍。先生自涪陵歸，過襄陽，楊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先生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歡也。」和靖舉似子安，子安由此遂服。《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外書》涪陵記善録。先生

責涪州，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聞見録》。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吕氏雜志》。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禀先生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嘗言晚得二士。《涪陵記善録》。先生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外書》時紫芝集，下同。和靖、思叔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和靖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先生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和靖云：「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閒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某亦有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按：《宋儒學案》：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與和靖同學，於洛，至必同處。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録者也。聖先自云「二十年聞先生教」，則從學在和靖先矣。和靖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按《伊洛淵源録》、《宋儒學案》：侯師聖，

名仲良，華陰先生之孫。初從伊川，未晤，乃訪濂溪，自謂有得。但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年輩不相接明矣。晚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大夫，而熟觀二先生之德行，安心羈苦，守節不移。至於講論經術，通貫不窮。商略時事，纖微必察，有《論語説》及《雅言》一篇。思叔三十歲熙寧四年生。方見先生，後先生一年卒。年三十八。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❶後來作文字甚少。先生每云：「張繹朴茂。」《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下同。和靖言：「昔與范元長同見先生，偶有幹，先起下階。先生謂范曰：『君看尹彦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宋儒學案》：范沖，字元長，正獻蜀公長子。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修神、哲兩朝實録。張浚薦沖，名德老成可備訓導。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力辭，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孟敦夫厚來從先生，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先生，先生云：「孟厚初時説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彦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先生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埽得潔浄，莫更快人意否？」暇日静坐，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先生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静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揺動。」《涪陵記善録》，下同。和靖偶學《虞書》。先生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❶「自見伊川」，原無，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思叔詬詈僕夫，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遺書》張思叔録。按：《宋史》：鄒浩以論劉氏不當立，元符二年九月除名，新州羈管。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五月，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先生謂邵伯温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外書·聞見録》。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見《伊川文集》。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遺書》楊遵道録。又劉忠肅公《家私記》，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吕氏《童蒙訓》：「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既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勾宗子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沮止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既至京師，即引疾得歸。」君行，名潛，虔州人。篤行自守，不交當世。范彝叟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按：此條與先生意同，故附註此。《謝復官表》。見《伊川文集》。十二月，提舉京

西路常平公事，方宙請還先年所奪先生田土。此奏雖未行，士論韙之。《道命録》。先生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先生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外書》卷七。黄東發云：「尹子親註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録》亦載伯淳與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以爲可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以處之之道耳。」❶

羅從彦從楊時學，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説甚善。」從彦即鬻田走洛，見先生。先生反復以告，從彦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歸而卒業。《宋史·道學傳》。李遜齋《道南講授》云：黄梨洲《宋儒學案》考《龜山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於蕭山明矣。其言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於丁亥，若見龜山始於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以上辨析，殊有所據，獨《學案》載崇寧豫章見龜山於將樂，余求其考證未得。考《龜山年譜》：自元符二年己卯歸家，三年庚辰講學於含雲寺，作勉學詩以示諸生。與訓豫章語同一意。意龜山歸後，學成道尊，群從蔚萃。較其時，考其地，似有足證。蓋自紹聖四年，伊川先生以黨論送涪州編管，越兩年，龜山歸自瀏陽，正值洛學黨禁之餘。傳所謂杜門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説者，此其時也。按此條辨析精詳，時黄黎州《宋儒學

❶「之道耳」，原無，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案》未刊，李遜齋已見及此。則豫章見龜山，自當以元符三年爲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十九歲。五月，追所復官。冬，居伊川。

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見《伊川文集》。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先生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弟子録與受官日月。《遺書》楊遵道録。謝顯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外書》時紫芝集。《宋儒學案》：陳貴一，名經正，平陽人。典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貴一實介紹之。經邦，字貴新，成大觀進士。皆有問答，見《語録》。平陽學統自貴一兄弟始。嘗曰：「盈天地之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按：原本作崇寧間，《伊洛淵源録》註作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先生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一作「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再親炙焉。久之，先生謂尹和靖、張思叔曰：「可同去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會方會得先生説話也。」張以告先生，先生然之。《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顯道言：「二十年前，往見先生，先生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先生直是會鍛鍊得人，説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外書·上蔡語録》，下同。朱子云：「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先生嘗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人

德之門，則於先生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没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其歿也，游定夫「實誌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燾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其言以發其趣，而生平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起興。」按：顯道自元豐初見二先生，至建中靖國已二十四年。 謝子見先生，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悦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先生，先生曰：「可謂益友矣。」先生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外書》龜山語録。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閲。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和靖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先生。先生問所見。 和靖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先生曰：「何事也？」和靖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先生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外書》呂堅中記尹和靖語。 彦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説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

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外書》吕氏雜志，下同。朱子云：「程子有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者，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也。若和靖者，其學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説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記其緒言，各爲一書，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晁以道嘗以書問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殁，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先生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乃數耳。」《宋儒學案》：晁説之以道，元豐五年進士，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自號景迂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實傳其先天之學。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入邪等，奉嵩嶽祠。按：嘉祐元年丙申，太中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是時康節亦始遷河南，至熙寧十年丁巳卒，只二十二年。明道作《墓誌》云「在洛幾三十年」，張峋作《行狀》略云「年三十餘」，來洛定居，應在皇祐初，與二程始居河南不合，大抵皆約略言之。

程子年譜卷六終

程子年譜卷七

楚雄池生春籥庭
會稽諸星杓恕齋 輯

伊川先生

崇寧元年壬午，七十歲。五月，入黨籍。在伊川。

《答周孚先問》。見《伊川文集》。跋云：「孚先舊講習太學，❶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年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宋儒學案》：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與弟伯温恭先從伊川學，伊川稱其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伯忱授建德尉，伯温終坑冶官。

《答張閎中書》：「《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伊川文集》，下同。又《遺書》張思叔録。

❶「講」，原無，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答楊時書》：「某啟。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項城尉，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啟楊君教授。」三月六日。按：《龜山年譜》：崇寧元年，赴荆州教授任。此書云「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蓋在上年途中也。先生子：長端中，次端彦。《元豐九域志》：項城屬京西路陳州郡，鄢陵屬東京開封府，南康屬江南東路，伊陽屬西京河南府。

《答楊迪書》：「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説，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説，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末云「盛暑在途」，蓋自夏出京也。按《宋儒學案》：楊迪，字遵道，龜山長子。師事伊川，録先生語一卷。崇寧三年，卒，年二十三。其從學，蓋在紹

聖、元符間。朱韋齋所謂以藐然少年，周旋群公之間也。《答門人書》：「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遺書》唐彦思録，下同。按：《伊洛淵源録》：唐棣，字彦思，宜興人。官祕書丞，有《語録》一卷，所記周伯温諸人問語爲多，疑與孚先同時從學。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説。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有少私意，便是不仁。」「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凡看

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説。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遺書》二十二下附《雜録》後，下同。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答鮑若雨書并答問》云：「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伊川文集》。《伊洛淵源録》：鮑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永嘉人。《遺書》有鮑若雨録。先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謂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説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遺書》鮑若雨録，下同。《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

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❶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先生。先生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先生弗答。湜曰：「何如？」先生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遺書》張思叔録。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爲説以獻貴人。」註云：「獻蔡卞，如用説桎梏之類。」五月，入黨籍。《道命録》。九月，立黨人碑。崇寧初，呂舜從原明子。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説義如何耳！」《外書・呂氏雜志》，下同。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先生訪焉。既行，先生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當欣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

❶「客」，原誤作「容」，今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以焞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涪陵記善録》。按：《續通鑑長編》：季明以元祐元年丙寅，除教授，吕進伯奏稱「行年四十，不求仕進」，是生於皇祐元年己丑。而龜山《與定夫書》有云：「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蓋紹聖元年也。和靖初爲科舉之學，季明令詣先生受學。孫鍾元曰：「季明能成彦明於始，彦明能成季明於終，朋友之益大矣哉！」按史：是年九月，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

二年癸未，七十一歲。四月，追毁出身文字。序《春秋傳》。七月，禁學術。十一月，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

二月丁卯，作《印銘》，有序。碧玉琢傳宗印「程伯之後」四字，其旁小字銘之曰：「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伊川文集》。四月乙亥，作《春秋傳序》：「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然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伊川經説》。陳亮《跋》：「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得之。❶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涣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游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切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先生，必對

❶「得」，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作「求」。

曰：「已令劉絢作之，❶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已成，來呈先生，門人請觀。先生曰：「卻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先生没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先生。先生曰：「更二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先生學，其《傳》竟不曾敢出。《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下同。《春秋》：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傳》終亦不出。先生曰：「《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説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外書》王信伯録。王信伯問學於先生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取理。」《外書》時紫芝集。全謝山云：信伯，名蘋，世居福清，其父徙吴。師事伊川，其於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許可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蓋亦和靖之亞，故與和靖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弟，而請益於信伯，惟謹可知其所造之粹。吕居仁亦亟推之。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耶？四月三十日，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伊洛淵源録》。范致虚言程頤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别，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外書》時紫芝集。七月，下元祐學

❶「令」，原誤作「合」，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術政事之禁。《道命録》。 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彦見任鄢陵縣尉，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河南志》。 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八，而先生於餘官爲二十三人。 十一月四日，言者論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絶後。 四日，范致虚知河南府，實奉行之。見《宋史》。《宋史》：范致虚，建陽人。崇寧初，爲右司諫，與蔡京相結。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外書》卷七。按：《文集》有《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疑即此。

范致虚攻先生爲元祐邪説，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 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 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外書》時紫芝集。《宋史》：馬伸，字時舉，東平人。登進士。崇寧初，因張繹求見先生，公暇日一造請，得受《中庸》以歸。爲監察御史，靖康之難，以書責張邦昌，遂迎孟后垂簾，遣使迎康王。上知其忠，擢侍御史，論黄潛善、汪伯彦誤國，貶濮州監酒税。卒，天下冤之。 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奪糾其事。 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 伸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鋭然爲親依之計。 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 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 伸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 況不至於死者乎？」 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 自爾出入凡三年。 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伊洛淵源録》馬伸狀。

按：先生門人，從學先後可考者：嘉祐初，呂希哲首以師禮事先生，其後楊國寶、邢恕、呂希純皆師之。朱光庭、劉絢、李籲、呂大忠、大鈞、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田述古、邵伯温、周純明、林志寧、侯仲良諸君從游，與明道同。明道歿，楊時以師禮見先生於洛，卒業則元祐八年也。尹焞年二十登先生之門，則元祐五年也。周行己未三十見先生。劉安節、安上與周行己、許景衡、戴述、沈躬行在太學，稱「元豐九先生」，其六人及程門，不出元祐間。馮理自謂「二十年間，先生教誨」，嘗與和靖同學。郭忠孝受業先生二十餘年，當先於和靖。謝湜因陳經正見先生，以所作《春秋》呈正，先生答以「更二十年方可作」，疑與劉絢同時。鮑若雨輩七人，其五人同時及門：謝天申、潘閔、陳經正、經邦也。范沖、邵溥、李朴皆在洛從游。王蘋於龜山爲後進，楊迪以藐然年少，周旋群公之間，在紹聖、元符間。譙定聞先生講道，特往見於洛。羅從彦聞先生説《易》甚善，鬻田走洛見先生，蓋在元符二、三年間。張繹年三十，始見先生自涪陵歸後，則元符三年也。孟厚、范域又在張繹後。周孚先、恭先，建中靖國時始游先生之門。馬伸當崇寧二年禁學術時，因張繹求見，出入三年，至先生垂歿，爲師門後勁。至姓名僅見《遺書》，如林大節、張閎中、唐棣、暢大隱、范文甫、暢中伯、李參、呂義山，皆無言行可考。又如袁溉、陳淵、吴給、蕭楚、晏敦復、焦瑗見於《學案》，卓卓可述。又《童蒙訓》載宿州高朝奉，自謂師事先生，并其名不傳。甚矣！淵源所漸，其所及者廣矣。

三年甲申，七十二歲。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遺書》張思叔録。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

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遺書》唐彦思録。崇寧以來，非王氏學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先生一日對群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君尚何疑耶？若勞苦旁求，謂我所自得，以眩惑後生，吾不忍也。非獨《詩》爲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曲洧舊聞》。先生曰：「《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遺書》鄒德久録。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遺書》卷六。先生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和靖一日問：❶「曾作否？」先生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外書》祁寬記尹和靖語。先生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鄒德久録，下同。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

❶「問」，原作「間」，據清吕留良本《二程全書》改。

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庶幾禮樂。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矣。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按此條較劉元承編爲詳，故並存之。

四年乙酉，七十三歲。

有《祭李邦直文》。見《伊川文集》。按：先生紹聖四年被謫，邦直尹洛，至是時知大名府，卒，故有自與公別，於茲九年之語。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外書》時紫芝集。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卻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己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

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説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卻未見其已。」《遺書》唐彦思録。夏侯旄，字節夫，京師人。崇寧初，任諸州教授。學制既盼，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惇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見吕氏《童蒙訓》。李處遯，字嘉仲，見《伊洛淵源録》。陳瓘，字瑩中。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累權給事中，除名竄袁、廉、郴州，安置通州，又徙台州。見《宋史》。按：先生講學友，自張横渠、邵康節外，如司馬温公、范堯夫、韓持國、富鄭公、文潞公、吕申公、范彝叟、吕微仲、范淳夫、王彦霖，皆一時名公，虚心咨訪，如布衣交。其他如黄聱隅、宇文公南、方道輔、朱伯原、傅伯壽、韓宗道、陳公廙、張子堅、趙大觀、王子真、董五經、鮮于侁、鄒志完、孫曼叔、孫莘老、顧子敦、趙均國、范巽之、苗授、苗履、王讜、李清臣、翟霖、謝師直、李君行、夏侯旄、晁以道、吕舜從，或以文學，或以高節，或以治術，雖顯晦不一，而因先生論説，其人皆可知也。

五年丙戌，七十四歲。復承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

正月乙巳，以星變毁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先生尋以通直郎致仕。《道命録》。《宋史》：劉忠肅，名摯，字莘老，東光人。元祐六年，拜右僕射。謚忠肅。❶ 一云復

❶「謚」，原誤作「字」，據《宋史》本傳改。

宣義郎，致仕。見《實録》。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伊洛淵源録》。是年，先生得風痺疾。《外書》時紫芝集。

大觀元年丁亥，七十五歲。九月庚午，卒於家。

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尹焞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爲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侯也，某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頃殂。《外書》時紫芝集。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先生瞑目而卧。忠孝曰：「先生平日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先生卒。《遺書》附《師説》後。一作「或人」，仍載尹子云：❶「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彦也。語絶而没。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侯舅之孫。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彦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

❶「仍載」，原無，今據清呂留良本《二程全書》補。

奪嫡之説，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外書》卷七，尹子親註云：「此一段差誤。」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伊洛淵源録》。黄梨洲云：「二程子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説，故朱子云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静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然亦惟恐以把持爲敬，有傷於静，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説，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於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於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審焉。」黄百家按：「黄東發云：『自孔、孟殁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惟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於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菴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内外，已打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尚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於密察邊耳。至於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先生則直曰「不然」。《外書》時紫芝集。游定夫、楊中立來見先生。一日，

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侯仲良語。或問：「先生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録》。《宋史》：韓魏公，名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丞相，封魏國公。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謚忠獻。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視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正；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尹和靖語。先生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謂先生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

馬公既相，薦先生而起之。先生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先生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謝顯道語。按《續通鑑長編》：禁銅錢，專行鐵錢，在元符二年閏九月。天下之習不能蔽，先生一人而已，只一箇是自然不墮流俗。《龜山語録》。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爲虚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覊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

「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見，七年元符三年。於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

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

「嗚呼！ 夫子没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 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 淒然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憾，併此以傾。」張思叔《祭文》。《北窗炙輠》云：「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伊洛淵源録》、《尹和靖語》。《宋史》：邵溥，字澤民，康節之孫。范域，洛陽人。子文之子，官至待制。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没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曀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説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脱？ 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 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

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建中靖國元年。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靖康之難，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彦，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任至從政郎，會州司户參軍。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端彦之子賜勅補將仕郎。《道命録》。按《一統志》：端中，伊川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金人攻六安，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於池。《元豐九域志》：池州屬江南路池陽郡。先生孫：易，紹興初，分寧令。見《元祐黨籍碑》。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見《元祐黨案表》。暐，桐廬令，尹和靖壻。見《宋儒學案》。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吕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

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争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學者莫能别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絶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

「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

「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胡安國《奏狀》。「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先生贊》、《朱子文集》。

先生之身貶於紹聖，先生之學禁於崇寧，然貶其身而身愈强，禁其學而學愈盛。困而不失其所亨，先生有焉。彼董敦逸、范致虚輩，雖欲自絶，何傷於日月乎？先生一生，不獨處窮爲不遇，即處達猶爲不遇也。跡其立朝，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言乎盡心勸講則有之，言乎得時行道則未也。道之行廢，身之用舍，關時運之盛衰，誠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乎？然身雖困，而道則亨。就一時而觀，則謂之不遇。統百世以觀，所成孰有如先生者？見其大，則心泰。有志之士三復斯編，夫亦可以自得矣。

道光乙未仲冬，録《伊川先生年譜》成，謹誌於後。諸星杓。

程子年譜卷七終

